京劇彙編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第四十五集

大紅袍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京剧汇编

第四十五集

北京市戏曲编导委員会编輯



北京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

京剧彙編（第四十五集）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編輯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东單麻線胡同3号）北京市書刊出版業营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开本：787×1092 1/32·印張：12 6/16·插頁：2·字数：338.000

1958年8月第1版　195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册

統一書号：10071·181　定价：(7)1.10元

前　　言

編輯"京劇彙編"的目的，是为了給有关文化部門、戏曲团体、劇作家提供研究、整理、改編或演出的資料，使优秀的京劇傳統劇目，得到保存、傳播、繼承和發揚。

"京劇彙編"的資料，得到在京的戏曲团体、老艺人、劇本收藏家和前輩艺人的亲屬們的积極支持，貢献了他們自清代以来所珍藏的秘本，对繼承戏曲遺产、研究京劇沿革和今后的整理、改編工作，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和有益的基础。我們將这些宝貴資料，按篇幅長短，分别以一个或几个劇目編作一集，陆續刊行。

"京劇彙編"所收的劇目，曾搜集同一劇目几种不同的底本，加以校勘；或請在京的老艺人帮助訂正；年久失傳，暫时無法考証的孤本，仍照原本刊出。校勘的工作，以尽可能保存原来面貌为原則，仅对原本中錯別字和不够通順的句子，加以改正；間有过分冗杂，而無保留必要的字句，在不損害原意的条件下，略作刪动。

京劇傳統劇目，流散各地的很多，"京劇彙編"所收的劇目，也可能有不够完整或抄傳失眞的缺点。希望各地老艺人和劇本收藏家大力支持，协助發掘，对編輯內容提出意見，使"京劇彙編"成为京劇遺产的忠实紀录。

由于資料有限，未能尽选善本；加以編輯人員的能力和人力所限，在編审、校勘、印刷等方面难免有許多缺点，欢迎讀者和專家多多指教。

北京市戏曲編导委員会



大 紅 袍

馬連良藏本

提　　要

明朝，严嵩專权，結党营私。礼部主事海瑞与严祝寿，因忤严子世蕃，被貶为浙江淳安知县；而严党鄢懋卿，以献"肉棋子"，由光祿寺正卿擢升浙江鹽政。临行，通政司赵文华为拉攏同僚，贈鄢妻秦氏五彩輿。鄢乃强抓民女肩輿，炫赫上任。

淳安女子馮蓮芳，系参將女，諳熟武事，好打不平，遣弟三元与姑母拜寿。酒席筵前，乃姑將女彩霞許与三元。姑夫汪鉉不知，另許亲与富室秀才顧慥。姑聞忿極，遂囑三元定期娶亲。顧慥聞訊大怒，遂率家丁沿途劫輿，不意誤將秦氏搶去，賠銀五万，始免究問。顧慥心犹未死，控告汪、馮二家。海瑞遂將彩霞断与三元，蓮芳配与顧慥。时鄢懋卿家丁鄢富为詐民財，亦被海瑞拿問，游街示众。

海寇徐海遣將登陆，搶去彩霞、秦氏。蓮芳于洞房之夕，竟出走投軍。鎮海將軍戚繼光，与夫人分水陆二路剿寇。戚夫人遇徐海之女徐摩云，假充繼光，与战不胜，誤入孤燕島，救出彩霞、秦氏，收为义女携归。摩云欲嫁戚繼光，乔装私訪，为海瑞識破，倉皇遁去。

赵文华提升工部侍郎，奉旨到浙，偷宿妓院，强逼故总督之女張月嬌侑酒。月嬌不从，备受笞楚。事为蓮芳撞見，痛打文华。适海瑞巡查，遂捕赵文华，亦判枷号示众。

繼光独子戚勇临陣縮退，戚怒斬之。从而軍威大振，寇兵敗退。徐海复探海边。海瑞劝降，被留寇营。幸世襲男爵胡宁單刀直入，生擒徐海，徐乃乞降。蓮芳亦捉徐摩云，凱歌同归。

后經海瑞撮合，三元、彩霞，顧慥、蓮芳重行合卺，摩云擇配繼光，月嬌适与胡宁，秦氏仍归懋卿。戚夫人因痛子被杀，寻問繼光，誤打鄢懋卿，洞房之夕，笑柄百出。繼在一派鼓乐声中，拜受欽封。

第一本

第一場

〔赵文华、何鰲、楊順、方祺祥、鄢懋卿、蔡克謙、聞瀾、万寀上〕

赵文华
鄢懋卿　（点絳唇）袖里藏刀，

何　鰲
蔡克謙　　　　　胁肩諂笑，

楊　順
聞　瀾　　　　　仕聖朝，

方祺祥
万　寀　　　　　文略武韜，

众　　　　　　全倚严閣老。

赵文华　（詩）蔭子封妻出襯帮，

鄢懋卿　　　官途原要論炎凉；

何　鰲
蔡克謙　　　只須富貴終身乐，

楊　順
聞　瀾
方祺祥
万　寀　　　誰管丹青臭与香。

众　　下官——

赵文华　通政司赵文华。

鄢懋卿　光祿寺鄢懋卿。

何　鰲　大理寺何鰲。

蔡克謙　太常寺蔡克謙。

楊　順　大总督楊順。

聞　瀾　雁門巡撫聞瀾。

方祺祥　文选郎方祺祥。

万　寀　武选郎万寀。

赵文华　列位大人！

七　官　赵大人！

赵文华　今日严太师生辰，我等朝事已畢，理合同往拜寿。

七　官　正合我等之意。

赵文华　啊，列位大人的礼物，可都办了么？

七　官　都已办了。

赵文华　下官是朝庭的通政，也是严府的櫃司，先要驗看驗看，哈哈哈……

七　官　我等公份都已送过。此时各帶見面私礼，可以不必看了。

赵文华　如此么，請！

七　官　請！

〔二院子、四人役暗上〕

赵文华　正是：祝寿原为求樾蔭，

七　官　趨炎不是倚冰山。

赵文华　打道严府！

四人役　啊！

〔"六么令"牌子，同下〕

第　二　場

〔严世蕃上，严年随上〕

严世蕃　（引）紹箕裘子振家声，弄父权官居極品。

（詩）台閣巍然宰相家，

　　皇恩浩蕩享榮华；

几番讀史笑秦檜，
不会为官枉犯法。

下官、严世蕃。今日乃家父老太师寿誕，朝臣必来拜賀，是以准备迎送。严年！

严　年　在。

严世蕃　去到大厅，所有外官，一概辞謝。若有太师門生故吏是必要見的，請到这里会我。

严　年　是。（出介）从来海上神仙府，便是人間宰相家。（下）

〔院子上〕

院　子　冠裳济济观風丽，金帛紛紛見繁华。
启老爷：通政司赵老爷帶領鄢、蔡、何、楊各位与太师上寿，現在二厅候見。

严世蕃　这些人全是通家故吏，請进相見。

院　子　是。有請众位老爷！

〔赵文华、鄢懋卿、何鰲、蔡克謙、楊順、聞瀾、方祺祥、万宷上〕

八　官　滄海六鰲观气象，青天一鶴見精神。
老师兄，我等前来拜寿！

严世蕃　有劳諸位！

八　官　我等朝上叩賀！

严世蕃　豈敢！小弟也有一拜！

〔八官跪拜介〕

赵文华　寿祝太师山岳永，

严世蕃　福願列公海天長。

〔众分立介〕

八　官　我等久隶門牆，深叨恩庇。今日必要請太师出来恭叩鶴龄。望求老师兄代为轉請！

严世蕃　家严本不見客。列位乃是通家至好，或者願見。待

第一請。

众　官　有劳老师兄！

严世蕃　有請父亲大人！

〔严嵩上，二老蒼头随上〕

严　嵩　（引）身在日月边，天錫予，龟鶴遐年。

八　官　沐恩門生等，恭叩老恩师、师相老大人松鶴遐龄！

严　嵩　生受你們了。

八　官　师相老大人請上，門生等拜寿！

严　嵩　哈哈哈！只行常礼吧！

〔八官拜介，大吹打八官起介〕

八　官　門生等蒙老恩师蔭庇，無所恭祝千秋，略备芝仪，聊祝福寿。

〔何鰲等各从袖中取、遞如意、珠宝等物介，惟赵文华、鄢懋卿二人一旁不語〕

严　嵩　賤降常年，何劳破費！

八　官　聊申敬意，俯乞恩納！

严　嵩　来，收下了。

蒼　头　是。

八　官　謝师相老大人！

〔赵文华跪介〕

赵文华　門生別無所敬，制春方葯一瓶，望恩师笑納！（摘紗帽，在头上取葯、奉介）

严　嵩　哈哈哈！

赵文华　門生想老师相千秋大寿，珠宝食物貢献者多，何足为奇？再四搜索，廠內想出这个主意，說老师相夜所必需，是門生妻子亲手熬的。老师擦上，不但保养精神，而且烏鬚黑髮大有妙处。

严　嵩　哈哈哈！收下收下。

蒼　头　是！

赵文华　謝恩师！

严　嵩　賢契！

赵文华　在。

严　嵩　現在工部侍郎缺出，你可往司礼监处走动走动，明日我好保举于你。

赵文华　老师相提拔深恩，銜环难报。

严　嵩　嗯哼！（轉身坐介）

鄢懋卿　鄢懋卿啓稟老师相！

严　嵩　何事？

鄢懋卿　門生想老师相齿德尊崇，爵祿高重，調和鼎鼐，自应握髮吐哺；頤养天和，亦須閑情怡致。門生敬具活象棋一付，以备老恩师陶情之用。

严　嵩　啊，象棋怎么是活的？

鄢懋卿　这是門生差人去到苏揚一帶，采买歌童、舞女，教練純熟，应口成局。

严　嵩　今在何处？

鄢懋卿　現在府中花厅伺候。

严　嵩　这倒要看看。

鄢懋卿　老师相請到花厅，待門生鋪設棋盤，伺候賞鑒。

严　嵩　世蕃，你陪各位賢契东廂酒宴，我与懋卿賢契去去便来。

严世蕃　是。

七　官　多謝老恩师款宴！

严　嵩　得意生涯今有几，賞心乐事古無多。
鄢賢契，随我来！

鄢懋卿　是。少陪了。

七　官　請！

〔吹打。严嵩、鄢懋卿、二老苍头同下〕

七　官　唔呀！赵大人办的礼物也就奇异了；这鄢大人更觉古怪。什么“活象棋”？可惜我們不能一見！

赵文华　他这想头更高我一着，也不知是什么古董玩器。

严世蕃　且候家父看过，你我自然知道。

〔严年跑上〕

严　年　哎呀呀，这还了得！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七　官　啊，为了何事，如此动气？

严　年　主事海瑞前来賀寿，既無礼物，又無职名手禀，拿着个名帖，大言大語。是小官說了他几句，他竟大罵着闖进来了。

七　官　这还了得！

〔海瑞上〕

海　瑞　好奴才！

(唱)未送礼来拜寿有何不应，

敢欺我官职小扯碎帖名？

必須要請太师当面理論，

哪有个刁奴才辱罵朝臣！

嘆，原来列位大人早在此間！(指严年介)你怎說太师不准进見？

七　官　啊，海主事，这是什么所在，你直闖而入，忒以鹵莽了！

海　瑞　此不过相府私宅。同是拜寿，列位既然来得，下官緣何来不得呢？

七　官　来固来得，亦須門官通报引进！

海　瑞　太师兼領本部堂官之銜，今日生辰，我乃屬員，自应拜賀。送禮不送，原在各人情份厚薄，豈有門官將名帖扯碎辱罵朝臣之理？今日拜寿在次，下官倒要請太师評評此理！

严世蕃　严年！

严　年　在！

严世蕃　太师寿誕，奉旨回府家宴庆賀，我曾吩咐于你：一切官員門外辞謝，不得引进。你今如何这等胆大放肆？記責！

严　年　是！

海　瑞　哈哈哈！說得是，責备得也是。（指严年介）太师既吩咐你一切官員門外辞謝，你却如何放这些老爷們在此，是何道理？告訴你呀，我海瑞职位虽小，却不寡廉鮮耻，倚傍門牆。太师既不見客，煩你代稟，我海剛峰亲到。告辞了！

（唱）同朝誼不得不拜寿恭敬，

　　并非是有所求諂謁私門。

　　煩代說我海瑞职閑官冷，

　　人亲到禮却無未送分文。

哈哈哈！好一个納言相府！（下）

严世蕃　啊！

（唱）他如此語狷狂实为可恨，

　　寿堂前辱大臣科道九卿。

好个大胆海剛峰，豈有此理呀，豈有——

赵文华　老师兄請息怒。这等瘋狂之輩，和他計較作甚？不要令太师知道，为此生气。

严世蕃　話虽如此，只是这等人，断难容留朝內。

赵文华　啊方年兄，这是你掌中的人，你要如何酌量呢！

方祺祥　他是个閑曹，如今也难奈何于他。現在浙江淳安县知县缺出，何不將他改降外任？少刻当即提奏簡放。

严世蕃　改降知县，只是太便宜了这厮。

七　官　且候他到知县任中，再寻过犯不迟。

严世蕃　如此貴部提奏就是。

方祺祥　遵命！

赵文华　被这个瘋子扰得連酒筵也耽悞了。快請赴席吧！

六　官　哈哈哈！赵大人餓坏了。

严世蕃　請！

七　官　請！

严世蕃　雪藕冰桃泛霞觴，
　　　　綺筵开处令君香。

七　官　天以瑶池为寿域，
　　　　人將琪树比甘棠。

〔同下〕

第　三　場

〔棋童上〕

棋　童　（詩）紅云暖护長生树，
　　　　　　碧露清滋称意花；
　　　　　　名到功成事可假，
　　　　　　故將奇巧献荣华。

小子棋童的便是。我家老爷备得三十二个美人棋子，进送严太师，适才吩咐我在严府花厅鋪設棋盤，太师与我家老爷在高台上看，下得好不热鬧。（向內望介）哎呀，太师下台来啦，我又得去收棋子，眞是

麻煩事！

〔严嵩、鄢懋卿上〕

严　嵩　（唱）好一付美象棋如花似錦，

是何处学得来这等聪明。

紅站左白居右皆有分寸，

鄢賢契眞算我得意之人。

哈哈哈！这棋局眞妙，費了賢契一片好心，倒要領受了。

鄢懋卿　多謝老师賞鑒！棋童，將棋收下。

棋　童　是！（下）

〔严年上〕

严　年　身依台斗調元气，手布祥和作好春。

啓太师：司礼监李公公到。

严　嵩　請！

严　年　是！（向內）有請李公公！

〔小太监引李太监上〕

李太监　繁华宰相經綸事，太平歌舞古今情。

二位老先生好洒乐也！

严　嵩　公公何事而来？

李太监　这是浙江鹽政吳嘉惠告病一疏。聖上叫咱家送与老賢相，准或不准，朝中何人可当此职，就此批發送到吏部。

严　嵩　吳嘉惠既然告病，何必留他？这浙江鹽政倒是一个美缺，（向鄢低語介）就借重賢契去作作如何？

鄢懋卿　蒙老恩师提拔，門生犬馬难酬。

〔牌子。严嵩批本介〕

严　嵩　吳嘉惠准以原品休职；其浙江鹽政一缺，着光祿寺

鄢懋卿接任，送部知道。

李太监　聖上立等回音。告辞了！

严　嵩
鄢懋卿　奉送！

李太监　罗士城中誠不易，求才門下信非难。（下）

〔小太监随下〕

严　嵩　賢契打点請訓，領文赴任去吧。

鄢懋卿　門生叩謝老恩师！（拜介）

严　嵩　賢契，你此番到浙江鹽政之任，須当勤儉，不可浮躁！

鄢懋卿　学生謹記！

严　嵩　呃呀，什么勤儉不勤儉？你当要的只管去要！

鄢懋卿　是。

严　嵩　（唱）当要者只管要乃是本份，
　　　　酬报你送象棋三十二人。（下）

鄢懋卿　（唱）这是我官星現当轉时运，
　　　　活象棋换美缺十倍金銀。（下）

第　四　場

〔海瑞上，海福随上〕

海　瑞　（引）秋風雁塔題名早，春日琴堂得意新。
（詩）詩書万卷志昂藏，
　　　气节巍巍礪冰霜。
　　　世間多少未完事，
　　　堪笑寇公海岸旁。
下官、海瑞。去岁叨中春闈，得任礼部主事。因往严府拜寿，得罪世蕃，奉旨改降浙江淳安县知县。

我想做官只要忠君爱民，何分內外大小。文憑已領，別無耽延。海福！

海　福　小人在。

海　瑞　吩咐你收拾啓程之事，可曾完了么？

海　福　老爷又沒多少銀錢衣服，怎么收拾？只請示雇大車，是雇小車？

海　瑞　我哪有銀錢雇車？几兩路費須要省用方够。你且与我將冠帶更換包好，背了步行，走过蘆溝桥，一路去雇站驢便了。

海　福　这也使得。請老爷更衣！

海　瑞　看旧衣巾过来！

海　福　是。

海　瑞　（唱）非是我更衣冠步行而往，

我不学沽名誉也非顚狂。

讀書人在窗下許多异想，

都說是成名后要做栋梁。

及至得受皇恩为民之上，

頓然間又改了一副面龐。

喜怒間任情性随意罰賞，

怎比我海剛峰不二心腸？

到淳安先要訪民情痛痒，

男兒汉須博个后代荣昌。

〔同下〕

第　五　場

〔四丫环、秦氏上〕

秦　氏　（唱）奴自夸玉姣姿嫦娥一样，

錦帳中乐不尽夜夜鴛鴦。

羡夫君沐皇恩鹽政执掌，

同荣任共游賞西湖風光。

（念）古来海上神仙府，今是人間富貴家。

奴家、秦氏，小字阿寿。苏州人氏。自幼嫁与鄢懋卿为妻。今老爷蒙严太师之力，奉旨总理浙江鹽政。清早上朝陛辞去啦。我曾吩咐收拾行李，准备啓程，轎馬俱已齐备，老爷想必就要回来啦。

〔鄢富、鄢貴、四家院上，鄢懋卿上〕

鄢懋卿　（唱）向金闕謝聖恩并辞恩相，

严太师重吩咐速理行裝。

回府来見鞍馬排列庭上，

这是我妙夫人整頓周詳。

秦　氏　老爷回来啦？

鄢懋卿　夫人少礼，請坐。

秦　氏　有坐。請問朝事可畢？行李我已吩咐收拾齐啦。

鄢懋卿　外事俱已完了。严太师吩咐即早啓程。只有一事可笑：赵文华年兄送我一乘五彩花轎，說是送年嫂上任的。我只說是句笑話，誰知他当眞送来了。我想这五彩花轎如何可坐？

秦　氏　好啊！所以你的好处，就不如赵文华高啦。

鄢懋卿　何以見得？

秦　氏　你想，我这五彩花轎一坐，一路上热鬧風光，各州县供应还敢輕視嗎？就是过山礼也要格外多些。此乃赵文华叫你賺錢的美意，我是要坐的，不要辜負他的好心。

鄢懋卿　論理，以夫人花容月貌，自应乘此五彩輿以助風光。只是京城之中乘坐不便，过了蘆溝桥再坐不迟。

秦　氏　怕什么？誰不知你是严太师的得意門生？况且此轎又是赵侍郎送的，誰还敢管！我还要二十名女轎夫抬轎哪！

鄢懋卿　哈哈哈！夫人說得是，女轎夫是要雇的。先由老媽兒們抬送出城，到了外州县便就更换。

秦　氏　那么，吩咐起身吧！

鄢懋卿　鄢富，吩咐鄢貴为头站，你可傳老媽兒們將五彩輿抬进，請夫人上轎。

鄢　富　是。（向內）呔！下面听着：老爷吩咐下来，鄢貴去做头站，老媽兒們快把五彩輿抬进来，夫人要乘坐起身哪。

四女轎夫
鄢　貴　（內）啊！

〔四女轎夫抬彩轎上，鄢富帶馬介〕

鄢　富　轎已抬进。

鄢懋卿　請夫人上轎。

秦　氏　果然好一頂花轎。老爷，我可有僭啦！

（唱）五彩輿似一朵彩云下降，

奴好比临紅塵杜氏蘭香。

移金蓮入錦綉帘帷輕放，（上轎介）

这比那娶新亲尤加輝煌。

〔四女轎夫抬秦氏下〕

鄢懋卿　（唱）美夫人乘彩輿仙子一样，

鄢懋卿眞有福賽似裴航。

此一去江浙地民富財广，

又何愁無金帛滿載归囊。

〔鄒懋卿上馬介，同下〕

第 六 場

〔馮蓮芳上〕

馮蓮芳 （唱）奴本是紅顏女遭遇不幸，

被婚事耽誤了廿四青春。

今看破人間事白駒过影，

拼作了老婺女不愛寿星。

奴家、馮蓮芳。先父馮如松，曾作雁門关參將。生我姐弟二人，兄弟叫作馮三元。說起我家，也算这淳安县的老乡紳人家兒。只为父母去世太早，是我当家作主，管教兄弟成人，已經入学。只恨我的命苦，生得孤独。当初爹娘在世，从小許个女婿，叫做張休得，未曾長大，他就死啦。后来又替我說了个人家，叫做李凈街，又富又貴，看的八月十五日完婚他家亲朋，我家嫁妝，好不热鬧！誰想正打点作新娘子，到八月十五日早晨李家媒人来說：姑爷十四晚上就嗚呼哀哉啦！这也是他的命短。爹娘去世之后，兄弟又替我說了个宦家塡房，將过聘禮，这个姑爷得了急症，又嗚呼哀哉啦！到如今我二十四岁啦，还是个黃花閨女哪。我也死了心啦，不想嫁人，人也不敢惹我。因此將我“蓮芳”二字改作“閻王”二字，起了个綽号，叫做“馮閻王”。他們越这么叫，我越發脫了女兒气象，支持家务，料理田庄，把門外立起繞路牌，凡过路官員，买卖客商的車馬，全不許从我門前行走。霸占乡里，好不威風也！

（唱）看起来世間事总要人振，

又何况我們是旧家乡紳。

大門外一帶路桃柳遮映，

陪襯得花如錦誰敢踐行！

哎呀，只顧想心事，几乎忘了今兒个是我姑母的寿日，得叫兄弟前去拜寿呀。三元兄弟快来！

馮三元 （內）来了！

〔馮三元上，叶宗滿随上〕

馮三元 盼得吹簫引鳳，必能折桂蟾宮。

姐姐拜揖！

馮蓮芳 兄弟少礼。

馮三元 姐姐，呼喚小弟有何吩咐？

馮蓮芳 今兒个是汪家姑母的寿辰，喚你出来前去拜寿。

馮三元 哎呀是啊！今日是汪姑母的生辰，自应前去。不知送何礼物？

馮蓮芳 自家姑母，送什么礼物？去拜拜寿就是啦。

叶宗滿 拜寿不帶礼物，叫相公臉上無光。

馮蓮芳 啊！"臉上無光"？你就不知道汪姑太爷作过太宰，告职归林，家产何止百十万，还希罕咱們送什么礼嗎？我看不送倒还体面。再者你又不是我家总管当家的，你不过是雇来保护相公的，遇事要你多嘴，实在可惡！

叶宗滿 不敢！

馮蓮芳 兄弟，你就快去吧。代我致意姑爹、姑母并表妹，說我不能亲身去賀喜啦。

馮三元 兄弟知道。此去正好与表妹相見也。正是：

曾經滄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下）

〔叶宗滿欲同走介〕

馮蓮芳　叶宗滿你回来，我有話說

叶宗滿　是。小姐有何吩咐？

馮蓮芳　你跪下！

叶宗滿　啊！

馮蓮芳　我且問你，屡次見我姐弟說話，你总要从旁插嘴，敢是要挑唆我姐弟不和嗎？

叶宗滿　小人不敢！

馮蓮芳　你現在就說了嗎！不打你，你也不知道姑娘的厉害。（向內）丫环，把荆条抱一捆来！

〔四丫环抱荆条上〕

四丫环　小姐要荆条干什么？

馮蓮芳　給我打这个奴才！

四丫环　是！

叶宗滿　哎呀小姐呀，小人未曾犯罪，打不得。

馮蓮芳　雇者为奴，怎么打不得？你們給我着实的打！

四丫环　是啦！（打叶宗滿介）

馮蓮芳　（唱）自古来奴欺主必倒家运，
　　何况你慣挑唆是非恐生。
　　众使女須用力莫留情分！
　　从今后管叫你謹言愼行。

叶宗滿　哎呀小姐呀！
（唱）这是我一时錯口头不紧，
　　还須要求小姐格外开恩。
小人一时之錯，多口乱言，犯了規矩，以后再也不敢多口了。

馮蓮芳　也罢！我先饒你这次。再要多言，不但鞭打，还要赶出不用！

叶宗滿　是！

馮蓮芳　(唱)我也曾讀过那朱子家訓，

持家务必須要主僕分明。(下)

〔四丫环随下〕

叶宗滿　唉！

(唱)好一个惡丫头令人可恨，

平白地鞭打我所为何情？

呀呀呸！想我叶宗滿通身武艺，只因貧苦，雇与他家，保护馮三元寸步不离，从無过犯，今日被这惡丫头將我当奴僕一样鞭打，此恨怎肯干休！哎，大丈夫豈可無志？俺等待閑空，將这丫头杀了，劫了他家金帛，投往海上金鰲大王徐海那里为將，豈不强似在此为奴？就是这个主意！

(唱)自古来大英雄多遭魔困，

世界上豈独俺宗滿一人。

我如今把心腸变了殘忍，

丫头！

管叫你鋼刀下血流尸横。(下)

第　七　場

〔顧慥上，書童随上〕

顧　慥　(唱杂板令)

男兒無妻室無梁，

幸有詩書万卷藏。

往日幽怀蕩，

今朝笔硯香。

哈哈哈………

此时春兴同花放。

小生、顧慥。乃淳安县学里秀才。家資三百万，財可通神；学富五車書，文能傲世。父母早弃世，室內無人。曾經發下誓願，要娶个艳色美女为妻，方快平生之願。無奈东也不成，西也不就。曾托学友魏应科，四处寻訪，未見回信，眞乃恨事也！

〔魏应科上〕

魏应科　苧蘿西子三分色，世上才人一片心。

書　童　魏相公来啦？

顧　慥　喂，老魏好人啊！托你訪的亲事呢？

魏应科　色难哪色难！

顧　慥　請坐！

魏应科　連日寻訪，不是有才無德，便是有貌無才。昨天才訪得一家，倒是才貌双全的一个美女，只是她家又难說話。

顧　慥　是哪一家女兒，怎么难說話呢？

魏应科　就是南乡住的汪鋐太宰。如今閑居在家，只生这么个小姐名叫彩霞，年方十七，才貌双全，因为这个汪老头最爱的是財神爷，又重的是文曲星，所以还沒有許人。

顧　慥　这么說，一定是我的妻子了。

魏应科　怎見得是你的妻子哪？

顧　慥　諾諾，我現在是秀才，是右手执笔；又有百万之富，乃是左手拿金元宝，豈不算是个活魁星？

魏应科　哈哈哈……算倒算得，只怕他嫌你有点兒貌丑！

顧　慥　咳，你錯了啊。魁星哪有白面相公作的？

魏应科　这也說得是。

顧　慥　来！

書　童　有。

顧　慥　取白銀千兩，彩緞百端，玉如意兩柄，黃金百兩。快来！

書　童　是。（下）

魏应科　啊，要这些东西何用？

顧　慥　煩你同我去見汪鋐求亲，他見了我这样人品，这份定礼，無有不允哪！

魏应科　說得有理。

〔書童引四家丁捧金銀玉帛上〕

書　童　貴可比王愷，富即似石崇。
啓相公：都齐啦。

顧　慥　吩咐帶馬拜客！

書　童　是。帶馬拜客！

顧　慥　老魏，此去諸事仰仗。

魏应科　自应效力。

顧　慥　請！
（唱）自古道男要才女取容貌，
　　你看我上馬来何等風标。
　　那汪鋐老眼力見了珠宝，
老魏！
　　管教你一說就允不費分毫。
〔同下〕

第　八　場

〔汪鋐上〕

汪　鋐　（念）好个風調雨順天，

房屋不漏谷满田；
懶观書卷爱銀錢，
强如作官五十年。
老夫、汪鋐。曾任太宰，罢职閑居。膝下無兒，人道慳吝所致；面前有女，又說是报应所生。这些謠言，且不管它。今日乃是我夫人生辰，我已吩咐一概不許庆賀，虽然节省銀子，就是豆腐、白菜，到底要夫人出来家宴才是。丫环，請夫人、小姐！

丫　环　(內)是。

〔二丫环、汪夫人、汪彩霞上〕

汪夫人　(引)恩叨誥命，

汪彩霞　(引)离綉帳，环珮輕盈。

汪　鋐　恭喜夫人寿誕，备有素酒三杯，与夫人上寿。

汪夫人　有劳老爷費心！

汪彩霞　賀喜爹爹！

汪　鋐　来，看酒！

二丫环　是。

〔院子上〕

院　子　芝蘭幷茂知多喜，松柏長青有几人。
啓老爷：夫人的表侄馮三元相公前来拜寿，已进內厅。

汪夫人　快請进来！

院　子　是。有請馮相公！(下)

〔馮三元上〕

馮三元　門庭寂靜知家政，人面光輝見福熙。
姑父、姑母在上，小侄拜賀千秋！

汪夫人　賢侄少礼。

馮三元　表妹拜揖！

汪彩霞　表兄万福！

馮三元　請姑父、姑母上坐，待小侄把盞敬頌。

汪夫人　生受賢侄。

〔"画眉序"牌子。汪鉉等分坐介〕

〔院子上〕

院　子　竹徑常开客載酒，石台凳坐傲封侯。

啓老爷：西乡秀才顧慥、魏应科二位相公，前厅拜会，务要請見。

汪　鉉　顧慥是本县中第一富豪秀才，是要出去相見的。賢侄，陪你姑母多飲一杯，我去去便来。

馮三元　是。

汪　鉉　素仰雄豪膏粱子，何事趋謁林泉人。（下）

〔院子随下〕

〔馮三元、汪彩霞呆看介〕

汪夫人　咳！一生只顧重豪富，万載只恐落笑名。

啊賢侄，你姐姐在家好否？我欲接他前来消遣几日，未知可肯来否？

〔馮三元、汪彩霞仍呆看，未听介〕

汪夫人　啊！（望馮三元，又望汪彩霞介）哼！

馮三元　啊，姑母！姑母！

汪夫人　这是什么样兒！（看汪彩霞介）丫头啊！

（唱）难怪說西廂下貽人譏笑，

看起来情眞实分辯何消。

这是我忒大意認是姑表，

未防嫌任相見开門自招。

且住！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都是老头子倔强，

誤了他們之事。也罢！三元侄兒！

馮三元　姑母！

汪夫人　我今做主，將彩霞許配与你。你可用心讀書，大登科后小登科便了。

馮三元　叩謝姑母！

（唱）我只說失礼仪惹禍非小，

　　蒙姑母垂憐爱地厚天高。

　　成就了兒女情关雎窈窕，

　　怕的是老姑父作事蹊蹺。

感蒙姑母恩情，但恐姑父不允，如何是好？

汪夫人　待他进来，我与他說知便了。

馮三元　承姑母骨肉之爱，小侄这有"碧玉扇墜"一个，以为聘定。

汪夫人　我且收下。你到外廂房歇息。等你姑父进来說明，再請你进內拜謝。

馮三元　謝姑母！賢妹，小兄暫別了。

汪夫人　書房去吧！

馮三元　遵命！

（唱）世間上婚姻事緣份合巧，

　　亲中亲情上情更覚風标。（下）

汪夫人　咳！

（唱）这也是錯就錯声名有保，

　　豈算得擇东床坦腹婿招。

汪彩霞　母亲哪！

（唱）中表亲豈無有顧盼之好，

　　既許配又何必如此嘮叨？

汪夫人　咳，随我来！

（唱）娘劝你休多言莫惹人笑，
从今后守閨房鳳綉鸞描。

〔同下〕

第九場

〔汪鋐上，院子随上〕

汪　鋐　（唱）只听得屋檐前喜鵲乱叫，
顧秀才来拜我所为哪条？
来，請顧、魏二位相公客厅相見！

院　子　有請顧、魏二位相公！

〔四家丁捧礼物上，顧慥、魏应科上〕

顧　慥　字書雅丽观文藻，

魏应科　陈設清新想性情。

顧　慥
魏应科　老先生在上，乡晚生顧慥、魏应科拜見！素慕清輝，何幸得謁龙門！

汪　鋐　豈敢！久慕英标，無緣拜識。今得光临，实慰我心。請坐！

顧　慥
魏应科　告坐。

汪　鋐　請！

顧　慥　將礼物呈上。

〔四家丁呈礼物介〕

汪　鋐　这是何意？

顧　慥　欽仰山斗，有所求附。敬具薄仪，俯允笑納。

汪　鋐　老夫素未效綿，何敢当此盛賜？

魏应科　老先生請收下，晚生当有話講。

汪　鋐　如此，来，暫且收下。

院　子　是。

汪　鋐　請問何事見教？

魏应科　顧学友为我乡首富，是老先生所知；其文才乃学塾魁元，亦諸士人共曉。只因椿萱辞世，尙無室家之好，求“淑女”必于“君子”之門。敬聞老先生有一千金，容德双全。顧兄因此不揣冒昧，亲自竭誠前来，拜求允婚；晚生亦欲作御溝一叶。敢望垂爱，結此百年之好，是所求也。

汪　鋐　哈哈哈！我道何事，原来如此。君子旣有“好逑”之誠，老夫何敢尊大自居？顧兄才名家声，諒不有負寒舍。大丈夫一言契合，即此为定，請擇日报聘便了。

顧　愷
魏应科　多謝老大人垂爱！

顧　愷　小婿就此拜謝！（拜介）

种玉有緣題鳳帖，

倚山致敬得龙門。

汪　鋐　全憑紅叶傳佳信，

竟許靑鸞报好音。

魏应科　恭賀老先生！

汪　鋐　有劳大德！

顧　愷　小婿告辞！

汪　鋐　請在花厅小酌，何行之速？

顧　愷　到舍有三十里之遙，舍下尙有俗事，不敢耽延。

汪　鋐　恕不强留。奉送！

顧　愷
魏应科　請留步！

顧　慥　(唱)从今后鸞彩鳳泰山有靠，

魏应科　(唱)汉梁鴻配孟光乐也逍遥。

〔顧慥、魏应科、四家丁同下〕

汪　鋐　哈哈哈！

(唱)天遣这財帛星我家来到，

請夫人和小姐出听天桃。

院　子　有請夫人、小姐！

〔二丫环、汪夫人、汪彩霞上〕

汪夫人　(唱)苦在心笑在面出厅叙告，

汪彩霞　母亲！

(唱)把此事說与了倔强年高。

汪夫人　老爷，喚我們何事？

汪　鋐　哈哈哈！夫人哪！

(唱)可憐我無子嗣年將耋耄，

今日得富貴婿可慰心梢。

恭喜夫人！賀喜夫人！我們招了一个得意的女婿。

汪夫人　我們內里許亲之事，原来老爷已經知道，可以不要我来告訴你了。

汪　鋐　啊，什么內里的事？我說的是方才那顧慥送来紋銀千兩、彩緞百端、玉如意二柄、黃金百兩，前来求亲的事呀。

〔汪夫人、汪彩霞同惊介〕

汪夫人　啊！你可辞了他么？

汪　鋐　这等富豪人家，为什么辞他？是我允了。礼物收下，算做定礼。这件事你說可喜不可喜？

〔汪彩霞惊扯汪夫人衣介〕

汪夫人　啊老爷，你好糊塗！人也不打听明白，如何就允他

亲事？

汪　鋐　不消打听。人是自来的，名是我久已知道的。

汪彩霞　喂呀！（哭介）

汪夫人　你好冒失。女兒我已許配表侄馮三元了。

汪　鋐　啊！你、你、你几时許的？

汪夫人　我适才在席上亲口許的。他已留下"碧玉墜"为定。正要請你进来商議；你为何又將女兒許了他人！

汪　鋐　呀呀呸！好冒失呀！

（唱）倉促間允婚姻不与我曉，

兒女的終身事岂可酕醄！

馮三元把什么比得顧慥？

呃！

这件事我不允誰敢动搖。

汪夫人　住了！女兒原是我养的呀！

（唱）我养女我說亲自己提調，

誰叫你在人前全不推敲。

老奴啊！

快快將臭金銀一概退了，

休叫他在我家卖弄富豪！

汪　鋐　哼哼！老不賢！"退婚"二字只恐不能。

汪夫人　退定了！

汪　鋐　不能！

汪夫人　要退！

〔汪鋐、汪夫人跳介，各气介，汪彩霞扯汪夫人衣介〕

汪彩霞　喂呀母亲哪！

（唱）碧玉墜現在手岂是草草，

縱有那金銀山兒不动搖。

烈女傳老母亲时常教导，

母亲！

若更移守大义宁赴陰曹。

汪夫人　哎呀兒呀！

(唱)劝姣兒休着急为娘知曉，

汪　鋐　呸！

(唱)难由你作主張落人笑嘲。

汪夫人　你也不用瞎跳，我自有主意。丫环！

丫　环　有。

汪夫人　快去書房，請你馮姑爷前来！

丫　环　是。有請馮姑爷！

汪　鋐　咳！竟叫起“姑爷”来了，眞是胡鬧！

〔馮三元上〕

馮三元　(唱)因何事滿堂人愁容愁貌，

莫非为許婚姻姑夫拆桥。

姑夫、姑母，喚小侄何事？

汪　鋐　喚你滾了出去！

馮三元　啊，这是怎么講話！怎么叫我滾起来了？

汪夫人　啊，三元賢侄，方才我已將表妹許你为妻，一言旣定，駟馬难追。男大当婚，女大須配。三月初七日是个上好吉日，你可回去备办花轎鼓乐，前来娶亲，不可有誤。快回家与你姐姐商量去吧！

馮三元　侄兒遵命。

汪　鋐　住了！我的女兒已許配顧家，你从今以后，就是不上我的門来，我也不来怪你。

馮三元　哎呀，这是什么話呀？

汪夫人　轉来！

馮三元　是。

汪夫人　我是你的亲姑母，姑表結亲，須要热鬧一些，方是体面。初七日一定要將你祖父官銜牌打了起来，准备旗鑼、傘扇，彩轎、人伕，前来娶亲，要紧要紧。去吧！

馮三元　遵命！

（唱）謝姑母一番言不喻而曉，

初七日准备着跨鳳吹簫。（下）

汪　鉉　咳！

（唱）可恨这老不賢甚是胡鬧，

臭小子也跟着头摆尾搖。

啊，老不賢！你这样作事，也不管我收了顧家几千金定禮，却如何退还呢？

汪夫人　那我不管！女兒，随我到后房去！

汪彩霞　是。

汪夫人　老奴才呀！

（唱）誰叫你圖金銀孽乃自造，

汪彩霞　爹爹！

（唱）从今后学見識遇事推敲。

〔汪夫人、汪彩霞、二丫环下〕

汪　鉉　咳，丫头啊！

（唱）不由我怒火起三尸暴跳，

这件事那顧慥豈肯开交？

且住！我看这老不賢說話举动，处处偏向馮三元，其中似有隐情。啊喝有了，莫非內有賈午韓寿偷香之故？我且將錯就錯，也好遮掩。若是如此，我豈能强許顧家，將来反落笑話？只是我已当面收了顧

家礼物，又如何推却呢？（想介）哎呀呀，这便怎么处？哎，这也無妨，明日請魏应科到来，对他只說夫人不允，將礼物退还便了。我就是这个主意。院子，快去請魏相公前来！

院　子　是。（下）

汪　鋐　咳，罢了啊，罢了！

（唱）裝一个老糊塗退礼为妙，

　　也免得到將来惹人笑嘲。（下）

第　十　場

〔馮蓮芳上〕

馮蓮芳　啊！

（唱）为什么坐不安心神不定，

　　莫不是家务事有甚灾星？

哈哈，奇怪呀！我打發兄弟往汪家姑母那兒拜寿去啦，怎么我心惊眼跳，行坐不安，这是什么緣故哪？我不免到大門外柳树下坐坐，看望兄弟，寬寬心怀便了！

（唱）嘆人生难百岁風吹萍浪，

　　說什么連理枝結甚愁腸？

　　不如我吃穿些有福自享，

　　閑来时坐柳林看賞田庄。（坐介）

眼跳总要防着出事兒。

〔叶宗滿急上〕

叶宗滿　（唱）受鞭打恨在心一时难忘，

　　恰正好遇丫头独坐路旁。

俺、叶宗滿。平白被这惡丫头責打。天網恢恢，遇

她一人独坐路旁柳树之下。四望無人，待俺近前，一刀將她杀死，以除地方惡害！

(唱)急卷袖紧扎衣举目四望，

　　趁無人且送她命丧無常。

呔！看刀！

〔馮蓮芳惊介、急起擋介〕

馮蓮芳　哎呀！

〔馮蓮芳略打，逃下，叶宗滿追下〕

第十一場

〔海福、驢夫、海瑞上。驢夫打盹介〕

海　瑞　(唱)自离了京都城眼界开朗，

　　驢背上受尽了客旅風霜。

　　到省中蒙上司垂詢嘉奬，

　　接县印依然我旧日行藏。

下官、海瑞。出京以来，昨日已到浙江，見过上司，命我赴淳安县接印任事。是我雇了这匹驢兒，一路之上，查看民情土俗。来此已是淳安县地界，倒也風景清丽，民物殷实也！

(唱)一路来山共水令人嘆賞，

　　淳安县好風光四野农庄。

　　催蹇驢繞田庄柳林在望，

啊！(远望介)

　　为什么男赶女惊跑路旁？

〔馮蓮芳跑上，碰海瑞跌下驢介〕

馮蓮芳　哎呀，杀人嘍！

海　瑞　啊！

〔叶宗滿赶上〕

叶宗滿　呔！恶丫头哪里走？

海　福　啊！

驢　夫　杀人啦！杀人啦！

叶宗滿　（惊介）哎呀，这丫头命不該絕，看四处来人，待俺逃往海上去也！（下）

〔四丫头、四家丁急上〕

四家丁　小姐，是誰杀人啦？

馮蓮芳　吓死我啦！吓死我啦！

海　瑞　青天白日，持刀杀人，倒要問个明白。

四丫头　小姐，到底兒是誰杀人啦？

馮蓮芳　你們这些奴才都躲在家里，早不出来。快把这仨人拿住，不許放走！

四家丁　啊！

海　瑞　啊，怎么不放我們走啊？

馮蓮芳　你們一定是我家凶奴叶宗滿一党，前来杀了我，你們好搶我的家財！

四家丁　快捆起来！

海　瑞　哇！我乃过路客人，从省中而来，現有驢夫为証。适才被你这女子碰跌下驢，帮着你喊叫，將凶犯惊走，救了你的性命。怎么倒說是与他一党？哼，眞眞豈有此理！

驢　夫　是呀，这是省里来的客人，雇我的驢由这兒經过，不是賊人一党！

四家丁　这就是啦。快走吧！

馮蓮芳　慢着！驢夫，別人不知道我門前有下馬牌，你乃本地生長，难道不曉？怎么叫这瘟驢，践踏我的龙脉？

来呀，將这匹驢赶回家去，杀了祭路！

四家丁　啊！（牽驢介）

驢　夫　哎呀，回姑娘的話，这位客人是远方人，不知道咱們这兒的規矩，騎驢直往前跑，小人在后追赶不上，求姑娘恕罪！

馮蓮芳　胡說！馮家庄誰不知道？你敢騎驢踐踏，难道庄后沒路走嗎？家丁們，快把驢宰嘍！

四家丁　啊！

海　瑞　好个野蛮女子！

馮蓮芳　你这个人还站在这兒，要怎么样啊？我不念你是外路人，定要打你个半死兒。快滚吧！

驢　夫　多謝小姐。哎，客人走吧，还等挨打嗎？

海　瑞　啊！这是什么話！

馮蓮芳　你不怕？众家丁，給我捆起来打！

四家丁　啊！

海　瑞　住了！你們誰敢？

驢　夫　啊姑娘，他不懂咱們这兒的話，不是不怕。客人快走，有話前边兒說吧！

海　瑞　哎！

（唱）官道上非禁地怎断来往，

是何人立碑牌霸占地方？

又因何奴欺主执刀狂妄，

我倒要問明白好作商量。

馮蓮芳　哇！

（唱）騎笨驢踏龙脉还敢嘴犟，

你們不动，我自己打他！

旧規矩誰敢坏打你猖狂。

〔馮蓮芳扭海瑞要打介〕

海　瑞　呃，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馮三元上〕

馮三元　呀！

(唱)我姐姐为何事与人撕嚷？

男女別有禮化可細推詳。

哎呀姐姐，快些放手！

馮蓮芳　啊！兄弟回来啦？

馮三元　回来了。这是为了何事？

海　瑞　豈有此理！好野蛮的女子，难怪家奴要杀她！

馮蓮芳　兄弟，他騎着驢竟敢从咱們門前經过。是我牽了他的驢，他倒要講打，你說他講理不講理？

馮三元　原来如此。

海　瑞　請問这官馬大路不要人走，却要走何处呢？

馮三元　客人，这是堤岸龙脉，騎着牲口恐怕踏坏。庄后有路可走，不过略远一些。恐怕行人不知，所以立下禁行牌。不用爭了，請行吧！

海　瑞　(沉思介)噢，原来如此。

驢　夫　客人走吧，到前边兒我跟您有話說。

海　瑞　咳！

(唱)看光景在此地有理难講，

到淳安接县印再作主張。

〔海瑞、海福、驢夫下〕

馮蓮芳　兄弟！

(唱)我今日遇凶奴險些命丧，

幸搶得这驢兒可以补伤。

哎呀，只顧圖这匹驢啦，可忘了拿凶手啦。你們几

个人快去捉拿叶宗满，别叫他跑嘍！

四家丁　啊！（下）

馮三元　叶宗滿因何行凶，把姐姐的手伤了？

馮蓮芳　我在柳树下閑坐，他过来拿刀就砍，幸被我看見，与他撕扭，他就跑啦。

馮三元　啊，叶宗滿如何这样大胆！

馮蓮芳　他想杀了我，不是圖搶家財，还有別的事嗎！

馮三元　待等拿来，送官处治！

馮蓮芳　兄弟，你去拜寿，姑父、姑母可好啊？

馮三元　恭喜姐姐！賀喜姐姐！

馮蓮芳　喜从何来哪？

馮三元　姑母將表妹許我为妻，叫我初七日用彩轎执事前去迎娶。特此赶回，与姐姐說知，煩为料理。

馮蓮芳　哎呀，恭喜兄弟！賀喜兄弟！这自然是要料理的。初七，日子可快到啦！

〔四家丁上〕

四家丁　行凶实可恨，捉拿竟無踪。
啓姑娘：小的們捉拿叶宗滿，是他逃得踪影皆無。

馮蓮芳　慢慢差人再拿吧。本月初七是相公大喜的日子，所有彩轎、执事、鼓乐，須要热鬧。你們即早赶办去！

四家丁　是。（下）

馮蓮芳　兄弟，随我到家里吃喜酒去。

馮三元　小弟与姐姐压惊。

馮蓮芳　（唱）恭喜你照紅鸞应当庆賀，

馮三元　（唱）全仗着賢姐姐百事張罗。

〔同下〕

第十二場

〔海福、驢夫、海瑞上〕

海　瑞　（唱）哪有个官道上断人来往，
　　　　可見得馮家女恃富逞强。

驢　夫　好啦好啦，逃出性命来啦。客人沒別的說的，賠我驢吧！

海　瑞　啊！怎么要我賠你的驢呀？

驢　夫　不是你騎着驢撞見女閻王，誰敢牽去呀？

海　瑞　怎么她叫"女閻王"？

驢　夫　这个女子是参將的女兒，名叫馮蓮芳。父母死后，万貫家財由她执掌，教訓兄弟作了秀才，她可是总不嫁人。

海　瑞　这却为何？

驢　夫　許一家兒死一家兒，人家不敢要她，就給她取了个綽号叫做"馮閻王"。这丫头就越發地打街罵巷啦，横行乡里，門前釘个禁行牌，不許行人車馬走过，要有不遵的，搶了車馬，还要打个半死兒。

海　瑞　难道你們就不会告官么？

驢　夫　你别說这話啦。她家有錢有势，还有个姑夫汪鋐，是作过太宰告老回家的，此地官員誰不奉承，誰敢惹她？咱們也甭說閑話兒啦，你賠我的驢吧！

海　瑞　我一个旁途客人，哪有銀錢賠你！

驢　夫　我一家几口全靠这头驢吃飯，你不賠，我就要到官告你！

海　瑞　你要到哪里告我？

驢　夫　你說哪兒就哪兒，淳安县衙門就可以告你！

海　瑞　旣要告，你也不必如此拉扯，我同你前去見官便了。

驢　夫　还怕你不去！

海　瑞　（唱）可笑这愚蠢人都是一样，

难怪他無知識易犯王章。

我暫且裝懵懂相随而往，

看一看淳安县怎断公堂。

〔同下〕

第十三場

〔四衙役、書吏、門子引赵汴湖上〕

赵汴湖　（詩）官淸書吏瘦，

神灵庙主肥；

公門好积德，

子孙有余輝。（入坐介）

小官、浙江淳安县县丞赵汴湖。只因前任堂翁霍与瑕調补慈谿县，上司命小官护印。聞得新任是主事海瑞，已經动身，不見傳諭到来。今乃放告之期，左右，放告牌抬出！

〔內喊寃介。驢夫、海福、海瑞上〕

海　瑞　（唱）入城来見街巷尙非冷淡，

却为何人淸秀言語横蛮？

进衙来書役們兩旁排站，

且裝呆立堂前看他怎談。

驢　夫　哎呀，老爷伸寃哪！

赵汴湖　啊，你叫什么名字？喊告何事？

驢　夫　小人名叫王三，赶驢为生。这个客人雇了我的驢，打馮家門前經过，小人喊他繞道，他不听，撞見馮

姑娘把驢給牽去啦。求老爷叫他賠小人的驢吧。

赵汴湖　这就是了。啊，你这人有什么前程？見了本署县堂，还敢不跪？

海　瑞　法堂之上，跪是要跪。且候断得明白，使我心服，再跪不迟。

赵汴湖　他說什么？

書　吏　他說老爷把案断得明白，使他心服，方才肯跪。

赵汴湖　好刁的百姓！你們听断！

海　瑞
驢　夫　是。

赵汴湖　馮家庄門首早有告示、門禁，不許車馬行走，本署县是知道的。馮家女子把驢牽走自然無罪。你这人騎驢錯走禁地，丢了别人的驢自应賠偿。罰你白銀五兩，賠还王三，重新买驢做生意。此一断也。

驢　夫　多謝青天大老爷！

海　瑞　哈哈！断得好。

赵汴湖　不許笑，听我第二断！

海　瑞　講！

赵汴湖　你这人上得堂来，不报姓名，一派假斯文的样子，見了本署县竟敢不跪，藐視官長。罰你把这包袱行李充公入庫，以免責打。此二断也。

海　瑞　哈哈！这更断得好。可算明白清廉之官也！

赵汴湖　本署县是捐班，不曉得"之乎者也"。衙役們，將他包裹行李取来入庫！

衙　役　啊！（打开包裹見紗帽、官衣介）

啓老爷：他包裹里包的是紗帽、官衣。

赵汴湖　啊，这是七品冠帶。你从何处来的？

海　瑞　乃是皇上所賜。

〔海福与海瑞穿戴衣冠介，驢夫怕介〕

海　瑞　且穿戴了再講。

赵汴湖　（向書吏、衙役）啊，你們可知道他是什么人？

四衙役　不知道。

海　瑞　哈哈！請寅兄下位，弟將此案重断如何？

赵汴湖　啊，到底你姓什么？

海　瑞　本官姓海名瑞。現有文憑前来赴任。

〔海瑞袖巾取文介、赵汴湖下位介〕

赵汴湖　哎呀，原来是堂翁，有罪有罪！

〔吹打。海瑞拜印介〕

众　　　書吏、衙役等叩見大老爷！

海　瑞　小心伺候！

众　　　啊！

赵汴湖　卑职参見堂翁！

海　瑞　寅兄听我断来！

赵汴湖　是。

海　瑞　馮家門前乃官馬大路，豈可禁人行走？理应严拿治罪，以懲刁風。搶王三之驢，押令繳还。出示曉諭，听从行人来往，騎驢过者不知不罪。此一断也。

赵汴湖　堂翁断得是。

海　瑞　貴厅审事不明，本应提請参处。念在署理未久，着押同王三前去取驢；并拘喚馮蓮芳、馮三元到案听审，以贖此过。此二断也。

赵汴湖　謝堂翁寬断！王三，随我要驢拿人去！

驢　夫　多謝老爷！

赵汴湖　哎呀！品貌多沉毅，心怀更神明。

〔赵汴湖、驕夫下。驛丞官上〕

驛丞官　迎接来县署，傳送离驛亭。

驛丞官参見老爷！

海　瑞　到此何事？

驛丞官　建德县有傳單到来，总理鹽政鄢大人，即日过此，所有差使公館，应即速办。

海　瑞　哪个鄢大人？

驛丞官　鄢懋卿鄢大人，放了浙江鹽政，前来巡鹽。

海　瑞　原来是他。拿傳單来看！

驛丞官　是。（呈傳單介）

海　瑞　（念介）"浙江建德县正堂，奉宪諭：总理鹽政鄢，巡查鹽务，所过各州县，照單应付。計开：大人用人夫四百名，夫人坐彩轎一乘，需女轎夫二十四名。"哈哈！彩轎，这做什么？"跟馬一百匹，食用猪羊五十只。其余柴米燭炭，随时应付。照此傳行！"咳嘿！鄢懋卿此来，东南民力竭矣。驛丞听者：本县乃是一介寒士，不惯逢迎此輩。所有差使公館，一概不予应付。將此傳單送往前途去吧！

驛丞官　老爷不肯应付，只恐头站差丁到来，有許多不便。

海　瑞　多口！凡事自有本县承当。

驛丞官　此事縱然推干净，只恐临头后悔迟。（下）

〔鄢貴上〕

鄢　貴　欽差鹽政多風励，何物县官做呆痴。

啊，这是什么道理？怎么一切供应無有？海老爷，这是怎么回事？

海　瑞　啊！你是何人？

鄢　貴　总理鹽政鄢大人头站家丁、鄢貴二太爷！

海　瑞　哈哈！好个二太爷头站家丁。你前来見本县作甚？

鄢　貴　有傳單，要人夫四百名。

海　瑞　淳安小县，百姓种田要紧，無有人夫。

鄢　貴　还有彩轎一乘，要抬夫人的女轎夫二十四名。

海　瑞　又不娶亲，哪用彩轎？女轎夫本县更是無有。

鄢　貴　猪羊五十只？

海　瑞　要猪羊，我就是。要吃，就將我抬去！

鄢　貴　大公館一座，小公館二十所？

海　瑞　連席棚破窰都無有一个。

鄢　貴　海老爷，你不要說玩笑話。大人即刻就到！

海　瑞　誰与你玩笑？你回去对大人去說：淳安县貧邑小地，不能容留軒車。請大人將就过去吧！

鄢　貴　呸！海老爷，你不想想，你多大的知县，公然叫大人將就过去？我劝你好好办差，免討無趣！

海　瑞　哇！

（唱）县堂上豈容你这般大胆，

朝廷官大共小体統一般。

今叫你且試試海老爷手段，

先責罰四十板懲尔刁頑。

扯下去打！

四衙役　啊！

鄢　貴　住了！你先不用打，見了大人，再和你說話。（跑下）

四衙役　啓老爷：鄢府差人跑啦。

海　瑞　噢，跑走了。哈哈哈！好大胆的奴才！好了，他去了。哎呀此人一去，鄢懋卿总会有一番波浪，我不找他，他必寻我。淳安县小县，如何支持得住？（想介）我自有道理。左右，你們衙役班內，可有力气大的？

四衙役　小人們都有力气。

海　瑞　好，备馬随我出城迎接鄢大人。

四衙役　啊！

海　瑞　海福，好生看守印信！

（唱）初到任便逢着这般事件，

我总要恤民力善与周旋。

帶馬！

此一去見懋卿把是非来辯，

拼着这七品官除此奸貪。

〔分下〕

第十四場

〔魏应科跑上〕

魏应科　走哇！

（唱）得意事偏失意人情更变，

好姻緣变作了惡姻緣。

我、魏应科。前者陪着顧慥去汪家說亲已定，忽然汪鉉这老头子把我請去，說他夫人不允，要辞婚退礼。是我不应走出，一路之上，听說他又把女兒許給馮三元啦，約定初七日彩轎执事迎娶。打听明白，特此报与顧慥得知！

（唱）汪鉉賊作此事害人不淺，

我只得到顧家把話明言。

来此已是。顧兄，快出来啵！

〔顧慥上〕

顧　慥　（唱）只听得魏兄声大呼小喊，

莫不是催婚姻早諧鳳鸞。

啊魏兄，什么事这样乱喊？

魏应科　(跳介)哎呀顧兄，豈有此理！

顧　慥　哎呀，到底为了何事啊？

魏应科　哎！是那汪老头子派人找我，說道：亲事他夫人不允，已許給馮三元啦。

顧　慥　啊！这是誰說的？

魏应科　汪鉉那老小子亲口說的。

〔顧慥呆介〕

魏应科　如今馮三元約定初七日彩轎执事迎娶，还要显显他兩家的热鬧。

顧　慥　此話当眞？

魏应科　当眞！

顧　慥　果然？

魏应科　果然！

顧　慥　气煞我也！(洒介)

魏应科　顧兄，此时急也無益，要想个主意才好！

顧　慥　呀呀呸！他家收了我几千金聘禮，又把女兒許与馮家，只怕不能。老魏，你打听几时迎娶，我們叫庄丁半路劫搶。

魏应科　好啊！就这么办，告也来不及啦。

顧　慥　搶来成了亲就無有翻悔了。就是这个主意。你打听他們几时迎娶。

魏应科　是、是、初、初、初几？

顧　慥　咳！到底初几呀？

魏应科　哈哈！初一初一。他家彩轎、旗、牌、全副执事都备办齐啦。

顧　慥　初一就是明日呀。快叫庄丁前来！

魏应科　庄丁們快来呀！

〔八庄丁上〕

八庄丁　相公呼喚何事？

顧　愷　你大爷定的汪家亲事，如今老头子翻悔，另許北乡馮三元，明日就要迎亲，你大爷如何肯休？

八庄丁　如此小人們去搶！

顧　愷　正是这話。你們即刻帶了棍棒，埋伏北乡官道旁边，看見彩轎經过，不問長短，搶了就走。回来每人賞銀十兩。

八庄丁　大爷放心，小人們保不悞事。

顧　愷　好，务必搶来才是。

八庄丁　小人們知道。伙計們，就此前去。（下）

魏应科　他們去啦，家里也要安排安排。

顧　愷　丫头們，收拾臥室，打扫床鋪！

众丫环　（內）是。

顧　愷　小子們，备办花燭，悬灯結彩，多备酒席。

众家院　（內）是。

顧　愷　老魏，不用走了，吃了喜酒，我再謝你。

魏应科　自然啦。你先洗洗澡，收拾收拾去。

顧　愷　老魏，我想搶来硬按着成了亲，还怕她去另嫁别人么！

魏应科　就是告官，咱們也有理，怕什么？

顧　愷　哈哈哈！說得对。請到書房吃酒。

魏应科　請！

（唱）这是你有福气紅鸞發現，

到明朝抱嬌妻温軟如綿。

顧　愷　魏兄！

(唱)想庄丁此一去定称心願，

不怕那花花轎飞上了天。〔同下〕

第十五場

〔四人役、二院子、鄢富、鄢懋卿上〕

鄢懋卿 (唱)一路来財和宝扛抬不动，

也不枉严太师恩德崇隆。

下官、鄢懋卿。自出京到任接印，即同夫人巡行各州县鹽务。一路而来，金銀滿載，珠宝盈箱。前途乃是淳安县，自然也要打算他几千金了。哈哈哈！

(唱)过几时严太师也要供奉，

方保得官長久时通运通。

〔四丫环扶轎、四女轎夫抬秦氏上〕

秦　氏 (唱)夫奉旨总鹽政巡理浙东，

一路上車如水騾馬如龙。

亞似那王侯貴天子尊寵，

正所謂任封疆食祿之荣。

哎呀，快些住轎！

丫　环 住轎！

鄢懋卿 快些住轎。啊，夫人怎么样了？

秦　氏 这是哪一县的轎夫，不会抬轎，把我的头都撞昏啦？

鄢懋卿 这是建德县的女轎夫。如今到了淳安县，就会有女轎夫前来替換了。

秦　氏 哎喲，我眞不耐煩！快把轎帘放下来，歇息歇息。

鄢懋卿 是是。丫头，快把轎帘放下！啊夫人，少时就有淳安县的女轎夫替換来了。

〔鄢貴跑上〕

鄒　貴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無二三。

老爷到这兒啦。

鄢懋卿　啊鄢貴，你在头站，轉来作甚？

鄢　貴　哎呀老爷，前途不用去啦！

鄢懋卿　啊，却是为何？

鄢　貴　公館人夫，一概無有。

鄢懋卿　淳安县不办么？

鄢　貴　不但不办，还要責打小人。他說貧邑小县，不能容留軒車，叫老爷將就过去吧！

鄢懋卿　胡說！豈有此理！那知县是誰？

鄢　貴　他叫海瑞。

鄢懋卿　哎呀不錯，是他降补淳安县的。此人是个瘋汉，倔强不挑的东西。他既不供应，可叫建德县原来的人夫送过此境，我到省中参他便了。

鄢　貴　是。（对四女轎夫）老爷吩咐：建德县原来的人夫送过此境，重重有賞。

鄢懋卿　夫人耐煩一日，过了此处就有好轎夫来换。你們好生抬走！

（唱）非是我怕海瑞不肯作弄，

半路上难爭論怎逞英雄？

女轎夫好抬走休再搖动，

到前途我必有重重賞封。

〔顧家八庄丁跑上〕

八庄丁　搶啊！

〔八庄丁打鄢懋卿等介，鄢懋卿等逃下。四庄丁抬轎、四庄丁押护介〕

八庄丁　好啦，娶亲的人都打走啦。咱們好好抬着，快跑！

〔同下〕

第　二　本

第　一　場

〔四人役、二院子、鄢富、鄢貴、四丫环上，鄢懋卿歪帽斜衣上〕

鄢懋卿　哎呀，吓煞我也！

(唱)清平时出綠林此話怎講！

　　搶官眷越發是無比强梁。

　　步踉蹌上土堆举目观望，

啊！

　　我夫人五彩輿現在何方？

下官、鄢懋卿。奉旨巡行鹽政，同夫人一路而来，到此淳安县地方，忽遭强盜劫搶。幸我行走得快，不然險被打伤。鄢富、鄢貴，盜賊已去，夫人的彩轎哪里去了？

鄢　富
鄢　貴　哎呀老爷，說也奇怪，强盜并沒打劫金帛箱囊，單單把夫人連轎子搶去啦！

鄢懋卿　怎么講？

鄢　富　夫人和彩轎被搶去啦！

鄢懋卿　呀呀呸！夫人、彩轎被搶，你們都不去赶救么？

鄢　富　那强盜有百十余人，刀槍棍棒十分厉害，小人們都被打伤啦，所以彩轎被他們搶去都不知道。

鄢懋卿　不好了！

(唱)这件事实令人难以猜想，

是强盗却緣何不劫行囊？

單搶了五彩輿不知去向，

哎呀夫人哪！

我心內似火焚珠泪兩行。

我想既是强盗，为何不搶劫行李金銀，却單單槍劫夫人、彩轎而去，这这这是何緣故啊？

李　兴　（內）卖柴喲！

鄒　富　老爷，那边兒来了一个卖柴的。等他过来，把他叫住，問問本地盗賊情形如何再說。

鄒懋卿　好，等他到来，問上一問。

〔李兴挑柴上〕

李　兴　（唱）山上青松紅叶秋，

終日打柴乐無憂。

卖柴喲！

鄒懋卿　卖柴的小哥，將柴歇下。

李　兴　老爷們要买柴嗎？

鄒懋卿　柴也要买，还有話問你。

李　兴　問我什么？

鄒懋卿　你們这县里可有响馬么？

李　兴　我們这里百姓都是种田、讀書的，沒有看見过什么响馬。

鄒懋卿　虽然無有看見，你可听見什么風声？

李　兴　听倒听見过。

鄒懋卿　啊，你、你、你听見过？

李　兴　听見过。

鄒懋卿　好好，你說与我們听听。

李　兴　我要去卖柴，哪兒有工夫說閑話呀？

鄢懋卿　鄢富，快与他一錠銀子將柴买下。

鄢　富　是。啊小哥，銀子拿去，將柴卸下来。

李　兴　一担柴要不了这些銀子。

鄢懋卿　多的銀子送与你了。我們是过路客官，走失了家眷，你可將这强盜的風声，說与我們听听。

李　兴　我也是前些日子才听見老人家說：近日朝中放出一个奸臣，叫做鄢懋卿，来做浙江鹽政。这个王八蛋实在厉害！

鄢懋卿　啊啊，鄢大人是个好官，怎說厉害？

李　兴　听說他这一路行来，所过州县要人夫几千名，百般供应他还挑眼；各州县官吏勒派百姓，强搶猪羊、銀錢、彩緞等拿去当差，弄的家家戶戶，妻啼子哭，連女子都被派去抬轎。这个王八蛋，豈不是比强盜还厉害？

鄢　富　哇！

李　兴　哎呀老爷們不要生气，这話我也是听来的。

鄢懋卿　你們不要多口，听他說下去！

李　兴　还告訴你們：幸亏我們淳安县新来了一位太爷，叫做海瑞，他不怕势力，什么猪羊、彩轎，一概都不供应。所以我們百姓安静，不致飢荒。这就是近来听的强盜的風声。

鄢懋卿　噢，原来如此。我再問你，你挑柴从北面而来，可曾看見有人抬着彩轎么？

李　兴　看見啦看見啦。你們問它干什么？

鄢懋卿　（大声）你、你、你看見了？

李　兴　看見啦！

鄢懋卿　好啊！那是我家眷乘坐的轎子，被轎夫走失了路途，

你若說出往哪条路上走去，我要重重的謝你。

李　兴　抬的人我不認得，只看見远远地往顧家庄那条路上去啦。

鄢懋卿　小哥，那顧家庄在哪里？有多少路程？

李　兴　由此往北，有四十来里。

鄢懋卿　我再送你一錠銀子，你可引我們的人前去寻找么？

李　兴　既有銀子，我就破出工夫引你們前去。

鄢　富　好啊！小哥，銀子在这兒，快帶我們去吧。

李　兴　这个自然。

鄢懋卿　鄢、鄢、鄢富，你可帶着人役跟去寻找，务必要找到实在的下落！

鄢　富　是。

鄢懋卿　我就在这破庙之中等信，必須抬回夫人！

鄢　富　小人知道。众人役，快跟我走！

四人役　啊！

鄢　富　（唱）救夫人我这里飞速而往，
　　　　　　若迟延怕的是受甚損伤。

〔李兴引鄢富、四人役下〕

鄢懋卿　咳！
　　　（唱）鄢富去但願得夫人無恙，
　　　　　　抬回来五彩輿免去愁腸。
　　　鄢貴，命你对那知县海瑞去說：他管轄的好地方！竟敢縱容强盜打搶于我，抬去夫人，是何道理？
　　　（唱）你叫他帶人役快快拿訪，
　　　　　　做县令理应当肃清强梁。

鄢　貴　小人遵命！
　　　（唱）前番我見海瑞几乎受杖，

这次去要將他大駡一場。（下）

鄢懋卿　嘤！

（唱）恨海瑞不供应反遭劫搶，

把一个总鹽政如此下場。

叫丫环扶着我慢慢前往，

四丫环　老爷哪兒去？

鄢懋卿　咳！怎么不搶你們哪？

（唱）到前面破庙中暂息恓惶。

〔同下〕

第　二　場

〔顧慥上，院子随上〕

顧　慥　（唱）旣許亲又退亲汪鉉可恨，

不由我不發怒差人搶亲。

这早晚只覺得行坐不稳，

来！

快請那魏相公前来談心。

院　子　有請魏相公！

〔魏应科上〕

魏应科　来了！

（唱）在書房吃喜酒忽听有請，

似烏鴉与喜鵲喧嚷不淸。

啊顧兄，你又請我干什么？

顧　慥　啊老魏，你坐坐，我有几句要紧話說。

魏应科　有什么事？說吧！

顧　慥　我想搶亲的人，这时候还不回来，莫不是馮家彩轎从别的路走了么？

魏应科　汪家到馮家总要走天官庙前头，那是官道总要走的。你放心，必定会搶回来的。

顧　慥　还有一件哪，搶来汪小姐倘若不从，那如何是好？

魏应科　咳，顧慥啊！你眞是个書呆子！他一个閨閣女子，被我們这些庄丁，刀槍棍棒一打搶，又抬得飞跑几十里路，到这兒来定然是头暈眼花，就是話恐怕也說不出来啦。

顧　慥　这也說得是。

魏应科　將她抬进房去，馬上成亲，她就要变臉，生米已經做成熟飯。况且她父亲是許过你的，就是馮三元也說不出別的話来呀！

顧　慥　哈哈，老魏，你說的是。我們到門口望望，这时候也該搶回来了。

魏应科　走，門口看看。

〔八庄丁抬秦氏坐轎上〕

八庄丁　走啊！（急三槍）恭喜大爷！亲搶回来啦。

顧　慥　好！快抬进来！

魏应科　快放炮！

顧　慥　丫环們快来！

〔四丫环上〕

四丫环　来啦。好彩轎啊！

顧　慥　不要多言，快將轎帘打起来，扶新人出轎。

四丫环　是。請新人下轎。（掀帘介）哎喲，新人吓昏啦！

顧　慥　哎呀，这怎么好啊！

魏应科　不妨不妨。这是在路上撞昏啦，不要紧。快把她扶到新房床上，睡一会兒就好啦！

顧　慥　丫环，你們好好把新人扶到床上去。

四丫环　是。

顧　慥　哎呀，眞是个美貌的新娘！

顧　慥
魏应科　慢着点兒，慢着点兒！

〔四丫环扶秦氏下〕

顧　慥　哈哈哈……果然是个美貌的新人！老魏呀，怎么連盖头都無有啊？

魏应科　你好糊涂。路上一搶一撞，她还有什么盖头啊！

顧　慥　嗯，对！是这么回事。

八庄丁　小人們叩賀大爷新喜，求求賞銀。

顧　慥　賞銀是有的。你們先說說是怎么搶来的？

庄丁甲　小人們去的时候，都躲在天官庙前大树林里，远远望見一頂彩轎，还有許多騎馬的、坐車的、从官道来啦。小人們就大声喊叫，一拥而上。也不問他什么举棍乱打，抬了轎子飞跑而回，并沒有跟他們講什么。

顧　慥　好！有用。每人賞銀五十兩。

八庄丁　多謝大爷！

魏应科　你們好好把这轎子抬下去收好，不要弄坏啦。

八庄丁　是。（抬空轎下）

顧　慥　老魏，多謝你的大媒！

魏应科　哎呀，你快去吧，趁小姐沒醒，省得醒了淘气。

顧　慥　是、是、是。你到書房多喝几杯，我少陪了。正是：秦楼盼得吹簫女，瀛海成为跨鳳仙。（下）

魏应科　哈哈……这件事全亏我的妙計。正是：姻緣本是前生定，还得紅絲一綫牽。（下）

第 三 場

〔胡琴曲牌。四丫环上，鋪床介，扶秦氏上。送秦氏入帳，放帳介〕

丫环甲　有請大爷！

〔顧慥上〕

顧　慥　新人睡了么？

丫环甲　睡是睡啦，还是昏迷不醒。

顧　慥　你們都出去，准备人參湯伺候。

四丫环　是。（笑下）

〔顧慥揭帳看秦氏介〕

顧　慥　妙啊！眞乃美人也。我顧慥好福气，娶得这样一个美女。明早必須要到汪家去謝謝岳父的才是。（放帳、脫衣、入帳介）

秦　氏　哼！哎喲！

顧　慥　啊小姐！

秦　氏　（唱）一时間心昏迷恍惚不定，

顧　慥　丫环，快拿人參湯来！

〔丫环甲捧湯上〕

丫环甲　来啦。參湯在此。

〔顧慥起揭帳、坐帳边〕

顧　慥　拿来！（接湯介）

秦　氏　（唱）似覺得体搖动巫山行云。

顧　慥　小姐請喝參湯。（抱秦氏喝介）

秦　氏　（唱）舌尖上一陣香口中滋潤，

顧　慥　小姐！

〔秦氏醒介〕

秦　氏　啊！

（唱）这光景搶劫我是假是眞？

啊，你是什么人，这又是什么地方啊？

顧　慥　卑人顧慥。久慕娘子才美，因此不惜千金之聘，亲自懇求令尊大人，已經面許將娘子嫁我。

秦　氏　啊，大人亲自面許將我嫁你嗎？（楞介）

顧　慥　正是。后来忽又反悔，將小姐另許馮家。

秦　氏　啊，又許什么馮家？

顧　慥　卑人豈肯讓此亲事，打听他初一日用花轎迎娶，所以我命庄丁們在半途將小姐截来。今幸得成百年之好，明日到府上与令尊大人賠罪。

秦　氏　哇！我只說是强盜劫搶，原来是为婚姻之事，錯搶我鄢府夫人。好奴才，你害了我啦！

（唱）我只說江洋盜圖財害命，

　　你原来为的是劫搶婚姻。

　　鄢大人在浙江官居極品，

　　这件事豈容你胆大妄行！

顧　慥　啊小姐，你又許了什么鄢大人，这眞是乱急了！

秦　氏　住啦！我乃总理鹽政鄢懋卿正配夫人，随同巡鹽过此。我只說你們是江洋大盜，原来是为婚姻劫搶我誥命夫人。少不得即刻有官兵前来拿你，要你的命！

（唱）就是搶民間女理也不应，

　　何况我鹽政妻是个夫人。

顧　慥　哈哈哈！

（唱）劝賢妻休得要瞞山过嶺，

　　你扯謊莫埋哄当乡之人。

你說謊我也不信哪！

秦　氏　你不信？难道說我还是閨女嗎？少刻官兵到来，你就知道啦。

〔顧慥想床上情景介〕

顧　慥　哎呀坏了！

（唱）这一言提醒我心头猛省，

哎呀！

果然她并非是女兒之身。

秦　氏　我不說謊吧！

顧　慥　哎呀！

（唱）莫不是眞錯搶半疑半信，

却叫我無主張冷水一盆。

秦　氏　好强徒啊，还不送我出去嗎！

（唱）玷辱我貞节体尙不要紧，

却緣何还不肯送我出門？

丫环甲　（內）走啊！（上）

（唱）都只为貪美色錯搶誥命，

这才是一着錯滿盤不赢。

哎呀，大事不好啦！

顧　慥　啊，有什么事呀？

丫环甲　外面有什么鄢大人的家丁打上門来啦，說我們搶了他們的夫人啦！

顧　慥　哎呀完了。这一說是眞的無疑了，这如何是好哇？

秦　氏　好刁棍！你还不送我出去嗎？

顧　慥　咳！

（唱）这件事弄錯了眞个要命，

只急得心胆顫汗流如冰。

全是我冒失过只好跪請，（跪介）

望夫人饒恕我狗命殘生。

哎呀我的好夫人，我求求你救命啊！

〔顧慥抱秦氏腿哭介，秦氏推开介，顧慥又抱秦氏足哭介〕

秦　氏　好大胆的賊徒，还敢如此！

(唱)我看你这行为死罪已定，

还敢来假意兒近前求情！

顧　慥　哎呀夫人哪！

(唱)这也是三生緣前世注定，

备彩輿重礼拜相送起身。

丫环，你快去对魏相公說，叫他攔住鄔府人役，就說夫人好好在內，不曾損伤半点，用了酒飯，就要出来。

丫环甲　是。(下)

〔秦氏起身介〕

秦　氏　快送我出去！

〔顧慥抱秦氏跪介〕

顧　慥　哎呀夫人，你救我一救吧！夫人若不开恩，小子情願死在夫人面前，免得出去受罪，現了夫人之丑。(抱秦氏足大哭介)哎呀我的夫人哪！

〔秦氏望顧慥、呆想介〕

秦　氏　我問你，你到底兒是什么人家兒呀？

顧　慥　学生顧慥，是个秀才。

秦　氏　嘖嘖嘖，好个秀才！叫了这么个好名字，难怪这么冒失啦。

顧　慥　一时冒失，該死！

秦　氏　我看你家里这个光景是个有錢的人。況且是个秀才，怎么作出这样無礼的事来哪？

顧　慥　只因汪鋐老兒悔亲，將我妻子另許秀才馮三元。学生一时情急，命人搶亲，不想誤接夫人到舍。这也是前生有此一会之緣。夫人若不肯憐救，我情願死在膝下，决不敢放夫人出去，大家出乖露丑。

〔秦氏看顧慥介〕

秦　氏　要我救你？

顧　慥　是！

秦　氏　难道就是这么白搶来、白送出去不成嗎？

顧　慥　若是夫人恕罪，說与大人不究不办，学生情願送銀一万兩，孝敬夫人买花兒戴。

秦　氏　啊，一万銀子就能买你这条活命嗎？

顧　慥　只、只、只要夫人开恩無事，我孝敬兩万兩。

秦　氏　兩万銀子只算买你这条活命，难到你將我搶到床上来——(故作态介)睡啦，就白白地罢了不成嗎？

顧　慥　三万兩孝敬。

秦　氏　銀子哪？

顧　慥　現兌。随着夫人一同送去。

秦　氏　也罢！看你也是个斯文人，說得可憐，又是錯搶，你起来商量吧。

顧　慥　多謝夫人成全！

〔丫环甲暗上〕

秦　氏　还有一層：你搶我的时候惊天动地，这事人人都知道啦，怎么瞞得下去哪？也要想个法兒遮盖遮盖才好。

顧　慥　小子是吓胡塗了，还求夫人出个主意吧。

秦　氏　啊！(想介)也罢！只說你是我干兒子，因为要接我来住几天，恐干爹大人不肯前来叨扰，因此叫人硬

抬了来。就是这个主意，你看如何哪？

顧　慥　妙啊！这个主意眞好。干娘請上，干兒子叩头！

秦　氏　罢啦罢啦！拜干娘难道就是这么白拜了嗎？

顧　慥　是！是！再孝敬一万兩。

秦　氏　干娘是依啦，干爹他要不依哪？

顧　慥　是呀！再孝敬干爹一万兩。

秦　氏　干娘一万，干爹一万。

顧　慥　連以前的三万，共是五万兩。

秦　氏　你快去兌銀子，送我出去。

顧　慥　是。丫环，快去吩咐帳房总管，兌出足色銀子五万兩，送我干娘出門。

丫环甲　是。（下）

顧　慥　請干娘穿好衣服，到中堂喝杯喜酒。

秦　氏　我哪兒还喝得下酒去？快送我出去吧！

顧　慥　是！是！（代穿衣介）

秦　氏　（唱）这才是前世債还之未尽，

我丟个風流体你抖金銀。

顧　慥　干娘，这时候我又舍不得送你出去了。

秦　氏　咳，干兒子呀！

（唱）你再花五万銀重来相請，

顧　慥　啊啊，那就不敢了。

秦　氏　干兒子呀！

（唱）到堂前你須要假意殷勤。

顧　慥　干娘慢些走。

秦　氏　干兒子！

顧　慥　干娘！

〔同笑介，同下〕

第 四 場

〔魏应科上〕

魏应科　(唱)書房中正得意欢呼暢飲，

　　忽听得大厅上打鬧喧騰。

哎呀，适才正在書房飲酒，家丁报道鄢府人役在大厅打鬧，說搶了他家夫人；內里丫环又出来說，夫人在內吃了点心就要出来。这是怎么回事？这怎么好哪？(急介)

〔顧家院子上〕

院　子　魏相公不好了，鄢府人役打进內厅来了！

魏应科　叫庄丁們不要动手惹禍呀！

院　子　是。(下)

〔李兴引鄢富、四人役上〕

李　兴　老爷們，随我来！

(唱)我只为圖銀錢將路指引，

　　这就是顧家庄顧府大門。

老爷們，这就是顧家庄顧宅啦。

鄢　富　好啦好啦。彩轎現在厅上，夫人必在此地。

李　兴　旣是找着啦，沒我的事，我要作买卖去啦。

鄢　富　去吧！

李　兴　正是：賺錢不費力，費力不賺錢。(下)

鄢　富　众人役，好好看着强盜，不要放他們逃走。呔！好强盜啊，住这么大的房子，难怪把我們夫人都搶来啦。快把他的彩灯桌椅打乱！

四人役　啊！

魏应科　啊，众爷們，不要动手，有話好講，这不是强盗的

房子。

鄒　富　呀呸！我們跟踪追到此处，五彩轎現在你家厅上，还敢抵賴嗎？来呀，把这厮捉住，捆起来打！

四人役　啊！（捆魏应科介）

魏应科　哎，捆不得，我是秀才。

鄒　富　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何况一个秀才，擅敢劫搶官家命妇？众人役，給我打！

四人役　啊！（乱打魏应科介）

魏应科　別打，听我說呀！

鄒　富　慢动手，听他說，夫人在哪兒？

魏应科　夫人本是这顧家搶来的，現在里面。說話就要出来的。本不与我相干，求爷們放了我吧！

鄒　富　你是顧家什么人？

魏应科　接我来吃喜酒的。

鄒　富　也不管你是搶的不是，只說出来夫人藏在哪兒就饒了你。

魏应科　你們不用打，讓我叫她出来。

鄒　富　快叫！

魏应科　哎，丫环姐，快請夫人出来！

丫　环　（內）有請夫人！

〔秦氏、顧慥上，四丫环抬銀上〕

秦　氏　（唱）五万銀救性命休对人講，

顧　慥　那个自然，

秦　氏　（唱）好亲戚从此后須要情長。

干兒子，你旣要接我来住，何妨說明。怎么还是这样孩气？差点兒吓坏了干娘。

顧　慥　兒子原想言明迎接到舍，又恐干爹不准；要送銀子，

干爹又是个清官，决不肯收。只得半路上叫人把干娘抬来当面孝敬，不料庄丁們粗蠢，几乎吓坏了干娘。

鄢　富
四人役　哎呀，原来是干少爷作耍，差点兒把小人們吓死。請夫人快走，怕老爷要急坏啦。

秦　氏　如此不要耽搁，以免老爷悬心。

四人役　是。

顧　慥　众位管家远来，每人奉送紋銀十兩，买茶吃。

鄢　富
四人役　多謝干少爷！

魏应科　好啊，你們干娘、干兒子叫着，叫我捆着挨打！

鄢　富　哎呀呀，我們不知，多有得罪。快快松綁。

四人役　是。（松介）

顧　慥　都鬧錯了，兩下休怪！

魏应科　我一个秀才被打，这是要說要鬧的。

顧　慥　哎老魏，（掩魏应科口介）你、你、你、你有話，等夫人走后再說，吩咐庄丁們，快搭轎！

四丫环　是。（下）

秦　氏　干兒子，那銀子哪？

顧　慥　在这里。

秦　氏　鄢富，你押着銀子跟我走吧。

鄢　富　是。

〔四轎夫抬轎上〕

四轎夫　轎来啦。

顧　慥　請干娘上轎！

秦　氏　顧慥啊！

（唱）我虽然得了你五万銀兩，

从今后作好人不要輕狂。

顧　愷　多承干娘指教！

秦　氏　（唱）多謝你叨扰了忙將轎上，（上轎介）

顧　愷　有慢干娘！

秦　氏　（唱）你無事衙門內走走何妨。

〔四轎夫抬秦氏下。四人役抬銀同鄧富下〕

顧　愷　哎呀險哪！

（唱）若不是有銀子几乎命丧，

魏应科　喂，老顧！

（唱）你吃肉却叫我周身負伤。

哎呀，好打好打。我是不依的！

顧　愷　喂，老魏，你还不依？你的好主意，險些送了我一条性命。出脫了五万銀兩，想出这么个主意，才遮盖过去，你还吵什么？

〔院子暗上〕

魏应科　这，这，这是他們搶錯啦，与我何干？

顧　愷　家院！

院　子　有。

顧　愷　那些搶亲的人，追回賞銀，每人責打二十板子！

院　子　是。

魏应科　哎呀呀，好疼好疼。

顧　愷　啊魏兄，你忍着疼痛，不要着急。我送斤人参与你养伤。

魏应科　別人沒有伤着，倒是五万銀子；我被打得这个样兒，只是一斤人参，你过意嗎？

顧　愷　老魏，你我交情哪在銀錢份上？这头亲事，要能出气弄到手，我就送你几千銀子，又值什么？

魏应科　那么，我又有了主意啦。

顧　慥　好啊！你有什么主意，快說出来，大家商議。

魏应科　如今新任本县太爷是个風励之人，叫做海瑞。現在我渾身是伤，你我去告汪鋐騙財賴婚，馮三元持刀强娶，將我媒人打伤，我上去一口咬定，何愁不把汪小姐断給你为妻哪？

顧　慥　妙啊，妙啊！就是这个主意。趁着你有伤，赶紧去告。

小子們！拿塊門板来，抬了魏相公跟我告狀去！

四庄丁　（內）是。

四庄丁　門板来啦。

顧　慥　抬好魏相公！

四庄丁　魏相公上去吧。

顧　慥　老魏，你要装个要死的样兒才是。

魏应科　这个我知道啊，咳！

（唱）誰想到作媒人落成这样，（上板介）

　　自挨打不討好还要装腔。

哼哼，哎喲喲……

〔四庄丁抬介〕

顧　慥　（唱）魏应科他倒也装得很象，

　　抬了去見知县官司一場。

〔同下〕

第五場

〔馮三元上〕

馮三元　（唱）怨姑夫他为人爱錢如命，

　　幸喜得賢姑母待我恩深。

　　留玉墜將表妹許我为聘，

每日里和姐姐筹备迎亲。

我馮三元眞僥幸也！汪家姑母將表妹許我为婚，可笑姑夫又許与丑鬼顧慥，姑母大怒，吵鬧一場，叫我初七日备办彩轎执事，前去迎娶。幸得我姐姐当家，十分能干，每日張罗买办，虽已齐备，只是日子近了，倒要請姐姐出来商量商量。有請姐姐！

〔馮蓮芳上〕

馮蓮芳　来啦！

（唱）买罢东又办西收拾齐整，

这兩日为喜事手脚不停。

馮三元　姐姐請坐。

馮蓮芳　你請我什么事呀？

馮三元　只因喜期近了，特請姐姐出来商量商量，看看还要办些什么？

馮蓮芳　这些事，哪兒还用得着你操心？彩轎、执事前天就叫人办好啦。酒席、灯彩、床帳、馬桶無不周备。缺少的就剩請客啦。

馮三元　請客也是要紧的事。可曾具帖？

馮蓮芳　帖是具啦。都請的是些不花錢的白吃猴。到底要找几个出份子的帮帮才好啊！

馮三元　也要請几位体面老爷們，好看一些。

馮蓮芳　咳，白說。如今的老爷們更不花錢。

馮三元　他們縱不花錢，何妨接来体面体面。

馮蓮芳　他們来啦，白吃一頓，擦擦嘴，說声后补，我們豈不賠了本啦？不如我們家筵倒也安靜，还免得操持張罗。

馮三元　这也說的是。

〔家丁上〕

家　丁　貧居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远亲。

啓姑娘、相公：本县二衙赵老爷来拜，要見姑娘、相公，当面叙話。

馮三元　啊，赵二衙来了，有什么話講？

馮蓮芳　想必是打听你的亲事，前来恭賀。白吃猴！

馮三元　正在無有官客，来了正好凑趣。

馮蓮芳　哎呀慢着！我們又沒請他，平白自来，又要会我，必不是賀喜。倒要見他，看是什么事。家院，請他进来！

家　丁　是。赵老爷有請！

〔四衙役引赵汴湖上〕

赵汴湖　試看繁华紗帽客，何如林泉蘊藉家。

馮三元　老父台駕临，学生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赵汴湖　豈敢！下官因有一事，来与令姐一見，故尔輕造。

馮蓮芳　老父台万福。

赵汴湖　小姐少礼。

馮蓮芳　老父台降临，不知有何事見諭？

赵汴湖　有人告了小姐与賢契。奉本县堂翁之命，特来喚二位赴县質訊。黑驢一匹，也請交出。

馮三元　哎呀，这便如何是好？

馮蓮芳　呸！你怕什么？唉！二老爷，請問是什么人告的我們？

赵汴湖　赶驢的王三。

馮蓮芳　为什么告我們？

赵汴湖　他告的是赶驢从你門前經过，你把他騎驢的客人碰下来，反將他驢兒强牽去了。因此本县太爷命下官帶同王三前来取驢，并喚賢姐弟同往訊問。

馮三元　哦，这是有的。家院，快把那驢兒牽来还他，免得惹事。

院　子　是。（下）

馮蓮芳　呸！住了吧！告狀也要个对头！王三在哪兒？难道二老爷亲眼看見有这件事嗎？

赵汴湖　王三現已帶来。左右，快叫王三进来！

四衙役　王三快来！

〔王三上〕

王　三　来啦！

四衙役　快走！

王　三　参見二老爷。

赵汴湖　王三，你的驢可是馮姑娘搶的？

王　三　正是。

赵汴湖　啊姑娘，三元賢契已經認啦，还有什么說的？

馮蓮芳　有是有的。他那匹驢踐踏我的龙脉，难道不該牽走嗎？煩二老爷回去稟告大老爷，就請您拿我这話銷差吧。

赵汴湖　姑娘不要混說。本县太爷今非昔比，乃是一个正直無私的青天大老爷。請你們去一趟吧！左右，拿鏈子来，請馮相公帶上。

四衙役　啊！

馮蓮芳　啊，拿鏈子鎖人，我們犯了什么大罪啦？

赵汴湖　私立禁地，横行乡里；强搶民物，毆辱官長。这罪也就不小啦。

馮蓮芳　呸！胡說！你当初得了我家的錢，替我們出告示門禁；現今你站在門前又說这套話，你还要鎖我們？好贓官哪！

(唱)我馮家世居官子孙向上，

守田园从無有触法違章。

你作官竟敢来肆行詐騙，

且和你拼一个为善不良。

〔馮蓮芳抓住赵汴湖的鬍子乱打介〕

赵汴湖　哎呀好打！鬍子扯落啦。衙役們，快来救我！

四衙役　啊！（揪救介）

馮蓮芳　啊，誰敢近前！

〔馮蓮芳足踢二衙役倒介。众衙役不敢上前介〕

四衙役　哎呀，好厉害的丫头！

赵汴湖　哎呀眼打腫啦。鬍子扯掉一半。好姑娘饒了我吧！

馮三元　哎呀这便如何好？姐姐放手吧！

馮蓮芳　哎！

(唱)不打他必鎖我兩下斗狠，

赴不起單刀会却待怎生？（打介）

〔赵汴湖喊救，馮三元跪介〕

馮三元　哎呀，姐姐呀！

(唱)他乃是朝廷官奉县之命，

詩書家凡事要依理而行。

哎呀姐姐呀，此事本不与赵老爷相干。他不过奉了县太爷之命而来。况我家搶驢是眞，若再一打，兄弟之罪更加重了！（哭介）

赵汴湖　好好好！三元賢契說得是呀！

馮蓮芳　不是我爱打人，啊，赵老爷請問你——

赵汴湖　啊姑娘，請、請、請、請說！

馮蓮芳　我家門前不許路人騎牲口行走，虽然挂过禁牌，可是他們不听，仍是要走。后来我急啦，送了你二十

兩銀子，你替我出了告示，又出个門禁，吓唬乡里，这都是你得錢办的事。如今出了毛病，你又来鎖人，这不是你誘人犯法嗎？

赵汴湖　哎呀呀，我先前本是好意，誰知鬧出事来。哪曉得这个堂翁不好說話呀！

馮蓮芳　也罢！我先放了你。

赵汴湖　哎喲喲，鬍子去了一半，可惜可惜！

四衙役　哎呀好厉害。老爷吃亏啦！

赵汴湖　無妨無妨。

馮蓮芳　請問你新任的县官到底兒姓什么？

赵汴湖　姓海名瑞字剛峰，是个主事改降的，眞是不好說話。如今你們不去，我也不敢强逼；只怕海太爷知道，必然上詳学台，將三元賢契的秀才革掉，再差人来拿，那时候事可就鬧大啦。

馮三元　說得是呀。啊姐姐，你要看重我的功名才好！

馮蓮芳　論理哪，我是不怕人的，慢說是海瑞，就是海島我也不怕。

赵汴湖　那个自然。

馮蓮芳　不过我兄弟老实，又是学里的秀才，守臥碑的人，叫他独去見官，我也不放心。好吧，我就同你們去一趟，会会海父台，談談赵老爷得我們二十兩銀子，出門禁告示的事，我看他怎么發落我！

赵汴湖　好姑娘，这断断使不得。这么一說，我这頂破紗帽就送掉啦。（跪介）求姑娘格外諒情！

馮蓮芳　我不說出你来，你就該說我不服拘喚、殴打官長嘍！

赵汴湖　啊啊，那我也断不能說，只当我走夜路被鬼打的。

馮蓮芳　你就是不說，海太爷看見你眼也青啦，鬍子也掉啦，

他就不問嗎？

赵汴湖　要問，我就說騎馬跌在树根上碰伤的就是。衙役們，不許你們作声！

四衙役　小人們不敢。

王　三　小人只要有驢，不敢多嘴得罪老爷、姑娘。

赵汴湖　好啦好啦。請姑娘、賢契起行吧。

馮蓮芳　拿鏈子来！

赵汴湖　不敢不敢！只要姑娘去，不說别的話就是啦，哪兒还敢用鎖啊！

〔院子牽驢暗上〕

馮蓮芳　如此，家院哪！

院　子　有。

馮蓮芳　你們好好照料家务，我同相公上县里去啦，見过太爷半天兒就回啦。

院　子　小人知道了。

馮蓮芳　赵老爷，請吧！

赵汴湖　姑娘坐轎，还是騎馬？

馮蓮芳　不瞞您說，我这兩只脚，一天走个二三百里路，还可以行。請吧！

〔院子把驢交衙役介〕

馮蓮芳　（唱）非是我怕了你上县听审，

皆因为我兄弟秀才前程。

赵老爷你只管騎馬先請，

赵汴湖　遵命！

〔赵汴湖、王三、四衙役下〕

院　子　啊，小姐須要早些回来。

馮蓮芳　我知道！

（唱）会一会海刚峰甚等样人。

〔分下〕

第 六 場

〔四衙役引海瑞騎馬上〕

海　瑞　（唱）好一派淳安景野花滿道，

看青山与綠水耕讀漁樵。

是忠良何分那官职大小，

只要个爱黎民答报聖朝。

下官、海瑞。蒙聖恩职授淳安县知县。將到任所，便接得鄢懋卿傳牌，要本县供应人夫、公館。是我將他头站家丁打走，恐他挑撥是非，弄巧成拙，故尔我騎馬出城前去迎接，当面講明，免得他扰我百姓。左右趲行！

四衙役　啊！

海　瑞　（唱）鄢懋卿在朝中好似莠草，

一升任到浙东更胜魑魈。

我今日作县令袖有圈套，

秉忠心哪怕他势焰天高。

〔鄢貴騎馬上〕

鄢　貴　（唱）奉主命报盜賊揚鞭飞跑，

妙啊！

又只見海知县人役过桥。

海老爷来得正好，敢是也得了信，拿强盜去嗎？

海　瑞　啊，你不是鄢家头站家丁么？

鄢　貴　正是。

海　瑞　你不头站前去，还在本县作甚？

鄢　貴　呀呸！还裝糊塗？大人在天官庙被响馬强盗搶啦，叫我来报告，叫你捉拿搶犯。这不是要你的供应，你敢再打我嗎！

海　瑞　啊，大人在天官庙地方被大盜劫搶了么？

鄢　貴　你还裝不知道嗎？

海　瑞　有多少人，搶了多少箱囊銀子？

鄢　貴　賊有百十余人，手持刀槍棍棒。

海　瑞　哎呀！

鄢　貴　蜂拥到来，幷沒有搶劫銀錢，單單把夫人彩轎抬走，踪影全無。大人說是你养盜殃民，要不即刻拿获首盜，恐你的官职、性命难保！

海　瑞　哈哈！哈哈！啊哈哈哈……我只道什么大事，原来盜賊搶劫夫人。你也不用多口。是眞是假，本县面見大人，便知詳細。

鄢　貴　好啊！只要你去見大人就行。

海　瑞　左右，速行者！

（唱）是賊盜緣何他不搶財宝，
　　只搶劫五彩輿却为哪条？
　　細思想此情理說也可笑，
　　我到任偏遇着事事蹊蹺。

〔四庄丁抬魏应科上，顧慥随上〕

顧　慥　哎呀，这是县里的衙役，引着老爷哪里去呀？

衙　役　你抬着什么人，往哪兒去的？

顧　慥　我們到县衙去喊冤的。

衙　役　这就是新任太爷。

顧　慥　啊，原来是海父台，生員顧慥叩見！

海　瑞　旣是生員，应守臥碑。所抬何人，所告何事？

鄢　貴　啊海老爷，你倒还有此閑情逸致，审問过路的人，就不管大人的正事了嗎？

海　瑞　大人的事也要办，小人的事也要管。顧生員，你只管講来！

顧　慥　是。

鄢　貴　一点兒紧慢都沒有，这样人也能作官，豈有此理！

顧　慥　生員曾用数千金聘定告职太宰汪鋐之女为妻，不意汪鋐又將其女許配內侄馮三元，生員請媒人魏应科往說，反將他打伤，特来喊寃，不意路遇靑天，懇求明断。

鄢　貴　这算不得什么大事，快去吧！

海　瑞　事虽不大，也要問个明白。来，驗看魏应科有無伤痕？

衙　役　是。（驗魏应科介）

赵汴湖　（內）走哇！

〔赵汴湖、馮三元、馮蓮芳、四衙役上，王三牽驢上〕

赵汴湖　（唱）可笑我变作了皂王容貌，

　　　　拿人来好一似龙圖老包。

哎呀，堂翁緣何在此？（下馬介）你們候着！

馮蓮芳　是啦！

赵汴湖　啊堂翁，卑职奉命將馮氏姐弟喚到。

海　瑞　驴兒可曾取来？

赵汴湖　已經牽来啦。

海　瑞　啊年兄，尊容为何这样青腫？

赵汴湖　騎馬跌碰的。

海　瑞　如此請在一旁少待。

赵汴湖　是。

鄢　貴　又遇着什么瘟事啦，連連耽延。

衙　役　驗得魏应科头目身体的伤痕，俱是被拳脚所伤。

海　瑞　起过。

顧　慥　哎呀，这不是馮三元么？怎么也犯了法了？回禀老父台：霸占生員婚姻的，就是这个馮三元。

海　瑞　噢，就是这个馮三元？

顧　慥　正是。

海　瑞　且站一边！

顧　慥　是。

海　瑞　將馮三元、馮蓮芳帶近馬前！

衙　役　啊！

馮三元　生員叩見老父台！

馮蓮芳　（看介）喲！这不是騎驢踐踏我們龙脉的客人嗎？哦，原来他就是本县太爷呀！好啊！故意騎驢踐踏龙脉，是要鎖拿我們問罪呀！

海　瑞　哈哈哈！好个宦門的小姐。

馮蓮芳　难道还是假的嗎？

海　瑞　馮三元，你旣入黌門，讀聖賢之書，豈不知“欲治其国，先齐其家；欲齐其家，先修其身”？你們門前乃官馬大道，如何听从令姐之言，立碑出示，不許行人往来，是何理也？

馮三元　生員年幼，只曉讀書，不問外事。这都是家姐之錯。望老父台推念斯文，俯垂寬恕！

鄢　貴　哎喲，了不得啦！海老爷怎么跟秀才講起書来啦？

海　瑞　哇！好不懂事。此乃公事，哪有你多口之理！

鄢　貴　越發地了不得啦！难道說大人的事还是小事嗎？

海　瑞　大人之事，自然要办。不必多言！

鄢　貴　咳，海太爷，你再要不走，我就要抓你走啦。

海　瑞　你稍候片时。

鄢　貴　这样人也来作官！（不耐煩介）

海　瑞　馮三元，我再問你，你如何强占顧慥的婚姻？

馮蓮芳　这是什么話？蒙我姑夫、姑母把表妹許給我兄弟为妻，定于初七日迎娶。日子还沒到，怎么說强占他的婚姻哪，这不是胡說嗎？

海　瑞　你这女子不許多言，本县自有道理。

鄢　貴　咳！海瑞，你眞不怕死啊！你拿这种事故意耽延，必是养盗分贓，不肯捉拿吧？

海　瑞　哇！大胆奴才，搶你夫人之賊，本县已經明白，有了着落，你竟敢在此吵鬧？与我鎖了！

鄢　貴　越發地了不得啦，海瑞目無王法啦！

海　瑞　哇！左右，鎖了！

〔衙役鎖鄢貴介〕

海　瑞　（唱）我虽然为县令朝廷官誥，

你一个貪吝奴何敢放刁！

搶夫人諒不出三元、顧慥，

〔顧慥惊介〕

海　瑞　（唱）审問他豈容你一旁嘮叨？

鄢　貴　呀呸！

（唱）旣然是你曉得何人搶轎，

怎么来乱鎖我莫非放逃？

咳，海瑞！你就是活强盗，你鎖了我，你敢同去見我家大人，算你是条好汉。

〔鄢貴向海瑞碰头撕衣介，众衙役攔介〕

四衙役　咳！

海　瑞　哎呀，这还了得？好恶奴！来，將鎖鏈这头与本县扣在手上！

四衙役　小人們不敢。

海　瑞　快些鎖上！

(唱)你倚仗鄢懋卿横行势耀，

遇着我淳安县豈肯輕饒！

朝廷的衣与冠你敢撕掉，

来来来，你敢撕我的衣冠！

鄢　貴　哼，不敢！(气介)

海　瑞　(唱)同你去問他个主縱奴刁。

馮蓮芳　哎呀，气死我嘍！

(唱)哪里有奴欺官礼义全扫，

却叫我旁观人怒气难消。

呸！不怕你是宰相的家人，总是一个奴才。怎么与县令撕打？眞是沒有王法！想是仗着你有势力呀，叫你知道知道我女閻王的厉害！

(唱)打你个尊卑礼貴賤不曉，(打鄢貴嘴巴介)

仗势力女閻王手段更高。

鄢　貴　哎呀，反啦反啦！

海　瑞　馮蓮芳快住手！

赵汴湖　馮姑娘，动不得手啦。

海　瑞　(唱)公与私我和他自有分曉，

尔女子且不可任意酕醄。

赵年兄，你將一干人証，帶至城隍庙中等我，好生看管，不可难为他們；一面去喚汪鋐进城，候本县見过鄢懋卿，回来审断。

赵汴湖　遵命！啊馮姑娘、顧慥，你們都随本厅到城隍庙候審。

顧　慥　是。

馮蓮芳　好吧，便宜这个奴才。

赵汴湖　走吧！

（唱）揖别了老堂翁盼咐开道，

　　入城去候审断莫再喧嚣。

〔赵汴湖、馮蓮芳、顧慥、魏应科等原人下〕

海　瑞　（唱）赵二尹帶人証入城去了，

　　刁惡奴你与我同去差銷。

鄢　貴　走啊！

海　瑞　（唱）众人役分前后小心护保，

哈哈哈，惡奴才呀！

　　碰着我海剛峰不死也脫毛。（扯着鄢貴介）

〔同下〕

第七場

〔二院子、四丫环，鄢懋卿上〕

鄢懋卿　（唱）細想我鄢懋卿从無过錯，

　　过淳安妻被搶却是为何？

　　莫非是海知县捉弄于我，

　　哪有个太平年盜賊許多！

我鄢懋卿費了千方百計，剛剛得一好缺，眼看运轉財来，偏偏在此夫人又被强盜搶去，存亡莫卜。虽叫鄢富帶人前去追赶，鄢貴走报淳安知县，只是天到这般时候，还不見回信，好不急煞人也！

（唱）我好似灶上蟻心急如火，

眼望穿对蒼天口念弥陀。

〔鄢富上〕

鄢　富　（唱）接夫人原乃是顧慥之过，

急忙忙見老爷詳情細說。

老爷，夫人回来啦。

鄢懋卿　啊，鄢、鄢、鄢富，夫人找着了？

鄢　富　找着啦，已經原轎抬回，小人特先跑回送信。

鄢懋卿　好好，中用，快將夫人抬进庙来！

鄢　富　是。呔！將轎子抬进庙来！

〔四轎夫抬轎、秦氏、四人役抬銀上〕

丫环甲　哎呀好了，夫人回来啦！

鄢懋卿　快、快、快、快請夫人出轎！

〔二丫环扶秦氏出轎介〕

鄢懋卿　哎呀，夫人受惊了！

秦　氏　鄢富，你們把銀子抬到一边兒，裝箱捆好。

鄢　富　是。你們將銀子抬到里边兒，裝箱上捆。

四人役　啊！

〔四人役抬銀、四轎夫抬轎下〕

鄢懋卿　啊夫人，哪里来的許多銀子呀？

秦　氏　我說哪，太平世界，哪兒有強盜劫搶？原来是干兒子接我。

鄢懋卿　啊，你哪里有什么干兒子呀？

〔秦氏丢眼色介〕

秦　氏　你又忘啦？到里边兒再說。你們都去照应收拾銀子去吧！

鄢　富　是。

〔鄢富、二院子，下〕

秦　氏　你也吓一跳吧？

鄖懋卿　那还用說。到底是被誰搶去，怎么又有这些銀子回来？

秦　氏　你先坐下，我慢慢說給你听。

鄖懋卿　是是，請講！

秦　氏　我說給你听：这是本地一个豪富秀才，叫做顧慥。太宰汪鋐是他丈人。因为汪鋐把女兒另許人家，顧慥不服气，因此半路劫搶亲事，恰巧我的彩轎路过顧家庄，庄丁只認作娶亲花轎，誤搶去啦。

鄖懋卿　哎呀豈有此理！这不把夫人吓坏了么？

秦　氏　我先前也怕是强盜，人都吓昏啦，到他房中——

鄖懋卿　啊啊夫人，到他家房中便怎么样啊？

秦　氏　我就不依。說是我乃是鄖夫人，你們竟敢搶我，想是要寻死呀。

鄖懋卿　好啊，有胆量！

秦　氏　那顧慥听說搶錯啦，也就吓得打起顫来。

鄖懋卿　他还不跪下磕头！

秦　氏　是啊！磕头賠礼，再三哀求，要我饒他。

鄖懋卿　哎呀呀好畜生，这事豈肯饒他！

秦　氏　他見我不允，情愿拿出一万銀子賠礼。

鄖懋卿　一万銀子就买他一条活命，不能不能！

秦　氏　你听着啊！他見我还不肯依，又添了二万兩。

鄖懋卿　一万二万共是三万。啊啊，只是便宜了这畜生。哎呀只是这件事鬧得人人都知道了，怎么遮掩过去？

秦　氏　我也是这么想，說你必要报官捉拿他。他吓急啦，情愿拜我作干娘，只說要接我到他家去孝敬孝敬，又怕干爹是个清官，不答应，因此半路截抬我去当

面孝敬。

鄢懋卿　主意倒好。难道就白拜干娘么？

秦　氏　是他又送銀一万兩。

鄢懋卿　啊，又是一万。你依了也要我肯依呀！

秦　氏　你不依，把这四万銀子快退了。顧慥還你把他怎么样，难道还杀了他不成？

鄢懋卿　哎呀，不用不用，这也不是什么美事。当眞要鬧得不好听么，四万已經到手，夫人又無一毫吃亏，大家不追就是。

秦　氏　这才是正理。（轉身輕叫）丫头，多的一万銀子，吩咐他們捆好，私下送給舅老爷家里去。

丫环甲　是。

〔鄢富上〕

鄢　富　官偏不作美，事向丑中求。
啓老爷、夫人：鄢貴去报县官，被那海知县鎖啦，亲自押解前来，要見老爷講理。还有顧少爷家人私自前来說道：顧少爷已被海瑞看押，要办他劫搶之案，求老爷、夫人看在干亲份上，急速相救。

秦　氏　干兒子接干娘，要他县官办的什么案？

鄢懋卿　自家干兒子，自然要說情解救。只是海瑞竟敢鎖我家丁解同前来，实在可惡。此事我必参办！

秦　氏　咳，你好胡塗！鄢貴是报搶案去的，必然大鬧。海瑞曉得顧家錯搶方敢鎖他，分明是来找你的过錯。你还出去参他，豈不是屎不臭，自家挑起来臭？

鄢懋卿　是是是。如今要想个办法才好！

秦　氏　如今只有叫鄢富出去劝解，說大人已經知道，鄢貴冒失得罪了海老爷，命責打他二十大板。这样他必

消气放了鄢貴，再免了他一切供应、人夫，請他回衙，赶快了却这場大事。

鄢懋卿　夫人說得有理。鄢富，快出去照夫人之言，安頓海瑞不可鬧事！

鄢　富　是。只望雷霆發怒，誰知虎狠無威。（下）

鄢懋卿　夫人，下官想你眞是个活宝貝。

秦　氏　怎見得哪？

鄢懋卿　又美貌，又聰明，又能干，又貞节，又会賺錢。有了你这样夫人，何愁不升官發財呀！

秦　氏　这也是眞話。哎喲，我疲倦啦，要去睡会兒。

鄢懋卿　哈哈！我也乏了，同你一路睡去吧。

（唱）我爱你貌如花芙蓉粉面，

到后殿設床帳被底尋欢。

秦　氏　（唱）数万金到手来不担惊險，

老爷！

这件事再遭逢例有可援。

鄢懋卿　哈哈哈！

〔鄢懋卿摟秦氏下，四丫环随下〕

第　八　場

〔四衙役鎖海瑞、鄢貴上〕

海　瑞　（唱）为淸官秉忠正誓除宵小，

学董叟作强項不惧权豪。

怒冲冲站立在天官神庙，

鄢　貴　海瑞，这到了有王法的所在，你还敢打我嗎？

海　瑞　呸！

（唱）为什么鄢大人不見下僚？

〔鄢富上〕

鄢　富　（唱）恨海瑞辱鄢貴必把仇报，
　　　　上前去假殷勤好言請饒。
　　　海老爷請啦！

海　瑞　噢，請了！

鄢　富　大人适才吩咐下来：秀才顧慥原是大人拜認的义子，因要接夫人孝敬，恐大人避嫌不肯，因此半路抬了夫人去到他家，現已送回。有劳貴县分心，不予追究啦。

海　瑞　怎么，顧慥是大人的义子，抬搶夫人去到他家孝敬，早已送回，吩咐我不必追究了么？

鄢　富　正是。

海　瑞　哈哈哈！这倒是容易的事。只是这位鄢貴將我鎖住扯来要見大人，不知如何吩咐呢？

鄢　貴　哎呀，是你鎖我，怎么說我鎖你哪？

鄢　富　咳，你不用多嘴。（向海瑞）大人已經知道鄢貴得罪了海老爷，令將他責打二十大板，以示賠罪。求海老爷开恩开了鎖吧！

海　瑞　怎么，大人說將他責打二十大板賠罪，是与不是？

鄢　富　是。

海　瑞　也罢！看在大人份上，只是輕放了他。

鄢　貴　哎呀好寃枉啊！我們大人这是怎么啦，如今倒怕起人来啦？

鄢　富　咳，你跪下賠礼，求海老爷开恩吧！不用多說啦。

鄢　貴　这才倒运哪！夫人遭搶，把个大人王八一样的軟啦。（跪介）海老爷这是我的不是，求您开恩饒了我吧！

海　瑞　哈哈哈！鄢管家，你的好势力呀！

鄢　貴　不敢！

海　瑞　衙役們，將这鉄鏈兩头开了。

四衙役　啊！（开介）

鄢　貴　哎喲脖子都磨掉皮嘍，还說是我鎖他。

海　瑞　大人之言，不可違命。来，將鄢貴責打二十大板！

四衙役　啊，請鄢二爷下去吧！

鄢　貴　哎，好晦气！

〔四衙役押鄢貴下，幕內打介〕

海　瑞　（唱）我虽然七品官朝廷紗帽，

不怕你宰相奴不守律条。

鄢大人吩咐打誰人敢拗？

方知道海剛峰亞賽老包。

〔四衙役上〕

四衙役　打过啦。

海　瑞　鄢管家煩你請大人出来，說我还有要事奉見。

鄢　富　大人已經吩咐过啦，因受惊吓懶得接見，明日一准动身，你只將人夫、供应、过山礼一切送上就是。何必見面！

海　瑞　要供应、过山礼么？

鄢　富　嗯！

〔海瑞想介〕

海　瑞　請問管家尊名，是大人門上的，还是印上的？

鄢　富　不敢！我叫鄢富。从小跟着大人，总管家务。

海　瑞　哎呀，失敬失敬！下官有些小薄仪，本要送上大人，因我負欠債务，恐人看見我有銀錢孝敬大人，他們必要催討。

鄢　富　这有何难？到晚上送来就是啦。

海　瑞　晚上也有不便。离此不远有座財神庙，乃是我的下处，請总管一人同去那里，当面交付可使得么！

鄢　富　那有何不可，咱們这就走。

海　瑞　請！

（唱）我久仰总管你为人周道，

今日里幸相逢义气果高。

同携手財神庙商量計較，

鄢　富　海老爷！

（唱）你原来是好官被人讒挑。

四衙役　来此已是財神庙。

海　瑞　喚道人！

四衙役　啊老道，太爷到啦，快来迎接！

〔道人上〕

道　人　啊，来了来了，小道不知太爷駕到，未曾打扫，有罪有罪！

海　瑞　起来說話。

道　人　是。

海　瑞　曹升！

衙役甲　有。

海　瑞　你快飞跑回衙，將本县全付执事、吹鼓、傘扇、并小竹椅轎一乘，傳喚齐备，即速出城，来此庙門伺候。本县要送鄢大人起身。倘若迟延，定責不饒！

衙役甲　是。

鄢　富　海老爷何必要这样体面热鬧哪？

海　瑞　这是必要的。快去快来！

衙役甲　是。（下）

海　瑞　道人！

道　人　在。

海　瑞　我今有紧要机密大事与鄢总管商議，恐外人听見，你可將前后庙門，重重关鎖。縱有人前来叫門，不許打开，迟延必当严究！

道　人　小道遵命。（下）

鄢　富　哈哈！海老爷，你忒小心啦。还怕这銀子走了風不成？

海　瑞　正是。啊总管，請問大人一路而来，所过州县，过山礼要多少定数？

鄢　富　大州县五千兩，中县三千兩，小县一千五百兩，随封加二。

海　瑞　什么叫“随封加二”？

鄢　富　随封加二，就是我們的門包向例規矩。“加二”就是一千兩銀子加二百兩門包；一百兩就是二十兩門包。故此叫做“加二”。

海　瑞　一路而来你得了多少門包？

鄢　富　也不过十多万銀子。你只管交你的，問別人干什么？

海　瑞　来！

三衙役　有。

海　瑞　將神桌案撤下，摆座！

三衙役　啊！

〔衙役摆公案介，海瑞坐介〕

海　瑞　傳道人！

三衙役　傳道人！

〔道人上〕

道　人　小道在。

海　瑞　你庙內可有紙笔墨硯？

道　人　有。

海　瑞　取来！

道　人　是。（下）

鄢　富　海老爷实在过于仔細啦，难道还要开个礼單嗎？

〔道人上〕

道　人　启老爷：紙笔在此。

海　瑞　放下。你去照应庙門！

道　人　是。（下）

海　瑞　鄢总管，你可將所得州县銀兩，开出清單，我看看，也好照別人行走。

鄢　富　啊，这話說得眞豈有此理！你只送你的銀子，誰还肯写个憑單給你？

海　瑞　你是写与不写？

鄢　富　我不写难道你就不送嗎？

海　瑞　呸！好奴才！

鄢　富　啊，你敢罵人？

海　瑞　（唱）可憐那州县官遭害不小，
　　　　只扰得百姓們个个嚎啕。
　　　　你今日撞見我时衰运倒，
　　衙役們！

三衙役　有。

海　瑞　（唱）捆吊起先送他麻繩一条。

三衙役　啊！（捆鄢富介）

鄢　富　哎呀呀，好大胆的海瑞，竟敢捆我鄢府总管！

海　瑞　你好好將路上所得銀兩，一一的供招写出便罢；若有一字不眞，今日你休想活命！

鄢　富　話任你說，爷們就是不写，看你把爷們怎么样！

海　瑞　哈哈！好个爷們，且叫你尝尝我的厉害。左右，用打鐘槌与我着实的打他双腿！

三衙役　啊！

海　瑞　（唱）你就是鄢懋卿先鋒强盗，

打搶我淳安县無有分毫。

鐘鼓槌比黄金你要多少？

打！

我看你有本領不画供招！

鄢　富　哎呀呀，打不得啦，我情願写招。

海　瑞　哈哈哈……

（唱）原来是假好汉不禁刑拷，

且放下与紙笔叫他画招。

〔衙役遞紙笔介〕

衙　役　快写！

鄢　富　哎呀呀，好打呀！

（唱）数十年安閑慣酒色虛耗，

怎禁得鐘鼓槌兩腿乱敲。

只覚得头昏花心似刀絞，

也罢！

写供招救眼前求脫籠牢。

海瑞，这是你苦打逼我写的。

衙　役　啓老爷：鄢富写啦。

海　瑞　倒也写得明白。衙役們！

三衙役　有。

海　瑞　去到門外問問本县执事可曾来到！

衙　役　是。外面听者：老爷的执事可曾来到？

衙役甲　（內）都齐备啦，現在庙前伺候。可恨老道不开庙

門。

衙　役　候着！啓老爷：全付执事在門外伺候。

海　瑞　鄢富，本县还有一事煩你。

鄢　富　你說！

海　瑞　本县备来全副执事并竹轎一乘，抬你进城賠罪，只要你一路喊叫說：我是总理鹽政鄢懋卿大人总管家丁，只因訛詐州县銀兩，共有十余万兩之多，今被淳安县海太爷拿着，求看热鬧的乡紳們前来說情开放，保全鄢大人臉面，必然重謝。只要你如此喊叫，本县就不办你。

鄢　富　只要你不要腦袋，爷們又何妨拼你一拼。

海　瑞　哈哈哈……我这首級是早已卖与皇家的了。来！

三衙役　有。

海　瑞　吩咐开了庙門，傳各执事人役、竹轎进来！

三衙役　是。老爷吩咐开了庙門，傳执事、竹轎进来！

〔四旗夫、一伞夫、四牌夫、二瓜槌手、二鑼夫、四鼓手、二棍手、二轎夫抬竹轎上，衙役甲上〕

衙役甲　啓老爷：均已到齐。

海　瑞　將鄢富抬上轎椅，用麻繩捆住。

四衙役　啊！（扶鄢富捆介）

鄢　富　豈有此理！海瑞，你作的好事。好，只恐有人要你的命！

海　瑞　吹打回县！叫他一路喊叫。

四衙役　啊！（众吹打介）鄢二爷快喊叫！

鄢　富　海瑞称王，强打鄢府总管，要造反嘍！

海　瑞　拿鐘鼓槌与我打腿！

四衙役　啊！（打介）

鄢　富　不用打，我喊就是啦。

四衙役　快喊！

鄢　富　我乃总理鹽政鄢懋卿大人得力总管家丁鄢富，只因訛詐州县供应礼物、銀錢共有十余万两之多，今被淳安县海太爷拿着，求哪位乡紳前来說說情，保全我家大人臉面，必然重謝。

海　瑞　哈哈哈！吹打进城，回衙再审。

四衙役　啊！

〔吹打，轉場介〕

海　瑞　哈哈哈……

〔同下〕

第　三　本

第　一　場

〔王汝賢上，起霸〕

王汝賢　（詩）仗劍滄溟斬六鰲，

　　皇家不用起波濤；

　　气噴虹霓三万丈，

　　临風一哨海天摇！

俺、王汝賢。福建人也。手可捉蛟，力能举鼎。只因严嵩当道，世路不平，俺駕了海船，投在浙江金鰲大王徐海麾下，作了大將。今日大王亲临海岸，招兵点將，夺取三江地面。因此披挂伺候。鼓声咚咚，大王升帳来也！

〔大吹打。八海卒、四海將引徐海上〕

徐　海　（点絳唇）霧鎖晴嵐，气吞岳汉。劍光寒，鼓舞龙潭；乘長風，直取江南！

（詩）江海蒼茫水逆流，

　　錢鏐原非是吾儔；

　　英雄漫跨八千里，

　　欲定东南四百州。

孤、金鰲大王徐海是也。乃浙宁人氏。因与贓吏不合，糾众海上。孤想金鰲一島，焉能抵得岸上官兵？欲圖大事，終难坐守。是以傳齐海船，赴岸招

兵聚將，进取江浙諸郡县。王汝賢！

王汝賢　在。

徐　海　营門伺候。倘有投軍之人，引来見我！

王汝賢　得令！

〔叶宗滿上〕

叶宗滿　（唱）蓮芳鞭打实可恨，

欲圖报仇奔海濱。

俺、叶宗滿。因貧受雇于馮三元，为他保护家室。豈知蓮芳这个丫头，將我当作奴隶一样鞭打。是我欲杀她泄忿，偏偏被她走脫。聞得金鰲大王海上招兵，俺特地前来投軍。看营門之外，坐有一將，待俺問来。呔！这是何人的营帳？

王汝賢　金鰲大王的大营，尔乃何人？

叶宗滿　听者！俺姓叶名宗滿，淳安县人氏。聞听大王招兵聚將，特来投营效用。

王汝賢　候着！

叶宗滿　啊。

王汝賢　啓大王：营外有一大汉投軍。

徐　海　傳他进見！

王汝賢　是。呔！大王傳見，須要小心！

叶宗滿　知道了！

（唱）营門守將威風凛，

虽是英雄也战惊。

大胆撩衣虎穴进，

王汝賢　投軍人到！

叶宗滿　（唱）气度昂然跪埃塵。

徐　海　呀！

(唱)此人面恶心必狠，

　　莫非奸細来探营？

嘟！看你这人好似江南奸細，敢来假意投軍，探我虛实么？

叶宗满　哎呀大王啊！

(唱)宗滿是名叶是姓，

　　自幼住居淳安城。

　　因与馮家結仇恨，

　　来投大王是眞情。

徐　海　旣然是眞，孤家这里正在用人之际，前来投效你有何本領？

叶宗满　小人力举千斤，刀槍略知一二。

徐　海　如此，封你为水軍头領，下面披挂！

叶宗满　謝大王！

徐　海　帶他下去！

王汝賢　是。

叶宗满　(唱)宗滿今日轉时运，

　　大王初見便施恩。(下)

王汝賢　呔！下面听者：大王有令，与他披挂！

众　(內)啊！

〔李兴上〕

李　兴　(唱)只因一时嘴不稳，

　　滿盤棋輸全不贏。

我、李兴。卖柴为生。在天官庙前遇見一群客官，叫我引路到顧家庄去，原来是贓官鄢懋卿的女人被顧慥錯搶啦。顧家的庄丁見是我引鄢府家人找去的，他們不依，將我房屋拆毁，还要捆打；我又怕鄢懋卿

拿我追問罵他之事，只得弃家逃走。聞得海岸金鰲大王招兵，特地前来投个衣食，这兒坐着一个大汉，待我問問。喂，大哥！这兒可是招軍的？

王汝賢　看你这人好像無有吃飯的样子，如何也来投軍？候着！

李　兴　啊！

王汝賢　啓大王：投軍人求見。

徐　海　帶了进来！

王汝賢　是。

李　兴　哎呀是呀，我当眞是沒吃飯来的，先去吃点兒东西再来吧。（下）

王汝賢　啊，投軍的！怎么走了？

八海卒　傳！

王汝賢　啓大王：投軍人走了！

徐　海　豈有此理！下次如此，定責不饒！小心伺候！

王汝賢　啊。

〔李兴上〕

李　兴　果然是人要食，馬要鞍。吃了三碗糟豆腐，五碗冬筍湯，立时覺得精神百倍。

王汝賢　啊，你往哪里去了？

李　兴　你說我沒吃飯，精神不好，我吃飯去啦。

王汝賢　好生候着！

李　兴　啊！

王汝賢　啓大王：投軍人又到了。

徐　海　好，快傳他进来！

王汝賢　是。投軍人随俺进見。啓大王：投軍人到。

徐　海　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氏，因何投軍？

李　兴　大王容禀！

（唱）姓李名兴好百姓，

向来卖柴做营生。

只因多嘴把路引，

得罪赃官鄢懋卿。

徐　海　是卖柴之人，避难而来。既然投軍，有何本領？

李　兴　全憑心粗胆壯，兩膀力似金剛；若論交鋒打仗，一足踢倒太行！

徐　海　既然膂力过人，暫封你陆軍头目。下去披挂去吧！

李　兴　遵命！

（唱）此番投軍已有准，

强如打柴苦营生。（下）

〔叶宗滿披掛甲胄上〕

叶宗滿　（唱）人生事業有分定，

披挂显然一將軍。

叶宗滿叩見大王！

徐　海　哈哈哈……

（唱）孤家有福得佐命，

犹如开国常遇春。

披挂起来，竟是一个上將品貌。你既是淳安县人氏，想定熟悉地理。孤家命你为前站先鋒，挂印領队。

叶宗滿　謝大王！

王汝賢　且慢！啓大王：叶宗滿初来，未知武艺如何，焉能挂得先鋒大印？

叶宗滿　大王恩旨已出，你何敢多嘴！敢是不服？

王汝賢　哇！初来的無名小子，敢占先鋒，某家正是不服！

徐　海　王汝賢也說得有理。孤家命你二人比試武艺，胜者

为先鋒。

王汝賢
叶宗滿　得令！

王汝賢　呔！叶宗滿，昔日臨潼会上，伍員举鼎称为盟輔上將。你看那旁有蛮石二塊，約重千斤，你我各抱一塊上帳，能者便挂先鋒！

叶宗滿　这有何难？你且抱来！

王汝賢　走！

（唱）某家膂力比孟賁，

叶宗滿　（唱）哪怕蛮石重千斤！

王汝賢　（唱）你我口說無憑定，

叶宗滿　（唱）下帳举来方算能。

叶宗滿
王汝賢　請！（分下）

徐　海　呀！

（唱）古来斗勇孤不信，
今日亲見有其人。

〔王汝賢、叶宗滿各抱一塊大石上，兩人对舞、碰介，放石介〕

叶宗滿　呔！俺今抱起此石，你心可服？

王汝賢　石有輕重不同，你敢与俺掉換？

叶宗滿　有何不敢？請！

王汝賢　請！

〔王汝賢、叶宗滿換抱石介，碰介，对跌介〕

王汝賢
叶宗滿　呔！

〔王汝賢、叶宗滿同揪着，拳打、足踢、抱滚介。李兴歪甲暗上，看介。王、叶抱打碰李，乱嚷介〕

李　兴　哎喲哎喲！你們为什么事这么毆打呀？

王汝賢
叶宗満　我們抱石賭力，爭夺先鋒大印，何用你多言！

李　兴　住了吧！既是为这兩塊石头爭打，这倒不难，讓我替你們扔开啵。

王汝賢
叶宗満　此乃千斤大石，休得狂傲，站开了！

李　兴　啊！你們不信，我給你們扔开，省得你們爭吵！

（唱）可見你們不安份，

兩塊石头也相爭。

解和双方不用勁，

〔李兴拿双石介，众惊介。李兴丢左手石入下場門介〕

李　兴　站开些啊！

（唱）丢开頑石免操心。

〔李兴丢右手石入上場門介〕

王汝賢
叶宗満　哎呀，看他不出却有如此力量！

徐　海　哈哈哈！

（唱）王叶二將休爭竞，

先鋒大印要讓李兴。

王汝賢、叶宗満！

王汝賢
叶宗満　有！

徐　海　你二人力量全不如李兴，先鋒大印讓与他掛，不許爭执！

王汝賢
叶宗満　遵命！

徐　海　李兴，孤今封你为开路先鋒，統領兵队！

李　兴　多謝大王！

徐　海　你二人既是淳安县人氏，可知道淳安县地方，誰是

富戶，誰有才能？

李　兴　富戶要数顧家庄顧慥第一；其余太宰汪鋐也有几百万家私。

徐　海　誰有才能呢？

叶宗滿　馮家庄有个女子馮蓮芳，綽号“女閻王”，倒有十全本領，家私也有几万金，正是小將的仇人。

徐　海　孤家既要收取人才，又要擄搶金帛，你二人既然知道有此二处，正好起兵前往。

王汝賢　且慢！淳安县离此数百余里，隔有宁波大鎮。兵馬明去，只恐难过。

徐　海　这也說得是。孤家同李兴等扮做买卖經商之人，前往淳安劫搶。你可帶領大兵，屯扎海岸，以备接应。

王汝賢　遵命！

徐　海　李兴、叶宗滿帶領众將，随孤裝扮起来！

李　兴
叶宗滿　得令！

徐　海　（唱）改头換面裝百姓，
　　卸甲脫袍隐眞形。
　　挑柴販布与卖餅，
　　孤家扮成差役人。
　　大家改扮应齐整，
　　去到淳安劫搶金銀。

王汝賢　（唱）屯扎海岸备接应，

四海將　（唱）此去必須照計行。

〔四海卒、李兴、叶宗滿、徐海下〕

王汝賢　众兵將！

四海將　有！

王汝賢　（唱）大王此去必得胜，

　　把守营寨要小心。

四海將　啊！

〔同下〕

第　二　場

〔汪彩霞上〕

汪彩霞　（唱）奴生長太宰家富貴安享，

　　年二八未招贅愁寂閨房。

　　犹幸得知趣母作伐得当，

　　逼父亲辞顧家允了馮郎。

奴家、汪彩霞。自幼喜爱表兄馮三元，才貌双全，頗有西廂之約。不意父亲將我許配顧慥。幸得母亲一力挽回，仍許馮家，言定初七日前来迎娶。今已过期，却不見来，叫我好生憂悶也！

（唱）怀吉士誤佳期出于意想，

　　不由我斂春心珠泪几行。

〔汪夫人上〕

汪夫人　（唱）馮三元他因何失我指望，

　　閨閣內难怪这女兒恓惶。

啊兒呀，为何在此啼哭？

汪彩霞　咳！女兒薄命紅顏，空負母亲恩养了。

汪夫人　哎呀女兒呀！馮三元并非薄幸之人，想必出了事故，才誤了迎娶之期。我已着人前去探問，回来便知。我兒休得哭坏身体，此事包在为娘身上，必然成就这段姻緣。

汪彩霞　是。

〔院子上〕

院　子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無二三。

夫人在此！

汪夫人　啊蒼头回来了。命你探听馮姑爷因何迟誤佳期怎么样了？

院　子　哎呀夫人哪，老奴前去打听，原来馮姑爷与蓮芳姑娘被赵二衙傳喚，赴县去了，所以誤了佳期。

汪夫人　啊，为了何事被县官傳喚？

院　子　老奴也曾打听明白：是馮姑娘在門前禁止行人，打了新任知县，所以差拿；路上又遇着顧慥喊冤，告我家老爷騙婚，馮姑爷搶占，因此县官大怒，一并交赵二尹押解进城去了。

〔汪彩霞哭介〕

汪夫人　哎呀呀这便怎么处？

院　子　夫人，老奴想起当初老爷原收过顧慥千金聘禮，如今馮、顧兩家都告在县里，倘县官將小姐断与顧家，那便如何是好？

汪彩霞　喂呀，我好命苦啊！（哭介）

汪夫人　啊蒼头，你可知那县官的姓名？为人如何？你快多多拿些金銀前去打点，必須要將小姐断与馮家才是。

院　子　哎呀夫人哪，这断断使不得。老奴聞听这新任县官名叫海瑞，当初在京作主事官时就难說話。曾經大閙严太师府。今日放出做知县就更难纏了。豈是銀錢买得动的！

汪夫人　哎呀呀，这便怎好？

院　子　老奴倒有个主意，只怕小姐不肯。

汪夫人　你且說来我听！

院　子　那海瑞既是清官，必然体恤民情。夫人瞞了老爷，帶着小姐坐乘小轎，抬赴县城，候海瑞坐堂审断此案时，老奴引着夫人、小姐，面求成全馮家婚姻，那海瑞必然允准。老爷知道也就强挽不回了。此計不知小姐肯行否？

汪夫人　此計甚好。不知我兒意下如何？

〔汪彩霞点头介〕

汪夫人　啊，兒可願去呀？

汪彩霞　女兒願去。

汪夫人　哈哈哈！哎呀呀，这可是你自己情願的呀！蒼头，你快吩咐門上，速备小轎二乘，只說我同小姐观音庵行香。

院　子　是。門上听者：夫人要小轎二乘，同小姐往观音庵行香！

众　　　（內）有現成車轎在此，請夫人、小姐上轎。

院　子　候着！啓夫人、小姐：車轎現成，請即啓行。

汪夫人　兒呀，就是这随身衣服，只要青綢一塊搭头便了。

汪彩霞　是。

（唱）为終身見官吏并非輕蕩，

　　况有我老母亲相随何妨。

汪夫人　蒼头！

（唱）你須要紧跟随切莫他往，

院　子　是！

汪夫人　（唱）去見那海知县求判鸞凰。

〔同下〕

第 三 場

〔汪鋐上〕

汪　鋐　哈哈哈！

（唱）到底我老眼力在人之上，

馮三元果然是薄倖兒郎。

可笑我那夫人眞不懂事，把个女兒定要許配內侄馮三元为婚，約定初七日迎娶。我家悬灯結彩备办整齐，豈知竟成画餅。哈哈哈！到底不及我許的顧慥，遣媒人前来屡次吵鬧，不肯收回聘礼，如今，正好將女兒嫁与顧慥。丫环，夫人呢？

丫　环　（內）同小姐观音庵燒香去啦。

汪　鋐　啊！同小姐燒香去了？哈哈哈！观音菩薩也管不得这些，可見妇人家愚見！

〔小院子上〕

小院子　权卸仍存官气象，客来不愧旧乡紳。

啓老爷：本县二衙赵汴湖求見，說有要事面商。

汪　鋐　如此，說我出迎！

小院子　是。有請！

〔四衙役引赵汴湖上〕

赵汴湖　莫笑林居辞祿客，依然古道讀書家。

太宰老大人！

汪　鋐　啊父台，治生迎接来迟，望乞恕罪！

赵汴湖　豈敢！

汪　鋐　請坐！

赵汴湖　有几句話直談了吧？

汪　鋐　有何見諭？請講！

赵汴湖　学生奉本县新任海堂翁之命，来請老大人赴县議事，唯乞速行。

汪　鋐　啊，海剛峰到任了么？

赵汴湖　正是。

汪　鋐　啊，不知請我何事？

赵汴湖　聞得是为馮、顧兩家婚姻之事。

汪　鋐　啊，誰家告了啊？

赵汴湖　这却不知底細。

汪　鋐　既为此事，煩台駕先回，禀复县公，我随后差家丁听审便了。

赵汴湖　呃，呃，呃，老大人，这个海堂翁，是極难說話的，要命家奴代替受审，必不好看。大人亲自一見，或馮或顧，一言而定，免致拖累他人豈不是好？

汪　鋐　这海瑞难纏，我是久仰的，單單做了本县的父母官，这也說不得了，只好去走一遭。家院，帶馬！

小院子　是。

汪　鋐　赵老爷請！

赵汴湖　請！

汪　鋐　（唱）嫁女兒嫁出了平地波浪，

知县官他要我太宰到堂。

無奈何也只得勉强一往，

赵先生！

赵汴湖　大人！

汪　鋐　（唱）見海瑞好比見森罗閻王。

〔同下〕

第 四 場

〔四海卒扮挑水者、卖餅者、卖布者、乞丐上，李兴扮卖柴者、叶宗滿扮撿粪者，徐海扮差役上〕

徐　海　（唱）离海島巧裝扮假充百姓，

　　　　上岸来四百里一路經营。

　　　　好一个淳安县富丽風景，

　　啊！

　　　　为什么乱哄哄路上紛紜？

　　俺、徐——（四望介）俺、金鰲大王徐海。帶了众將，改扮商旅，私来淳安县探路，劫搶馮、顧二家。进得城来，只見百姓紛紛鬧嚷，不知何事？你等須要小心防范！

众　　啊！

徐　海　那廂来了一群男女，你我上前問个明白。

〔老、駝、瞎、跛四百姓，老、少、美、丑四妇女上〕

老百姓　走啊！

　　（唱）丰年盛世从来有，

　　　　官清民順乐無憂。

　　好啊，不要挤，大家来看。

徐　海　請問列位，你們是要看什么，这样热鬧？

老百姓　你老不知，新任县太爷官印海瑞，是个正直無私的好官。昨日去迎接什么大人，鎖拿一个奸臣家丁，用执事迎回县来，所以我們都上街头观看。

徐　海　原来如此。

老百姓　哎，不用挤，太爷来了。

〔二鑼夫、四鼓手、四旗夫、四牌夫、二棍手、二瓜槌手、二轎夫抬鄢

富上，四青袍、海瑞上，一伞夫随上〕

鄢　富　(唱)淳安县欺上司捕風捉影，

　　　　　　莫須有三字獄開罪拿人。

　　　　　　平白地苦打我鎖上加捆，

　　　　咳！

　　　　　　活像个迎城隍求雨祈神。

　　　　〔大吹打〕

海　瑞　哈哈哈……

　　　　(唱)这是尔自作孽自己受領，

　　　　　　爱热鬧又何妨吹鼓相迎。

　　　　　　偏有我海剛峰凑你高兴，

　　　　　　不枉你跟一場鹽政大人。

四衙役　到了十字街啦，快喊哪！

鄢　富　咳，算了吧！

四衙役　不喊就打！

鄢　富　我喊我喊。咳！

　　　　(唱)似这等絕戶計又陰又狠，

　　　　　　十字街众百姓圍观成群。

　　　　　　若不喊打在身疼痛难忍，

　　　　罢！

　　　　　　臉已丢且救这暂时殘生。

　　　　众百姓听者：我乃总理鹽政鄢懋卿大人得力家丁，名叫鄢富。只因訛詐各州县供应銀兩，今被淳安县海太爷拿住。求哪位看热鬧的乡紳，看在我家大人份上，說說人情，救全小人，感恩不淺。

　　　　〔吹打。众百姓等喝彩介〕

老百姓　列位，我道是哪个奸臣家奴，原来是鄢懋卿的，好

忘八羔子！一路而来，訛詐官長，扰害百姓。天網恢恢，今日被我們海太爷拿住。我們大家打死这个狗才，出出怨气！

四妇女　我們拿簪子扎这个杂种！（錐、打富鄢介）

海　瑞　众百姓不可罗唣！

老百姓　你們不要动手，听太爷說話！

众百姓　啊！听太爷吩咐！

海　瑞　此人虽然不好，本县自有王法懲办。你們不可多事，听我吩咐！

众百姓　是。

海　瑞　（唱）鄢家奴与本县并無仇恨，

皆因他来淳安詐官扰民。

审訊后我还要揭参奏請，

尔等要遵王法各守身名。

老百姓　青天老爷說得是。我們百姓有福，逢此好官。大家讓讓道路，太爷执事好走。

海　瑞　众衙役，吹打抬走！

〔大吹打〕

四百姓　我們大家都跟到县衙門里看审問去呀。

〔海瑞原人抬鄢富下，众百姓拥挤推搶下〕

海　瑞　哈哈哈……

（唱）非是我沽名誉恃才任性，

作此官行此令食祿报恩。

縱然他权势大手强肩硬，

我拼着不要这七品前程。

〔伞夫遮海瑞下〕

徐　海　哎呀！

（唱）海知县到任来如此行徑，

　　令观者骨悚然丧胆消魂。

哎呀，我看这海瑞如此行为，不但正直可畏，而且豪气逼人。俺此番来得差矣！（兩旁偸望介，低声）众將官，我們悄悄回去吧。

叶宗滿　啊大王，为何又要轉去？

徐　海　咳！我观海知县如此忠正，不避权恶，爱戴黎民，你我搶他百姓，于心何忍！

叶宗滿　大王差矣！我們此来所搶者，是馮、顧兩家富戶，并不打搶窮民，又不劫夺官庫，与海瑞無干，这有何不可？

徐　海　如此，你我先搶誰家？

叶宗滿　先搶顧家，后搶馮家。繞东而回，便是順路归海。

徐　海　小心帶路！

众　　　啊！

徐　海　咳！孤家若能得海瑞这样人来扶助，何愁大事不成也！

（唱）非是我海大王不行仁政，

　　搶富戶为的是足食足兵。

　　众將官悄悄行休被盤問，

　　轉瞬間出离了淳安西門。

且喜出城，甚覺放心。你看那旁来了兩乘小轎，十分体面，摸魚兒！

众　　　有！

徐　海　前去問来！

众　　　啊！

〔汪夫人、汪彩霞、二轎夫上，院子隨上〕

汪彩霞　（唱）可嘆我紅顏女魔障未尽，
瞞父亲假燒香直到公庭。
羞怯怯对县官难于答問，
無奈何为的是自己終身。

〔海卒碰轎、跌抓介〕

海　卒　哎喲，碰坏了，救命啊！

徐　海　哇！你們什么人家的轎子，这等慌忙，碰死乞丐，难道不償命么？

院　子　哇！你們休得無理。此乃是汪太宰家夫人、小姐进城，誤碰一个乞丐，你們何必大惊小怪？

海　卒　哎喲喲喲，救命啊！碰死我嘍！

徐　海　哎呀且住！聞得这个汪鋐，貪官致富，家私数百万，今日妻女遇俺，也是惡貫滿盈。叶宗滿，你看四野無人，快將这女子搶了，抬回海岸大营。孤家随后回来，自有定夺。

叶宗滿　得令！呔！招打！

汪夫人
汪彩霞　哎呀不好，有强盜了！

〔众推汪夫人倒介〕

叶宗滿　快抬了走，

〔二轎夫抬起汪彩霞，叶宗滿押下〕

徐　海　呔！汪夫人听者：俺乃宁波海上金鰲大王。今暫請令嬡以为質当，决無損害。煩夫人回去与太宰商議，速备黃金千兩，白銀五万，着人前来海岸，贖回小姐，决不食言。俺去也！
（唱）俺不是貪美色劫杀人命，
为的是缺兵餉要借金銀。
老夫人快回去商量要紧，

賢小姐在海岸尽可放心。

〔徐海原人下〕

院　子　哎呀！

(唱)这才是天降禍霹靂猛醒，

小姐！哎呀，夫人哪！

快掙扎想主意莫空伤心。

汪夫人　兒呀！

(唱)我只望見县官婚姻事定，

彩霞！女兒！哎，罢了啊！

又誰知反送了閨閣女身。

哎呀汪太呀！

院　子　夫人！

汪夫人　小姐当眞被他們搶去了？

院　子　已走得無影無踪了。

汪夫人　(洒介)我兒！彩霞！哎，兒呀！

院　子　夫人！那海寇言道：幷不輕辱小姐，只要黃金、白銀着人前去贖取，夫人快快回府，打点金銀，老奴拼着性命，前去贖取小姐便了。

汪夫人　金銀贖取容易，只是我如何回見老爷？我和你不免赶进城去，报与县太爷捉拿，若赶追不着，再回去备办金銀不迟。

院　子　夫人此言亦是。待老奴扶了进城，便有轎坐了。

汪夫人　咳，女兒呀！

(唱)老天杀作贓官女兒报应，

遭海寇劫搶去愧对人云。

悲切切报县官忙將城进，

女兒呀！

但願她保貞体且莫輕生。

〔汪夫人洒介，院子劝介，同下〕

第 五 場

鄢　貴　（內）走啊！（急走上）

（唱）恨海瑞捉弄我一言难尽，

又是羞又是惱又是不平。

哎呀呀，了不得啦。海瑞又將我們伙計鄢富誆到庙里，拷打写招，用吹鼓迎回县去，这臉都丢尽啦。不得不禀告老爷知道。有請老爷！

鄢懋卿　（內）嗯哼！

〔鄢懋卿、秦氏、四丫环上〕

鄢懋卿　遙听吹鼓响动地，

秦　氏　何处叱咤笑連天。

鄢　貴　哎呀老爷、夫人，不、不、不、不好了啊！

鄢懋卿
秦　氏　啊鄢貴，又有何事，这样惊慌？

鄢　貴　哎呀老爷，那知县海瑞將鄢富誆到庙里，百般的拷打，逼写贓銀供招。

鄢懋卿　啊！

鄢　貴　捆在一乘竹椅上，吹吹打打迎回县去，一路还要他高声喊叫。

鄢懋卿　哎呀呀！喊叫什么？

鄢　貴　道是鹽政大人的家丁，訛詐州县黎民，招的滿城百姓圍观，拥街塞巷。老爷的丑都丢尽啦！

鄢懋卿
秦　氏　哎呀，这还了得！

鄢懋卿　海瑞簡直是要反了！吩咐順轎，待我上省府去面見

巡撫，参办此贼！

秦　氏　咳，你住了吧！他既然拷逼鄢富，写了供招，吹打过街，人人知道。你上省里去参他，他就不揭参你了嗎？

鄢懋卿　哎呀是呀！

（唱）盛怒間未思想猛被提醒，

听此言不由我胆战心惊。

哎呀夫人，这件事你要拿个主意才好啊！

秦　氏　鄢懋卿啊，你白把个官做啦！此时还有什么主意，你只有趁早赶至县中，与海瑞当面說和，把鄢富的亲笔供招哄出撕了，就不怕他啦。那时便只有随你摆布他啦。

鄢懋卿　哎呀，夫人說得是。鄢貴，吩咐快快备馬，同我往淳安县去者。

鄢　貴　是。

鄢懋卿　夫人你好生在此，不要又被人搶去了。

秦　氏　搶去，只要有銀子回来，怕什么？

鄢懋卿　咳，到底不是好事啊！

鄢　貴　馬已备好。

鄢懋卿　咳！

（唱）淳安县弄得我又羞又恨，

剛才得夫人回又捆家丁。

逢海瑞我算是走了敗运，

他这般糟踏我却为何情？

〔鄢懋卿、鄢貴下〕

秦　氏　（唱）捆奴才到县堂事不要紧，

怕的是顧家中說出眞情。

叫丫环去吩咐外厢探信，

四丫环　是。（下）

秦　氏　咳！（嘆气介）

（唱）五万銀卖了我一世身名。（下）

第　六　場

〔四兵丁引宗祁上〕

宗　祁　（唱）剛报道鄢府的夫人被搶，

忽又聞捆家丁事出荒唐。

某、鎮守本地游击將軍宗祁是也。方才兵丁报說：县令海瑞將鹽政鄢懋卿家丁捆打，迎回县去，这还了得！那鄢懋卿乃是严嵩羽党，当道之人，海剛峰惹禍不小。我虽武官，也有地方之責。只得飞馬前往县中解救。左右，打道淳安去者！

四兵丁　哦！

宗　祁　（唱）海县公因何故如此猛浪？

同寅官我只得解禍成祥。

〔鄢貴、鄢懋卿上〕

鄢懋卿　（唱）沿途中听笑声自覚不祥，

心急切哪顧得馬蹄倉忙。

四兵丁　鄢大人来了。

宗　祁　小心伺候。本地游击將官宗祁參見大人！

鄢懋卿　你是宗游击？

宗　祁　是。

鄢懋卿　呸！好地方官啊，你們竟成反叛了！怎么敢將我家丁捆打游街，是何道理？

宗　祁　此乃知县海瑞無知，末將适才得信，正要往县中解

救，不想大人也来了。

鄢懋卿　既然如此，快快同我前去！

宗　礼　是。

鄢懋卿　（唱）此一时未見确且緩較量，

到县中事明白再說短長。

〔鄢懋卿、鄢貴下〕

宗　礼　（唱）他兩家鬧是非我难观望，

眞个是城門火池魚遭殃。

〔同下〕

第七場

〔二鑼夫、四鼓手、四旗夫、四牌夫、二棍手、二瓜槌手、二轎夫抬鄢富上，四衙役、海瑞上，一傘夫隨上。四百姓、四妇女拥上，吵介〕

众百姓　我們都在二門外观看哪！

〔四百姓、四妇女拥下〕

海　瑞　（唱）看新聞百姓們塞滿街巷，

可笑他鄢家奴今日風光。

这出戏只作得神清气爽，

入公座書吏們击鼓升堂。

〔書吏上〕

書　吏　老爷回衙，击鼓升堂！

四衙役　啊！

〔大吹打。起鼓，海瑞升堂、入坐介〕

海　瑞　吩咐众百姓，不許吵嚷，將鄢富帶上堂来！

書　吏　是！太爷吩咐，众百姓瞧看，不許喧嚷！

众百姓　（內）啊！

書　吏　將鄢富帶上堂来！

四衙役　啊！（帶鄢富上堂介）

鄢　富　海瑞！你糟踏苦了我啦，只恐你性命难保！

海　瑞　嘟！此乃法堂，你敢不跪？左右，打腿！

四衙役　是！（打鄢富跪介）

鄢　富　哎喲喲，眞是到了外国啦。

海　瑞　鄢富！你訛詐州县，騷扰黎民，供招情眞罪实，法所难容。禁子！

〔禁子上〕

禁　子　有。

海　瑞　將他上了刑具，帶去收监。

禁　子　啊！

鄢　富　哎喲喲，好海瑞呀！

禁　子　走吧！

〔禁子拉鄢富下。众执事等随下〕

〔汪鋐、赵汴湖上〕

赵汴湖　（唱）奉堂翁鈞諭傳太宰請到，

汪　鋐　（唱）入县衙只覚得胆落魂消。

赵汴湖　大人請少待，等学生回禀，堂翁奉迎。

汪　鋐　請！

赵汴湖　启堂翁：乡宦汪鋐喚到。

海　瑞　請进！

赵汴湖　是。有請汪大人！

汪　鋐　有劳了！啊老父台，治生汪鋐拜見。

〔海瑞站起、还揖介〕

海　瑞　老先生請了！

汪　鋐　久仰清輝，今幸得瞻偉范，实慰平生之望。

海　瑞　今日是生員顧慥，控告老先生騙財賴婚，特此相請

对案，幷非接請乡宦，何劳頌言？

汪　鋐　是！是！領教！

海　瑞　寅兄請坐！

赵汴湖　卑职伺候！（在台口椅坐介）

海　瑞　老先生，顧慥旣告賴婚，有何辯詞？

汪　鋐　治生無子，一女尙在待字，前月二十八日拙荊生期，适有顧慥携了彩帛，央同生員魏应科前来求聘，治生見其殷勤，当时允許。不料入內相商，拙室已在席上面許了內侄馮三元。因此只得煩媒人魏应科退还彩帛，亦是情理。不知顧慥如何竟起訟端，求老父台明鑒！

海　瑞　这就难怪，請到班房待茶。

汪　鋐　遵命。（下）

海　瑞　赵寅兄！

赵汴湖　卑职在。

海　瑞　顧慥、馮三元可在？

赵汴湖　現在堂下伺候。

海　瑞　帶上堂来！

赵汴湖　將顧慥、馮三元等帶上堂来！

四衙役　啊！

〔顧慥扶魏应科抱头、拄棍上，哼介。馮三元、馮蓮芳、王三上。赵汴湖在外台口独椅坐介〕

魏应科　生員魏应科叩見父台太爷！

顧　慥　生員顧慥叩見父台太爷！

馮三元　生員馮三元叩見父台太爷！

馮蓮芳　回太爷的話，我家張灯結彩，我兄弟娶我表妹汪彩霞为妻，是初七的日子，您把我們关在城隍庙里，

耽誤了好几天，誤了吉期，这也是做民之父母的心腸嗎？

海　瑞　为女子者当以貞靜为貴，行不动裙，笑不露齿，虽要持家助內，亦必四德三从。

馮蓮芳　这不是廢話嗎？我父母已死，叫我从誰？

海　瑞　在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夫死从子。你今尚未出嫁，自应从你兄弟之命。

馮蓮芳　难道我不是从兄弟，还从别人嗎？

海　瑞　閨閣女子，不可干預外事。豈有門前大路，不許行人来往之理？为此一事，今日公堂之中，众目昭彰，豈不有伤令先尊之体面？

馮蓮芳　哎喲，这是太爷命赵二衙叫我来的。怎么倒說我在公堂丢丑哪？

海　瑞　你若恪守閨教，誰敢傳你前来？誰無兄妹，誰無兒女？我乃一县之主，为民父母之官。尔虽紳士之女，是我子民，即我之女。女有錯不得不喚来訓誡，諒也無人笑話。你且席地坐下，听我教訓！

馮蓮芳　是。（坐地、拭淚介）

海　瑞　（唱）女兒家守閨教拙即是巧，
縱然有运筹才能也不高。
古今的奇女子傳名不少，
有几个罵街巷掀裙扎腰。
可嘆你令椿萱去世又早，
把一个千金女任性酕醄。
既难学花木蘭智勇节孝，
从今后綠窗下鳳綉鸞描。

馮蓮芳　（哭介）父母太爷說的是好話，我心里醒悟过来啦。以

后自当改过。摘了禁牌，修补道路，讓人行走，謹守閨閣，再也不敢橫行乡里啦。

海　瑞　这才是正理。下面歇息候断！

馮蓮芳　是。

（唱）听此言不由我一时明曉，

这眞是菩薩心点化惡消。

謝父台施仁慈妙語开导，

誠所謂甘棠树恩高义高。

顧　慥　哎呀，女閻王也不閻王了。

馮蓮芳　女閻王勾死你家什么人啦？

海　瑞　呃，下去吧！

馮蓮芳　忘八羔子，又多嘴說話啦！（下）

海　瑞　王三！

王　三　小的在。

海　瑞　你乃赶驢窮民，为此一事耽留数日，書吏取庫錢一千文賞他。牽驢去吧！

書　吏　是。錢在此，拿去，謝过太爷！

王　三　叩謝太爷！正是：运蹇逢惡女，时来遇好官。（下）

海　瑞　魏应科！

魏应科　在。

海　瑞　本县已知此案詳細，只是你的伤痕从何而来？还不从实的講！

魏应科　啓老父台：这伤实是汪鋐打的。

海　瑞　哈哈哈！你統領庄丁代顧慥搶亲，誤搶鄢府夫人，所以被打，怎么賴得汪鋐？好个刁惡生員！

魏应科　青天神鑒，搶亲时生員实在未去，这伤是在顧家被鄢府家丁找来打的，这是眞情。

海　瑞　作媒原無不是，賴伤却有不应。跪了上来！

魏应科　是。

海　瑞　伸手出来，打你三板，以为戒斥。

魏应科　父台开恩！

〔海瑞打魏应科手心三下介〕

海　瑞　罰顧慥白銀五十兩，与你养伤。去吧！

魏应科　謝父台！哎呀呀，神明啊神明！（下）

海　瑞　顧慥，自古"書中自有顏如玉"，男兒只要立志，何患無妻？汪鉉之女既然辞退，你又何必强求？

顧　慥　生員数千金聘禮，其名彰彰。今被馮三元夺去，豈不被人笑話？求老父台詳情！

海　瑞　求婚在次。你恃富逞强，劫搶命妇，該当何罪？本县念你斯文，代你生全，你要知輕識重！

顧　慥　哎呀，父台生全。

海　瑞　不但生全，还有一段姻緣，代你作伐。

顧　慥　請問父台是哪一家？

海　瑞　此时先不必問，包管門当戶对，助你支持家务便了。

顧　慥　如此感謝父台恩德，永世不忘。

海　瑞　你且下面候信！

顧　慥　是。（揖下）

海　瑞　馮三元，本县今將汪小姐断配与你，按期完婚。但令姐尙在待聘，你心何安？

馮三元　启父台：家姐命多乖舛，屡次婚姻不利，無人問聘，故尔迟迟。

海　瑞　本县今將令姐許配顧慥，成就百年之好，一釋三家之仇，二結兩姓絲蘿，你意如何？

馮三元　老父台大德，敢不从命！

海　瑞　好，下去与令姐說明。

馮三元　是。（揖下）

海　瑞　請汪大人与顧相公！

衙　役　有請汪大人、顧相公！

〔汪鋐、顧慥上〕

汪　鋐　治生
顧　慥　生員 參見老父台！

海　瑞　老先生，顧慥既兴訟端，恩义已絕，令嫒自当于归馮三元，乃是正理。

汪　鋐　父台明断。

海　瑞　顧賢契乃士子英华，未可虛內。老先生，令表侄女馮蓮芳乃女中丈夫，本县今同老先生为媒，作合他二人百年之好，当堂一拜，就用本县执事，送完花燭如何？

汪　鋐　老父台垂爱至深，敢不从命！

顧　慥　哎呀呀，老父台，馮家这个女子乃是个八敗星，無人敢惹！

海　瑞　有本县文曲星化吉，必定如意。来！

書　吏　有。

海　瑞　吩咐鼓手吹打，請馮相公扶了馮小姐上堂！

書　吏　吩咐鼓手吹打。請馮相公扶馮小姐上堂！

〔大吹打。馮三元攙馮蓮芳上〕

海　瑞　顧賢契請来交拜！

汪　鋐　請！

顧　慥　遵命。

〔顧慥与馮蓮芳对拜介〕

顧　慥　老父台請上，顧慥拜謝！

海　瑞　不消。

〔顧慥、馮蓮芳拜海瑞介〕

海　瑞　今乃吉日，煩汪老先生送馮小姐花燭之后，馮賢契便可迎娶汪小姐成婚，本县再去道賀。

汪　鋐
馮三元　遵命。

海　瑞　吩咐执事，送新人回府。

書　吏　吩咐执事，送新人回府！

四衙役　啊！

顧　慥
汪　鋐　謝父台！
馮三元

海　瑞　請！

〔大吹打。顧慥、汪鋐、馮三元、馮蓮芳下〕

众百姓　（內）好啊，好清正的太爷呀！

海　瑞　啊，外面为何这等喧嚷？

書　吏　乃是看热鬧的百姓們交口贊美。

海　瑞　吩咐下去：鄢懋卿家丁鄢富，已經收监，定要申詳上司奏办。尔等百姓不必在此，各安生理去吧！

書　吏　百姓們听者：鄢懋卿家丁鄢富已經收监，定要申詳上司奏办。尔等百姓不必在此，各安生理去吧！

众百姓　（內）啊！

赵汴湖　啊，怎么喊冤的又来了？

汪夫人　（內）走啊！

〔院子引汪夫人上〕

汪夫人　（唱）步蹌踉顧不得太宰体面，
　　　　泪潸潸直奔到淳安衙前。

进头門見县官犹如五殿，

院　子　哎呀，救人哪！

汪夫人　（唱）老蒼头快上前急速喊冤。

院　子　哎呀，救人哪！

〔四衙役攔介〕

四衙役　咳！

海　瑞　不用攔阻！

〔院子跪介，汪夫人站介〕

海　瑞　（唱）因何事男共女大声喊叫，

且上堂待本县問个根源。

啊，你們为了何事鬧上本县大堂？

院　子　哎呀太爷呀，此乃致仕太宰汪鋐大人的夫人。

〔海瑞站介〕

海　瑞　啊！为了何事来此？

院　子　老奴乃汪府家人，名喚汪太。

海　瑞　噢。

院　子　只因顧慥强求婚姻之事，夫人同小姐前来台前禀叙，走至西門外十里鋪地方，被海賊徐海搶了小姐而去。所以夫人同老奴前来禀控，求太爷即速捉拿要紧。

赵汴湖　哎呀，这还了得！

院　子　（唱）这便是劫搶事老奴亲見，

差兵役即速拿恳求青天。

海　瑞　哎呀！

（唱）那海寇在宁波路徑遙远，

却緣何来淳安搶劫公然。

啊汪太，那海寇有多少人来？

院　子　有百十余人，都是百姓买卖装扮，临行之时，他等

言道，要我們拿金銀去海岸贖回小姐。

汪夫人　哎呀，这是要父母太爷捉拿賊寇，救我小女的呀！

（哭介）

海　瑞　賊等旣是走西門而去，回海之路必繞东北。待本县赶出东門截堵便了。众衙役！

四衙役　有！

海　瑞　快快备馬！

四衙役　啊！

〔四兵丁、宗祀、鄢懋卿、鄢貴随上〕

赵汴湖　啓堂翁：宗將軍同鄢大人来啦。

鄢懋卿　（唱）心急忙馬蹄翻旋風一片，

宗　祀　（唱）入仪門見县令大堂之前。

啊寅兄，鄢大人到此！

海　瑞　啊，哪个鄢大人？

鄢懋卿　海先生，我乃鹽政鄢懋卿，特来拜会，有事相商。

海　瑞　原来是鹽政大人，卑职今有要事不能伺候。来，帶馬！

四衙役　啊！

鄢懋卿　住了！海剛峰，你忒以欺人了！何故將我家丁鎖拿游街？我来請教，又故意不理。难道淳安县不是皇上地方么？

海　瑞　哈哈哈！大人言得極是。無奈卑职捉拿海賊事大，只得少陪，帶馬！

〔鄢懋卿攔介〕

鄢懋卿　住了！海剛峰，今日必要說个明白，方許你走！

汪夫人　呀呸！你旣是鹽政大人，也要裕国保民。現在太宰之女被搶，知县前去捉拿，为何你反攔阻？

鄢懋卿
宗　礼　啊，这是誰家妇人？

赵汴湖　汪太宰夫人。

汪夫人　（唱）我女兒被賊搶危險难免，
　　这鹽政却緣何阻灭狼烟？（撕鄢懋卿硬介）

鄢懋卿　呃，与我何干哪！

宗　礼　啊，太夫人且息怒，我等自有調停。

院　子　請夫人放手再說。

〔汪夫人放手介〕

海　瑞　赵二衙！

赵汴湖　卑职在。

海　瑞　本县帶領民壯，从东門前去，迎头堵截海寇。所有监中囚犯，一个不許擅放。倘有疏失，本县回来定必严参治罪！

赵汴湖　遵命。

海　瑞　夫人請先回家。捉获盜賊，小姐自有下落。宗寅兄，你帶兵从西門追赶；我帶民壯出东門堵截，你我各自分途而赶便了。請！
　（唱）我和你多不幸地方遭变，（下）

〔四衙役随下〕

宗　礼　（唱）分头去各捕拿休得迟延。（下）

〔四兵丁随下〕

汪夫人　汪太！
　（唱）旣然是文武官都去追赶，
　　快回去报太宰照直明言。

院　子　自应回家去报。

〔汪夫人、院子下〕

鄢懋卿　咳！

（唱）这是我走鬼路时乖运蹇，

偏逢着海知县处处鬧寃。

啊赵二衙！

赵汴湖　卑职在。

鄢懋卿　海瑞將我的家丁捆到哪里去了？

赵汴湖　收禁在监。

鄢懋卿　啊，收禁在监？

赵汴湖　是。

鄢懋卿　哎呀，可惡呀可惡！赵老爷，煩你快快开了监門將他提出。

赵汴湖　小官不敢。

鄢懋卿　啊，却是为何？

赵汴湖　适才堂翁吩咐过，不許擅开监獄。

鄢懋卿　这是我叫你开的，怕什么呢？

赵汴湖　事有經管，大人縱然作主，沒有本县傳諭，小官不敢遵命。

鄢懋卿　哇！你敢不遵我命么？

赵汴湖　这……，开监放囚，实难从命！

鄢懋卿　呸！

（唱）芝麻官也敢来藐視大宪，

且打你出惡气寃上加寃。（打赵汴湖介）

赵汴湖　哎呀呀，你敢是要劫獄嗎？

（唱）你本是严府的門下鷹犬，

却来到淳安县乱打官員。（击鼓喊介）

哎呀呀，有强盜要劫搶监獄，上下衙役們快来救人哪！

众　　(內)啊!

赵汴湖　喂，快拿棍棒捉强盜啊!

鄢　貴　哎呀，老爷快走吧!

鄢懋卿　哼，这淳安县还成个什么地方!

〔鄢懋卿、鄢貴慌跑下〕

〔四衙役、門子等拿棍上〕

四衙役　赵老爷！强盜哪兒去啦?

赵汴湖　嘻嘻嘻！衙役們哪，哪兒有什么强盜，是那鄢懋卿要我打开监門，放出他的家丁鄢富，我情急智生这么一喊叫，嘻嘻嘻！他倒吓跑啦。

四衙役　原来如此。我們只当真有人劫獄哪!

赵汴湖　鄢懋卿此去，未必便肯干休，太爷又出城拿賊去啦，你們都要齐心守护衙署，防范监獄。

四衙役　是。

赵汴湖　你們都随我到监中去!

(唱)保衙署守监獄事事担險，

　　但願得海堂翁捉賊回还。

〔同下〕

第　八　場

〔四海卒背包袱、抬箱上，李兴背包裹上，徐海上〕

徐　海　(唱)顧家庄果豪富打搶不尽，

　　真个是遍地下黄金白銀。

孤家适才在顧家庄劫搶一番，果然豪富，金銀財宝难以盤尽。众將官！此时也不用再往馮家去了，趁早东行，回归海上去吧!

众　　啊。

〔幕内喊杀声〕

徐　海　啊，后面喊杀連天，塵揚土起，想是追兵到来。众將抬了金銀先走。先鋒，随我杀退追兵！

众　　　啊！

李　兴　哎呀大、大、大、大王，搶东西可以，杀人我是不会的。

〔李兴颤抖介，徐海急介〕

徐　海　呔！李兴，你兩膀有数千斤膂力，能拋千斤双石，方挂先鋒大印，命你統兵前来，怎么临陣不会杀人？

李　兴　我这个先鋒，搶东西，勇于作事；你叫我打仗可是不会。哎呀千、千、千岁呀，可憐我杀鷄都害怕，我只說先行是打先引路，要知道得杀人，我就不来投軍吃这海俸啦。

徐　海　哎呀这便怎么处？李兴啊！

李　兴　大、大、大、大王！

徐　海　我也不要你杀人，你只把胆放大，拿出力气来攔擋賊兵，讓孤好逃走。

李　兴　这、这、这、这我又怕他們杀、杀、杀、杀我呀！

徐　海　眞是个囚囊的！这便怎么处？

〔幕内喊杀声〕

徐　海　哎呀！

（唱）那追兵眼見得漸漸逼近，

　　拼一死我只有会战追兵。

李　兴　哎呀，我心里怕得很，哪位老爷救救我才好？南無阿弥陀佛！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薩！

徐　海　这才是活見了鬼！

（唱）你本是大先鋒敢違軍令，

〔李兴走介〕

徐　海　不許走！

(唱)快迎敌孤还要保护金銀。

〔徐海領四海卒下〕

李　兴　哎喲吓死我嘍！

(唱)都先走我落后誰来救应，

吓得我無主張胆战心惊。

〔內喊杀声〕

李　兴　哎呀，追兵来啦，这怎么好？看这地下現有大石头，先拿几塊抵擋抵擋，也許救全活命！

(唱)今日里活糟糕該我命尽，

無奈何且举石拼个死生。

〔四兵丁引宗礼上〕

宗　礼　呔！海賊休走！

〔宗礼杀介，李兴拿大石乱砸介，宗礼等敗下〕

李　兴　哈哈哈……

(唱)我只說朝廷兵格外凶狠，

誰知道不及我打柴之人。

哎喲喲！(跪介)阿弥陀佛！难星过啦。我只說官兵有多大本事，原来都是假老虎，被我一頓石塊砸得都往南边跑去啦。不要伤了我家大王，待我赶上前去再砸他几下兒。

(唱)大石塊作兵器居然取胜，

放大胆再前去追杀一程。(下)

第　九　場

〔四衙役引海瑞上〕

海　瑞　（唱）飞馬来东关外旋風一陣，
又只見春郊里遍处皆青。
却因何徐海賊犯我地境？
且勒馬向高坡望个分明。

〔海瑞四边望介〕

海　瑞　啊，看西北上一股杀气冲天，必是宗游击追賊交战，不免催馬前去！

四衙役　老爷乃是文官，海賊势大去不得，就在此听信吧。

海　瑞　呸！
（唱）海剛峰食君祿管理百姓，
地方事我豈能坐观敗成？
叫尔等随馬后劝賊降順，
理民詞肃賊氛舍我誰人！

〔同下〕

第　十　場

〔"神仗兒"牌子。执事、顧慥、馮蓮芳蒙盖头上，馮三元、汪鉞上〕

顧　慥　（唱）我顧慥枉有錢难以拗命，
圖美妻反娶个八敗星君。
海知县父母官亦賢亦狠，
他主婚好叫我敢不遵行。

〔家院上〕

家　院　哎呀大爷，不好了！

顧　慥　啊，什么事，这样大惊小怪？

家　院　哎呀大爷呀！那海寇徐海帶領百十余賊人，打进我家，將金銀財宝劫搶一半而去！

顧　慥　哎呀！（跌下馬介）海寇劫搶我家么？

家　院　正是。

顧　慥　哎呀，这便怎么处？

馮三元
汪　鉉　啊，这还了得！

馮蓮芳　什嗎！（自揭盖头大声叫介）好海賊，敢搶我家，眞是反啦！

（唱）馮姑娘剛嫁来未安衾枕，
　　賊竟敢劫財宝藐視釵裙。

顧　慥　呸！

（唱）我說你八敗星人不肯信，
　　未成亲就被搶果然禍临。

咳！我原說你是个八敗星，未到我家，先被强盜劫搶，可不是到一家敗一家么！

馮蓮芳　呀！（羞愧介）

（唱）我本是女丈夫你休錯認，
　　相夫婿振家声誰不聞名？
　　听說是被盜搶怎能容忍，

拿来啵！（夺棍介）

　　杀几个海賊盜重整家門。（下）

众　　馮小姐下轎追賊，竟自如飞跑去！

顧　慥　咳！海賊豈是她捉得住的。去喚众庄丁，快快赶去保护小姐！

家　院　是。（下）

顧　慥　（唱）非怪我不怪她总是家运，
　　前遭官后遭賊禍患不清。

事已如此，且請大舅同表岳大人与众位亲友到舍暫歇，一面多差庄丁保护小姐便了！

汪　鋐
馮三元　請！

顧　慥　咳！
(唱)但願她这一去無有伤損，

汪　鋐
馮三元　(唱)須急速差庄丁保护莫停。

〔同下〕

第十一場

〔四海卒、徐海上，四官兵、宗祇上，杀介。徐海等敗下。李兴抱石上，打宗祇等下。馮蓮芳上，与李兴打，双扭下。四衙役引海瑞上〕

海　瑞　(唱)耳听得喊杀声連天雷震，
看那边又来了海賊一群。

〔四海卒、徐海跑上〕

海　瑞　呔！海寇休走！淳安县知县海老爷特来劝尔等归降，快快投戈，听我吩咐！

徐　海　哎呀，生死之际，难以講文說理。众將官！搶了海太爷，好生抬走！

四海卒　得令！(搶海瑞介)

〔四衙役跑下〕

海　瑞　好海寇，快快听本县教訓！

徐　海　不必多言，抬了快走！

四海卒　啊！(抬海瑞下)

〔李兴、馮蓮芳扭打上。四兵丁、宗祇上。馮蓮芳將李兴按倒騎坐身上介〕

馮蓮芳　好厉害的忘八羔子，到底兒被老姑奶奶擒住啦！

宗　祇　众兵丁，將此賊捆了！

四兵丁　啊！(捆李兴介)

宗　礼　哎呀，原来是馮家侄女，不愧令先人英風。

馮蓮芳　好說好說。

〔四衙役跑上〕

四衙役　哎呀不好啦。宗將軍，快快救人哪！

宗　礼　何事惊慌？

四衙役　我們太爷因救汪小姐，被賊抬搶向东去啦。

馮蓮芳　啊，哪个汪小姐？

宗　礼　汪太宰的小姐。

馮蓮芳　哎呀，这还了得！急速追赶！

宗　礼　众兵丁，即速追上前去！

四兵丁　啊！

〔同下〕

第 四 本

第 一 場

〔四文堂、四大鎧、中軍引戚繼光上〕

戚繼光　(引)气节凌霄，怀儒术，德行清高。胸藏六韜，任封疆，軍民双保。

(詩)少年及第老元戎，

运筹帷幄上將風；

东海不波三万里，

威名直透五云中。

本鎮、戚繼光。鄂楚人也。文場未售，武举出身，历任戎行，官居蓟州总鎮。今聞朝廷有旨，命刘㨗前来接印，特此升堂拜印。中軍官！

中　軍　有！

戚繼光　小心伺候！

中　軍　是。

〔幕內：刘大人到！〕

中　軍　刘大人到。

戚繼光　有請！

〔大吹打。二旗牌、刘㨗捧旨上〕

刘　㨗　聖旨下，跪！

戚繼光　万岁！

刘　㨗　“浙閩一帶，海賊汪直、徐海等肆行劫搶，騷扰地方。

前任总督張經，督师不力，已經撤职拿問。今着薊州总鎮戚繼光为鎮海將軍，提督浙閩軍务，剿捕海寇，所遺薊州总兵原缺，着刘綎接任。欽此。”謝恩！

戚繼光　万万岁！

刘　綎　賀喜將軍榮膺天眷，秉节浙閩。

戚繼光　聖恩如此，但恐才薄，不能胜任。中軍！

中　軍　有。

戚繼光　看印！

中　軍　是。

戚繼光　請大人拜印！

刘　綎　請！

〔大吹打。刘綎拜印介〕

戚繼光　大人請到行台歇馬，容我即日收拾家小啓程，再讓衙署。

刘　綎　告辞！

戚繼光　奉送！

〔大吹打。四大鎧、二旗牌捧印下，刘綎下〕

戚繼光　掩門！

中　軍　掩門！

〔四文堂、中軍分下。戚忠暗上〕

戚繼光　有請夫人、少爷！

戚　忠　有請夫人、少爷！

〔四丫环、戚勇、戚夫人上〕

戚夫人　助內自当学孟母，

戚　勇　請纓人必效忠軍。

戚夫人　老爷万福！

戚繼光　夫人少禮，請坐！

戚夫人　有坐。

戚　勇　孩兒叩拜！

戚繼光　不消，坐下！

戚　勇　告坐。

戚夫人　請問老爷，升堂何事？

戚繼光　聖旨到来，調升浙閩提督軍务。

戚夫人　如此賀喜老爷荣升軍門！

戚繼光　夫人同喜。

戚　勇　賀喜爹爹！

戚繼光　为父叨蒙聖恩，如此重用。我兒亦当努力上进，思报皇朝！

戚　勇　孩兒遵命。

戚夫人　我聞得金鰲水寇徐海，騷扰郡县，出沒無常，老爷今日当此重任，却从何路而行？

戚繼光　自然走山东、过南京，从严州陆路而去。

戚夫人　老爷差矣！海賊結連群寇，大船小舟，自台灣、宁波、嘉湖、苏松、淮北一帶，数千里同时告警。太倉、上海、松江、嘉兴府等处，常遭劫搶。今日自然要从天津、德州水路而去，以便捉拿，方是正理。

戚繼光　夫人差矣！水路迂迴迟延。倘遇賊寇，大家也难交战。不如陆路緩急相通。

戚夫人　哎呀，这眞是不通之語。戚勇！

戚　勇　母亲！

戚夫人　你素讀兵書，頗知地利。你且說来，該走何路为是？

戚繼光　好！且看你的見解如何？

戚　勇　依孩兒愚見，父亲未帶大兵，若走水路，倘遇海寇，难以交战。不如走旱路为妙。

戚繼光　哈哈哈！你看如何？

戚夫人　呸！好糊塗的蠢子！

〔戚勇跪介〕

戚夫人　（唱）枉讀了古今書全未思想，

　　　　水与旱兩条路須得參詳。

　　　　你便是赵恬子何为良將，

　　　　若出兵难免那長平悲傷。

戚繼光　啊！

　　　　（唱）論軍情我男兒自有智量，

　　　　天下事豈如你妇女心腸？

　　　　全不知輕和重一派錯講。

戚　勇　爹爹！

戚繼光　（唱）兒起来去收拾甲冑刀槍。

戚　勇　遵命。

戚夫人　住了！

　　　　（唱）我也曾帮助你打过胜仗，

　　　　我也曾讀兵書通达四方。

　　　　豈知道养孩兒和你一样，

　　　　懦怯人怎做得国家栋梁！

　　　　老蠢才！你这般的胆小無用，就請帶着这逆子去走旱路。我自同使女們水路而行，我們在宁波府衙署会齐，看哪个路上遇賊立功！

戚繼光　好，就讓你这老不賢前去塡那海寇的劫数。

戚　勇　哎呀母亲哪！

　　　　（唱）那賊寇沿海边时时来往，

　　　　凡水路各州县俱遭兵荒。

　　　　老娘亲乘船去幷無軍將，

又何况多風浪大海茫茫？

戚夫人　呸！胡說！

（唱）朝廷命为大將应平賊党，

却緣何走陆路爬山越崗。

我偏要显奇能立功受賞，

戚忠！快去吩咐即备船只，就此啓程！

戚　忠　是。

戚夫人　快去！

戚　忠　遵命。（下）

戚夫人　（唱）叫丫环快与我收拾行裝。

丫环們，快快收拾，随我上船！

四丫环　啊！

戚　勇　咳，这便怎么处！

戚繼光　哈哈哈……

戚夫人　你为何發笑？

戚繼光　（唱）可笑你恃才能冒失模样，

把軍务刀兵事当做寻常。

旣然是执意去只管請往，

到宁波但願得見面無伤。

〔戚忠上〕

戚　忠　啓夫人：船已备齐。

戚　勇　孩兒願同母亲前去。

戚夫人　哪个要你同行？

（唱）我是那馮僕母女中豪爽，

誰要这無用子馬謖幼常？

此一去也是你父子名望，

丫环們快走！

且看我走水路立功錢塘。

〔四丫环、戚夫人、戚忠下〕

戚　勇　哎呀母亲哪！

（唱）明知道非吉路执意前往，

戚繼光　兒呀！

（唱）难違她生来的气性高强。

我兒不必憂慮，就讓她走水路去也是一样。不过稍誤时日耳。

戚　勇　是。

戚繼光　为父君命在身，难以迟延，吩咐家將收拾，备馬啓程！

戚　勇　是。嗬！众家將，收拾备馬啓程！

四家將　（內）啊！（上）

戚繼光　（唱）这几載秉节鉞薊州堂上，

聖天子重賢臣又任封疆，

我夫人虽智勇素有胆量，

到底她难比那公主平陽。

想古今有几个夫妇名將，

我今朝要学那世忠蘄王。

此一去浙閩地風波海上，

仗国家齐天福求保安康。

〔同下〕

第二場

〔二海卒引徐海上〕

徐　海　（唱）在淳安遇县官孤該应运，

想此人何亞如刘基伯温。

孤、金鰲大王徐海。改扮經商，劫搶淳安县富戶顧家。誰知知县海瑞出来攔阻，被孤劫抬而来。海島有了此人，何愁大事不成。呔！你們背着海老爷为何总不快走！

〔一海卒背海瑞上，一海卒随上〕

海　瑞　（唱）海剛峰此一时虽遭劫困，

　　　　他日里定剿賊差將兴兵。

徐　海　你們不要听他之言，背着快跑！

海　瑞　哎呀，你、你、你、你們不要跑跌了我呀！

（唱）为什么都走的無人路徑？

　　　　罵破口恨賊寇塞耳不听。

〔同下〕

第　三　場

〔跛乡約赵毛包执大鑼打上〕

赵毛包　走啊！

（唱）好清官不到头令人可恨，

　　　　聚百姓跑得我兩腿皆疼。

数年以来，貪官污吏，鬧个不清。前月皇天开眼，来了新任太爷，名叫海瑞。这位爷实在淸廉正直。將到任，偏偏遇着鹽政鄢懋卿鬧乱，又是夫人被搶啦，又是家丁遭拿啦，吵得海中金鰲大王，都上岸打劫，把我們太爷也抬走啦。故此我敲鑼邀齐各乡父老們，去找鄢懋卿这个忘八羔子，要他賠我們的太爷。

（唱）做地方我毛包为人公正，

　　　　邀父老須用力喊叫鳴金。（敲鑼介）

父老們听者！有良心、有胆量的都出来，同我去找

鄢懋卿，去救清官海太爷。

〔瞎、秃、駝三老人上〕

三老人　走啊！

(唱)赵毛包敲銅鑼十分急紧，

莫非是地方上有甚新聞？

赵大哥，什么事鳴鑼聚众？

赵毛包　哎呀列位呀，你們难道不知道嗎？新任太爷海瑞，被海寇金鰲大王抬搶去啦！

三老人　哎呀，我們淳安县剛来了一个好官，怎么就鬧出这件事来啦？

赵毛包　这都是鄢懋卿过境，搬抬金銀財宝，引得海寇来此。現在我們大家拼着性命去到鄢懋卿那里，要他还我們的海太爷便了。

三老人　毛包这話說得是。我們大家这就走。

赵毛包　走啊！

(唱)走一路喊一路越村过嶺，(击鑼介)

都来救清官哪！

三老人　(唱)救清官去找那奸臣懋卿。

〔同下〕

第　四　場

〔四丫环引秦氏上〕

秦　氏　(唱)听檐前烏鴉声行坐不定，

我老爷去淳安莫非禍生。

只恐那海剛峰捕風捉影，

把顧家搶亲事鬧出新聞。

咳！为人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只因我被

顧慥搶去睡——（望丫环介）你們無事可以站开些！

四丫环　是。

秦　氏　咳！被顧慥搶去睡了一覺，得了五万銀子回来，生怕有人談笑，总覚得心神不宁。奇怪呀，我的月信怎么也不来啦？我們老爷因为鄢富被海瑞拿去，所以匹馬前去解救，此刻还未回来。别的事我都不怕，只怕顧慥那件事鬧出笑話来，我就丢臉啦！

（唱）这件事实是我心中暗病，

对誰說这几日月信不行。

但願得天保佑無人談論，

到省衙建齋醮答謝神明。

〔鄢貴引鄢懋卿騎馬上〕

鄢懋卿　（唱）赵二衙击堂鼓一派胯混，（下馬介）

淳安县竟成了酆都鬼門。

〔鄢貴下〕

秦　氏　哎呀好啦，老爷回来啦？

鄢懋卿　哎呀呀，回是回来了，实在气煞我也！

秦　氏　敢是海瑞冲撞了你，請坐下說給我听。

鄢懋卿　咳！那海瑞大胆，竟將鄢富监禁了。

秦　氏　哎呀，这还了得！你是怎么說的？

鄢懋卿　我去見海瑞，遇見什么汪太宰的夫人，正在那里告狀，說她家小姐被强盜搶了去了。是那海瑞要去赶賊，并不理我。我开口向他要鄢富，汪家那婦人就揪着我吵鬧——

秦　氏　吵鬧什么？

鄢懋卿　他說我耽誤知县拿賊，海瑞也就借此跑了。

秦　氏　你就該叫二衙打开监門，放出鄢富啊！

鄢懋卿　誰知那赵二衙又执意不肯！

秦　氏　他多大的官兒也敢倔强？你就該打这厮一頓！

鄢懋卿　可不是这話。我剛要打他，他却击鼓乱嚷，說有强盜劫搶监獄。那衙門上下衙役，棍棍棒棒，蜂拥而来。我見来势汹涌，只得跨馬而回。不然还要吃了大亏呀！

秦　氏　咳！这也是你的时运如此。地方多得很，为什么單要走这淳安县来找受气？

鄢懋卿　呃！淳安县是个要道，怎能不走？誰知那知县海瑞，这样难纏哪！

（唱）我只望將海瑞教訓一頓，

又誰知我几乎落入陷坑。

秦　氏　吱！

（唱）到底你身軟弱無有口劲，

不及我虽遭搶反得紋銀。

〔鄢貴上〕

鄢　貴　哎呀！

（唱）这是非接連来令人可恨，

淳安县又聚了百姓一群。

哎呀老爷、夫人，不、不、不好啦！

鄢懋卿
秦　氏　啊，又是什么事呀？

鄢　貴　淳安县一群百姓，鳴鑼聚众而来，揚言知县海瑞被賊劫去，前来找老爷要人！

鄢懋卿
秦　氏　啊？賊寇搶了海瑞，怎么找我們要人？

鄢　貴　小人也是这么說，他們人多嘴杂，不容分說，要見老爷說話。

鄒懋卿
秦　氏　哎呀哎呀，这还了得！

众百姓　（內）我們总要把这賍官捉住，要他賠我們的淸官啊！

（击鑼介）

鄒　貴　哎呀老爷不好，百姓們要进門来啦。

鄒懋卿　哎呀鄒貴，有个什么地方，讓我躱一躱才好！

秦　氏　咳，不过这么大一个破庙，你躱在哪兒他們都找得着。不如打开后門，一齐逃走就是啦。

鄒懋卿　走好走，我、我、我这些箱籠銀子怎么拿得动啊？

秦　氏　咳，遭此民变，性命要紧，哪兒还顧得了金銀哪？

鄒懋卿　哎，性命虽是要顧，銀子也是要紧的。鄒貴，你、你、你快叫他們来帮助，大家拿些銀子走啊！

鄒　貴　是是是。伙計們，快来帮着搭銀子啊！

〔二院子上〕

二院子　哎呀呀，不好不好，乱民劫搶来了。

秦　氏　咳，你們快收拾噉！性命要紧，銀子値什么？

鄒懋卿　不用忙，不用忙，这一只銀箱，这几个衣包都是要紧的，大家拿了走。

二院子　啊！（众拿包裹介）

秦　氏　哎呀，我的轎子哪？

鄒懋卿　轎子、騾馬都在廟前，怎么能够进来？况且又無轎夫，只有走出后門，脫了此禍再講。

秦　氏　这么說，就快走吧！

（唱）頃刻間遭民变無有救应，

〔鄒懋卿背箱瞎碰介〕

鄒懋卿　哎呀，門在哪里，門在哪里？

秦　氏　咳！这兒走吧！

（唱）为什么还顧这許多金銀？

快丢下空着身逃脫性命，

鄢懋卿　哎呀哎呀，丢不得的，这是我的私囊啊！（跑跌介，爬起又背箱上肩介）快走快走！

〔秦氏扶丫环介〕

秦　氏　咳，这是何苦啊！

（唱）若迟延只恐怕难以脫身。

〔鄢懋卿乱碰介，同下〕

〔三老人、赵毛包上〕

赵毛包
三老人　（唱）救清官拚着这几条老命，

会一会巡鹽的鄢賊懋卿。

三老人　打了进去，大家找来！（打介，进介）啊，怎么無有人哪？

赵毛包　后門大开，想是得信逃走啦。

三老人　我們快快追上前去。

赵毛包　慢着慢着！他到底是个官兒，你我追赶前去，还眞把他杀了嗎？只要哄他离了本县，不再害人也就是啦。

三老人　这也說得是。

赵毛包　神前現存有鞭炮，你我从庙后送瘟神一路，放炮回来，打扫街道，豈不是好？

三老人　好啊！大家打起鑼来，放炮送瘟。

三老人
赵毛包　（唱）送瘟神放鞭炮打扫干凈，（放鞭炮，打鑼介）送瘟神哪！

从此后淳安县家家太平。

〔同下〕

第　五　場

〔二院子、鄢貴、四丫环、秦氏、鄢懋卿上〕

鄒懋卿
秦　氏　走啊！

秦　氏　（唱）心急迫眼昏花兼程前趱，
　　走蹌踉哪顧得步履难艰。

〔鄒懋卿跌介〕

鄒懋卿　哎呀呀，实在沉重，打开丢些吧！（开箱丢銀，背走介）哦，这却輕松了些。

秦　氏　咳，呆子啊！
（唱）这是些身外物何劳系念？

鄒懋卿　走啊！

秦　氏　哎喲喲！
（唱）不由我腰身軟兩足痛酸。

鄒懋卿　哎呀呀，还要丢些才是。（又丢銀介）

秦　氏　咳，这是怎么啦？把这些金銀都丢在道上啦！

鄒懋卿　哎呀呀，我实在地拿不动了。

鄒　貴　哎呀好啦，老爷，走出十几里来啦，大諒沒有什么事啦，赶到前面严州府，就有供应人夫抬送啦。

鄒懋卿　啊，走出了十余里，無人追赶了么？

鄒　貴　正是。

鄒懋卿　哎呀，这么說来，金銀不用丢了，还是裝箱慢慢走吧！

秦　氏　哎喲，老爷，我实在走不动啦，这怎么好哇？

鄒懋卿　走不动？

秦　氏　是呀，实在脚疼走不得啦。

鄒懋卿　鄒貴，你、你、你去到前面，看有小轎顧几乘前来，抬夫人好走。

鄒　貴　是。小人就去，老爷夫人在此略候。

鄒懋卿
秦　氏　快去快来！

鄢　貴　是。（下）

秦　氏　咳，这都是你做的事太过份啦，所以才有这样的报应。

鄢懋卿　啊，怎么我做事有报应？

秦　氏　啊，你想啊，严太师生日，列位老爷都是金銀珠宝，你偏独出巧妙，送三十二个“活象棋”。

鄢懋卿　那是你我兩个想的主意，怎么怨我一人！你想，不是那付“活象棋”，今日怎能得此美缺。

秦　氏　好啊，不是你这个美缺，我怎么能出乖露丑，光着脚走道哪？

鄢懋卿　咳，我想起来了，这都是你坐的那頂五色彩輿，騷扰过份，所以鬼神才播弄得这顛三倒四的。

秦　氏　哎呀呀呀，你看你作奸臣过惡，怎么倒說我坐五色彩輿招来的，好不冤屈我呀！（哭介，乱擤鼻涕介）

鄢懋卿　哎呀呀，我的好夫人，你不要哭了，这都是我的过錯。从今以后，我做忠臣，保你享福。

秦　氏　嗯！你这么一回心哪，你我或者还可以得一个好的收緣結果。

〔赵毛包內击鑼介。鄢懋卿、秦氏惊介〕

赵毛包
三老人　（內）放炮赶瘟官，打扫街道地方啊！

〔幕內：放鞭砲介〕

鄢懋卿　哎呀不好！乱民竟放起槍炮，追赶来了。

秦　氏　哎呀，鄢貴雇轎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鄢懋卿　等不及了。夫人你、你、你忍着些痛走吧！

秦　氏　咳，我忍不住啊！

鄢懋卿　無論如何是要忍的！

秦　氏　丫环，扶着我向大路上走吧！

鄒懋卿　呃！大路人多，怕人看見不好。走山路小道吧！

秦　氏　咳，也說得是，咱們就走山路吧。走啊！

(唱)剛歇足又来了追赶百姓，

鄒懋卿　咳，到底沉重，丢些下去，也好趲路。(丢銀介)

秦　氏　(唱)似長江起波浪層又一層。

咬銀牙移金蓮疼痛难忍，

鄒懋卿　快走啊！

(唱)快向那树多处深山而行。

〔同下〕

第六場

〔鄒貴跑上〕

鄒　貴　(唱)我这里跑遍了多少路徑，

却未能雇得到小轎一乘。

我四处寻雇小轎，并無一乘。且喜那些百姓四散，回村去啦。不免报与老爷、夫人知道！

(唱)在此間官也狠百姓也狠，

淳安县好地名風俗不淳。

啊，老爷、夫人哪兒去啦？老爷！夫人！啊，怎么踪迹全無啦？噢噢是啦，想是等我不来，往前走着哪，我赶上前去。

(唱)忙扎衣赶主人向前而奔，

〔內喊：找賊啊！〕

鄒　貴　哎呀！

(唱)那一旁走来了兵馬一群。

哎呀，那旁来了一群人馬，好似海青宗祀，同那馮蓮芳，待我閃在一旁躲避躲避。(躲介)

〔四兵丁捆李兴上，馮蓮芳、宗祇上〕

宗　祇　（唱）追海賊一日夜全無踪影，

馮蓮芳　（唱）轉此地又只見树林藏人。

啊宗叔父！

宗　祇　賢侄女！

馮蓮芳　您瞧見了沒有？有一个人，躲在树林里去啦！

宗　祇　恍惚看見，莫非是逃散的海賊？众兵丁，快去搜尋！

四兵丁　啊！（捉鄒貴介）啓將軍：捉住一个海賊。

鄒　貴　啊，宗老爷、馮姑娘，是我，不是什么海賊。

宗　祇
馮蓮芳　啊，你是什么人？

鄒　貴　鄒府家丁鄒貴。我們都見过的，难道您忘啦？

宗　祇
馮蓮芳　不錯，是他。

宗　祇　啊管家，不随大人前去，緣何躲在林內？

鄒　貴　大人被你們那些百姓鳴鑼放炮，前来打搶，逼得跑啦。我因为雇轎子，故尔落后，看見你們不好意思，所以躲在树林里头啦！

宗　祇　啊，大人被百姓逼走了？

鄒　貴　正是。

宗　祇　哎呀呀，这还了得！馮小姐，煩你一同前去，路上若遇海賊，也好帮我捉拿。

馮蓮芳　宗叔父，旣是您說着，我就破着工夫跟您走一趟。

宗　祇　众兵丁，快向山路而行！

（唱）我旣然为武將原应坐鎮，

豈有个民鬧官坐視不聞。

馮蓮芳　（唱）一半是追海賊一半帮助，

〔幕内吶喊介〕

馮蓮芳　啊！

(唱)又緣何山谷中人喊馬鳴？

啊宗叔父，您瞧那山坡上，好像官兵模样，莫不是海寇裝扮官兵前来劫搶嗎？

宗　禮　正是。我們快快退去！

馮蓮芳　咳，您好胆小，叫这些兵丁把李兴押着，躲在山溝里。你我埋伏树林之中，等他們到来，一齐杀出。縱然不能斬尽杀絕，也要捉他几个賊头兒，豈不是一場大大的功劳？

宗　禮　賢侄女說得甚是。鄢管家，煩你同众兵丁押着李兴，山谷躲藏片时。

鄢　貴　遵命。

李　兴　哎呀老爷們，放了我吧，我也帮助你們去杀賊去。

馮蓮芳　呸！放你媽的屁！还不快走！

宗　禮　押下去！

(唱)快將这李兴賊山谷藏隐，

〔四兵丁、鄢貴押李兴下〕

馮蓮芳　(唱)逞胆量捉賊寇埋伏山林。

宗叔父，就在这兒埋伏吧。

宗　禮　就依侄女。

〔宗禮、馮蓮芳埋伏介〕

〔四家將、戚勇引戚繼光上〕

戚繼光　(唱)为軍务行了些崎嶇路徑，

从江南到严州暗探賊情。

本督自离薊州，一路而来，聞得严州府淳安县，有賊劫搶，所以从此路前来暗探軍情。看这山路崎嶇，

难保無有賊匪藏躲。众家將，小心堤防者！

（唱）笑夫人走水路欲逞本領，

哪知道陆路上也有賊情。

繞山崗为的是訪查路徑，

破海賊还須要預伏奇兵。

宗　禮
馮蓮芳　呔！賊寇休走！

戚繼光
戚　勇　啊，果有賊寇！

〔开打。戚繼光等敗下、馮蓮芳等追下。又上。四家將与馮蓮芳、宗禮起打介，戚勇、戚繼光接杀介，当場架住〕

戚繼光　賊寇休得动手！

馮蓮芳
宗　禮　呔，賊寇休想脫生！

戚繼光　看你二人武艺不俗，为何作了賊寇？

馮蓮芳
宗　禮　呸，大胆强盜，假裝官兵，反来詐問（姑娘／本府）么？

戚繼光　啊，本督乃新任浙江鎮海大將軍戚繼光是也！

宗　禮　哎呀呀，原来是大將軍到了。游击不知，死罪呀死罪！

馮蓮芳　呸！住了吧！讓我問問他看，别叫他矇了咱們。

宗　禮　啊，是是是。

馮蓮芳　喂！我問問你，既是戚大將軍，緣何不帶兵將走路？

戚繼光　本督在薊州奉旨升調而来，还未到任，所以無有兵將。

馮蓮芳　啊，你是薊州总兵戚繼光啊？

戚繼光　正是。

馮蓮芳　如此又是我的年伯啦。

戚繼光　你是誰家女子，認本督为年伯？

馮蓮芳　哎呀，你老人家忘記啦，我的父亲叫馮如松，做过雁門参將。

〔戚繼光下馬介〕

戚繼光　啊不錯，果然是馮家侄女。前数年在雁門曾見过一面，一别許久，不料長得这般英勇。

馮蓮芳　年伯夸奬。

宗　礼　（背供介）哎呀！（跪介）宗礼不知节鉞降临，望乞恕罪！

〔戚繼光坐倒椅介〕

戚繼光　你可是严州鎮标游击么？

宗　礼　正是。

戚繼光　好，請起說話。

宗　礼　多謝大將軍！

戚繼光　你們因何在此埋伏？

宗　礼　大將軍容禀！

（唱）因徐海劫走了海瑞县令，

百姓們又逼走大人懋卿。

戚繼光　但不知賢侄女如何前来帮同杀賊？

馮蓮芳　不瞞年伯說，我么，原有些武艺，只因命运不好，沒有出世。昨天因为被本县海父台作合，將我許——

（羞介，不言介）

戚繼光　許什么？

馮蓮芳　啊宗叔父，您該曉得呀！

宗　礼　是曉得的。啓大將軍：海瑞为媒，將馮小姐許配秀才顧慥为婚，当堂交拜，用执事人役等，抬送顧家，行至中途，遇海寇劫搶，馮小姐一怒，跳出轎来，打走海寇，擒住一賊名叫李兴。

戚繼光　原来如此。本督正要查問賊人虚实。既擒有一賊，

可帶近前来，本督訊問。

宗　礼　是。呔！众兵丁，將李兴押上前来！

四兵丁　（內）啊！

〔四兵丁、鄢貴押李兴上〕

宗　礼　啓大將軍：这海賊李兴，眞是力大無穷。

戚繼光　李兴，你是何处人氏，在海島作賊多久？一一說来，本督饒你不死。

李　兴　哎呀老爷呀！

（唱）我本是淳安县卖柴百姓，

都只为錯指引顧家搶亲。

〔鄢貴惊介，背語介〕

鄢　貴　是这么回事。

李　兴　（唱）又恐怕鄢大人差傳拿問，

投海寇未数日这是眞情。

戚繼光　原来如此。（向宗礼）宗游击！

宗　礼　在。

戚繼光　你說此人力大無穷。我看他是个混沌無用之徒！杀也枉然。不如留他，以賊攻賊，你看如何？

宗　礼　老元戎高見，定然不差。

戚繼光　啊賢侄女！

馮蓮芳　年伯！

戚繼光　如此英勇，实屬可敬。但是婚姻大事，不可延誤。你可將这李兴押去，交与淳安县收禁监中，候令定夺。賢侄女即刻回家完成花燭。三日之后，可来宁波本督軍前，帮我剿賊，以繼尊大人之志！

馮蓮芳　侄女遵命！

（唱）謝年伯深夸奬教訓好歹，

不負我女英雄閨閣奇才。

〔馮蓮芳押李兴下〕

戚繼光　哈哈哈……

（唱）馮年兄有此女老夫称快，

　　那三元想不如这綉閣裙釵。

鄢　貴　小人还請大將軍救全我家老爷！

戚繼光　啊，此人是誰？

宗　礼　鹽政鄢懋卿大人的家丁，名叫鄢貴。因大人巡鹽，被淳安县百姓逼走山路，所以寻赶至此。

戚繼光　既是鄢大人被百姓逼走，想他去之不远，山路崎嶇，恐遇海寇，必被劫搶，即此追赶前去，捉拿海寇，救回县令海瑞要紧。

宗　礼　遵命。

戚繼光　帶馬！

（唱）想海寇他未必远方逃遁，

　　鄢懋卿若前去必被所擒。

〔同下〕

第　七　場

〔顧慥上，書童随上〕

顧　慥　咳！

（念）万事分定，

　　难以由人；

　　福無双至，

　　禍不單临。

学生、顧慥。眞是命犯凶煞好容易托魏应科訪聘汪鋐之女为妻，不想又被海瑞断与馮三元了，却將馮

蓮芳許配于我，当堂交拜，命汪鋐、馮三元同县中执事送回完成花燭。誰知走至半路，聞得家中被海寇劫搶，是我瞞怨她几句，这惡丫头跳出轎来，夺根大棍，竟飞跑追賊去了。表岳汪鋐与大舅馮三元十分着急，差了庄丁前去保护，許久不見回来。我想人生若討得馮蓮芳这样丫头，支持家务么，倒也是好的。不免請汪鋐同馮三元出来商議商議。来！

書　童　有。

顧　慥　請汪老大人与馮舅爷！

書　童　有請汪老大人、馮舅相公！

〔汪鋐、馮三元上〕

汪　鋐　棋因一着錯，

馮三元　官判三生緣。

汪　鋐　啊賢契！
馮三元　啊姐丈！　赶去保护的人，可有回音？

顧　慥　咳，大人、賢舅，金銀丟了都不要紧，就是为姑娘这件事，我在这里着急。特請大人同賢舅出来商議商議。

馮三元　姐丈但請放心。家姐曾得先父傳授，武艺可敌数百人，此去若遇着賊寇，可保無伤。

顧　慥　啊，她有这样的武艺？

汪　鋐　舍內侄女不但武艺精通，而且心胸寬，胆量大，敢作敢为。賢契如今只管放心，想必要回来的。

顧　慥　哎呀妙啊！这么一說，倒是我顧慥的福气了。

四庄丁　（內）走啊！（上）

庄丁甲　天促喜事降，人逢得胜回。

啓相公：小人等奉命前去保护小姐，追至山中，帮

助宗游府捉住一賊。又遇見大將軍戚繼光，十分夸獎，叫小姐回家听候奏賞。小人等特此飞赶回来送信。

顧　慥
汪　鋐　啊，小姐得胜回来了？
馮三元

庄丁甲　正是。

顧　慥　哈哈哈！妙啊妙啊！吩咐快快迎接！

庄丁甲　是。走！快快收拾迎接新人！

〔馮蓮芳上〕

馮蓮芳　（唱）辞别了戚將軍喜在心上，
　　　　步匆匆来到了顧家門牆。

馮三元　啊，姐姐回来了！

馮蓮芳　回来啦，回来啦。

汪　鋐　侄女辛苦！

顧　慥　小姐辛苦！

馮蓮芳　有劳你們挂心啦。

顧　慥　請进請进！使女們，快来伺候！

〔春秀、丫环上〕

春　秀
丫　环　来啦。啊小姐回来啦？

馮蓮芳　回来啦。

汪　鋐　啊賢侄女，你是怎么擒賊，怎么遇見戚繼光，說来大家一听。

馮蓮芳　这話說来，眞正好笑。我跳出轎来，赶出三十多里路，正遇着宗游击与賊人交战，不能得胜。是我上前帮助他捉住一个大力賊叫做李兴。

汪　鋐
顧　愷　哎呀呀，亏你有这大的胆量！
馮三元

馮蓮芳　只是可惜其余的水寇都逃跑啦。是我正要回来，忽然衙役报道：本县海太爷被賊搶去啦。

汪　鋐
顧　愷　啊，海太爷如何又被賊人搶去了呢？
馮三元

馮蓮芳　因为我家表妹被劫，为此出城赶救，遇見賊人。

〔汪鋐、馮三元扯馮蓮芳介〕

汪　鋐　啊侄女，哪个表妹呀？

馮三元　啊姐姐，哪个表妹呀？

馮蓮芳　别扯，讓我說呀！

汪　鋐
馮三元　請說請說！

馮蓮芳　就是姑爹家的彩霞表妹，被海寇半路搶去啦。

汪　鋐　我女兒被海賊搶去了？

馮三元　表妹被海賊搶去了？

馮蓮芳　可不是被海賊搶去了嗎？誰还哄你們不成！

汪　鋐
馮三元　哎呀！

〔汪鋐、馮三元昏倒介〕

顧　愷　哎呀呀，可惜可惜！

〔馮蓮芳不知仍說介〕

馮蓮芳　我所以急啦，就同宗叔父拼命追赶，（回見汪鋐介）哎呀，姑爹你，你，你怎么啦？

顧　愷　哎呀賢舅也昏过去了！

馮蓮芳　兄弟，你、你、你也跟着吓唬我嗎？（扶馮三元介）

馮三元　哎呀！

（唱）听此言不由我三魂渺渺，

平白地起風波事事蹊蹺。

馮蓮芳 哎呀好啦，兄弟醒过来啦，待我瞧瞧姑爹，哎呀，姑爹姑爹！（用手掐汪鉉人中介）姑爹！

汪 鉉 哎喲，掐疼了我的嘴唇喽！

馮蓮芳 哎呀，也好啦！

汪 鉉 哎，女兒呀！

（唱）想女兒在閨閣原本好好，

却緣何被海寇劫搶而逃。

顧 愷 咳！眞是旦夕禍福。

〔汪鉉、馮三元同哭介〕

汪 鉉
馮三元 哎，女兒！
姐姐！ 这便如何是好？你要想个主意搭救于她才是呀！

馮蓮芳 这我可实在沒法子。只有快回家去問个明白，打点主意去救表妹便了。

馮三元 哎表妹呀！（哭介）

汪 鉉 咳，我本是遵奉海父台之命，送你来完成花燭。如今我也顧不得在此，要先回去料理。（哭介）

馮蓮芳 哎呀，我还忘了我是个新娘子哪！（羞介）

顧 愷 事已如此，且請老大人稍停片刻，吃杯喜酒再走。

汪 鉉 咳！也等不得你們完成花燭了，我要回家去了！

（唱）我只有这一女視如珠宝，

忙回家去查問怎生禍苗。（下）

馮三元 哎，姐姐呀！

（唱）好容易遂心願亲結姑表，

一旦間拆散了鳳友鸞交。

啊姐姐，兄弟本应在此伺候花燭，無奈有表妹之事，姑母待我恩重如山，怎能坐視？我前往姑夫家中打听信息去了！

〔馮蓮芳羞介〕

馮蓮芳　你去吧！

馮三元　（唱）慢說是亲上亲夫妻名号，

　　便鄰人遭劫搶也該去瞧。（下）

馮蓮芳　咳！

（唱）他姑侄悲切切忙忙去了，

　　好叫我無主張心中暗焦。

哎呀慢着！他姑侄是送亲来的，人都这么一走，叫我一个黄花閨女，独自在此，怎么好意思洞房花燭哪？

顧　慥　啊小姐，請入洞房吧！

馮蓮芳　哎，我想人生在世，須要烈烈轟轟，作一番事業；花燭不花燭的有什么要紧！

顧　慥　呃呃呃，这才眞正是要紧的事呢。

馮蓮芳　我蒙年伯戚繼光委差，押送李兴，三日后幷叫我前往軍营立功。如今已將李兴交与赵二衙收监啦。我想何必要完成花燭三日后才走？何不此时赶到宁波大將軍营前投效，帮他剿捕海寇，救我表妹，豈不名揚后世嗎？

顧　慥　哎呀小姐，这断断去不得！

馮蓮芳　你找累贅嗎！

（唱）常言道夫妻們百年交好，

　　結花燭与成亲何在今朝。

　　讓我去显才能揚名榮耀，

顧　慥　哎呀小姐呀！

(唱)好时光休錯过琴瑟和調。

哎呀，小姐，这是你我終身大事，定要洞房成亲，断断不可远行！

馮蓮芳　啊，你要洞房中去成亲嗎？

顧　慥　那个自然。

〔馮蓮芳想介〕

馮蓮芳　好吧！我們就到洞房去吧。

顧　慥　請！

馮蓮芳　走啊！

(唱)說什么入洞房令人可笑，

好夫妻哪在这衾枕之交。

〔顧慥冷笑介〕

顧　慥　請进洞房！

馮蓮芳　(唱)只見这床和帳倒也精巧，

無奈我心兒中不在这条。

顧　慥　丫头，拿酒来斟上，規矩禮行，要放好一些！

馮蓮芳　我不曉得什么"規矩禮行"。快拿酒来，咱們兩人喝吧！

顧　慥　是是是，快些斟来！

春　秀
丫　环　恭喜相公、小姐，請飲交杯酒！

顧　慥　(唱)我細想这姻緣福份非小，

該謝那海剛峰恩厚义高。

請！

馮蓮芳　請！

(唱)今日里好良辰酒不可少，

斟大杯上来！相公請吃！

顧　慥　小姐眞高兴，我飲我飲。

馮蓮芳　（唱）醉矇朧也好去鳳友鸞交。

顧　慥　哎呀小姐，我的量窄，实在醉了，請睡吧！

馮蓮芳　交杯酒已然喝啦，你去睡吧。

顧　慥　啊，請小姐先上床！

馮蓮芳　哎，我还有事，你先睡去。丫环，馬子哪？

春　秀
丫　环　在套間里哪。

顧　慥　如此小姐請便，我先上床等你。

馮蓮芳　是啦。你先請吧，我解完手兒，就来陪你。

顧　慥　快些来呀！（脫衣介）

（唱）我好似赴巫山襄王容貌，

喜孜孜上秦楼跨鳳吹簫。（入帳介）

馮蓮芳　（唱）可笑他上牙床中我圈套，

叫丫环备路費且莫声高。

你們兩人都来！

春　秀
丫　环　是。

馮蓮芳　我有一句話，哪一个不听，我就先打哪个！

春　秀
丫　环　小姐，有何吩咐？

馮蓮芳　我如今要往宁波府戚大將軍营前投效。你快給我收拾一点兒路費銀子来！

丫　环　是。（下）

馮蓮芳　你叫什么名字？

春　秀　我叫春秀。

馮蓮芳　看你倒还伶俐。回头你就跟我一同前去！

春　秀　是。

〔丫环上〕

丫　环　小姐，銀子在此。

馮蓮芳　銀子你拿着。丫头，如今我同春秀前往投軍，杀贼立功，你暂且裝着是我，不要做声，爬上床去睡。倘相公知道，起来問你，你就說我已經往宁波府去啦，叫他放心，我做了官必然回来。

丫　环　是。

馮蓮芳　春秀，快跟我走啊！

(唱)想人生时短暂光陰如泡，

豈可在洞房中酒色空消。

立一个盖世功后代知曉，

也不枉天生我女中英豪。

〔馮蓮芳、春秀下〕

丫　环　哈哈哈……

(唱)这件事倒叫我心中暗笑，

乐得去上牙床巧配鸞交。(拉帳介)

顧　慥　小姐！

(唱)这一陣好風流眞个美妙，

出帳来重梳妝細看眉梢。

哎呀呸！呸！呸！你怎么跑上我的床来了？

丫　环　馮小姐帶了春秀往宁波府戚繼光軍前去啦。叫我不用做声，上床陪你。

顧　慥　哎呀且住！我看馮小姐这般行为，眞乃女中丈夫，將来必有后望，这也是我顧慥的体面。我不免赶去宁波与她作伴，就是这个主意。丫头，收拾路費銀子，我也要往宁波去了。

丫　环　你怎么才办喜事，就出远門！

顧　慥　呸！还不快快收拾銀子去？

丫　环　哎喲喲，你眞沒良心哪！（下）

顧　慥　（唱）想当初梁紅玉巾幗英豪，

理应学韓世忠与她效劳！（下）

第　八　場

〔三海卒上，一海卒背海瑞上，徐海上〕

海　瑞　（唱）賊大胆敢擒官膊走乱奔，

全不知礼与义任性横行。

須知道海老爷也有本領，（打海卒介）

海　卒　哎呀好打，我受不住了！（蹲介）

海　瑞　嘿嘿！

（唱）豈惧你水中寇蝦刺魚鱗！

徐　海　众將，来此什么所在？

海　卒　熊耳山。

徐　海　离淳安县多少路了？

海　卒　一百余里了。

海　瑞　哎呀，走得好快呀。

徐　海　海老爷，你看这山路崎嶇，四处無人。你若降順孤家，同归海島，保你一生富貴。

海　瑞　呀呀呸！好强盜！

（唱）听此言怒冲霄火燒双鬢，

你把我海剛峰当作何人？

虽然是百里侯朝廷勅命，

秉忠心作郎官上应天星。

徐海！久聞你是个豪杰，为何在那金鰲島上兴風作

浪，違犯天条？今日旣被本县拿住——

徐　海　啊，怎么我倒被你拿住？

海　瑞　你就該俯首称降，才是正理。怎么倒叫我归你海島，豈不罪上加罪也！

（唱）似这等反寇言切齿可恨，

将被捉还敢来冒犯我身！

相劝你求生路改过归順，

徐　海　（唱）听此言不由我大笑連声。

哈哈哈！海太爷，你倒会說大話，怎么我倒將被你捉住？

海　瑞　你們这些强盜，"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难道你們还跑得掉么？

徐　海　此时是你被我劫搶而来，已离淳安县一百余里了。你可知道俺海中金鰲島上也有一番景致。

海　瑞　哼！不过是狗洞、鼠穴而已？

徐　海　海太爷，俺这里成年有長生之草，四时有不謝之花。你若肯去，那顆丞相大印，付你执掌，豈不快乐胜似在淳安做那嘔气的知县哪？

海　瑞　呀呸！好賊子！

（唱）犯天条夸什么海上風景，

任謠言怎能够惑乱我心。

我不降且和你拼了性命，（扭徐海介）

賊子！

徐　海　哼！

海　瑞　（唱）你休想波濤中再去藏身。

徐　海　海瑞！

（唱）今日乃用武时休想任性，

海　瑞　好賊子！

〔海瑞碰头介，徐海怒、按劍介〕

徐　海　啊！

(唱)且叫你試試俺腰下青鋒。

呔！海瑞，你眞不怕死嗎？

海　瑞　呀呸！自古忠臣不怕死，怕死豈忠臣？大丈夫生而何欢，死而何惧也！

(唱)你不是虬髯公海上名正，

又不比錢鏐王归服朝廷。

竟是这尹子奇一样愚蠢，

强盜啊！

我拼作張睢陽罵賊名存。

徐　海　呀！

(唱)做忠臣只做得这般光景，

要杀他却叫我又不忍心。

海太爷，不是我不杀你，只因爱你是个清官。

海　瑞　旣知我是个清官，就該降順！

徐　海　非也！我如今情願把金鰲島王位讓你。我同众將称臣扶你海中为王，共享富貴。

海　瑞　呀呀呸！越發地胡說了。

〔徐海拜介〕

徐　海　(唱)我情願学湯堯讓位虞舜，

君請上受一拜俯首称臣。

海　瑞　哎呀，逆賊呀！

(唱)你休想哄誘我身入賊境，

海剛峰豈是那不忠之人？

徐海！我劝你休要妄想，海老爷赤胆忠心，威武不

屈，富貴不移，豈肯从賊？

徐　海　孤家也是个义气男子，曾經立誓：不杀清官好人。

海　瑞　你旣不杀我，必須归順朝廷，我定保你不死。

徐　海　咳，海太爷，孤家也是因为严嵩当权，仕路艰險，所以看破功名，才在海上称王。今日再三劝你，你执意不从，也是你我無緣聚首。你請回去吧！

（唱）我和你看起来無有緣份，

　　你回县我归海各奔前程。

海　瑞　住了！

（唱）你搶我汪家女休想逃遁，

　　快交还方免你血染尸横。

徐海！你搶了太宰汪鋐之女，快快交还海老爷，免你一死！

徐　海　汪小姐已被孤家着人先送往海島去了。自有汪夫人送金銀前来贖取。此事不与你相干，快快請行吧！

海　瑞　哼！你不还我汪小姐，若想逃走，万万不能！

徐　海　咳！海太爷，孤家眞眞地怕了你了！

（唱）我也曾見过了多少拗性，（边走边唱）

　　从未見海老爷这样之人。

海　瑞　你、你、你、你快还我汪小姐来呀！

徐　海　咳！

（唱）且暂别容后会算我怕狠，

海　瑞　你往哪里去？

徐　海　我回海岸去，后会有期。

海　瑞　不还我汪小姐，你想逃走，万万不能！

徐　海　海太爷！

（唱）但願你做清官步步高升。

〔徐海甩海瑞介〕

徐　海　走啊！快走！

〔徐海、四海卒下〕

海　瑞　哎，賊寇休走！

(唱)只見他慌張張如飞而奔，

頃刻間树木遮不見一人。

哎呀，可惜呀可惜！不曾將他拿住，放他逃走了。我不免赶上前去，寻个机会，搭救汪小姐回来便了！

(唱)細思想这主意倒也把稳，

做一个定軍山換將才能。

海賊休走！（下）

第　九　場

〔二院子、四丫环、秦氏上，鄢懋卿背箱上〕

鄢懋卿　慢些走吧！

秦　氏　(唱)尽是些崎嶇路峰巒掩映，

〔鄢懋卿丢銀子介〕

秦　氏　(唱)是鬼道少村庄無有人行。

我只得强扎挣爬山越嶺，

〔鄢懋卿又丢銀子介〕

秦　氏　(唱)为什么还不到严州府城？（坐地介）

哎喲，我实在走不动啦！

鄢懋卿　哎呀呀，我也实在拿不起了。且看这箱子內，到底还有多少銀子。

(开箱看介)咳！只有一錠金元宝了，一路零扔碎丢，原来尽是这口箱子累人。

秦　氏　你这叫孙猴兒盤辣椒——費力不落实。

鄢懋卿　可不是么！

秦　氏　我問你，从这兒到严州府到底兒还有多少路程？

鄢懋卿　我哪里知道路徑多少。你們可曉得呀？

二院子　小人們也不曉得。

鄢懋卿　你們連路都不知道，只顧瞎跑，倘若縱出一个老虎，豈不要了命了！

秦　氏　哎喲，那可了不得！老爷你把这破箱子扔啦，快点兒背着我走吧。

鄢懋卿　也罢！快快走吧！

（唱）三十載書窗下勤習学問，

今日算头一遭見鬼見神。（背秦氏介）

秦　氏　（唱）我和你美夫妻鴛鴦交頸，

要在这遇难中方見情眞。

〔四海卒引徐海上〕

徐　海　走啊！看此人背着个艳色美妇，待掩搶来。看刀！

〔徐海杀死二院子、四丫环介〕

鄢懋卿
秦　氏　哎呀不好，又有强盜了！

徐　海　孤家非是强盜，乃金鰲大王徐海。你乃何人？背着妇女在此山路行走，想必是拐了来的？

鄢懋卿　哎呀大、大、大、大王！我是鄢、鄢、鄢、鄢懋卿！

秦　氏　咳，我是总理浙江鹽政鄢大人的家眷。你不要劫搶，情願送你些金銀，讓我們走路吧！

徐　海　孤家原要的是金銀，諒你們身边也無有許多。且請夫人到我海島居住，候鄢大人拿銀二十万兩前来贖

取就是。

鄢懋卿
秦　氏　哎呀大王，使不得！

徐　海　哇！

(唱)不怕你口悬河飞天本領，

遇着孤想求脫只恐不能。

鄢懋卿
秦　氏　哎呀大王，且請住手，我們还有銀子在別处寄放，

拏来送給你就是。

徐　海　哼！

(唱)你休要卖豪富誰肯相信？

海　瑞　(內)賊寇休走！

徐　海　哎呀不好，海瘋子赶来了。快走吧！

鄢懋卿
秦　氏　哎呀！

徐　海　(唱)众將官背了走留下懋卿。

四海卒　啊！

〔四海卒背秦氏下，鄢懋卿扯住徐海介〕

鄢懋卿　哎呀大、大、大、大王！我与你叩头，求你放了我的夫人吧！

徐　海　咳！(下)

〔海瑞急上〕

海　瑞　(唱)海老爷今日里定把忠尽，

叫海寇休脫逃早早投誠。

〔海瑞碰鄢懋卿，双跌介。海瑞扯住鄢懋卿，乱打罵介〕

好海賊！你敢来我陆地鬧事？

〔鄢懋卿抓住海瑞介〕

鄢懋卿　哎呀，大、大、大、大王打死我了，只求你放了我

的夫人，定將金銀二十万送你。

海　瑞　啊，你是什么人？

鄢懋卿　我是鄢懋卿。啊大王——

海　瑞　啊，鄢大人，你如何也来到此地，怎么叫起我“大王”来了？

鄢懋卿　啊，你是什么人哪？

海　瑞　我是淳安县知县海瑞。

〔鄢懋卿看海瑞，海瑞看鄢懋卿介〕

海　瑞　啊！

鄢懋卿　呃！

海　瑞　哈哈哈……

鄢懋卿　海太爷，百姓相傳，你被海寇搶了去了，怎么还在此处？

海　瑞　卑职追賊而来，并未被賊搶去呀。

鄢懋卿　你無有被賊搶去？

海　瑞　正是。

鄢懋卿　哎呀呀，我的夫人倒被賊搶了去了！

海　瑞　啊，夫人又被賊搶去了？

鄢懋卿　才搶去的。（哭介）

海　瑞　如此一同前去追赶！

鄢懋卿　哎呀有劳你了！我、我、我走！

（唱）这眞是鄢懋卿走了鬼运，

海　瑞　大人！

（唱）連累我淳安县鬧个不清。

〔幕內虎嘯介〕

鄢懋卿
海　瑞　哎呀，猛虎来了！

鄢懋卿　（唱）只听得吼一声山谷响应，

〔虎跳上〕

鄢懋卿　哎呀海太爷，你、你、你讓我先跑。救若救难观世音菩薩，弟子是个大清官哪，大慈大悲救我一救，要吃就吃海瑞呀！（跑下）

海　瑞　嘟！孽畜！

（唱）海剛峰又遇見扁毛畜牲。

〔虎扑海瑞介〕

海　瑞　哎呀，好孽畜！好孽畜！（跑下）

〔虎跳下〕

第 五 本

第 一 場

〔童子、山怪引福神上〕

福 神 (詩)人生世事一場戏，

奸佞忠良到底分。

只恐愚夫提不醒，

故歌旧典作新文。

吾乃熊耳山福神是也。只因貪官鄢懋卿奢华过份，天降折磨，被淳安县百姓逼走此山，遇見猛虎，必欲扑食。我想鄢懋卿虽則暴殄天物，然未杀害忠良，不比严嵩罪在不赦；况又祿命未絕，且有賢臣海瑞同行。恐被惊吓，是吾神再三喝止，这孽畜竟敢不听管束，咆哮而去。我只得激动獵戶史安，打死这一孽畜，以昭警戒。話言未了，史安来也，吾神当即隐去。正是：善善惡惡天有报，是是非非路不平。

〔同下〕

〔史安上〕

史 安 (唱)松林外腥風起猛虎作怪，

俺这里袖刀箭越山而来。

俺、姓史名安，严州人氏，在此山中打獵为生。适才耳聞虎嘯之声，特此越山前来找寻。前面嶺上，似有人呼喊求救，必是猛虎伤人。待俺赶上前去，擒

这孽畜便了！

(唱)天生俺打虎手身强胆壮，

　　每日里遍山崗獵虎搜狼。(下)

第二場

〔鄢懋卿上〕

鄢懋卿　(唱)心慌乱步高低兩足跌坏，

　　遇猛虎要吃我莫非命該！

奇怪呀奇怪！猛虎不吃海瑞，为何緊緊赶我？(跪介)观音菩薩救救弟子吧！海瑞是个惡人，又是奸臣，老虎爷爷要吃，就吃他吧！

〔幕内虎嘯声〕

鄢懋卿　哎呀不好了！待我把紗帽、官衣脫下，拿着好跑。有灵有聖的菩薩，救救弟子吧！

(唱)若論起我从未將人杀害，

　　求老天开彗眼赦却不才。

〔海瑞上〕

海　瑞　(唱)鄢大人跑山路眞个速快，

鄢懋卿　咳，老虎要命还不快跑么？哎呀呀吓煞我也！

海　瑞　咳！

(唱)赶海贼又逢这猛虎扑来。

哎呀大人哪，你我焉能跑得过猛虎？不如站在那高坡石上，那虎見你我二人靠在一处，也就不敢前来伤害。

〔鄢懋卿坐地裝死，不应介〕

海　瑞　啊大人，为何不語？(摸鄢懋卿介)哎呀，莫非吓死了？

〔幕内虎嘯声〕

海　瑞　哎呀，猛虎又来了！

鄢懋卿　（爬起介）哎呀海太爷，你、你、你、你說躲在哪个石坡上啊？

海　瑞　就是那里。

鄢懋卿　如此你我快快走吧！

海　瑞　請！

鄢懋卿　（唱）吓得我头昏沉心胆不在，

海　瑞　（唱）我料想死和生天早安排。

〔鄢懋卿、海瑞上椅站介〕

鄢懋卿　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薩！

〔虎形跳上，史安追上〕

史　安　呔！孽畜休走！

（唱）熊耳山豈容你孽畜搖摆，

抖一抖英雄威捕虎除灾。

〔史安打虎介、虎死介〕

史　安　啊，这孽畜如此不經打，一打么就打死了。

海　瑞　哎呀，好一个壯士，眞有卞庄之勇！

鄢懋卿　哎呀呀，这是你我十七八代的活祖宗！

海　瑞　呃！这是什么話？

鄢懋卿　“救命王菩薩”，难道不該这样称呼？嘿！

海　瑞　你我上前問过姓名。

鄢懋卿　是是是。

海　瑞　啊，壯士請了！

史　安　啊，誰来問俺？

海　瑞
鄢懋卿　我們二人在此。

〔史安細看介〕

史　安　啊，好了，原来你这强盗在此，天網恢恢，被俺撞見，休想逃走！

鄢懋卿　咳，完了！又是件什么事鬧出来了！

海　瑞　啊，素不相識，如何說我們是强盗？

史　安　啊！你敢不承認么？我們这山前山后一帶古墓，都是你們挖尽了。今日要想脫身，只恐不能！

海　瑞
鄢懋卿　啊，怎么道我們是挖墓之賊，誰人見証？

史　安　哼！（指鄢懋卿介）你这人賊头賊腦，滿臉土气，手中拿着紗帽、官衣；（指海瑞介）你又穿着这身潮旧衣服，豈不是墓中之物？还敢硬嘴！

鄢懋卿　哎呀完了完了，这却怎样分辯？

海　瑞　住了！此乃是我們自己穿的旧官服，你怎敢說是墓中之物？

史　安　呀呸！你們还敢嘴强？且捉你們二人去到家中拷打，看你肯否实言。

鄢懋卿
海　瑞　休得胡說！我們乃是官長。

史　安　呸！

（唱）現放着死冠帶尙敢騙賴，
　　提起这盗墓事怒滿胸怀。

鄢懋卿
海　瑞　休得無礼！

史　安　走！（背死虎，兩手扯鄢懋卿、海瑞走介）

（唱）哪怕你口悬河說到天外，

鄢懋卿
海　瑞　哎呀呀，好蠢蛮，不說理。

史　安　呸！

（唱）若支吾管教你活葬尸骸。

走！（推鄢懋卿、海瑞介）

鄢懋卿
海　瑞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同下〕

第 三 場

〔四兵丁、四家將、鄢貴、戚勇、宗礼、戚繼光上〕

戚繼光　（唱）一路来馬蹄下踏尽荒草，

遍山內無人烟四野寂寥。

鄢懋卿　（內）哎呀，好蛮人哪！

戚繼光　啊！

（唱）耳听得叫喊声想是强盜，

家將！宗將軍！

快准备擒賊寇排列槍刀。

〔戚繼光原人下場門排站介。史安背虎、推鄢懋卿、海瑞上〕

史　安　呔！快些走！

鄢懋卿　（唱）遇蛮汉不講理將好作歹，

海　瑞　（唱）竟不容人分辯奇哉怪哉！

宗　礼　哎呀好了，鄢大人与海寅兄来了。

鄢　貴　不錯。

戚繼光　請来相見。

宗　礼　啊大人、寅兄！

鄢　貴　老爷！

鄢懋卿
海　瑞　哎呀，原来宗將軍在此！

史　安　呔！你們敢是盜墓的賊党么？俺却不怕人多。

〔史安放虎作欲打介，宗礼架住介〕

宗　礼　嗯！你乃何人，如此凶勇？

鄢懋卿
海　瑞　此人乃是打虎壯士，甚不講理，寅兄須要小心！

戚繼光　住了！壯士听者：本督乃新任鎮海大將軍戚繼光是也。

鄢懋卿
海　瑞　原来是戚大將軍！

鄢懋卿　下官鄢懋卿拜見！

戚繼光　豈敢！

海　瑞　卑职海瑞参見！

戚繼光　久仰海先生高風，今幸得見。

海　瑞　豈敢！請問大將軍因何至此？

史　安　（背供介）原来是戚大將軍！

戚繼光　本督上任，因聞海賊攪扰淳安，故尔从此路过。你这壯士因何持蛮打人？从实說来！

史　安　小人見此二位，只道是盜墓賊人，故尔唐突。今見大將軍，才知乃是官府，得罪之处，望乞恕罪！（跪介）

戚繼光　你旣不知，何罪之有？起来！

史　安　是。請問二位尊姓，到底是誰，因何跑到山中来了？

鄢懋卿　你要問我么？便是总理鹽政鄢懋卿。

史　安　忘八羔子！

鄢懋卿　呃！好臭的嘴！

海　瑞　我乃淳安县知县海瑞，因追海賊来此。不料被你錯認为盜墓之賊。

史　安　哎呀呀，好官哪好官！（叩头介）小人时常听人傳言，說老爷为官清正。今日無知冒犯，倘乞老爷恕罪！

海　瑞　請問壯士姓甚名誰？旣有如此本領，因何埋沒山中？何不去投营入伍，博得功名，位至公侯，豈不

荣哉！

史　安　小人名叫史安，自幼在山中打獵为生。因見古墓常被盗賊挖掘，所以冒瀆尊顏。如今只求老爷收留小人，願效犬馬之劳，执鞭墜鐙，侍奉左右，我願足矣，何敢他望？

海　瑞　我乃一介寒士，焉能用得起你！

史　安　老爷若不收用小人，我当碰死山中！

戚繼光　此人既有向上之心，海先生不可拂其美意，收下了吧！

海　瑞　遵命。史安！

史　安　有。

海　瑞　你这名姓确乎不雅。既願随我，以后改名海安便了。

史　安　多謝老爷！

戚繼光　鄢大人、海先生既都無恙，賊寇諒已走远。本督暫别，宗游击可即帶兵回县！

宗　礼　遵命。

鄢懋卿　戚將軍請慢走，下官尚有兩事相求。

戚繼光　哪兩事？

鄢懋卿　第一件，家丁鄢富被海太爷拷打收监；第二件，敝房下被海寇搶去，（哭介）还求大將軍相救！

戚繼光　既如此，本督自有裁处。戚勇听令！

戚　勇　在！

戚繼光　你可飞馬前去，傳調丹山、定海、温州、处州四鎮总兵官，齐赴宁波行营，候令剿賊！

戚　勇　得令！（下）

戚繼光　宗游击听令！

宗　礼　在！

戚繼光　本督看你人材、武艺有大將之風。着你以为前鋒先行官，帶領本标兵馬，即速追赶徐海，去救鄢夫人。倘若不及，速到宁波行營报我知道！

宗　礼　得令！众兵丁，追赶海賊去者！

四兵丁　啊！

〔四兵丁、宗礼下〕

戚繼光　海先生，但不知为了何事鎖拿鄢大人的家丁？

海　瑞　有八个字奉聞。

戚繼光　哪八个字？

海　瑞　“訛詐州县，騷扰黎民”。

鄢懋卿　哎呀呀，实实的寃枉！

戚繼光　海先生，此事非輕非重，不可听信流言，自惹煩惱。

海　瑞　大將軍若不見信，請同鄢大人到卑县衙門，提出鄢富亲自审訊，是眞是假，便知詳細。

戚繼光　本督剿賊，正要查看淳安县地理，就便到貴衙解和此事。鄢大人！

鄢懋卿　大將軍！

戚繼光　就此請同前去，亲看审問，便知是非。

鄢懋卿　遵命！

戚繼光　帶馬！

（唱）鄢大人海先生兩不自解，
　　我本是統兵官問所不該。
　　只因为軍务事內中牽帶，
　　且到那淳安县亲自看来。

〔四家將、戚繼光、戚勇、海瑞下〕

鄢懋卿　夫人！阿寿！夫人哪！（哭介）

戚繼光　（內）鄢大人！

鄢懋卿　啊，来了，来了。（哭介）

〔同下〕

第　四　場

〔四海卒、王汝賢上〕

王汝賢　（詩）滾滾波濤势万千，

鯨鯢十万鎮海边；

錢塘一股忠义气，

照徹东南半壁天。

俺、王汝賢。只因大王帶領叶宗满、李兴等暗去淳安县劫搶富戶顧慥家私；命俺帶兵巡岸以备接应。一去許久，未見回还，叫俺好不放心。也曾差探子前往打探，且候回报。

〔报子上〕

报　子　报！啓將軍：大王劫了顧家，并差叶將軍押送汪鋐之女先回海岸来了。

王汝賢　知道了。

〔报子下〕

〔汪彩霞、車夫、叶宗滿上〕

叶宗滿　走啊！

汪彩霞　（唱）实指望偕鸞凰妇随夫唱，

又豈知弄巧处反招禍殃。

恨海寇要金銀將我劫搶，

叶宗滿　呔！

（唱）休啼哭已到了海岸之旁。

好生在車中安坐。王將軍請了！

王汝賢　啊，叶將軍，一路辛苦！大王今在何处？

叶宗滿　大王在淳安县西門外，搶得汪鋐之女，命俺先行押回，交与將軍好生看守。大王同李兴去劫顧慥家私，想必就要回来。

王汝賢　如此左右，快將汪小姐扶下車来！

四海卒　啊！請小姐下車！

汪彩霞　嗯！誰敢近前？

四海卒　啊！

王汝賢
叶宗滿　退下！請小姐下車！

汪彩霞　苦啊！

（唱）自幼兒在閨閣未經風浪，

哪曾見凶惡人这般猖狂。

叶宗滿　小姐但請放心，只管下車，保你無事。

汪彩霞　（唱）悲切切下車来心中暗想，

王汝賢　好一个絕色女子！

叶宗滿　請小姐上坐！

〔車夫下〕

汪彩霞　嗯！站开些！

（唱）拚一死必要个节烈冰霜。

喂呀！（哭介）

王汝賢　呀，爱煞俺也！

（唱）人世間竟有这神仙模样，

莫不是天作合水里鴛鴦。

叶將軍，这汪小姐可是命俺看守？

叶宗滿　正是。將軍好生看守，不可褻瀆。候汪家金銀前来

贖取。

王汝賢　將軍請便！

叶宗滿　請！（背供介）哎呀且住！王汝賢見了汪小姐眉眼不正，倘有調戏褻瀆，大王回来，豈不連我問罪？我不免在帳外暗暗防守，免得生事。啊王將軍，好生看守汪小姐，俺告辞了！

王汝賢　請！

叶宗滿　（唱）交小姐假意兒暫出营帳，

　　在外廂暗地里留意堤防。（下）

王汝賢　（唱）見美女不由我心中暗想，

　　这时候又何妨自作主張。

且住！俺平日英雄自逞。今朝見此美女，不由欲火难禁。我想大王搶来，也不过是要汪家拿金銀前来贖取，并非要收她作妾。今俺就强納此女为婚，大王回来，难道还真杀俺不成？来来，快取美酒佳肴前来，与汪小姐压惊。

四海卒　啊！（备酒介）启將軍：酒肴現已备好。

王汝賢　尔等帳外歇息！

四海卒　啊！（下）

王汝賢　啊小姐，俺乃金鰲島元帅王汝賢。大王將你付俺看守，原是有意賜我为妻。这也是三生緣份。且請寬飲一杯，我和你共成百年之好。

〔汪彩霞羞介〕

王汝賢　来来来，請吃一杯。

汪彩霞　哇！好强盜啊！（將酒打潑在王汝賢臉上介）

王汝賢　呃，怎么潑我一臉酒啊！

汪彩霞　（唱）我本是千金女你敢狂妄，

便拚个申屠氏血濺衣裳。

强盜啊，你休無礼，我虽身被搶劫，乃是太宰千金小姐。徐海曾言，并不褻瀆于我，只候我父母金銀前来贖取。你何敢陡起狂心！

王汝賢　哈哈哈！小姐，倘你家不肯拿金銀贖取，豈不耽誤小姐青春？不如从我，落得海上快活。来来来，請寬衣吧！

〔叶宗滿暗上，听介，怒介〕

汪彩霞　哇！强盜住手！

王汝賢　啊啊，好不識抬举！

汪彩霞　我汪彩霞乃有夫之女，义不屈节。你若逼我，便当一死！

(唱)休欺我柔弱体未經風浪，

曾讀那烈女傳志节冰霜。

到今日拚一死留名海上，

〔汪彩霞拿酒壺等物打王汝賢，王汝賢接介〕

汪彩霞　强盜啊！

(唱)快杀我願效那鳥姬娘娘。

王汝賢　(唱)我本是惜姣姿將你看上，

为什么抛杯盞惡語突唐？

心一横又何难强行淫蕩！(抓汪彩霞介)

你敢不从嗎？

汪彩霞　哎呀，狗强盜啊！(抓王汝賢介)

叶宗滿　大胆！

(唱)王汝賢好大胆敢欺貞良！

〔王汝賢惊介，放汪彩霞介。汪彩霞哭介〕

汪彩霞　哎呀，好强盜啊！

王汝賢　叶將軍闖进帳来，是何道理？

叶宗滿　王汝賢！汪小姐虽然被搶，乃是一个閨門少女。大王原是要她金銀贖取，吩咐好生看守，不可褻瀆。况且为將者，以不淫不乱为能。你今竟敢强逼此女，是何道理？

王汝賢　呀呀呸！俺从大王金鰲起义，凡事皆可自主。你乃新进小輩，何敢管俺閑事！

〔汪彩霞哭介〕

叶宗滿　住了！別事任你自为。此女乃是大王命俺押回，难以任你調戏！

王汝賢　你是吃醋，还是不服？

叶宗滿　不服！

王汝賢　俺今偏要淫汚！

叶宗滿　俺不許你胡为！

王汝賢　呸！

（唱）俺本是大英雄你敢違抗？

叶宗滿　（唱）难容你行淫汚执暴逞强！

王汝賢　（唱）似鷄卵尔怎敢泰山击撞？

叶宗滿　（唱）須信俺打虎拳不容强梁！

王汝賢　你敢講打？

叶宗滿　打便怎样？

王汝賢　打！

〔叶宗滿、王汝賢脫衣打介〕

汪彩霞　喂呀！（哭介）

〔叶宗滿、王汝賢起打，扭下〕

汪彩霞　我好苦也！

（唱）我好似失群雁入了罗網，

纵然是毁花容怎免祸殃！

哎呀，看这二贼扭打出帐去了。曾記徐海言道：只要我爹娘金銀前来贖取，并不褻瀆于我。故尔一路之上，苟全性命，想与馮家表兄，夫妻完聚。誰想来到海上，这般光景，难保璞玉無瑕。不免趁此时潜出帳外，投水而死，落得个貞节身体，以报馮郎深情便了！

（唱）細思想只有这投水为上，

落一个貞节体报答馮郎。

泪潸潸偷出了海賊营帳，（洒介）

爹爹！母亲！馮郎！哽呀，我好命苦啊！

今作了王家妇抱石投江。（洒介，下）

第 五 場

〔三海卒、一海卒扶秦氏、徐海上〕

徐 海 （唱）虽然是空劫搶打了敗仗，

却喜得遇嬌姿月貌花芳。

秦 氏 請問金鰲大王，你不过只要二十万銀子，何必又將我擄来哪？

徐 海 不必多言！来此已是宁波海口，是俺扎营之处了。

〔王汝賢、叶宗滿內喊：着打！〕

徐 海 啊，这是孤家禁地，誰敢厮打？你們快將鄒夫人送进去。待孤上前看来！

四海卒 啊！

秦 氏 哎呀，老爷呀！

（唱）我夫妻多恩爱并头蓮样，

平白地遭風波拆散鴛鴦。

〔秦氏、四海卒下〕

徐　海　哈哈哈！

（唱）非是她紅顏女遭逢魔障，（轉走介）

該因我时运至財色相帮。

〔王汝賢、叶宗滿扭打上〕

徐　海　嘟！你二人因何不守营規，如此厮打？

叶宗滿　大王容禀！

王汝賢　住口！讓俺先講！

徐　海　你且講来。

王汝賢　叶宗滿帶回一个女子，說是大王叫俺看守。末將正在劝解那女子不要啼哭。叶宗滿闖进調戏。末將喝止，他便不服，行凶厮打。求大王發落！

徐　海　嗯！叶宗滿，你怎么竟敢調戏汪小姐？

叶宗滿　哎呀大王啊！小將奉命押送汪小姐回营，何不在途中調戏？哪有回营之后，反敢狂妄之理？实因王汝賢陡起淫心，强行逼誘，小將在帳外听見汪小姐哭罵，因而心中大怒，进帳解救。他便逞凶横打。求大王詳情！

徐　海　哼！你兩人互相推委，一样說法，实在可恶！本当叫汪小姐出来，指出是誰調戏，斬你二人，明正軍法。不知者道孤信任他人。你二人須知好歹，从此解和，下面披挂伺候，夺取浙城，將功折罪。

王汝賢
叶宗滿　謝大王！哼！

徐　海　嗯！下去披挂！

王汝賢
叶宗滿　得令！（下）

徐　海　咳！非是孤不追究，用人之际，只得如此。汪小姐

呀，只恐你冶容誨淫，終难完璧也！

〔汪彩霞上〕

汪彩霞　(唱)耳听得海岸边一派嘈嚷，

吓得我步踉蹌眼跳心慌。

悲切切望波濤一死埋葬，

徐　海　住了！

(唱)汪小姐你休要短見悲伤。

汪小姐休行短見，孤家已知你的委屈，自有定夺，保你無伤。

汪彩霞　既蒙垂憫，請道生全之策！

徐　海　随孤来！

(唱)尊小姐且随孤进入宝帳，

生全事孤自有好語商量。

徐　海　孤想你乃太宰之女，千金閨秀，軍营之中，許多不便。若肯拜孤膝下作为义女，别人也就不敢褻瀆。也好在此安身，等候府上差人前来贖取，你意如何？

汪彩霞　如此义父大人在上，待女兒拜見！

徐　海　哈哈哈！我兒少礼。

汪彩霞　(唱)謝义父仁慈心天地一样，

海屋中多添籌福寿安康。

徐　海　(唱)可敬你宦門女貞靜形象，

此不过暫相留不久回乡。

女兒！

汪彩霞　义父！

徐　海　昨日从熊耳山經过，搶得奸臣鄢懋卿之妻，要他二十万銀子贖取。話虽如此，我心中尙未定意。少时

唤她出来，你須要以“母亲”相称，不可違拗！

汪彩霞　是。

〔二头目暗上〕

徐　海　左右，請鄢夫人出来！

二头目　啊。大王有旨：請鄢夫人出来！

〔四海卒引秦氏上〕

秦　氏　咳！

人生無限伤心恨，死別生离兩字間。

又是什么事哪？大王！

徐　海　夫人，孤家这里奉揖了。

秦　氏　豈敢豈敢！

汪彩霞　母亲万福！

秦　氏　哎呀呀，好一个美貌的姑娘！

徐　海　此乃淳安县致仕太宰汪鋐之女，也是被我劫来，因居住不便，所以拜在我的名下做了义女。

秦　氏　既是你的义女，为什么叫我“母亲”哪？眞是胡說八道啦！

徐　海　哈哈哈！夫人，难道你还不明此理？

秦　氏　什么明白不明白，我也情願拜在大王膝下，做一义女。候我家鄢大人前来贖取就是。

徐　海　夫人，你却不能！

秦　氏　啊，我怎么不能哪？

徐　海　夫人乃奸臣之妻，况且生得天姿国色。

秦　氏　胡說！

徐　海　孤原配夫人去世，并無子嗣，只有一个亲生女兒名叫摩云，年已十七岁，駐守金鰲，虽有本領，到底缺少母教。

秦　氏　哎，这都是哪兒的事！誰还管你的家务事呀？

徐　海　孤家久欲續弦，未得才貌兼全之妇。今得夫人，正是三生有緣。就此立你以为王妃，作个龙鳳呈祥，同享荣华，你意如何？

秦　氏　呸！胡說！我乃鹽政鄒懋卿正配誥命夫人，虽然一时被你搶来，我家大人自会差人拿金銀前来將我贖回。你应該好好賓客相待才是。这样褻瀆起来，是何道理？

徐　海　啊！你敢不从我命么？

秦　氏　呸！我乃誥命夫人，你休妄想！

徐　海　好賤人！

（唱）仗着你生就了如花貌像，

敢藐視杀人的金鰲大王。

这三尺青鋒劍要你命丧，（拔劍欲斬秦氏介）

秦　氏　好啊！你、你、你、你杀了我吧！

汪彩霞　哎呀爹爹呀！

（唱）請息怒再三思可緩商量。

徐　海　我兒休管！

秦　氏　海賊啊！

（唱）鄒大人在浙江官为民上，

到此来我又非野花出牆。

况且你作大事須存大量，

見几个貪淫徒得有下場？

人說你假仁义兴風作浪，

原来是水妖魔不比錢王。

罢！

我今日留一个貞节名望，

杀了我吧！

徐　海　啊！夫人請息怒！

秦　氏　（唱）大兵到只恐你夢做黄粱！

徐　海　呀！

（唱）她原是貞节妇我却錯想，

若强逼恐怕那天降禍殃。

哎呀且住！不料想奸臣之家，竟出节烈之妇，我豈肯欺天灭理？也罢！鄢夫人！

秦　氏　大王！

徐　海　你也不用謾罵啼哭，孤有个安頓之所，免得在此冶容誨淫，不知夫人去也不去？

秦　氏　你說吧，是什么所在？

徐　海　本应送你回去，怎奈孤王所搶之人，俱是金銀贖取。若是放你回去，下次便就無信無威了。

秦　氏　放不放由你，我就拚着一个“死”吧。你刚才說送我到一个安身的所在，到底是哪兒？你就快說出来吧！

徐　海　我女現駐金鰲島上，本要送你前去同住，又恐她气性不好，得罪于你。

秦　氏　旣是女兒家，有何得罪？

徐　海　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有一孤燕島，乃数十里方圓一个孤島，四面是水，并無人烟，內有石屋，干淨可住。孤今多备粮食、衣履，用船送你前去居住，以候鄢大人金銀前来贖你。你意如何？

秦　氏　嗯！这才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旣有这个所在，就請你送我去吧。

汪彩霞　啊义父，女兒亦願随鄢夫人同去孤燕島居住。

秦　氏　好啊！我們倆人一塊兒去就更好啦。

徐　海　也罢！女兒旣願同去，也免孤家担心。左右，吩咐快船一只，多备粮食、衣履，將鄢夫人、汪小姐送往孤燕島上。倘有褻瀆誤事者，定斬不饒！

二头目　得令！呔！水軍头領听者！大王吩咐：即駕快船一只，多备粮食、衣履，送鄢夫人、汪小姐前去孤燕島居住，路中倘有褻瀆迟誤者，定斬不饒！

众　（內）啊！

徐　海　再傳令四队头目，披挂整齐，伺候起兵。

二头目　四队头目听者！大王有令：披挂整齐，伺候起兵！

众　（內）啊！

〔一水軍头目，二水卒駕船上〕

水軍头目　船只、粮食、衣履俱已齐备。

徐　海　水軍头領听者：尔等將鄢夫人、汪小姐送往孤燕島上居住，并傳令公主得知，叫她小心防守，不得有悞！

〔徐海下，二头目、四海卒随下〕

水軍头目　得令！請鄢夫人、汪小姐上船。

秦　氏
汪彩霞　謝大王！喂呀 老爷呀
爹娘啊！

秦　氏　（唱）我只說这番来顧家一样，
又誰知海岸上落此恓惶。
小姐！

汪彩霞　夫人！

秦　氏　（唱）我和你孤燕島苦愁相傍，

汪彩霞　夫人哪！
（唱）上海船与夫人一样凄凉。

〔秦氏、汪彩霞同哭介，水軍头目、二水卒引下〕

〔众同下〕

第　六　場

〔吹打。八海卒、四海將、王汝賢、叶宗滿、徐海上〕

徐　海　（唱）大丈夫圖功業須要豪放，
　　　　不学那酒色君罵名四揚。
　　　　众將听者！

众　　　啊！

徐　海　从今以后不許劫搶妇女！

众　　　啊！

徐　海　前在淳安虽然放走海瑞，失去李兴，却喜將路徑認熟。今封王汝賢、叶宗滿二人为左右先鋒，就此起兵前往，夺取郡县去者！

王汝賢
叶宗滿　得令！請大王披挂！

〔吹打。徐海披掛介〕

徐　海　（念）陸乘車馬水乘舟，
　　　　万里山川半旧游；
　　　　孤今欲繼錢王志，
　　　　席卷錢塘四百州。
　　　　起馬！

众　　　啊！

〔"五馬江兒水"牌子，同下〕

第　七　場

〔四衙役引赵汴湖上〕

赵汴湖　（唱）做清官实在难此話非謊，

护琴堂学飲冰腹內飢荒。

(詩)做官須厚德，

为相看前賢；

政勤歌五袴，

心貪取一錢。

下官、淳安县丞赵汴湖。堂翁海瑞，因汪鉉之女被水寇徐海搶劫，帶役前去捉拿。鄢懋卿教我打开监獄，放他家人鄢富。是我击鼓乱嚷，这个贓官竟自吓跑啦。我今护理衙署，好不担心。已差衙役打探堂翁下落，此时也該有人回报啦。

〔衙役甲上〕

衙役甲　啓禀二老爷：本县太爷同着戚繼光大將軍、鄢懋卿大人，一同回衙。

赵汴湖　啊，太爷回来啦？

衙役甲　太爷还吩咐上設二椅，旁設公案一座，不可迟延！

赵汴湖　哎呀，这是为什么？吩咐快快伺候！

衙役甲　啊！太爷回衙，快快伺候！

众　(內)啊！

〔書吏、門子、禁子暗上〕

〔四家將、海安、鄢貴、戚繼光、鄢懋卿、海瑞上〕

赵汴湖　迎接大人。

戚繼光　(唱)好一个淳安县風景清爽，

百姓們欢呼声拥滿道旁。

鄢懋卿　(唱)到此地不由我心增惆悵，

海　瑞　(唱)二大人听审問請坐大堂。

公案旁設，上放交椅二位。

四衙役　啊！

海　瑞　二位大人請坐！

戚繼光
鄢懋卿　請！

〔吹打。戚繼光、鄢懋卿正坐介。海瑞坐公案介。書吏左站，赵汴湖右站〕

書　吏　升堂！

四衙役　啊！

海　瑞　禁卒！

禁　子　有。

海　瑞　看大刑伺候！

禁　子　啊！大刑到。

海　瑞　將鄢富提出监来！

禁　子　啊！（下）

海　瑞　大將軍，今日乃卑职审事，不敬之处，望乞恕罪！

戚繼光　正要領教大才。

〔禁子押鄢富上〕

禁　子　呔！快走！

鄢　富　报！鄢富告进！

四衙役　噢！

禁　子　鄢富当堂。

海　瑞　松了刑具！

禁　子　啊！

海　瑞　鄢富，你因甚假冒鄢府府丁，前来訛詐官吏？从实招来！

鄢　富　我本是鄢府总管，豈是“假冒”？現在大人在此，你还敢捆打我嗎？

海　瑞　你既是鄢大人的总管，为何索詐各州县供应銀兩？

可再說一遍我听！

鄢　富　那是你逼打我說的。我何曾訛詐銀兩？

海　瑞　你亲笔供招在此，焉能推脫！

鄢　富　是你逼我写的。求大人作主！

鄢懋卿　住了！海太爷，你平白捆打，逼写供招，該当何罪？

海　瑞　哈哈哈！你这賊骨头，不打不招。左右，夾了起来！

四衙役　啊！

鄢懋卿　住了！誰敢夾我的家丁！

海　瑞　大人，这是淳安县大堂，众目昭彰之地。并非大人私宅。就是大將軍也只好坐观而已，豈能徇私护庇？左右，夾起来！

四衙役　啊！

海　瑞　（唱）一路来所做事你自思想，

　　　　豈不知暗鬼神明有王章。

　　　　官虽小朝廷印执法堂上，

收！

　　　　豈容得恶奴才狡供賴贓。

鄢　富　哎喲，大人救命啊！

海　瑞　問他招也不招！

四衙役　快招！

鄢懋卿　咳，眞眞寃枉。

鄢　富　哎喲，寃枉啊！

海　瑞　好刁奴才！

（唱）你亲笔写供招反喊寃枉，

　　　　十余万民脂膏豈是寻常？

　　　　一任你大手臂遇我强項，

想求脫除非是奏与君王！

收！

四衙役　啊！

鄢　富　哎喲，受刑不住，我招我招。

四衙役　快招。

鄢懋卿　胡說胡說！招什么？

海　瑞　松刑。鄢富快些招来！

鄢　富　我本鄢大人得力家丁，一路而来，索要州县供应礼物，共有十万多銀兩。先前已在財神庙中，写过亲供的啦。如今只求饒命！

〔鄢懋卿气顫介〕

鄢懋卿　哎呀胡說，眞个胡說！

〔鄢懋卿跌倒介，鄢貴扶介〕

海　瑞　大人可曾听見？

鄢懋卿　咳、这、这、这些事，我何曾知道？幸喜貴县訪出，不然將来連我的声名都鬧坏了。

海　瑞　旣是大人不知，如今还是照直詳办，还是从輕發落？

鄢懋卿　这都是下官管教家丁不严，若經通詳按撫二院，必然奏审。下官乃严太师保举門生，恐閣下未免無光。如今只求从輕發落！

海　瑞　大將軍如何吩咐？

戚繼光　本督乃督率武將，于吏治不熟。旣是鄢大人言之如此，海先生或可从輕發落，請自尊裁。

海　瑞　遵命。鄢富！

四衙役　答应！

鄢　富　有！

海　瑞　你这奴才，羊質虎皮，索詐州县，扰害黎民，本应重办。但是又恐連累他人——（望鄢懋卿介）

鄢懋卿　正是正是。

海　瑞　請大人將傳單溜子撤銷，以后所过州县，一概不要供应，免得此輩鬧事。

鄢懋卿　原应如此。傳單溜子，自然撤銷，不要供应。

海　瑞　此案所詐贓銀，若概行追究，又成大案。今淳安县地瘠民穷，百姓灾苦，煩大人乐施銀五万兩，拯济一县穷民，不知可否？

鄢懋卿　使得使得。拯济穷民，这是好事，有何不可。我願乐施五万兩。

海　瑞　大人旣然慨允，此項銀兩卑职也不經手。赵寅兄！

赵汴湖　卑职在！

海　瑞　你可領下，按照戶口册散給穷民！

赵汴湖　遵命。

海　瑞　来！

禁　子　有。

海　瑞　將鄢富扶了下去！

禁　子　啊！鄢二爷起来走吧。

鄢　富　哎喲，好晦气，撞見这样瘟官！（下）

鄢懋卿　公事已畢，極承貴县照应，我要到宁波一帶巡鹽去了，改日拜謝。告辭！

海　瑞　且慢！还有一事，当着大將軍要請台教。

戚繼光
鄢懋卿　又有何事？

海　瑞　尊夫人被搶一案。

〔鄢懋卿羞介〕

鄢懋卿　哎呀呀，那乃是我义子顧慥，要我夫妻去他家盤桓，恐我不肯，故此半路迎接。家丁不知，說輕报重，惊动貴县，即請毋再追究。

戚繼光　原来还有此事！

海　瑞　哈哈哈！卑职治內豈有大人义子！实不相瞞，顧慥前日已經供出，原是搶亲，誰知誤劫了夫人。

鄢懋卿　不、不、不是啊！此事有敝宅家眷在內。今虽被海寇劫去，鬧起来到底有关縉紳体統。你我都在官場，何必穷究？

戚繼光　这話也說得是。

〔海瑞点头介〕

海　瑞　如此說来，大人便先有了不是了。

鄢懋卿　啊啊，我有何不是？

海　瑞　大人奉旨巡行鹽政，为何要帶夫人同行？既帶夫人同行，为何又坐五色彩轎？既坐彩轎，又为何要十二名女夫抬走？于理不合，于法有碍。难怪生員顧慥誤搶，海寇攔劫，卑职今日斗胆，敢請大人罰出三千金，修理学宫書院！

鄢懋卿　我夫人被搶，还要受罰？也罢！修理学宫書院，也是好事。我亦情願受罰。

海　瑞　大人旣願，此銀亦交赵县丞办理。

赵汴湖　卑职遵命。

鄢懋卿　海先生沒有别的話說了吧？

海　瑞　卑职断虽如此，还要請問大將軍奏与不奏？

鄢懋卿　哎呀呀，大將軍，方才說是統兵元戎，不干吏治，豈肯折奏之理？

戚繼光　本督奏是要奏，只不关碍鄢大人彩轎之事也就是了。

鄢懋卿　哎呀呀，請問大將軍如何奏法？

戚繼光　本督統領軍务，这徐海騷扰淳安地方，这是一奏。二来我鎮守宁波府，首县乃是鄞县，必得能員帮助。今欲借重海先生調补鄞县参贊軍机，助我平賊，此乃二奏。

鄢懋卿　折奏不碍下官。感大將軍盛德！

海　瑞　承蒙保举調繁，只恐不能胜任，有辜厚意。

戚繼光　本督主意已定。海先生不必过謙！

鄢懋卿　別無話說，下官告辞了！

海　瑞　卑职送大人！

鄢懋卿　不敢当，海太爷！

海　瑞　帶馬！

鄢　貴　啊！

鄢懋卿　大將軍，少陪了！

戚繼光　奉送！

鄢懋卿　不敢！

戚繼光　請！

鄢懋卿　海太爷！

海　瑞　不敢！

鄢懋卿　你好厉害！

海　瑞　大人夸奬！

鄢懋卿　海太爷，我是去宁波府公干，并寻取賤內。你又調了鄞县，到那里一定相会。照这样好事，多照应我几件，就感謝不尽了。

海　瑞　只恐事不凑巧。若有机会，必然奉敬。

鄢懋卿　我眞怕了你了！

（唱）鄢懋卿从小来未曾上当，

今日里多領教見笑大方。

〔鄢懋卿、鄢貴下〕

戚繼光　海先生，前者馮達芳捉获一賊，名叫李兴，曾交赵县丞收禁在监。本督意欲帶去，以賊攻賊。

海　瑞　寅兄，李兴何在？

赵汴湖　現禁在监中。

海　瑞　提了出来！

赵汴湖　是。禁子，將李兴提出！

禁　子　是。

〔海瑞入座介〕

禁　子　呔！李兴出监哪！

〔李兴上〕

禁　子　李兴当堂！

戚繼光　本督念你系無知小民，誤入牢籠；今欲生全你的性命，可肯改邪归正，随我軍前杀賊贖罪？

李　兴　哎呀老爷，若肯饒我，我、我就拚命舍死，引路杀賊。

戚繼光　你旣洗心革面，赦你無罪，快快与他松刑！

禁　子　啊！（与李兴松刑介）

李　兴　多謝老爷恩典！

〔报子上〕

报　子　报！启大將軍：金鰲島水寇徐海，大起兵將，夺取郡县。打探得夫人从水路杀上前去。只恐誤入賊境，特此飞来报知。

戚繼光　再去打探！

报　子　得令！（下）

〔海福暗上〕

戚繼光　哎呀，我夫人自逞才能，去破水寇，孤舟深入，必然有失。海先生！

海　瑞　大將軍！

戚繼光　速將印信交与赵县丞护理，飞馬前往鄞县到任。新旧之事，自有本督料理保奏。我今先行去也。

海　瑞　是。

戚繼光　帶馬！李兴随我去者！

(唱)軍务紧我只得飞馬先往，

　　海先生交印后速整行裝。

〔四家將、李兴、戚繼光下〕

海　瑞　(唱)大將軍重賢才眞乃名將，

　　我必当帮助他紫綬金章。

海福、海安，取印过来！

海　福
海　安　是。

海　瑞　寅兄請来拜印！

赵汴湖　遵命。

〔大吹打。赵汴湖拜印介〕

海　瑞　寅兄，少陪了。

赵汴湖　奉送！

海　瑞　海福，帶馬！

海　福　啊！

海　瑞　寅兄啊！

(唱)作县宰秉忠心为民至上，

　　一切事必須要恭儉温良。

赵汴湖　領教。

海　瑞　（唱）軍务紧我只得鞭敲鐙响，

赵汴湖　奉送！

海　瑞　（唱）調繁缺平海寇軍門商量。

〔海福、海安、海瑞下〕

赵汴湖　哈哈哈！

（唱）这是我赵汴湖官星發旺，

不料想在淳安兩署大堂。

不想我赵汴湖官运亨通，兩署县印，虽然賺不得錢，倒也学了些見識。从今以后，我就是第二个海瑞啦。

四衙役　哦！

〔同下〕

第　八　場

〔春秀、馮蓮芳上〕

馮蓮芳　（唱）自离了淳安县飢餐渴飲，

历多少山共水何曾消停。

过村庄懶观看人物風景，

哪管人耻笑我异乡釵裙。

春秀！

春　秀　小姐！

馮蓮芳　你瞧瞧，这宁波府的人，到底不像我們淳安县的人老实。

春　秀　怎見得哪？

馮蓮芳　你瞧啊，我們倆一出来，他們就像看戏的一样瞧着咱們，叫人怪害臊的。

春　秀　想是看見咱們走路太快。

馮蓮芳　咳，想我馮蓮芳父母去世，任意强横，被海父台劝諭一番，也就洗心改过，于归顧慥。不料又鑽出水賊劫搶的事，遇見戚大將軍，叫我軍前帮助杀賊。我連花燭也沒等完成，竟自步行而来，眞是聖人說的“下車馮妇”啦。难怪过路的人要指点笑話。

春　秀　小姐，此时嘆也無益，赶到府城見了戚大人再作道理。

馮蓮芳　这話說得对。随我快走。

春　秀　是。

馮蓮芳　（唱）这是我气性高紅顏薄命，

　　就作亲也不能洞房安宁；

　　投宁波杀海賊一时高兴，

春秀！

　　怕的是談笑我路旁之人。

〔同下〕

第　九　場

〔“六么令”牌子。四文堂、楊珍、蔣玉引赵文华上〕

赵文华　（詩）权門之下树根深，

　　聖眷三迁任貳卿。

　　曾記当年食淡叶，

　　果然不負讀書灯。

下官、赵文华。浙江慈谿县人氏。蒙严太师提拔，官居工部侍郎。昨因戚繼光奏报水寇騷扰地方情形，聖上心疑鄒懋卿貪濫所致，要差一个名望大臣巡視查办。严太师之意，保举下官前来江浙，名为奉旨祭祀海神，其实暗中查訪官民軍务。今已到得

宁波府鄞县地方，怎么無有人前来迎接？

楊　珍　啓大人：聞得鄞县知县已經催粮去啦。新任是淳安县海瑞調补，不知到任沒有。

赵文华　唔呀海瘋子調了鄞县，你們不可去要公館供应，惹他吵鬧啊！

楊　珍　是。

赵文华　别事可以不用，猪羊祭祀是要地方官办的。

楊　珍　是。

赵文华　也罢！你去对海瑞說，大人是个清官，一切供应：公館、人夫、轎馬俱都不要。倘他若勉强送来了，大人必要参办他的。只叫备办猪羊祭礼，香燭紙馬，伺候海神庙行香便了。

楊　珍　是。（下）

赵文华　吩咐人役安宿，一个也不許出外滋事。

蔣　玉　是。

〔四文堂下〕

赵文华　且住！今日虽則奉旨祭海，要算錦衣荣归，我倒想起一件心事来了：前二十年作秀才的时节。与勾欄院中妓女馬守貞相遇，有夫妻之約。自到京中，得中春闈，便將此事擱起。今日还乡，見景伤情。我不免青衣小帽出去查訪事情，你在公館好生照应，倘有官員稟見，你只說我偶染風寒在床，改日再見。

蔣　玉　是。

〔赵文华改扮介〕

赵文华　（唱）我今日見家乡依旧風景，

　　二十年故相知触目关心。

特改扮經紀梓私往探望，
料想来無有人走漏風声。

〔分下〕

第十場

〔四皂役、四壯役、書吏、門子上〕

众　　走啊！

書　吏　（唱）書役們在鄞县常遭賊患，
今幸得調来了淳安清官。
列位，我們鄞县被水寇鬧得不安，如今有福了。

众　　怎么有福？

書　吏　新任海瑞太爷就来上任，想他在淳安清如水、明如鏡，又不怕上司，又不惧权豪。今蒙戚大將軍保奏，調补我們鄞县，豈不是有福么？

众　　正是。

書　吏　太爷就要到了，你我小心伺候迎接。

众　　啊！

〔海安、海福引海瑞上〕

海　瑞　（唱）这几日路途中風霜紧赶，
一路上望黎民犹想淳安。
学不得郑国的东里子产，
空名誉夸什么今又調繁。

众　　鄞县書吏衙役等迎接太爷！

〔大吹打。海瑞等进介〕

众　　我等叩賀！

海　瑞　衙役們！

众　　有。

海　瑞　本县一介寒儒，調任此县，有几句常言，尔等必須静听！

众　　啊！

海　瑞　（唱）衙役們非下賤朝廷所管，
　　只要你秉公心胜似为官。
　　本县乃儒介士执法不乱，
　　若舞弊害黎民休想从寬。

众　　老爷金石良言，我等謹遵。

〔楊珍上〕

楊　珍　入門三分怯，开口十倍憂。
太爷在上，小人請安！

海　瑞　你乃何人？

楊　珍　小人乃祭海欽差工部侍郎赵大人家丁楊珍。

海　瑞　你来見我何事？

楊　珍　大人吩咐，前来傳知海太爷，說他是个清鯁之人，所有一切供应：公館、人夫、礼物、一概不許办送。倘若强勉送去，必要揭参！

海　瑞　难得大人这样清廉。

楊　珍　大人言道，只需备办猪羊、香燭、紙馬，需要祭祀海神，怕海太爷費事，所以特差小人前来說知，免得太爷办差。

海　瑞　大人旣如此忠廉，你回去說我遵命。

楊　珍　是。說得清与楚，免了是和非。（下）

海　瑞　啊，赵文华我虽未曾見面，但耳听此人与鄢懋卿同流合污，怎么原来是个好官？可見世上傳言不知誤了多少名士，所以聖人有云：众惡之，必察焉；

众好之，必察焉。我今理应前去接見，面談一番，便知深淺。况且这鄞县地方，水寇出沒，奸匪必多，此去正好巡查城池街市。左右，可有大小枷鎖么？

众　　枷鎖俱有。

海　瑞　吩咐多帶枷鎖刑具，随我巡查地方去者！

众　　啊！

海　瑞　帶馬！

（唱）我并非迎高官胁肩笑諂，

只因他吏清廉礼要当先。

且出城到館驛迎接探看，

〔海瑞上馬介。四壯役随行介，四皂役抬双枷介，一伞夫、一行椅上。書吏、門子分下〕

海　瑞　啊！

（唱）县衙前好似那馮女一般。

啊，街头走来的女子好似淳安县馮蓮芳，她如何来到此地？左右，慢走！

众　　啊！

〔馮蓮芳、春秀上〕

馮蓮芳　（唱）进府城过县城街市冷淡，

看起来說繁华不胜淳安。

海　瑞　果然是馮蓮芳。啊，馮小姐从何而来，要往哪里而去？

馮蓮芳　啊，原来是海老父台。你老人家怎么也来到这兒啦？

海　瑞　我蒙戚大將軍保举，調了鄞县。

馮蓮芳　賀喜老父台調了繁缺！

海　瑞　小姐，因何来到此地？

馮蓮芳　我因家中被水寇所搶，赶去捉賊，走在山里，遇着戚大將軍，他叫我随后前来宁波大营投效，帮他杀賊，故尔到此。幸而遇見老父台，还求您哪多照应！

海　瑞　原来如此。只是戚大將軍現在查探軍情去了，还未回任。我衙署又不便相留小姐居住，如何是好？

馮蓮芳　既是戚年伯还未到任，我先找个旅店住下吧。

海　瑞　此言亦是。我因巡査地方，要去迎接欽差，不能少待。小姐落了寓处，請过衙一叙。

馮蓮芳　老父台有公事就請先行吧！

海　瑞　請啊！

(唱)好一个女丈夫眞有肝胆，

图功名他孤身竟来海南。

且候你落寓所再来奉看，

〔四皂役、四壯役抬枷鎖下，海瑞下〕

馮蓮芳　(唱)不想我到此地又遇清官。

春秀，我这个人哪，想起来倒有个意思。

春　秀　怎么有个意思哪？

馮蓮芳　在淳安县做女光棍，遇着他作了大媒。今天我来宁波府做女英雄，又遇着他，必然又有点兒什么事出来，不是教訓，就是帮襯。

春　秀　这也是三生有緣。

馮蓮芳　放你媽的屁！怎么叫"三生有緣"？不会說話胡撰文，这叫做"三生有幸"。

春　秀　"緣"也好，"幸"也好，总是"三生"就是啦。

馮蓮芳　"三牲"还他媽的祭祀哪！別胡說啦。我想城里都是

热鬧街道，你我去到清靜街上找个旅店客寓，暫且住下再說。

春　秀　小姐之言有理。我跟着小姐走。

馮蓮芳　向东出城緩緩而行，留心看問便了。

(唱)投旅店須幽靜行来緩緩，

路不熟必須要詢問頻繁。

〔同下〕

第十一場

〔馬守貞上〕

馬守貞　(唱)数年前我也是花中魁首，

这几載好一比海棠經秋。

幸喜得門前的車馬依旧，

不算是抱琵琶嫁商泪流。

奴家、馬守貞。乃是江浙有名的妓女。我記得十四岁的时候，有个慈谿县的秀才叫做赵文华，前来梳櫳，我兩人情投意合，願結夫妻。后来他要上京应試，許定得中，必然差人前来接我。可憐我信以为眞，閉戶守节。豈知那赵文华得中黄榜，重娶妻妾，十余年来，音信不通。我想王魁旣然負义，小玉何必多情？所以我重操旧業，大开門禁。托老爷們的福，生意像飯庄子一样热鬧，倒也衣食丰足。前些天托私媒买来一个女孩子名叫張月嬌，年才十五岁，生得倒很俊俏，自称宦門之女，不肯接客，終日啼啼哭哭，鬧得一家都不安靜。今日天已不早，老四啊！

許　四　(內)干什么？

馬守貞　天不早啦，你也該出来，門口兒站站啦。

〔許四上〕

許　四　（念）不挑不拿，
　　坐享荣华；
　　誰要如此，
　　学我忘八。

馬守貞　呸！誰学你这个东西？还不快去門口兒站站，迎接客人去！

許　四　咳，有客还怕他不会进来嗎，何必要我迎接？（坐介，吃烟介）

馬守貞　咳！你呀，眞懶！只好一生当忘八！（下）

許　四　像你这么糟踏我，我也要改行啦！

〔赵文华上〕

赵文华　（念）可憐相与三生話，不觉今来二十年。
咳！想我赵（兩望介）想我赵文华，一别她家，二十年矣，門庭依旧，不知其人可是——待我进去一問便知。嗯喝！有人么？

許　四　您老請坐！

赵文华　你家可是姓馬？

許　四　是姓馬。

赵文华　有个馬守貞可在家中？

許　四　在家里哪。

赵文华　我是錢塘販珠宝的楮相公，久聞馬守貞之名，特来拜訪。

許　四　是是。您老請坐，我叫她出来。

赵文华　好。你且叫来！

許　四　姑奶奶，有位販珠宝的楮相公特来拜訪，快些出来

迎接!

馬守貞　（內）来啦!（上）

哎喲，是哪位裙相公啊?

赵文华　就是在下。

〔馬守貞呆望介〕

馬守貞　啊，我好像在哪兒会过您似的。

赵文华　我是久仰大名，特来拜訪，我們并未会过。

馬守貞　啊啊，您老請坐請坐!

赵文华　請坐。

〔馬守貞望赵文华介〕

馬守貞　啊，我想起来啦。老四啊!

許　四　唉!

馬守貞　他老这个面貌活像慈谿县的赵文华。只是多了这么几根鬍子。

許　四　不錯，活像活像。

赵文华　啊，賢卿与赵文华有旧么?

馬守貞　再不要提起赵文华那个沒良心的杂种!

赵文华　啊，怎么罵起来了?

馬守貞　不瞞您老說，我十四岁是他破身，言定娶我为妻。豈知他成名之后，二十年啦，音信全無。所以我恨透他啦。

赵文华　他旣然音信全無，你如今难道还为他守节么?

馬守貞　实不相瞞，我听說赵文华給严府做走狗啦。您老請想，我还不如嫁个忘八，省得將来鬧是非。

〔赵文华站起介〕

赵文华　赵老爷是个大好清官，你們不要錯听傳言。今日幸得瞻仰丰姿，改日再来領教。

馬守貞　您老旣是慕名而来，豈可空坐而去？老四，你快去备酒！

許　四　是。（下）

馬守貞　姑娘們，都出来見見！

四妓女　（內）来啦。（上）

赵文华　酒可不消，明日再来領教！

馬守貞　您老旣来之、則安之，請坐請坐！

四妓女　相公万福！

赵文华　众位請坐。

〔四妓女坐下。許四托盤上〕

許　四　姑奶奶，酒来啦。

馬守貞　摆酒。

赵文华　咳，来得好無趣味！

〔馬守貞呆介，背供介〕

馬守貞　哎呀慢着！他旣是慕名而来，怎么說是無味哪？想是这些人他都看不中。嗯，他旣是珠宝客人，說不得再把那个犟丫头叫出来試試，看他动心啵。啊褚相公，我还有个新买来未破身的女孩子，叫她出来陪陪您老。

赵文华　不消！

馬守貞　应当伺候您老。老四啊，快把月嬌叫出来！

許　四　唉！月嬌，出来見客呀？快出来，快出来！

〔張月嬌上〕

張月嬌　喂呀！（哭介）

（唱）我本是千金女宦門之后，

却因何强逼我露面拋头？

許　四　这是錢塘販珠宝的褚客官。叫你去敬酒哪！

赵文华　唔呼呀，好个美貌的女子！

張月嬌　呸！

（唱）說什么珠宝客敢对我講，

馬守貞　丫头，还不快来斟酒！

赵文华　哎呀呀，莫非要我来牽你么？

張月嬌　哇！（打赵文华嘴巴介）

（唱）若相逼就拚个头破血流。（撞介）

赵文华　哎呀好娼妇，怎么打起我来了！

馬守貞　哎呀，好賤人哪！

（唱）酒席前你何敢行凶动手？

得罪了貴官客怎肯干休！

好娼妇！你敢这么鬧事？来，你們把她捆在凳子上！

四妓女　是啦！

〔四妓女捆張月嬌介〕

馬守貞　（唱）你便是悍潑妇河东獅吼，

且捆起三百鞭皮里筋抽。

褚相公，您老莫怪，我打这个賤人給您賠罪。

（唱）先打你芙蓉面然后打手，（打張月嬌介）

赵文华　住手！

（唱）暫緩打且讓我問个从头。

我且問你，这丫头既已为娼，还有什么委屈？怎么竟敢打起客官来了，是何道理？

張月嬌　住了！我乃宦門之女，一时落难，被人拐騙至此，豈肯失志为娼？

赵文华　哼！你为娼与否与别人何干，怎么打起你赵老爷来了？

馬守貞　啊，你老姓赵嗎！

赵文华　哪个姓赵？我說打得我"好臊"。来来来，你們也不用打，將她捆起来，快斟酒来我吃几杯，只当看場把戏一样。

馬守貞　是啦。快斟酒，快斟酒！

許　四　你們吃酒，我先睡个觉。（倒地臥介）

張月嬌　哎呀，好强盜啊！

（唱）似这等作惡事心如猪狗，

　　辱沒我貞节女鬼神不留。

赵文华　哈哈哈！好看好看。請干！

馬守貞　請！斟酒斟酒！

〔馮蓮芳、春秀上〕

馮蓮芳　（唱）这条街为什么旅店無有，

　　不由我意彷徨忐忑心头。

春秀，咱們倆人只怕走錯了道兒啦，怎么这些商家都是关門閉戶，天又晚啦，如何是好哪？

春　秀　这个人家开着門哪，想必是个客店。

馮蓮芳　果然大門开着，或者是个客店。春秀，我們进去問問。

春　秀　是。（走介）

赵文华
馬守貞　請！乾！

春　秀　小姐，你看里头有一群妇女圍着一个人吃酒哪。

馮蓮芳　春秀，这不是店，只怕是个大財主人家兒，所以有这些妻妾圍着吃东西。我們快出去吧。

春　秀　小姐，你好傻呀！旣是財主人家兒，女人又多，正好借住几天，免得又到别处找店去。我已經走不动

啦。

馮蓮芳　这話也說得是。他家妇女既多，何妨借住一宵，待我进去問問。啊太太、奶奶們好啊？

馬守貞　啊，你是哪兒来的？

馮蓮芳　我們是借宿的，求你老方便方便。

馬守貞　你們是借宿的么！

馮蓮芳　是呀！

赵文华　好啊！这个女子倒也来得大方，我倒喜欢，就叫她陪我坐坐，必然重重开發。

馬守貞　褚先生既然見爱，都是同行姊妹；况且到我家来，就是我家的人。姑娘过来，就陪褚相公坐坐吧。

馮蓮芳　啊，我們是借住的人，"男女授受不亲"，怎么叫我陪坐？你这是什么人家？

馬守貞　哎，妹子，你好不大方！你我乐戶人家哪兒有什么男女之別？既来之、則安之，你今兒个陪了褚相公酒，明兒个我就格外照应你！

馮蓮芳　春秀，她說的这是什么話呀？

春　秀　我也不懂啊！

赵文华　好姑娘，你不懂我們說的話，倒沒关系，反正我看中了你，今夜就是你陪我睡吧。

馮蓮芳　胡說！你們这是什么人家？

張月嬌　啊姑娘，此乃娼妇人家，你們怎么走到这里来了？

馬守貞
赵文华　她是娼女，才敢进来借住，与你什么相干？要你多嘴！姑娘，来来来，一同坐坐。

馮蓮芳　呀呀呸！

（唱）听此言不由我怒冲牛斗，

是娼家却怎欺宦門女流？

拔青鋒罵一声狂徒休走，

〔馮蓮芳捉赵文华介，春秀捉許四介〕

馬守貞　哎呀不好啦，杀人喽！

赵文华　哎呀杀不得呀！

馮蓮芳　（唱）咬銀牙定取尔項上人头。

四妓女
赵文华
許　四　哎呀，杀不得！杀不得！

張月嬌　哎呀女英雄休杀此賊，請救我出去，一同到县中喊寃便了。

馮蓮芳　你是什么人？

張月嬌　我是被她家拐来的，勒逼为娼，是我不肯相从，这个坏种才把我捆着拷打的。

馮蓮芳　哎呀这、这、这、这还了得！春秀，你把那个忘八抓过来！

春　秀　是！（按許四踏介）

赵文华　哎呀小姐，这都不与我相干哪！

馮蓮芳　呸！不許开口！春秀，快把这女子放喽。

馬守貞　慢着！这是我的女兒，与你們什么相干？

馮蓮芳　胡說！（打介）

馬守貞　哎喲，杀人喽！好凶惡的娼妇，在哪兒喝醉啦，怎么跑到我們这兒来發膘来啦？

馮蓮芳　放你媽的屁！大胆娼妇，还敢滿口胡說？

（唱）狗娼妇無王法欺我錯走，

馮小姐在淳安鬼怕神愁。

禽兽們今日里犯在我手，

快捆上！

馬守貞
許　四　哎呀不好，杀人嘍！

〔四壯役、四皂役抬枷上，一傘夫、一行椅引海瑞上〕

海　瑞　啊！

（唱）只听得喊杀声所为何由？

馬守貞
許　四
赵文华　哎呀杀人啦！杀人啦！

海　瑞　啊，本县为彈压地面而来，这是誰家，因何乱嚷杀人？快去看来！

四壯役　是。呔！你們因何乱嚷杀人？

馮蓮芳　誰要你管！

四壯役　（背供介）哎呀，这是太爷認識的那个馮姑娘啊？这是为了什么事，快回太爷去！

馮蓮芳　你忘八羔子，还叫人来問我？告訴你：馮姑娘是不怕人多的。

馬守貞
許　四　哎呀不好，官差来啦。

四壯役　啓太爷：里头是先前老爷認得的馮姑娘，持劍杀人。

海　瑞　哎呀呀，这还了得！快引我进去！

四壯役　啊。哦！太爷到啦。

馮蓮芳　春秀，快把这忘八捆啦！

海　瑞　啊小姐，本县来此，休要动手。

四妓女　哎呀不好，县太爷到啦！

馮蓮芳　老父台来得正好。这般狗男女实是欺人忒甚。

海　瑞　誰敢欺你？且放了此人，講与我听。

馮蓮芳　放了怕他跑嘍！

海　瑞　不妨，有衙役們在此。

〔馮蓮芳放赵文华等介〕

馮蓮芳　这实在是个大坏杂种，說来令人可恨！

众衙役　呔！你們还不跪下？

赵文华
馬守貞　是。（跪介）
許　四

海　瑞　馮小姐說来我听。

馮蓮芳　咳，老父台呀！

（唱）說起来这委屈令人难受，

这是个忘八家我来錯投。

偏逢着狂嫖客眠花臥柳，

强扯我要陪酒調戏不休。

海　瑞　好大胆的忘八、嫖客！你叫什么名字？

許　四　小人叫許四。

海　瑞　哼，世間上百般俱可营生，为何要作忘八，可恨可恨！你叫什么名字？

赵文华　小人名叫褚德。

海　瑞　我看你这人生得倒有些福像。为何眠花臥柳，不务正業？

赵文华　小人是錢塘販珠宝的商人，从此路过偶尔消遣，不料誤認这位小姐，得罪之处，望乞太爷开恩饒恕！

海　瑞　哈哈哈！听你声音洪亮，說話清楚，乃是大貴之兆。可惜眼睛不正，所以不学好人。本县今將你警戒警戒，以后必当成器。左右！

众衙役　有！

海　瑞　把那双眼枷抬上来，將許四、褚德一并枷号！

众衙役　啊！跪下！

海　瑞　（唱）旣經商却緣何眠花宿柳，

闖娼妓甘心做無耻下流。

懲陋行号双枷示众游走，

持硃笔写封条以警效尤。

壯役甲　請标封条。

壯役乙　上枷。

众　　　啊！

壯役乙　枷訖。

众　　　哦！

海　瑞　衙役們，着人送馮小姐找个淸靜尼庵居住。

众　　　啊！

馮蓮芳　多謝老父台！

海　瑞　將这些妓女押交官媒，听候發落。

众　　　啊！

張月嬌　哎呀，太爷寃枉啊！

海　瑞　旣有寃枉，帶进城去审問！

众　　　啊！

〔同下〕

第六本

第一場

〔鄢富、鄢貴、鄢懋卿上〕

鄢懋卿　(引)一路过淳安，起波瀾，夫妻离散。

(詩)人情比霧朝朝变，

世事如棋着着新；

看破只須思己过，

好將旧果悟来因。

下官、鄢懋卿。前在淳安县地方，被海瑞將我家丁鄢富捆打游街。幸得戚大將軍救出监禁。自覚無趣，只得巡查宁波而来。咳！只是我夫人被水寇劫搶去了，使我日夜不安，如何是好？

鄢　貴　啊老爷，那徐海既然言道，要銀二十万兩贖取夫人，老爷何不办出此項銀兩？小人情願去到海上接回夫人。

鄢懋卿　咳！这話我豈不知？但是我身为大臣，哪有用銀贖妻之理？皇上知道，豈不有碍官声！

鄢　富　旣难用銀去贖，老爷何不懇請戚大將軍發兵剿賊，救出夫人？

鄢懋卿　唉，你哪里知道，戚繼光差那戚勇去調各鎮总兵尙未到来，連日心焦，不敢妄动。叫我怎好再去催他發兵？咳！夫人哪夫人！非是下官情薄，礼法所拘，

难以相救。你貞节之心，必然不屈。賊若强暴，不是投水，就是自尽了！（哭介）

鄢　貴　老爷，如今工部侍郎赵文华大人奉旨祭海，已到宁波城外。老爷何不前去迎接，向他請教个主意哪？

鄢懋卿　此話倒是。赵年兄是个有肝胆的朋友。况且現在是欽差大臣，有令必行。倒要前去拜会，求計相救。你可吩咐外廂伺候！

鄢　貴　是。外廂伺候！大人出城，迎接欽差赵大人。

〔四人役上〕

鄢懋卿　帶馬！

（唱）想前在淳安县那般光景，

不由我思想起胆战心惊。

我今到宁波府算是僥幸，

去見那赵文华訴說衷情。

〔同下〕

第　二　場

〔蔣玉上〕

蔣　玉　只要忠心报聖主，为官何必去私行。

在下、蔣玉。乃赵大人得力家丁。大人因要訪查民情軍务，改裝經商模样，出去許久不見回来。各官禀見，我一概回說有病在床，不能接見。惟有那鄞县知县海瑞七言八語，必定要見。好容易把他搪走啦。倘若再来，就更难办啦。咳！我的大人，你早点兒回来吧，省得小人在这兒担心。

〔楊珍上〕

楊　珍　走啊！

(唱)在县前見有人双枷套頸，

吓得我心胆碎冷汗淋身。

蔣　玉　楊珍哥，你回来啦？

楊　珍　蔣兄弟，老爷哪？

蔣　玉　老爷改裝私訪，还沒回来哪！

楊　珍　哎呀！（四望介）

蔣　玉　啊，你这是怎么啦？

楊　珍　哎呀兄弟呀，不、不、不好啦！

蔣　玉　怎么啦，什么事情？

楊　珍　老爷被那海瑞枷号起来啦！

〔蔣玉、楊珍望介〕

蔣　玉　你怎么知道？

楊　珍　我往县里去吩咐不要供应，回来的时候，出城閑蹓，走在大街，看見一面大枷，枷着兩个人，內中一人好像是老爷。我要过去問問，他直摇头摆手。我听人說，是販珠宝的客人，叫褚德，因为鬧妓院被海太爷拿着，同忘八一起枷号。我仔細一看，可不是我們老爷嗎！所以飞跑回来。老爷旣然私訪至今未归，这枷号的人犯一定是他啦。

蔣　玉　哎呀，这、这、这还了得！

(唱)这件事怎么办如何救应，

楊　珍　咳！

(唱)一时間想不出誰是救星。

〔四人役、鄢富、鄢貴、鄢懋卿上〕

楊　珍
蔣　玉　哎呀呀，这怎么好噢！

鄢懋卿　(唱)飞馬来訪故交心中凜凜，

又怕的惹風波海瑞知聞。

鄢　貴　請老爷下馬！

〔四人役暗下〕

鄢　貴　門上哪位在？

楊　珍
蔣　玉　是誰？原来是鄢貴兄！

鄢　貴　我家大人来啦。

楊　珍
蔣　玉　小人請安！啓大人：家主人染病在床，不能迎接，改日回謝。

鄢懋卿　啊，你家大人得了何病？

蔣　玉　在路上受了風寒。

鄢懋卿　旣然有病，更要一見了。快引我进去看来！

楊　珍　哎呀不敢当！家主吩咐：一切客人，都不接見。改日病好，一并回謝。

鄢懋卿　胡說！别人不見罢了；我与你家老爷莫逆之交；况且他現在有病，更要探問探問，怎說是不見？

楊　珍
蔣　玉　这乃是家主吩咐的，小人們不敢違拗！

鄢懋卿　豈有此理！（强进介）赵年兄！荣江兄！啊，荣江兄！怎么躲起我来了？

楊　珍
蔣　玉　哎呀，这怎么好啊！

鄢懋卿　荣江兄！荣江兄！啊，無有人哪？嘟！你这兩个狗奴才，你家大人旣不在公館，怎說是染病在床？我是他的好友，难道还有什么迴避？可惡可惡！

楊　珍　（背語介）来来，伙計，鄢大人旣与老爷是知己相好，我們把实話对他說了，求他想个主意好不好？

蔣　玉　使倒使得，只怕走漏風声。

楊　珍　請人役們出去，再跟大人說。

蔣　玉　对。啓大人：小人們有話密禀。

鄢懋卿　如此，你們外廂伺候！

鄢　富
鄢　貴　是。（下）

鄢懋卿　有什么机密，快些講来！你家老爷到底哪里去了？

楊　珍　大人与家爷莫逆之交，小人方敢实言相告。

鄢懋卿　到底什么事呀？

楊　珍　家主改了商家裝扮，前去私訪民情，不料誤入娼家，被鄞县海瑞碰着，同忘八一并給枷号起来啦。此事要請大人設法相救才是！

鄢懋卿　哎呀！（望介）你家大人誤入娼家，被海瑞枷号了么？

楊　珍
蔣　玉　正是。

鄢懋卿　哎呀，这还了得！哎呀呀，这便怎么处？

楊　珍
蔣　玉　求大人設法相救！

鄢懋卿　哎呀呀，險哪險哪！哦！有了主意。

楊　珍
蔣　玉　請問大人有什么主意？

鄢懋卿　我本与海瑞不和。如今說不得了，我亲自前去見他，只說是我的表兄，求他开放，此計如何？

楊　珍
蔣　玉　此計甚好，求大人速办才好！

鄢懋卿　那个自然。快叫我的人来！

楊　珍　是。鄢大哥，大人叫你們！

〔鄢富、鄢貴上〕

鄢　富
鄢　貴　来啦。

鄢懋卿　吩咐外厢帶馬，鄞县衙門去者！

鄢　富　啊！

鄢懋卿　管家，我去了。

楊　珍
蔣　玉　有劳大人！

鄢懋卿　（唱）天下事实难料說来不信，
　　　　哪知道宦途中尽是奇聞。
　　　　我此去見海瑞好歹不定，
　　　咳！
　　　　又怕他訛着我是非横生。

〔鄢懋卿、鄢富、鄢貴下〕

楊　珍　（唱）鄢大人此一去难以拿稳，

蔣　玉　（唱）海剛峰他不是好惹之人。

楊　珍　兄弟，我想鄢大人此去說情，那海瑞也不是好說話的。倘若人情不准，豈不誤了大事？

蔣　玉　这也無法。你多帶些金銀去保护老爷，打点使用，不要迟誤！

楊　珍　言得極是。我帶了金銀前去保护老爷。你在公館好生照应。倘有官員来見，推說染病在床，千万不許入內！

蔣　玉　这我知道。你快去吧！

楊　珍　咳，老爷呀！
　　　　（唱）好端端去私訪惹下大病，（下）

蔣　玉　（唱）怕的是揭穿了欽差大臣。
　　　　老爷，哎，这怎么好啊？（下）

第　三　場

〔四水兵駕船上，四女兵引戚夫人上〕

戚夫人　(唱)自离了蓟州地船行迟緩，
从山东順流下远放江南。
今已到宁波界海水迷漫，
要平賊哪怕那虎穴龙潭。
我乃戚繼光正配夫人周氏。可笑我家老爷，历任蓟州总兵，倒还有些見識；一升浙閩督軍，連兵法都不曉得了，必要走旱路赴任。还有我那个不懂事的蠢子戚勇，也随着他胡說。是我大怒，帶了一千女兵从水路坐船而来。今已到了宁波海口，幷未遇見水賊。也不知我們老爷到任無有？

四女兵　啓夫人：聞得那水寇徐海四出劫掠。大將軍已經到任，因各鎮兵將不齐，未曾开兵。

戚夫人　这就是老無才不諳兵法。旣然徐海上岸劫掠，金鰲島巢穴必定空虛，正好攻取。众女兵！

四女兵　有！

戚夫人　我們如今也不消进衙，恐怕走露消息。趁此悄悄扮成客貨之船，出其不意，杀入金鰲島，破其巢穴，占据海上，使賊退归無路，何愁水寇不平？倘若成功，叫那做大將軍的也拜服拜服！

四女兵　夫人之計，神出鬼沒，我等情願努力前去。

戚夫人　如此你們同我改裝，收拾刀槍，假充貨船，乘風破浪往金鰲島去者！

四女兵　遵命。

〔众改裝介〕

戚夫人　(唱)梁紅玉破兀朮桴鼓水战，
我今日取徐海暗襲何难。
众女兵改男裝衣紧袖短，

破金鰲哪怕他万丈波瀾。

〔同下〕

第　四　場

〔四家將引戚繼光上〕

戚繼光　(唱)徐海賊兴妖孽四处作乱，

到任来無兵將左右为难。

本督、戚繼光。在淳安县曾命我兒戚勇催調各鎮人馬，集齐宁波勦賊；又調海瑞来补鄞县。我从陆路查看賊势。一路而来，倒也快速。昨早入衙査看兵册，仅有兩千余名。戚勇蠢子，貽誤軍机，調兵不到，怎生勦賊？軍机迟誤，豈不是我之罪也！想为將者理当舍身，为国勦賊安民，如今只好請海瑞到署商議此事。家將！

家將甲　有。

戚繼光　傳令副將宗礼，亲自去請海瑞，前来議事。

家將甲　是。(下)

戚繼光　咳！戚勇啊戚勇！調兵迟迟不到，是何理也？想夫人从水路到任，怎么也不見到来？眞令人焦躁莫測也！

(唱)为国家用兵机心血耗散，

这几日好叫我行坐不安。

妻任性子冥頑調兵迟緩，

不斬他怎能够树立軍权！

〔同下〕

第　五　場

〔四皂役、四壯役押赵文华、許四、馬守貞上。張月嬌随上。一伞夫、一

〔長椅引海瑞上〕

海　瑞　（唱）巡罢了街和市沿城观看，

这風景虽繁华不如淳安。

回衙署我这里心中盤算，（下馬介）

〔書吏、門子上〕

門　子　老爷回衙！

众衙役　噢！

海　瑞　（唱）坐大堂再审問娼妓奸頑。

書　吏　升堂！

众衙役　噢！

海　瑞　咳！

（念）作事不如包文正，辞官难怪陶淵明。

下官前去迎接欽差赵大人，誰知他染病在床，不能接見。

〔赵文华听介，惊介〕

海　瑞　想我乃地方官吏，問看病症也自应該。可恨那門上的家奴，苦苦不容入內！只得回衙。

〔赵文华伸舌头点头介〕

許　四　你怎么跪着还做鬼臉兒？想吓唬太爷呀！

众衙役　不許胡說！

海　瑞　我想理民总以寬簡为上，是我巡看城市，偏偏路遇娼匪鬧事，怎能不予訊究？来！

众衙役　有。

海　瑞　將一干人犯帶了上来！

众衙役　啊！人犯上堂！

書　吏　报名上来！

馬守貞　小妇人馬守貞。

張月嬌　小女子張月嬌。

海　瑞　我看你这女子，面目清秀，必非小家女兒。因何落入娼門，从直說来，本县也好审断。

張月嬌　哎呀，青天太爷呀！

（唱）我父亲在朝中曾为显宦，

海　瑞　住了！你說你父在朝曾为显宦，叫什么名字，因何送你为娼？

張月嬌　太爷呀！

（唱）說起来鉄石人心也痛伤。

海　瑞　講！

張月嬌　小女子父亲名叫張經，曾任兩江总督。

海　瑞　噢，原来是張大人的小姐！因何落于此地呢？

馬守貞　太爷，別听她胡說。她旣是总督張經的小姐，为什么被人販卖为妓哪？

海　瑞　多口！

众衙役　哼，不許多嘴！

海　瑞　往下講来！

張月嬌　先父在任，因与严嵩不和，是那严嵩唆使通政司赵文华——

〔赵文华惊介〕

張月嬌　参我父亲养寇殃民，师老人潰，奉旨拿問进京，被斬市曹了。（哭介）

海　瑞　不錯，当初張大人忠君为国，尽瘁鞠躬，不幸被赵文华这厮杀于市曹，是我亲眼得見。我想古今忠良，往往遭此奇寃，可嘆哪可嘆！严嵩之惡，本不足为奇。只是赵文华！

〔赵文华惊介〕

海　瑞　这贼助紂为虐，殘害忠良，史册之上，定留千載罵名了！

張月嬌　后来赵文华因恐我家之人叩閽訴寃，复奏一本，抄沒家产，子侄亲族，俱發边远充軍。可憐我伯叔死在监內，兄妹游散中途！（哭介）

海　瑞　咳，可憐哪可憐！赵文华竟是这般狠毒，禽兽不如也！

〔赵文华愧作鬼臉介〕

張月嬌　小女子孤身無依，欲寻尼庵出家修行。誰知路遇騙子，引卖与娼妇馬守貞家中，被这忘八許四百般拷打，逼我为娼。忽然又来这个披枷的嫖客，勒逼陪宿——

海　瑞　你是从也未从？

張月嬌　小女子幼讀女訓，豈肯伤風敗俗？所以至死不从，以求上对得先父之灵。

海　瑞　你身入娼門，逼打不从，如今还是童女？

張月嬌　正是。

海　瑞　哈哈哈！好啊，眞乃有志气！

張月嬌　如今小女子別無所求，只求斷入空門，誦經奉懺，了結今生，就感大德非淺了。

海　瑞　小姐請放寬心。我看你聰俊非常，將来定有誥封之福。本县自有道理。只是赵文华如今欽差祭海，已来宁波城外居住。近因染病，未能祭祀。

〔赵文华惊望介〕

海　瑞　小姐含仇，不共戴天。那赵文华若知小姐在此，必然又生波浪。

〔赵文华惊駭介〕

張月嬌　啊，那赵文华欽差祭海，已来此地了么？

海　瑞　正是。小姐須要留意。

張月嬌　哎呀好了！狭路相逢，我当刺杀此贼，与父报仇。

〔赵文华顫抖介，許四罵介〕

海　瑞　不可，赵文华虽然有罪，今日乃是朝廷欽差，祭海大臣。小姐縱有寃枉，只可伸告，不可行刺，有干国法。

〔赵文华点头介〕

許　四　这与你什么相干？要你点头兒，帶累的我也点头兒。

張月嬌　哎呀青天大老爷，这贼势焰冲天，叫我一个弱女子怎么伸訴！（哭介）

海　瑞　这話也是。（想介）也罢，本县替你拿个主意。

張月嬌　請教太爷。

海　瑞　先前那个鬧院的女子，你可知道？

張月嬌　知道。她是个女丈夫，只是不知她的来历。

海　瑞　此女姓馮名蓮芳，乃淳安县馮参將之女，敢作敢为，現在尼庵作寓。我今送你前去，同她居住，凡事可以領教，只不可作那刺杀行为！

〔赵文华喜介〕

張月嬌　如此感謝太爷恩德不忘！

海　瑞　衙役！

众衙役　有。

海　瑞　用小轎一乘，送張小姐去到水月尼庵居住。說我多多拜上馮小姐，求她好生照应。

衙役甲　是。小姐随我来！

張月嬌　叩謝恩公！

【赵文华动介，許四扯介】

張月嬌　(唱)謝靑天除脫我水火灾患，
　　　　願太爷一品职位列朝班。
　　　　我只恨赵文华賊实可斬，

【赵文华愁眉介】

張月嬌　(唱)求指教女英雄去到尼庵。

【衙役甲引張月嬌下】

海　瑞　馬守貞！

馬守貞　有。

海　瑞　你身为娼妓，也該知道好歹，怎么把个宦門小姐，强逼为娼？眞乃伤天害理！

馬守貞　哎呀太爷呀，她自从入門，并未言明，小妇人实不知情。求太爷开恩！

海　瑞　哼！淫賤妇人，本应当堂責罰，又恐污穢刑杖。来！將她押交官媒，听候發落。

众衙役　下去！

馬守貞　謝太爷！哎喲，我的天哪！(哭介，下)

〔宗礼上〕

宗　礼　尊奉將軍令，来請賢宰臣。
　　　　海老先生請了！，戚大將軍适纔到任接印，特令末將前来奉請。

海　瑞　有劳营兄。不知傳我何事？

宗　礼　想是因兵力單薄，水賊凶勇，相請前去議事。

海　瑞　衙役們，將这兩个枷犯，發在衙前，大街示众，不許私藏屋內！

众衙役　啊！

海　瑞　帶馬！营兄請！

宗　礼　請！

海　瑞　（唱）非是我必定要枷此二犯，

　　　　都只为淫惡事風化攸关。

　　　　宗寅兄請催馬軍务莫緩，

宗　礼　請！

海　瑞　（唱）衙役們須小心莫犯奸貪。

〔四皂役、宗礼、海瑞下〕

四壯役　枷犯快走！

赵文华　往哪里去呀？

四壯役　到衙前大街上去示众！

赵文华　要到大街上去示众？哎呀，（哭介）这、这、这个忘八蛋坑煞我也！

許　四　忘八羔子！誰教你好色来的！

四壯役　快走！

許　四　唉，走走走。

赵文华　哎呀大哥慢些走，慢些走啊！

四壯役　走！快走！

許　四　快走！

赵文华　哎呀拉掉了腦袋了，慢些跑啊！

〔同下〕

第　六　場

〔四水卒、四水將、四水女引徐摩云上〕

徐摩云　（点絳唇）水涌云横，黛眉春生；向海濱，跨鳳杀人，血染石榴裙。

（詩）霧鬢風鬟身似霞，

　　　潮来潮去貌如花；

只因欲学平陽女，

通曉軍机夺中华。

咱家、金鰲公主徐摩云是也。父王帶領大兵四处掠杀，欲取錢塘，以兴事業。命我駐守金鰲島內，以防官兵。也曾命探子打探父王消息，未見回报，叫我好不担心也。

〔水軍头目上〕

水軍头目　孤島困孤女，勇探报勇人。

公主在上，水軍头目黎客打躬！

徐摩云　你不跟随大王，来此何事？

水軍头目　启公主：末將奉大王之命，押送汪鉉之女同鄒懋卿之妻赴孤燕島居住；并傳諭公主得知！小心查防。

徐摩云　啊，汪鉉之女，鄒懋卿之妻，如何被大王擄住，交我看管，是何道理哪？

水軍头目　此二人乃大王在淳安县地方搶来。要汪鉉、鄒懋卿兩家持金銀前来贖取。本要在金鰲島居住，因恐那妇女性拗，得罪公主。所以差末將押送孤燕島去。請公主随时堤防他們逃走。

徐摩云　原来如此。我知道啦，你回复大王去吧。

水軍头目　遵命。（下）

徐摩云　妙啊，我父王搶掠妇女，不淫不乱，此等高怀，將来大事必成也！

（唱）自古来創業者必行仁政，

有几个大英雄迷濫不明。

我父王三尺劍惜愛百姓，

看得来取錢塘事業必成。

报　子　（內）报！（上）

启公主：大事不好啦。

徐摩云　何事惊慌？

报　子　小人巡查海口，忽見大船一只上載百十余人，男不像男，女不像女，乘風鼓浪而来，兵丁們攔擋不住，特此报告。

徐摩云　啊，怎么男不像男，女不像女？

报　子　远看生得多是清清秀秀，却又刀槍弓箭十分凶勇，前来搶我海口。

徐摩云　哎呀，大王不在島中，必是官兵暗来破島，吩咐备船迎敌！

报　子　是。呔！下面听者：公主有令，备船迎敌！

四小卒　（內）啊！

〔四小卒持槳上，众上船介，同下〕

第　七　場

〔四水兵、四女兵引戚夫人上〕

〔徐摩云原人上〕

徐摩云　（背供介）哎呀，来將好个富貴品貌！

戚夫人　（背供介）哎呀，来的好个伶俐女子！

徐摩云　呔！何处强徒，敢入金鰲仙島？

戚夫人　住了！我乃鎮海大將軍戚繼光是也。帶領十万天兵，特来攻取金鰲巢穴。你是誰家女子，擋我去路？通名受死！

徐摩云　听者！俺乃金鰲公主徐摩云是也。你既是鎮海將軍，就該知我大名，怎么敢来送死！

戚夫人　哈哈哈！我久仰你是个英雄女子，已向你父說明，特此孤舟前来，收你作个愛妾。不料海中相逢，三

生有緣。快过船来成就百年之好。

〔徐摩云羞介，低头想介〕

戚夫人　哎，不用害羞，这是婚姻大事，快过船来，同拜天地。

徐摩云　住了！你道是慕名求亲，我父亲与你乃是敌国，怎肯擅自許婚？此話可見是詐！

戚夫人　好个伶俐丫头！旣不过船，要你何用？看槍！

徐摩云　啊，你旣慕名而来，为何这等冒失？

戚夫人　哼！旣不肯过船同我完成花燭，自当仇敌相待，看槍！

〔徐摩云架槍，想介〕

徐摩云　哎呀，咱們兩人拼了吧！

〔开打，戚夫人等敗下，徐摩云等追下〕

第　八　場

〔"五馬江水兒"前半段牌子，四水神引龙王上〕

龙　君　吾乃南海龙君是也。今戚繼光之妻英毅夫人周氏，与金鰲女子徐摩云大战，恐遭毒手，吾神理当播起海風，吹送戚夫人之船，前去孤燕島相救鄢懋卿之妻与汪鋐之女。众水神！

四水神　有。

龙　君　鼓起狂風大浪，吹散金鰲女子队伍，保护戚夫人孤燕島去者！

四水神　領法旨！

〔"五馬江水兒"后半段牌子，戚夫人原人上〕

戚夫人　哎呀好大風，快掌稳了篷舵！

四水兵　舵不作主，風浪甚大！

〔四水神等拥戚夫人原人下。徐摩云原人上〕

徐摩云　哎呀，正要捉那戚繼光，偏偏陡起狂風，將船吹散，放他逃去，可惜呀可惜！

四水將　戚繼光已逃，請公主回島去吧。

徐摩云　且住！我看戚繼光人材武艺十分出众，他既有心于我，乘船而来；我倒無情，杀他轉去。戚郎啊戚郎！你要說我是个蠢物啦！（呆想介）咳！想我生長金鰲，住居海中，父王虽然英勇，終非了局，倘若一朝事敗，我岂不魚蝦水底？莫若趁此机会，改扮男裝，前往宁波打听戚繼光为人如何？倘有緣份，也好留个將来退身之步。我就是这个主意。众兵將，与我卸甲改換男裝者！

众　啊！

〔大吹打。徐摩云換男裝介〕

徐摩云　众兵將听者！俺今要往宁波打探一樁大事，你等小心把守金鰲，不可大意，半月之內俺必回島。

四水將　公主此去，須要小心！

徐摩云　不必囑咐，我上小舟，尔等駕了大船回去吧！

（唱）想古今奇女子誰守本份，

最巧是紅拂女梁氏夫人。

我今去宁波府明訪暗問，

四水將　公主早去早回！

徐摩云　（唱）留退步依靠他戚大將軍。

〔一水卒駕船与徐摩云下。众同下〕

第　九　場

〔春秀、馮蓮芳上〕

馮蓮芳　（唱）我細想从前事不覚自笑，
　　　　几时在綠牕下鳳綉鸞描？
　　　　婚姻事未花燭丢了顧慥，
　　　　来宁波住尼庵甚覚無聊。
　　　　春秀！

春　秀　小姐！

馮蓮芳　你看这宁波府的人，連姑子都是可惡的。我們是本县太爷差人送来此庙居住的，又不是無来由的人，怎么这姑子愁眉不展，好像懶得理我們的样子？

春　秀　这姑子是可惡。我把她叫出来，小姐問問她。

馮蓮芳　好吧！叫她出来我問問她，为什么这么不耐煩。

春　秀　喂！当家师傅，請出来吧！

通　惠　（內）来了！（上）咳！
　　　　人生世事無非夢，岁月馳驅总是空。
　　　　啊，馮小姐有何話講？

馮蓮芳　請教，你的法号叫什么？

通　惠　貧尼名叫通惠。

馮蓮芳　噢，通了“惠”的大师傅，这就难怪这么拿架子啦。

通　惠　这！

馮蓮芳　我問你：我們又不是無来由的人，因为要往戚大將軍衙門公干，路上撞見本县海太爷，說戚大將軍还沒回衙門，所以差人送我們到你庙中暫住，我自然也要把房錢謝你，怎么你每天愁眉不展，难道怕我們白占了你这所破庙不成嗎？

通　惠　哎呀呀，小姐請息怒，貧尼有个緣故，并非嫌弃小姐。

馮蓮芳　有什么緣故，請你說出来，我們听听。

通　惠　貧尼乃是半路出家，有个女兒未曾完婚，女婿就出門做生意去了。几年無信。所以把女兒帶在庙中修行，倒也十分安稳。只因这庙中大殿上有枝鉄槍，一付盔甲，相傳是国初李文忠的夫人留下鎮庙的……

馮蓮芳　啊，如今这根槍哪？

通　惠　前一月貧尼出外募化去了，小女在殿燒香，那槍忽然說起話来，說是条烏龙轉世，与我女兒有姻緣之份。貧尼回庙槍甲都不見。只見女兒胡言乱語，关着房門不許人进去。妖怪作耗，因此每日煩惱。

馮蓮芳　哎呀这么說，这眞是妖怪啦？

通　惠　貧尼也是这样想，每日拜經念懺，請些法师来收伏，不想都被他打走了。如今白日里整天的吵鬧，把她的住房糊了个絲縫不通，有人去看，便拿尿屎乱打。所以貧尼为此愁眉不展，焉敢藐視小姐。

馮蓮芳　这就难怪你啦。如今你女兒的住房在哪兒哪？

通　惠　就在后殿旁边小院內。

馮蓮芳　你看見过这妖怪嗎？

通　惠　时常出現，青面紅髮，实在难看。如今我請了天台山一个有名的法官在那里画符降妖。

馮蓮芳　我么，本不会降妖。你旣說是鉄槍盔甲作怪，这倒要去瞧瞧。收得住收不住也未可知。

春　秀　哎呀小姐，这可不是玩兒的，别去啦！

馮蓮芳　呃！你曉得什么？当初項羽收龙馬，岳飞得神槍，都是兵器作怪。今兒个这个东西作怪鬧事，恰巧我来投軍，正少盔甲兵器，或者該是我手中之物，也未可知。通惠大师，煩你引我去瞧瞧。

通　惠　小姐之言倒也可听。只是怕你受了惊，本县太爷知

道，貧尼吃罪不起！

馮蓮芳　不要紧的。快快領我去看。

通　惠　如此，小姐須要小心！

馮蓮芳　咳！忒以嘮叨啦，走吧！

通　惠　是。

馮蓮芳　（唱）若說是操令牌我却不曉，

　　即使是槍作怪我会降妖。

春　秀　哎呀，不去瞧吧！

馮蓮芳　咳！

　　（唱）蠢丫头放大胆休要罗唣，

通　惠　小姐随我来！

馮蓮芳　（唱）莫不是迸兵器鬼使神操？

〔同下〕

第十場

〔王松鶴持劍、盃上〕

王松鶴　（唱）我自幼天台山修仙学道，

　　收不着寻常怪事覚蹊蹺。

（念）自幼兒天台山修眞学道，

　　全憑着洒豆成兵道法高。

　　我也曾呼風喚雨瞎胡鬧，

　　我也曾簭台捉过大老妖，

　　我也曾練过神拳八卦教，

　　我也曾在八大胡同吃喝玩乐鬧毛包。

　　今日里捉妖尼姑庙，

　　又掐訣、又念咒，掐訣念咒捉也捉不着。

　　看起来要不好，

老道現眼在今朝。

我乃天台山道士王松鶴是也。法力可算無边，神通也称广大。怎么今日咒語念破了口，妖怪总沒动静？我把这窗戶劈开，拘他出去。哇！

(念)天門开，地門开，

劈破窗櫺妖出来。

我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劈雷介)

〔張情戴鬼臉拿棍，罗玉持棒槌上，按王松鶴打介〕

王松鶴　哎喲，好厉害的妖怪，救命啊，救命啊！打死人啦！

通　惠　(內)走啊！

〔通惠引馮蓮芳、春秀上〕

馮蓮芳　(唱)只听得喊打声妖怪作鬧，

呀！

果然是凶惡相令人魂消。

哎呀春秀，快把那女的捉住。呔！好妖怪，馮姑娘特来收你！

〔开打，馮蓮芳將張情按地騎上，拳打介，王松鶴倒地滚介〕

罗　玉　啊，你們好大胆，敢打我的情人！

〔春秀又將罗玉抱住按倒介〕

馮蓮芳　好妖怪，还不現出原形来？(打介)

張　情　哎呀好打好打，我不是妖怪，饒了我吧！

〔馮蓮芳吓得跳起来〕

馮蓮芳　啊！你、你、你、你不是妖怪，是个什么东西？

張　情　我、我、我是个人。

馮蓮芳　啊，你是个人？

張　情　哎喲，我是个人喏。

馮蓮芳　喲，这又奇啦！

通　惠　啊，怎么是个人哪？

王松鶴　好妖怪，要不是我法力高大，你們怎能帮着拿到？

馮蓮芳　別嚷別嚷！讓我瞧瞧。(取張情鬼臉介)果然是个人！好忘八羔子，怎么假裝妖怪，惊吓人家法师哪？

通　惠　小姐，拿把椅子来，我們坐着审問审問这个杂种。小姐請坐！

馮蓮芳　春秀，叫他們都跪下！

春　秀　是。咳！你們都过来跪下，爬过来吧！

王松鶴　啊，我是法官，怎么也叫我跪下？

馮蓮芳　法官？什么叫做"法官"，等我問了妖怪再說。

春　秀　跪着吧！

王松鶴　哎呀，好不說理！

馮蓮芳　你这个丫头，自然是通惠大师的女兒啦，叫什么名字哪？

罗　玉　我叫罗玉。

通　惠　咳，好丫头啊，竟做出这样事来！

馮蓮芳　咳，你先別多嘴！

通　惠　是。

馮蓮芳　你这个东西叫什么哪？为什么装妖作怪前来害人？从实說来！若有一字虚言，將你骨头打碎！(打張情介)

張　情　哎喲，我說实話，我說实話。

馮蓮芳　你說！

張　情　是这么回事：小人名叫張情，本地人氏，也是乡官之后。前月偶尔来这庙里燒香，看見这道姑罗玉，兩下調情——

馮蓮芳　放你媽的屁！(打張情介)什么叫"調情"？

張　情　調情就是倆人鬧上啦。

馮蓮芳　呸！（打張情介）好好說！

張　情　哎，好好說，好好說。

馮蓮芳　說！

張　情　我們倆人願作夫妻，恐怕老姑子回庙看見不依，想得沒主意，看見大殿上有付盔甲鉄槍供着，相傳是开国功臣李文忠夫人留下鎮庙的，有些灵气逼人。我們就想出这个計策来，把槍甲藏起来，就說成精作怪。我又买个鬼臉戴着吓人，天天好关着門同她睡覚。不想今天撞見你老人家，破了戏法。这是实話。

王松鶴　哎呀，好忘八日的啊！我說我的法怎么都不灵哪。你假裝鬧鬼，还敢打我？好个忘八羔子！（打張情介）

馮蓮芳　呸！你自己捉妖無能，还鬧什么哪？滚你媽的蛋吧！

王松鶴　多謝慈悲。法官都像我这样就坏啦。（下）

馮蓮芳　哇！混賬杂种，如今盔甲鉄槍藏在哪兒去啦？

張　情
罗　玉　都在房里床頂上哪。

馮蓮芳　春秀，你押着这杂种去拿来。

春　秀　是。走！快去跟我拿来！

張　情　請姑娘同我进房。

春　秀　放你媽的臭屁！快滚！

〔張情、春秀下〕

馮蓮芳　当家师傅！

通　惠　小姐！

馮蓮芳　这都是你的不是啦！

通　惠　哎呀小姐，怎么是我的不是呢？

馮蓮芳　罗玉，你站起来。我說給你們听。

罗　玉　是。

馮蓮芳　你想啊，一个尼庵，怎能叫个帶髮的女孩兒同你修行？自然是招事惹非呀。依我愚見，你可將錯就錯，打鬼救鬼，把这个丫头嫁給那个杂种，倒还免得出丑淘气，你意如何？

〔通惠想介〕

通　惠　咳，小姐之言，敢不遵命。只是她原已有了女婿，不过尙未花燭。將来回家，豈肯干休？

馮蓮芳　哎呀你好糊塗，你女婿回来他还要这个破罐子嗎？咳！若要告官，有我担待。

通　惠　如此只好許配那个坏畜生了。

馮蓮芳　这也是他們的緣分。碰見我啦。

罗　玉　多謝小姐大媒！

馮蓮芳　呸！好不要臉的丫头！

〔春秀、張情拿盔甲、鉄槍上〕

張　情　小姐，盔甲鉄槍在此。

馮蓮芳　哎呀，果然好付盔甲，好根鉄槍，正和我手。春秀，替我收着。

春　秀　是。

馮蓮芳　張情啊！

張　情　小人在。

馮蓮芳　我看你虽不成器，倒还詭計多端，后来必有点兒用处。我已向当家大师傳說啦，把这个丫头嫁給你，免得裝妖作怪。你們倆就对我磕个头吧。

張　情　叩謝小姐大恩！

(唱)謝小姐大恩德陰功不小，

岳母！

谢岳母大慈悲地厚天高。

罗　玉　我也磕头同拜。

馮蓮芳　哈哈哈……

(唱)这是你三生緣遇我合巧，

弄虛实倒做了同登鵲桥。

〔張月嬌、衙役甲上〕

張月嬌　(唱)在县堂脫火坑冰壺悬照，

入尼庵求見那女中英豪。

衙役甲　啊，庙門开着。怎么通惠师傅不見？啊通惠师傅！

通　惠　噢，是哪个喊我？

衙役甲　啊，通惠师傅，本县太爷差我送張小姐来此居住，要見馮小姐說話。

通　惠　随我来。馮小姐在这里。

衙役甲　是。張小姐請！

通　惠　小姐，本县差人求見。

衙役甲　小姐在上，小人有禮。

馮蓮芳　起来起来。有什么事嗎？

衙役甲　这是前任总督張經大人的小姐，太爷命小人送来庵中居住，并求馮小姐千万照应。交待已畢，小人去啦。

馮蓮芳　回来！

衙役甲　小姐有何吩咐？

馮蓮芳　你怎么这么忙啊？話也不說清楚就走！

衙役甲　小人差使多，又是欽差赵大人到境，又是戚大將軍进衙，所以要去办差伺候。

馮蓮芳　戚大將軍几时到的？

衙役甲　昨天到的。今天午时进衙，小人要办差去啦。(下)

馮蓮芳　这个狗日的是个冒失鬼。

張月嬌　小姐在上，薄命女子張月嬌拜謝救命之恩！

馮蓮芳　哎呀不敢当，不敢当。你这么个清秀聪明的女孩子，怎么落到窰子里去哪？說来我听。

張月嬌　小姐呀！

(唱)我父亲名張經总督將校，

赵文华参一本菜市魂消。

拿家屬鑽入了牢籠圈套，

今幸得賢小姐救出籠牢。

馮蓮芳　(唱)听此言不由我三尸暴跳，

赵文华就該当碎骨千刀。

我的妹妹，不瞞你說，我的父亲在雁門关作参將，眞算忠心报国，舍身征战，也是赵文华这个忘八羔子同总兵仇鸞参了一本，革职拿問，气死路中。依你这么說起来，我二人同病相憐，可惜碰不見赵文华那个杂种，难消你我的仇恨！

張月嬌　赵文华現在欽差祭海，已到宁波城外，本县海太爷因恐我在此被他聞知，暗来陷害，故送此庵居住，求小姐照应。

馮蓮芳　怎么着，赵文华現在此地嗎？

張月嬌　正是。

馮蓮芳　哈哈，好忘八羔子！

〔張惊惊介〕

馮蓮芳　(唱)莫不是那賊子时衰运倒，

来宁波狹路里寃家逢交。

叫春秀你随我出城去找，

張月嬌
春　秀　哎呀小姐，哪里去？

馮蓮芳　（唱）杀死那赵文华恶气方消。

找赵文华那个王八羔子去！

張月嬌　哎呀小姐呀！

（唱）我临行海清官再三言道，

切不可动粗蠢事須推敲。

哎呀小姐呀，海太爷再三囑咐，不要刺杀此贼，有碍国法。

馮蓮芳　这話是海太爷說的？

張月嬌　是他再三囑咐，叫小姐不可动气，有碍国法。

馮蓮芳　既是海太爷說的，我自然是依他不去鬧事。只是我这心里总气不过，如何是好？

張月嬌　海太爷也曾說过，要小姐想个善法兒擺布那賊。

馮蓮芳　想个善法擺布他？（想介）也罢！你且安心住在庙中，我先去見見戚大將軍，回来再講。

張月嬌　遵命。

張　情
罗　玉　小姐要去見戚大將軍，我們夫妻情願鞍前馬后，扶侍小姐。

馮蓮芳　啊，你們倆人情願扶侍我嗎？

張　情
罗　玉　是。要求小姐收用。

馮蓮芳　也罢！不要辜負你倆好心。春秀！

春　秀　有！

馮蓮芳　过来听我吩咐！

春　秀　小姐請說！

馮蓮芳　你瞧張小姐生得眉清目秀，这么好的人，有这样的遭遇，怪可憐的。我出去以后，你就同她作伴兒，在此居住。倘有誰来欺負她，你只管把我教你的那些

武艺，都拿出来，打！

春　秀　怕打出事来。

馮蓮芳　打出事来，有我担待。

春　秀　是。

馮蓮芳　通惠大师，好好照应張小姐！

通　惠　那个自然。

馮蓮芳　張情、罗玉！

張　情
罗　玉　有。

馮蓮芳　帶了我的盔甲、鉄槍前面引路，往戚大將軍衙門去者！

張　情
罗　玉　遵命！

馮蓮芳　（唱）虽不比花木蘭从征行孝，

要做个奇女子誥封錦袍。

張小姐在庵中好生自保，

張月嬌
春　秀　小姐，見了那大將軍早些回来！

馮蓮芳　（唱）我此去要圖个青史名标。

〔張情捧盔甲在前引馮蓮芳下，罗玉背槍后跟下〕

張月嬌　咳！

（唱）馮小姐这举动古来稀少，

犹如那豪俠女壯气凌霄。

可憐我空志气如何是好，

蒼天哪！（哭介）

春　秀
通　惠　小姐，請进房歇息去吧。

張月嬌　咳！

（唱）嘆此身風前絮怎生下梢。

〔同下〕

第十一場

〔赵文华、許四、二衙役随上〕

赵文华　唉！

（唱）我自幼讀詩書何等名望，

今才曉帶枷苦恨悔悲傷。

許　四　咳！

（唱）你要作大老官色心狂妄，

連累我帶長枷頸上長瘡。

衙　役　走啦。这是十字街头，請你們二位坐坐示众吧。

赵文华　哎呀差人大老爷，可以到那僻靜地方坐坐吧，此地恐人看見不够雅相。

衙　役　呸！放你媽的屁！太爷枷你原是要街头示众，你既怕不雅相，就該不作嫖客，如今还鬧这个穷酸，你給我坐着啵！

赵文华　是是。

許　四　好好坐着吧，別連累我挨罵啦。

赵文华　是。哎呀大哥，我要撒尿，請你同我走走。

許　四　四爷懶得动，你就坐着撒吧！

赵文华　哎呀怪臊的，大哥，求你方便方便！

許　四　哎，好嘮叨啊，走！

赵文华　哎呀大哥，慢些走！

許　四　怎么又慢走？你眞是大老爷脾气——难纒。

赵文华　走！

許　四　哼，走！

赵文华　哎喲哎喲，慢些喲，慢些喲，就在这里就在这里。（下，又上）尿完了，走吧！

許　四　哎呀哎呀，好臊好臊！

衙　役　你們乖乖的坐着吧，别鬧尿啦！

赵文华　是是。

許　四　哎喲！我的肚子疼，要拉屎。（走介）

赵文华　哎呀，你怎么这样冒失，不怕拉掉我的腦袋？

許　四　哎，人有三急，我的肚子疼要拉屎，你鬧什么酸，走啵！

〔許四到上場門蹲下、拉屎屁响介〕

赵文华　哎呀哎呀，好臭好臭，熏死人了。

許　四　你这么爱干净，就該在家里去享福，干什么找枷扛？鬧酸！

赵文华　咳，誰爱扛枷呀！

衙　役　咳！好好坐着吧！

許　四　是。坐好嘍。

赵文华　哎呀呀，好蠢才呀！

許　四　放你媽的屁！怎么我是"蠢才"？

赵文华　哎哎哎，好臭嘴。咳，我想起来了，我們兩个是一个人，所以結住在此，以后你我要和气一些才是。

許　四　我姓許，你姓褚，怎么会是一个人。

赵文华　你姓許呀？

許　四　是啊！

赵文华　我这枷封上写的姓褚啊？

許　四　是啊！

赵文华　还是一个人哪！

許　四　怎么是一个人？

赵文华　“三国志”上曹操的大將不是有个許褚么。

許　四　放你媽的屁！胡說！許褚几兒帶过枷呀？

赵文华　許褚扶助奸臣，在三国时不戴枷，所以罰在明朝帶枷来了。

衙　役　这个混蛋，枷着还說笑話，老实点兒吧！

〔楊珍上〕

楊　珍　走啊！

（唱）托双枷沿街上笑話嘈嚷，

他豈知是大人改扮行裝。

哎呀好啦，在这兒哪，哎呀老——

〔赵文华見楊珍急介〕

赵文华　哎呀老大哥，你、你、你、你不要乱說話呀！

楊　珍　是、是、是、是啦。啊老大哥，你是怎么被海瑞枷了起来？

衙　役　呸！你是什么人？怎么敢叫我家太爷的名諱？

赵文华　哎呀差人老爷，我叫褚德，是錢塘县販珠宝的客人，这是我的亲戚，特地前来看我。

衙　役　你的亲戚，就該叫太爷的名字嗎？

楊　珍　啊，二位，这是我随口說錯，这有紋銀五十兩，奉为茶敬，求二位照应舍亲。

衙　役　豈敢豈敢。令亲嫖妓，时运不好，單單遇見这位太爷，要是前任县官，我們早就私自把枷开啦，找个潔淨地方歇着。如今实在不敢作弊，所以令亲就吃亏啦。

楊　珍　实不相瞞，舍亲是鄢懋卿大人的表兄，如今我已向鄢大人說知——

〔赵文华惊介〕

赵文华　哎呀你好冒失，怎么向他說了？

楊　珍　老大哥你只管放心，他听了一定着急，亲身去見海太爷求他开枷的。（附耳介）你如今只管放心，少刻必然傳話开枷。

許　四　哎呀褚相公，你眞是我忘八的亲祖宗啊！

赵文华　呸！呸！呸！怎么我是忘八的祖宗？

許　四　县太爷枷封上标的是一个月滿才放。如今你老有人情开枷，豈不連我也放啦？这不算忘八的祖宗，难道还算忘八的兒子？

楊　珍　呸！胡說！

〔二皂役上〕

二皂役　不但情不准，而且枷添封。

啊二位哥哥，太爷發来枷封一張，命我从新貼上。

〔二衙役看貼介〕

二衙役　枷号二个月釋放。呦，怎么倒添了一个月呀？

赵文华
楊　珍　为何又添了一个月？

二皂役　只因鄢懋卿大人說情，我家太爷言道，酗酒宿娼，本無大罪，不过号枷一月即行釋放。既是鄢大人表兄，鄢大人先有不善劝导亲族之过，又来說情，更屬徇私，所以又添枷一月。特此标發封条前来貼換，二位快貼上吧。

赵文华
楊　珍　哎呀，害煞人也！

衙　役　原想說情，誰知倒添了一个月！

〔衙役貼封介〕

皂　役　二位哥哥好生看守，我們回稟太爷去啦。

二衙役　我們知道。

〔二皂役下〕

許　四　哎呀！（跳介）我原来只枷一月，你沒事兒求的什么情，又添了我一月的罪受，好坏种啊！

（唱）原本是枷一月就要开放，

为什么又添封雪上加霜？

赵文华　哎呀大哥啊！

（唱）这也是你我的年灾月障，

許　四　咳，老子是不依的！（跳介）

〔徐摩云上〕

徐摩云　（唱）認不得宁波路行走倉忙。

赵文华　哎呀大哥，不用跳，不用跳！

〔赵文华拉許四，許四枷碰徐摩云介〕

徐摩云　哇！好大胆的枷犯，怎么拿枷碰人？

許　四　無故多加我一月，我是不依的。

徐摩云　哇！

（唱）听此言不由我怒火千丈，

戴着枷却仍敢乱語張狂。

且打你刁惡犯無須理講，

〔徐摩云打許四介，二衙役劝，反被打倒介。張情、馮蓮芳、罗玉上〕

張　情　呔！讓路讓路！

馮蓮芳　啊！

（唱）却因何打枷犯忒狠心腸。

住手！他一个枷犯，你为什么这般打罵？

〔徐摩云看介〕

二衙役　哎呀馮小姐来啦，好打呀好打！

赵文华
許　四　哎呀打坏了，打坏了！（躲台角蹲介，哼介）

徐摩云　啊，我打枷犯，与你这丫头什么相干？你敢来問我！

馮蓮芳　住了！道路不平旁人鏟。他既戴了枷，你就有仇恨，也应消釋。怎能这么狠心的乱打，难道我还劝不得你？

徐摩云　呀呸！

馮蓮芳　啊！

徐摩云　他既枷号就該遵守法度，怎么乱碰乱跳，將我的头碰伤，难道不該打他嗎？你来出头，敢是枷犯的老婆？

許　四　不敢当！不敢当！

馮蓮芳　呸！大胆丫头，竟敢罵起我来啦，眞眞找打！

（唱）是何处冒失鬼全不打量，

大街上敢得罪烈女閻王。

徐摩云　你人多我也不怕你！

馮蓮芳　罗玉，你們都站开些，要人帮助不算手段。

〔張情、罗玉、二衙役退后介〕

馮蓮芳　（唱）打你个嘴头强無知狂妄，

徐摩云　（唱）論武艺你好比卖水長江。

〔馮蓮芳、徐摩云打介，扭下〕

赵文华
許　四
二衙役　哎呀好打呀！

〔戚勇上〕

戚　勇　（唱）奉父命去四鎮催兵調將，

宁波县大街上馬难放繮。

俺、戚勇。奉父亲之命，催調各鎮兵將。公务完畢，特回宁波繳令，来在这大街之上，男女厮打，拥挤不开，馬难行走，是何緣故？呔！差役听者！俺乃戚大將軍之子，調兵回来，由此經过，是誰家男女，这等凶打，說来我听！

衙　役　原来是戚少將軍，这打架的男的不認得，女的是淳安县的馮小姐。

戚　勇　啊，馮小姐！为了何事？

衙　役　因枷犯誤碰了那个男子，那人动怒打罵枷犯，馮小姐路过看見不依，所以兩下打了起来，不許旁人劝阻，因此小人們不敢解劝。

戚　勇　旣是馮小姐，我当前去劝解。（下馬介）替我好生看守馬匹。

衙　役　是。

戚　勇　（唱）馮小姐任性情忒也鹵莽，

竟忘了女兒家大街猖狂。（下）

赵文华
張　情
許　四
衙　役　哎呀，打得好凶啊，幸得戚公子前来解劝。

〔馮蓮芳、徐摩云扭打上，戚勇赶上，解劝介〕

戚　勇　呔！快些分开！你这厮休得無礼！

馮蓮芳　我們較量不叫人帮，誰敢前来？

徐摩云　只管来帮，俺总不惧！

戚　勇　住了！俺是来解劝的，并非帮打。啊馮世姐，小弟在此。

馮蓮芳　啊，你不是戚世兄嗎？

戚　勇　正是。

馮蓮芳　你怎么知道我在此厮打，前来帮助？

戚　勇　非也！小弟奉令調兵，路过此处，因見世姐爭鬧，故尔下馬劝解。不知世姐因何至此？

徐摩云　你們就是亲眷都来帮打，俺也不惧！

戚　勇　你且不用作声。請問世姐因何至此？

馮蓮芳　我是投戚年伯帮助打仗杀賊而来，路上遇見海父台說戚大將軍尚未进衙，叫我在水月庵居住。今聞年伯进了衙門，特此前去稟見。不料遇見这个棍徒，野蛮橫行，因此相打。

徐摩云　你这个渾蛋不要罵人！

戚　勇　呃！不用破口。世姐旣是来投家父，即請同行回衙何必在此耽擱？

馮蓮芳　世兄說得甚是。只是便宜她啦。

戚　勇　差人們，你等不要生事，放了这人去吧。

衙　役　少爷吩咐，敢不遵命。

戚　勇　你这人也不必多言，快些去吧。世姐請上馬。

馮蓮芳　我不騎馬，戚世兄請先行吧。

戚　勇　如此小弟奉陪，請！

馮蓮芳　世兄啊！

（唱）休笑我动拳脚罵街打巷，

　　抱不平也是那义憤心腸。

　　此一去見年伯休提已往，

戚　勇　（唱）向家父自不敢言語突唐。

哈哈哈！

〔戚勇、馮蓮芳、張情、罗玉下〕

徐摩云　（唱）好一个英勇女同我一样，

　　不由人心爱慕頓失彷徨。

衙役甲　你这个人，本应扯到衙門禀官責問，旣是戚公子說啦，你就去吧，怎么还在这兒胡說乱道？伙計們，把枷犯押到城隍庙里去，歇息歇息吧！

衙役乙　对。相公請吧。

楊　珍　哎呀老大哥，好好走。

赵文华
許　四　哎呀，遭瘟哪！

赵文华　（唱）項着枷無故地飞灾下降，

許　四　（唱）城隍庙我和你慢慢扛丧。

〔赵文华、許四、楊珍、二衙役下〕

徐摩云　咳！

（唱）我本是为婚姻暗来察訪，

　　平白地与枷犯胡鬧一場。

我徐摩云原是来訪戚繼光，平白地与枷犯爭甚閑气。方才那个女子言道，是来投戚大將軍杀賊的，在水月庵中居住，那个后生小子又是世姐相称，不知何故，令人不解。（想介）啊有啦，他旣說在水月庵中居住，我不免也到水月庵去借宿，打听来历，查訪戚郎便了！

（唱）訪戚郎生出了平地波浪，

　　水月庵去借宿观看行藏。（下）

第 十 二 場

〔四皂役、海瑞上〕

海　瑞　（唱）大將軍要斬子決非虛謊，

　　不由人心酸痛为国忠良。

可笑鄢懋卿眞不懂事，昨日我枷了一个鬧娼的珠宝

客人名叫褚德，他也不知得了人家多少銀錢，前来說情，道是他的表兄，哈哈哈，他不講情倒也罢了；既来說情，反被我又添枷一月，破其私弊。

皂　役　啓老爷：号枷添封，百姓們都說老爷鉄面無私。

海　瑞　咳！此乃小事。昨日戚大將軍因各鎮催兵不到，貽誤軍机，言說要斬伊子戚勇，我再三劝解，他却大怒不从。我今打听得戚少爷已經回来，倘若进衙必被所斬，忠良無后，豈不可惜？細想这个人情，只有鄢懋卿可以講得下来，因此我匹馬前来求他，若是戚大將軍不斬戚勇，我便將他表兄开枷，就是这个主意，衙役快走！

（唱）我命中并不是不能安享，
　　到一处有一处事务奔忙。
　　为忠臣我今日反求奸党，

皂　役　到了鄢大人行台。

〔海瑞下馬介，四皂役下〕

海　瑞　（唱）細思想只覚得此行無光。

門上有人么？

〔鄢貴上〕

鄢　貴　欲知世事須尝胆，要知人情且看花。

是哪位？

海　瑞　下官来了。

鄢　貴　（顫介）哎呀呀，海、海、海太爷又有什么事呀？

海　瑞　有要紧的事，特来求見大人。

鄢　貴　是！是！太爷少候。

海　瑞　煩你通报。

鄢　貴　有請老爷。

〔鄢懋卿上〕

鄢懋卿　咳！

不料失妻易，始信为官难。

咳，赵文华呀，表兄！你是怎么得了噢！

鄢　貴　鄞县知县海瑞稟見。

〔鄢懋卿惊介〕

鄢懋卿　啊，什么事情前来見我？

鄢　貴　他說有要紧的事情，特来求見大人。

〔鄢懋卿惊介〕

鄢懋卿　你見他臉上顏色如何？

鄢　貴　臉上倒还和气。

〔鄢懋卿想介〕

鄢懋卿　無有怒气？

鄢　貴　沒有怒气。

鄢懋卿　說我出迎。

鄢　貴　是。家爷出堂，有請海太爷！

海　瑞　有劳了。大人在上，卑职参見！

鄢懋卿　哎呀呀，我的海老先生，賞臉光降，也就够了，怎敢当得参拜？請坐請坐！

海　瑞　告坐！

鄢懋卿　啊海老先生！

海　瑞　大人。

鄢懋卿　你此来有什么好事呀？

海　瑞　卑职因戚大將軍要斩他長子戚勇，故此特来奉求大人，前去說情解救。

鄢懋卿　啊戚大將軍因何要杀他兒子？

海　瑞　因調兵迟誤。

鄢懋卿　虎毒不吃子，他既要杀，这也难怪。

海　瑞　卑职因見戚大將軍是个忠臣。可憐年將半百，只此一子，故此心伤，不忍坐視。

鄢懋卿　啊，你既爱他是个忠臣，就該自己說情，何必要我前去？

海　瑞　卑职自想官卑职小，而且为人平常，不及大人忠正清廉，春風古道，乃戚大將軍素所敬重也。

(唱)为人在天地間必需自量，

我海瑞怎比得大人行藏？

所以来求山斗下情去講，

幷非是有所私别具心腸。

鄢懋卿　海太爷你既这样說，怎么我有事求你，倒求出乱子来了呢？

海　瑞　如今只要大人保得戚少爷無事，卑职便当开放褚德刑枷。

鄢懋卿　旣然如此，我且去走走。海太爷不要救了戚勇，你又不放褚德。

海　瑞　卑职怎敢！

鄢懋卿　鄢貴帶馬！

鄢　貴　是！

鄢懋卿　海太爷你眞是个能員！

海　瑞　大人夸講。

鄢懋卿　請！

〔四皂役暗上〕

鄢懋卿　(唱)海剛峰你眞是菩薩下降，

又厉害又慈悲玲瓏心腸。

海　瑞　大人！

(唱)人生在塵世上須留名望，
　　也不枉食君祿宦途一場。
　　請大人催坐騎轅門前往，

〔众圓場〕

皂　役　已到轅門。

〔鄢懋卿、海瑞下馬介。張情、戚勇、馮蓮芳、罗玉上〕

馮蓮芳
戚　勇　(唱)又来了海清官何事慌忙？

啊，来者是海太爷，何事如此匆忙？

海　瑞　哎呀原来是戚少爷、馮小姐，来得正好，来来来，見过鄢大人。

戚　勇　啊鄢大人，晚生下拜！

鄢懋卿　豈敢豈敢！

海　瑞　啊世兄，你可見过令尊大人？

戚　勇　小將奉令調兵才到。路遇馮世姐一路而来，尙未見过家父。

海　瑞　哎呀世兄啊，令尊大人因你調兵来迟，貽誤軍机，必要斬你。

戚　勇
馮蓮芳　哎呀！

海　瑞　是我再三相求，怎奈令尊大怒，不能允从。

戚　勇　哎呀，这便如何是好？海世叔，还要救我才是！

海　瑞　我如今特請鄢大人前来講情，令尊或能允准，也未可知。

戚　勇　哎呀，有劳大人恩德。

鄢懋卿　世兄放心，包在下官身上，定然無事。

戚　勇　全仗大人之力。

馮蓮芳　戚年伯要当眞斬子，我非大鬧他一場不可！

鄢懋卿　啊，这位是誰家的姑娘？

海　瑞　馮如松將軍小姐，名叫馮蓮芳。

鄢懋卿　好个大方小姐。

馮蓮芳　啊，对不住你啊！

海　瑞　啊小姐，不要多事。

馮蓮芳　一派奸相。

〔宗祀上〕

宗　祀　旗指山岳动，令下鬼神惊。

大將軍有令，吩咐起鼓升堂！

众　　（內）啊！

海　瑞　宗將軍！

宗　祀　哎呀鄢大人、海先生！

馮蓮芳　宗叔父，我这兒有礼啦！

宗　祀　馮小姐也来了。

戚　勇　啊宗將軍，小將回来了。

宗　祀　哎呀世兄啊，大將軍升堂就为的是你，迟誤軍机，少时須当小心伺候。

戚　勇　还望將軍周全。

宗　祀　我等定当跪求。

〔幕內号角声〕

宗　祀　鼓角已起，請各位大人到官厅略坐，堂事一畢，末將禀明請見。

鄢懋卿　是是是。

海　瑞　馮家小姐一同伺候。

馮蓮芳　是。老父台請！

〔同下〕

第十三場

〔大吹打。四文堂、四劊子手、四大鎧、中軍引戚繼光上〕

戚繼光　(点絳唇)統領三軍，持法严正；讀兵法，智勇英明，要把海寇懲。

(詩)为將思孔明，

用兵仿孙武；

含泪斬馬謖，

留名傳千古。

本帅、戚繼光。可恨戚勇調兵不到，迟誤日期。方才聞报，已經来至轅門。特此升堂問斬，以正軍法。来！

中　軍　有。

戚繼光　戚勇进見！

中　軍　是！大將軍有令，戚勇进見！

〔宗礼、戚勇上〕

宗　礼　世兄小心了。

戚　勇　是。报！戚勇告进！(进介)爹爹在上，孩兒繳令。

戚繼光　戚勇！

戚　勇　在。

戚繼光　海寇四出搶劫宁波，为父望兵如渴，命你催調各鎮兵將，如何迟誤日期，違犯軍法？無知蠢子，要你何用？左右，綁了！

四劊子手　啊！(綁戚勇介)

戚繼光　(唱)数十年在疆場身为大將，

未想到养蠢子挫損肝腸。

戚　勇　哎呀，爹爹呀！

（唱）誤軍机理应斬兒实寃枉，

这其中有一段委屈难当。

哎呀爹爹呀，孩兒奉命調兵，各鎮俱皆奉命，点將啓程，惟有处州守將孙文炳，推以未奉聖旨，父亲又無接印文書，不但不肯發兵，而且行文知会各鎮，不可乱动，因此迟誤。

戚繼光　呀呸！

宗　祇　（背供介）哎呀不好！此事要請鄢大人前来。（下）

戚繼光　（唱）軍情事有緩急不加酌量，

难道說尔無口打比睢陽？

旣無才又無能何以为將，

推出斬了！

这是尔自取死速赴法場。

戚　勇　（唱）老爹爹行軍令兒怎敢抗？

悲切切下庭階思想萱堂。

出轅門不由我悲声大放，（哭介）

〔鄢懋卿、海瑞、馮蓮芳、宗祇上〕

鄢懋卿
海　瑞
馮蓮芳
宗　祇　（唱）大將軍斬亲子令人悲傷。

戚　勇　哎呀大人哪，我父不容分辯，定要問斬，还望大人解救啊！

鄢懋卿
海　瑞　世兄放心，我等必然竭力相求。

戚　勇　大人哪！

（唱）我今且赴法場好音盼望，

〔四劊子手押戚勇下〕

鄢懋卿
海　瑞　（唱）看此情实令人意乱心忙。

海　瑞　哎呀鄢大人，事不容緩，下官飞馬赶到法場，保护戚公子不令动刑，大人即刻上堂求救。

馮蓮芳　啊海父台，我哪？

海　瑞　小姐能够求情，就进去；不能，就請同我法場保护。

馮蓮芳　我跟着去說情吧。

海　瑞　如此甚好。下官飞馬法場去也！

鄢懋卿
馮蓮芳　請！

海　瑞　（唱）轅門外上坐騎法場而往，（下）

鄢懋卿
馮蓮芳　也罢！

（唱）顧不得講仪礼奔上节堂。

宗　礼　哎呀大人，請少候，待小將回明大將軍再为請見。

鄢懋卿　快去快回。

宗　礼　是。啓大將軍：鄢大人闖門拜会。

戚繼光　嘟！你好不知事，办理軍务之时，何暇会客？来！

中　軍　有。

戚繼光　掩門！（下）

中　軍　掩門！

〔四文堂、四大鎧、中軍下〕

鄢懋卿　啊，怎么掩門不見？哎呀小姐，同我闖了进去。

馮蓮芳　說得是，走！

〔中軍上〕

中　軍　哎呀大人，此乃节堂，待小人回禀。

馮蓮芳　放屁！（打中軍介）

中　軍　哎呀大人，进去不得，进去不得呀！

〔馮蓮芳、鄢懋卿冲下，中軍追下〕

第 七 本

第 一 場

〔四家將、戚繼光上〕

戚繼光　(唱)为国家行軍法理所当应，
　　为什么鄢懋卿来闖轅門？
　　大料他相会事必無要紧，
　　我暫且退节堂迴避此人。
可笑那鄢懋卿空为大臣，不知礼仪。本督节堂办事，竟自闖轅而入，眞是豈有此理！

〔中軍上〕

中　軍　哎呀呀，豈有此理！豈有此理！啓稟大將軍：鄢大人不容分說，帶着一个行凶女子，竟自闖入內堂来了。小人攔擋不住，只得先来稟告。

戚繼光　竟有这等事？豈有此理！

〔鄢懋卿、馮蓮芳上〕

鄢懋卿　(唱)海剛峰慫恿我失仪軍营，

馮蓮芳　呃！
　　(唱)不匆忙怎救得戚小將軍？

鄢懋卿　戚大將軍，恕我冒失了！

戚繼光　啊鄢大人，失迎了，請坐！

鄢懋卿　有坐有坐。

馮蓮芳　喲！年伯，您老人家好大的眼框子，侄女在这兒請

安，您連瞧也不瞧瞧！

戚繼光　啊馮家侄女也来了？

馮蓮芳　年伯，您在淳安县叫我回家，花燭三日后，前来宁波大営相見。我回去这么一想，帮年伯杀賊的事大，也沒等完全花燭，我就連夜前来此地，指望热热闹闹地杀賊立功，誰知年伯見面兒就是这么冰心冷骨的！

戚繼光　非也。我因有事在心，不知賢侄女来到，所以失敬。請坐。

鄢懋卿　哎呀馮家姑娘，此刻并非談家常之时，只請教大將軍，欲斬戚小將軍所为何事！

馮蓮芳　啊不錯，請問年伯，为什么要斬戚世兄哪？

戚繼光　因他調催兵將不到，迟誤軍机，理应問斬。

鄢懋卿　大將軍哪，虎毒不食子。看下官薄面，饒恕小將軍这次。

戚繼光　豈有此理！大人，这軍政非比鹽政，軍法不肅，何以用兵？孙武子演陣斬姬，諸葛亮街亭执法。当此水賊猖獗之时，如若徇私，怎能平定海寇，豈不辜負朝廷聖恩？

鄢懋卿　是啊，大將軍之意無非要学穰苴斬庄賈而立威望。

戚繼光　大人此言，非知我心也！

（唱）为將者必須要智勇忠信，

　　我并非立威望以杀为能。

　　蒙聖恩擢升这节鉞重任，

　　是所以講不得大义灭亲。

鄢懋卿　噢，听大將軍之言，你是必要作个齐易牙杀子媚君了。

戚繼光　啊！

(唱)听此言气得我火上双鬢，

戚繼光豈是要杀子媚君？

我与你文和武各有本份，

劝台駕少开言請出槺門！

馮蓮芳　鄢大人，你眞不会說話！

(唱)难怪說鄢大人又奸又蠢，

要紧事將什么比古論今。

啊鄢大人，这又不是在严太师府里說話，將今比古，顚倒是非，好求升官發財呀？

鄢懋卿　呃，这是怎么講話！

馮蓮芳　如今我們是来給戚世兄求情的，不是为自己的事，你何妨說几句好話。难道戚年伯好意思不賞臉，不釋放小將軍嗎？你却放出这么个臭屁来，冲得我家年伯腦袋疼不要紧，連鬍子都熏直啦。你这不是来救人，簡直是来嘔气，还不快跪下賠不是嗎！

鄢懋卿　馮小姐言得極是。大將軍，下官这里跪下了。

(唱)这是我慌忙間言語不遜，

大將軍請恕罪世兄从輕。

戚繼光　哎呀大人哪！

(唱)快請起休失了同官礼仪，

为無知小奴才得罪大人。

哎呀大人哪，非是我忍心斬子，不听尊言；怎奈号令严明，軍法攸关。此事断难从命，望大人見諒！

鄢懋卿　軍旅之事，下官本不应冒昧求情。因見世兄少年英俊，正是有用之才，斬之可惜，所以冒昧相恳，唯乞賞准釋放，从輕發落。

馮蓮芳　本来是嘛，这叫做有用之材杀不得。再説戚年伯半世功名，一生劳苦，只有戚勇世兄一子。自古説：不孝有三，無后为大。今天斬了戚世兄，豈不絕了戚家香烟？年伯就算不孝啦。“忠孝”二字一般，“不孝”就是“不忠”。所以古来求賢臣，必于孝子之門，此之謂也。

〔戚繼光点头、嘆气介〕

鄢懋卿　是呀是呀，馮小姐的話説得清香，不像我的話屁臭，大將軍是要听的。

馮蓮芳　呃！你別打岔呀，我还沒説完哪。

鄢懋卿　啊，請説請説。

馮蓮芳　况且杀子乃是天下第一忍心人之行为，所以管仲对齐桓公説：人情之爱，莫如父子。易牙杀子奉君，异乎人情，不可重用。今日年伯曾为軍务，大义灭亲，知道的自然説是戚大將軍“尽忠报国”；那不知道的哪，他就説是戚大將軍“杀子媚君”啦。这原是句好話，叫鄢大人口中一説，比屁还臭，致令年伯动气。

鄢懋卿　哈哈哈！馮小姐之言甚是。况且大將軍又無文憑与世兄，焉能調得各鎮兵將？斬了眞是不貼人情！

戚繼光　大人此言差矣！倘若临陣杀賊，被困路中，身旁幷無印信文憑，难道就不差人冲圍求救么？况戚勇是我亲生之子，世襲男爵，兵务急忙之时，軍令如山，何用文憑？今日調兵不到，無能無智，斬之何亏！

馮蓮芳　咳，鄢大人，你呀，好像他媽的一个乱头烏鴉！

鄢懋卿　啊，此話怎講？

馮蓮芳　开口就是禍，眞不説理。

鄢懋卿　啊，我怎么不説理呀？

馮蓮芳　你說沒有文憑，調不动大兵，即便有了印信文憑，差人前去，还有个信陵君窃符救赵之疑哪。講到父子用兵，可以不用文憑調兵，可还有个汉刘据子弄父权之弊。幸喜你是个文官，要是武將，必然是剛愎自用，又是第二个馬謖失街亭。

戚繼光　哎呀！

（唱）听此言好一似迅雷惊醒，

为大將我豈可一意孤行？

賢侄女一番議論甚是，这是誰教你来說的？

馮蓮芳　这还要誰来教我說嗎？不瞞年伯說，当初先父在世，也曾把一部孙子兵書与我明解，多少历代名將与我詳談，漫說这几句通权达变的話，就是临陣破敌，也有奇能妙算，可就是不濫杀人。

戚繼光　哎，話虽好，可惜說迟了。

馮蓮芳　啊，怎見得說迟了哪？

戚繼光　此时戚勇之头，恐早已落地了。

鄢懋卿　（背供介）哎呀，这一下我那表兄的枷儿时得开呀！

馮蓮芳　啊，不怕不怕，法場有海父台在那兒保护，必不誤事。

戚繼光　啊，什么海父台？

馮蓮芳　海瑞海父台呀。

戚繼光　哎呀，原来这都是海瑞的作为。也罢！这个人情放在鄢大人的身上。

鄢懋卿　多謝大將軍！

戚繼光　中軍听令！

中　軍　在。

戚繼光　（唱）奉欽命大將軍节制各鎮，

为海防剿賊寇撤調將兵。

文到日即赴营火速要紧，

如迟延按軍法申奏朝廷。

令箭一支，公文一角，飞馬去到法場，釋放戚勇，当場責打四十軍棍，將令箭公文与他，去調丹山定海四鎮官兵，再若迟延，定斬不饒，快去！

中　軍　得令。（下）

鄢懋卿　（背供介）哎呀好了，情已講好，待我去找海瑞开放文华之枷。（向戚繼光）啊大將軍，多承賞爱，放了世兄，下官要告辞公干去了。

戚繼光　有劳大人，改日登門叩謝。

鄢懋卿　豈敢！馮小姐少陪了。

馮蓮芳　奉送！

戚繼光　請！

〔吹打，鄢懋卿下〕

戚繼光　請問賢侄女，几时来此，何处居住，怎知我要斬戚勇，就同鄢懋卿一路而来？

馮蓮芳　說也可笑，年伯听了！

戚繼光　請坐下講。

馮蓮芳　（唱）来宁波知年伯尚未到任，

遇海瑞指教我尼庵存身。

降假妖收得了槍甲齐整，

戚繼光　啊，竟收得槍甲，这是天助侄女立功海上。

馮蓮芳　年伯！

（唱）轅門外遇懋卿才同来求情。

戚繼光　原来如此。本应相留侄女署中居住，因你伯母乘舟从水路赴任，尚未到来，不便款留。現今海岸一帶，

賊寇出沒，須得智勇兼全之人帶兵彈压把守。賢侄女武勇超群，可当此任？

馮蓮芳　去我倒去得。只是我沒有官銜，难統兵將，恐怕誤事吧。

戚繼光　侄女前在淳安擒賊之功，我已申奏朝廷，必有恩旨下降。今暫授侄女軍功五品銜，統領乡兵一千名，战船十只，鎮守宁波海口。

馮蓮芳　遵命！

戚繼光　家將！吩咐中軍官調撥义勇乡兵一千名随馮小姐鎮守海口。

家　將　得令！

戚繼光　侄女披挂去吧！

馮蓮芳　謝年伯！

（唱）謝年伯識將才付托重任，

　　鎮海口哪怕他魚怪蝦精！

　　披甲冑从今后洗去脂粉，

　　得繼了先父志不負平生。

〔一家將引馮蓮芳下〕

戚繼光　哈哈哈……

（唱）好一个奇女子頗有血性，

　　竟忘了她是个胭粉釵裙。

哈哈哈，古代花木蘭、梁夫人、平陽公主、石龙冼氏，閨閣英雄，女中丈夫，我总不信。今日亲見馮蓮芳与我夫人周氏，能說能道，敢作敢为，方信女子不可小量。想她去鎮守海口，必能杀賊立功。且等捷音，再定良策，平服水賊便了！

（唱）將在謀非在勇不可任性，

要思个灭賊計黼黻太平。

〔同下〕

第 二 場

〔張矩上〕

張　矩　走啊！

(唱)人生在天地間須要智量，

　　礼和义廉共耻不可消忘。

在下、張矩。乃詩書門第，家業貧寒。哥哥張情，虽好眠花臥柳，却是慷慨正道。二十年前，聘娶慈谿县赵文华之女咏香为妻。过門以来，这位嫂嫂每日擦脂抹粉，放蕩風流。因此我哥哥与她不和。那赵文华如今做了大官，有書信前来，接我哥哥上京謀取功名。是我哥哥言道，岳父作了严嵩門下走狗，乃是天下罪人。从此翁婿誓不往来。赵文华因而大怒，恩断义絕。前一月我哥哥出去游蕩，許久未归，可恨我嫂嫂竟把个卖黃雀的，弄在房中淫乱。是我怒火冲天。記得水滸傳上有潘金蓮貪淫謀害武大郎之事。此妇不死，我哥哥必遭毒手。我且赶回家去，效那武松杀嫂，以除后患也！

(唱)杀奸夫与淫妇誓除淫蕩，

呃呀！

　　怕的是逃一人不能拿双。

哎呀且住！拿盜拿贓，捉奸捉双。此事我又不便叫外人帮助，倘若走脫一人，这便怎好？啊喝有了，我这院內后牆外乃是杀人法場，一片空地，他就是跳牆逃走，也無法藏躲。我打从前門进去便了！

（唱）我今日效武松潑天胆放，

少时間管叫他血濺鴛鴦！（下）

第 三 場

〔赵咏香上〕

赵咏香 〔数板〕

自憐花容貌，

一心学小乔；

岂知薄倖失欢笑，

做了个夢巫山、假藍桥，

嘆空負好良宵，嘆空負好良宵！

奴家、赵咏香。父亲赵文华。自幼將我許配張情为妻。过門以来，不上十年，夫妻不和。如今我父亲做了大官，接我上京。这天杀的他說我父亲是严嵩門下的走狗，不肯前去。因此我父大怒，恩断义絕，不許来往。这也罢啦。可恨这不成器的东西，出外游蕩，成月不归，床上冷冷清清，叫我实在的难熬。家中有个叔叔，名叫張矩，我只望与他苟合；誰想他比蠢夫还蠢，眞叫我急得無法。且喜那天在門前閑站，有个卖黄雀的小子在牆角小便，被我瞧見，心火难忍，故意叫他进家来买黄雀。鬼使神差，我們倆人就勾搭上啦，再也舍不下分不开。白天里也把他关在房中取乐。此时叔叔出外未归，不免叫他出来大大方方吃杯酒。喂！我的小心肝，你給我走出来吧！

王 三 （內）啊哈！（上）

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

哎呀大奶奶，我实在悶的慌，求您开籠放雀，讓我

远走高飞吧！

赵咏香　咳，你嚷些什么？

王　三　我实在来不及啦，求您放生吧！

赵咏香　你别嚷，我家叔叔出外有事去啦，今兒个不回来啦，你只管放心吃杯酒，咱們倆人再作一回露水夫妻，就放你出去。

王　三　咳，这也是件奇事，我从不曉得什么叫动色，所以我連媳妇都不肯娶。如今不知什么緣故，見了你就心里發迷。

赵咏香　这也是該着的事。来，吃杯酒再說吧。

王　三　来，我敬你一杯！

赵咏香　（唱）这也是天緣巧尽情放蕩，

恐怕是露水珠不能久長。

今日里飲美酒开怀放量，

放你走好一比棒打鴛鴦。

〔張矩暗上，听介〕

赵咏香　哎喲，怎么我心里直跳啊？

王　三　我心里也跳哪！

赵咏香　不好，只怕門外有人吧，我瞧瞧。（隔門偷看，惊介）哎呀不好，持刀杀人来啦，快由后窗跑吧！

王　三　哎呀杀人啦，了不得啦！

〔張矩踢門闖入介〕

張　矩　好奸夫、淫妇！

赵咏香
王　三　哎呀！（搪介，跑下）

張　矩　啊，怎么我这兩膀似有神鬼抱住，不能自由，杀他不着，被这奸夫淫妇逃走，是何道理？他二人必从

后牆跳出。牆外乃是法場空地，無处藏躲，杀人不死反为仇。待俺赶到牆外杀之，以除后患！（下）

第 四 場

〔四劊子手押戚勇上〕

戚　勇　（唱）为国家承父志愧違軍令，
　　我何敢有异言不遵严亲。
　　泪汪汪步趑趄心寒意冷，
　　悲切切惨凄凄眼看丧身。
　　嘆未見生身母黃泉遺恨，
　　空負了十余載养育深恩。

〔四衙役、海瑞上〕

海　瑞　（唱）辞別了鄢大人坐騎催紧，
　　怕的是無罪者誤丧典刑。
　　急匆匆进法場泪珠难忍，

四劊子手　海太爷来了。

海　瑞　（唱）說与那戚世兄且放寬心。

四劊子手　呔！站开些！海太爷来了！海太爷請了！

海　瑞　請了！戚小將軍之事，已有鄢大人求情，少刻便有令箭釋放，不可动刑！

四劊子手　是。

〔赵咏香、王三上，跳牆介〕

赵咏香
王　三　哎喲！杀人嘍！

众　呔！

〔四劊子手护戚勇介〕

四劊子手　呔！敢是劫法場的？

海　瑞　什么人杀人？快快捉住！

〔二衙役捉赵咏香、王三介〕

二衙役　本县太爷在此，快些跪下！

王　三
赵咏香　哎呀，太爷救命啊！

〔張矩追上〕

海　瑞　嘟！这厮大胆，法場重地，白日持刀杀人。衙役們快快拿下！

四衙役　啊！（捉張矩。押王三、赵咏香介）

中　軍　（內）刀下留人！（上）

龙泉宝劍重归鞘，法場英雄再轉陽。

大將軍令下！

四劊子手　敢么是催斬？

中　軍　非也。

海　瑞　敢是釋放公子？快說快說。

中　軍　大將軍有令，釋放戚勇，命在法場責打四十軍棍，令箭一支，公文一角，速去四鎮調兵，再若迟延，定斬不饒！

海　瑞　好好好，快快松綁。

四劊子手　啊。

戚　勇　感謝世叔垂救！

海　瑞　豈敢豈敢。

中　軍　軍令难違，請公子下面領責。

戚　勇　遵命！

（唱）蒙慈爱不孝子今得活命，

　　罰責打自当要捐軀領遵。

〔四劊子手押戚勇下〕

海　瑞　咳！

（唱）戚將軍秉至公令人可敬，

〔幕內：一十！〕

海　瑞　（唱）这并非假做作沽誉釣名。

〔幕內：二十！〕

海　瑞　（唱）可惜那小世兄受此刑棍，

〔幕內：三十！〕

海　瑞　（唱）嘆坏我海剛峰鉄石心人。

〔幕內：四十！〕

〔四劊子手押戚勇上，四劊子手下〕

戚　勇　（唱）才知道刑杖苦疼痛难忍，

别世叔我再去四鎮調兵。

海　瑞　世兄吃苦了。

中　軍　公文令箭在此，少將軍速去，小官回复大將軍去了。（下）

戚　勇　謝世叔！

（唱）煩代言道謝那解救鹽政，

說戚勇回来时再叩庭門。（下）

海　瑞　（唱）天作孽犹可違此时方信，

法豈肯杀無罪絕嗣忠臣。

衙役們，將这一干人犯押回审問。

四衙役　啊！

海　瑞　（唱）我手中奇怪事接連陣陣，

男共女持刀事必为奸情。

〔同下〕

第 五 場

〔四庄丁背包裹上，顧慥隨上〕

顧　慥　(唱)为妻子离淳安飢餐渴飲，

　　受了些盜賊險無限虛惊。

學生、顧慥。只因我娘子馮蓮芳不肯洞房花燭，竟往宁波投軍而去。我放心不下，帶了路費，前来宁波同他作伴，共求功名。家丁們！

四庄丁　有。

顧　慥　此地离鄞县还有多少路程？

庄丁甲　还有百十余里。

顧　慥　如此，紧紧趲行！

馮三元　(內)走啊！

庄丁甲　相公，哪条路上来了一人、好像馮三元舅相公。

顧　慥　啊！(望介)果然是他来了。我們等他同行。

四庄丁　是。

〔四家丁抬銀引馮三元上〕

馮三元　(唱)一路上懶观看山川胜景，

顧　慥　啊賢舅！

馮三元　哎呀！

(唱)先来者却原何还在此行？

啊姐丈，緣何还在路上？

顧　慥　我因貪看山水，故此走得甚慢。不知賢舅为什么也来了？

馮三元　小弟因聞姐姐、姐丈都往宁波。我与姑夫商議，帶了金銀，一来前去海口徐海大营贖取表妹，二来打探姐丈与家姐的消息。

顧　慥　原来如此。你我一同赶到宁波城內住下再說，不然路上有失，那可不是玩的。

馮三元　如此我們速速趲行者！

四家丁　啊！

馮三元　（唱）众家丁休辞劳赶行要紧，
　　怕的是有盜賊見財动心。

顧　慥　（唱）此时間悬令姐是否安稳，
　　到宁波必須要寻問軍門。

〔同下〕

第　六　場

〔“泣顏回”前半段牌子。八海卒、水軍头目、四海將、叶宗滿、王汝賢、徐海、一大纛上〕

徐　海　（詩）蛟龙变化游龙潭，
　　滄海鯨鯢吞泰山；
　　余豈有心爭社稷？
　　誓师只为除貪官。

孤家海上起兵，一路而来，破了几座城池，倒也順利。欲来夺取宁波，不知城內虛实，且待探馬回报，再作定夺。

报　子　（內）报！（上）
启大王：宁波鎮守將軍乃薊州总兵戚繼光，城內兵將空虛。現在調取处州、定海各鎮兵將来到宁波，知府名叫袁淳，鄞县知县乃是海瑞。

徐　海　啊，鄞县怎么又是海瑞？

报　子　乃是戚繼光保举調繁。

徐　海　如此宁波城池孤家無望矣。你可再去处州一帶探听

守將孙文炳几时起兵，速来回报！

报　子　啊！（下）

徐　海　叶宗滿听令！

叶宗滿　在！

徐　海　你可帶兵一万，埋伏处州城外，候孙文炳出城之后，即便襲取，不得有誤！

叶宗滿　得令！

〔叶宗滿領四海卒下〕

报　子　（內）报！（上）

啓大王：戚繼光統兵暗襲金鰲島，被公主击退。不意公主忽然改扮男裝，往宁波而去。特来报知。

徐　海　再探！

报　子　啊！（下）

徐　海　哎呀，我女兒好不曉事，金鰲重地，怎能私自擅离，改扮男裝，前往宁波为了何故？（想介）王汝賢听令！

王汝賢　在！

徐　海　命你帶領水軍，星夜赶程途，前去鎮守金鰲島，不得迟誤！

王汝賢　得令！

〔王汝賢領四海卒下〕

徐　海　嗬众將官，大兵就在定海扎营！

众　　　啊！

报　子　（內）报！（上）

啓大王：今有淳安县馮三元、顧慥抬着金銀打此經过。

徐　海　再探！

报　子　啊！（下）

徐　海　众將官，前去劫搶！

众　　啊！

〔众圓場〕

〔四海將拿馮三元、顧慥上〕

徐　海　哪个是馮三元，哪个是顧慥？

馮三元　学生馮三元。

顧　慥　学生顧慥。

徐　海　你們不在淳安，因何来此？

馮三元　舍表妹被大王所劫，特送金銀前来贖取。

徐　海　令妹何人？

馮三元　致仕太宰汪鋐之女，乃是学生之妻。

徐　海　原来如此。好个义夫节女！汪小姐已拜在孤家膝下以为义女，現在孤燕島居住。你旣仗义前来贖取，水軍头目听令！

水軍头目　在！

徐　海　將馮相公銀兩点收，同去孤燕島，將汪小姐交他領回！

水軍头目　得令。馮相公，随我来！

馮三元　謝大王！啊姐丈，少陪了。

〔水軍头目、馮三元下〕

顧　慥　大王，我是他的姐丈，怎么不叫我同去呀？我也要告辞了！

徐　海　住了！你怎么又是他的姐丈？

顧　慥　馮三元的姐姐馮蓮芳，乃是学生的妻子。

徐　海　馮蓮芳現在何处？你又因甚来此？

顧　慥　馮蓮芳往戚大將軍营中投效去了，学生是特来尋他的。

徐　海　哈哈哈……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顧　慥　啊，这話怎講？

徐　海　（背供介）孤家前在淳安县，險遭馮蓮芳所擒。此女英勇無敌，若在戚繼光营中，大为禍患。天遣顧慥落于孤手，正好做个質当，孤家自有道理。（向顧慥）啊顧先生！

顧　慥　大王！

徐　海　孤家起兵海上，先生已知。現在营中缺少一位書記。今观先生之才，不在宋濂、刘基之下。欲屈先生职掌書記，富貴共之。

顧　慥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我乃朝廷秀才，豈肯作賊？你休要妄想！

徐　海　哇！旣不情願，休想逃脫！左右！

众　　有。

徐　海　將他衣服剝了，賞他半付盔甲，充个小卒，随队而行。

众　　啊！（剝顧慥衣服，弁与半付盔甲介）

顧　慥　哎呀呀，忘八羔子，怎么这样打扮我呀？

徐　海　不許多言！吩咐大兵撤回定海去者！

众　　啊！

〔“泣顏回”下半段牌子。众圓場。顧慥躲、倒介。徐海原人下。顧慥爬起洒介〕

顧　慥　哎呀！

（唱）我本是讀書人忠心向上，

豈肯作水贼寇国害民殃。

哎呀，逃是逃脫了，只是我身上穿着这付賊甲，头上戴着这付賊盔，倘若遇見官兵，不由分辯，拿着一刀，豈不送了命？想要脫了下来，又是精光的身子，豈不冻死了我？好王八羔子，害得我好苦！說

不得了，再苦也要脫下来的。馮蓮芳啊馮蓮芳！你这八敗星君害煞我也！（脫甲丢盔介）

（唱）馮蓮芳連累我有話难講，

百万富落得个今日身光。

悲切切竟作了花郎模样，

且到那宁波城再做主張。（哭介，下）

第　七　場

〔秦氏、汪彩霞上〕

秦　氏　小姐！

汪彩霞　夫人！

秦　氏　（唱）望波濤一層層心神不定，

見高峰碧映映几点輕云。

嘆家乡在何处泪流不尽，

倒如今似蜉蝣人世飄零。

你我几时才能回——

汪彩霞　夫人哪！

（唱）嘆人生果然是白駒泡影，

我和你遭風波誤了青春。

咳！夫人，你我不幸，遭此風波，不知家中怎生悲傷，也不知你我可能够生还家园么？

秦　氏　哎呀小姐，你这么一想，咱們倆可就活不成啦。

汪彩霞　啊，怎么活不成了？

秦　氏　你想啊，你我都是生長富貴之家，享尽荣华之福，忽然被賊劫搶，囚禁海島，怎能过得了这凄凉岁月哪？長此以往，豈不把人悶死啦！

汪彩霞　啊，这也說得是。

秦　氏　还告訴你：幸喜那徐海是个盜賊中的柳下惠，保全你我白玉無瑕，乃是不幸中之大幸。那徐海要是个隋煬帝，你我也就不堪設想啦！

汪彩霞　誰肯如此！（羞介）

秦　氏　这事可难說呀，“事到头来不自由”嘛。且喜如今住在这孤燕絕島，清閑自在，無事無非，把心一稳，神仙一般，你要一心只想回去，夫荣妻貴，子孝孙賢，那么一想，必然要形消骨瘦，豈不就要活不成了嗎？

汪彩霞　夫人說的甚是。只是我心中的煩悶，总难排遣。

秦　氏　我教你个主意：这时候只有拋除心煩，寻欢取乐，想主意把身体保养好啦。倘或有日回家，还可以容貌驕人。

汪彩霞　好却好，只不知怎样取乐，請夫人指教。

秦　氏　怎么取乐哪？啊，有啦，我給你唱个“太平歌”听，开开心怎么样？

汪彩霞　啊，夫人怎么还会唱歌？

秦　氏　哎，你不打听打听，夫人要是不会唱歌兒，老爷們就要到外头寻欢討妾啦。

汪彩霞　原来如此。我也要学学，只是怕人听見笑話。

秦　氏　你瞧，这兒一个人影兒也沒有，怕什么哪？就是有人听見，他必可憐咱們，也許能救我們出去。

汪彩霞　夫人說的是。願聆妙音。

秦　氏　見笑了！

（唱太平歌）

越生聰敏越多情，

拙夫愚妇哪慣經！

世界三千孰作伴？

文章七步懶求名。

只緣得識梅花貌，

悟破方知明月身。

色即是空空是色，

卿須憐我我憐卿。

汪彩霞　哎呀果然唱的好。待我也來学学。

秦　氏　好啊，你也唱一唱。

汪彩霞　夫人不要見笑！

(唱太平歌)

越生聰敏越多情——

戚夫人　(內)众水兵，好生掌稳篷舵！

四水兵　(內)啊！

秦　氏　(惊介)哎呀不好啦，有只大船靠岸啦，莫不是徐海放你我不下，前来滋事生端？我們必須拿定主意呀！

汪彩霞　那个自然。

秦　氏　你我站在高坡，看看到底兒是誰。

汪彩霞　夫人請！

〔四水神、南海龙王拥四水兵、四女兵、戚夫人上。四水神、南海龙王下〕

戚夫人　(唱)我本要襲金鰲旗开得胜，

又誰知遭颶風难掌舵篷。

攏孤島暫避这波濤滾滾，(上岸介)

將船靠紧！

四水兵　啊！

戚夫人　呀！

(唱)峰嵐下因何有美女二人？

哎呀奇怪呀！这孤島之上，因何有美女二人，莫非海市蜃楼？众女兵，你們可曾看見？

四女兵　我們俱已看見，确是兩个美人。

戚夫人　这也奇怪，待我問来。呔！你們兩个是人是怪，快快講来，不然俺就要放箭了！

秦　氏　啊小姐，你看这个人是陆地打扮，諒非賊寇。你我何不問他一問？

汪彩霞　我們問他一問。

秦　氏　来人听者！我乃鄢懋卿大人正配夫人秦氏，这是汪鋐太宰之女彩霞小姐，因誤被金鰲島徐海劫搶，抱貞守节，寄居此島。你乃何人，因何至此？說給我們听听。

戚夫人　怎么鄢夫人、汪小姐都被徐海搶来？幸而遇見了我，不然豈不誤事；啊夫人、小姐，我乃鎮海大將軍戚繼光正配夫人周氏．因与金鰲女寇交战，忽被颶風吹散，飄来此島，幸遇二位，快請下来同我回去！

秦　氏　住了吧！你旣是戚夫人，怎么男子打扮？

戚夫人　我因从水路破賊，女裝不便，故叫这些女兵都改扮男裝，不必猜疑。

秦　氏
汪彩霞　如此說来，果然是戚夫人啦。（下坡介）

秦　氏　（唱）我只說居孤島無人来問，

汪彩霞　（唱）又誰知風波中遇着夫人。

戚夫人　（唱）这也是天注定三生有幸，

我三人共一舟水路同行。

秦　氏
汪彩霞　夫人万福！

戚夫人　豈敢！二位受惊了。

秦　氏　一言难尽。如今只求夫人搭救，感德不忘。

戚夫人　救是要救夫人、小姐的，只是有一件事不好启齿。

秦　氏
汪彩霞　不知夫人有何見諭？

戚夫人　我想人生聚散，也是前緣。今在此島，救得夫人、小姐，我意欲——（笑介）

秦　氏
汪彩霞　啊！夫人要怎样？

戚夫人　也罢！說了吧。我意欲要收二位做个干女兒，不知肯否？

秦　氏
汪彩霞　夫人，我們也有此心。如此干娘請上，女兒們大礼参拜。

戚夫人　生受你們，哈哈哈！

秦　氏　（唱）感相救拜膝前干娘相認，

汪彩霞　（唱）称母女轉回乡答报深恩。

戚夫人　（唱）我此番收义女可称幸运，

叨天福得遇兒小姐夫人。

哎呀呀，一言戏耍，竟自成眞，老身受之不当了。

秦　氏
汪彩霞　于情于理，理应如此，干娘何必过謙。

戚夫人　哈哈哈，你看風平浪靜，正好回轉宁波。

秦　氏
汪彩霞　正是。我們就快走吧！

王汝賢　（內）众水手，不許放走官船！

众　　　（內）啊！

戚夫人　哎呀不好，那廂来了無数賊船，女兒們快快上船。众女兵，催舟！

四女兵　啊！

戚夫人　(唱)諒必是金鰲島水賊得信，

　　　　　發来那魚蝦輩鼓浪兴兵。

　　　　　众水手与女兵篷舵掌稳，

〔众上船介〕

秦　氏
汪彩霞　(唱)請干娘站船头加意小心。

〔四海卒、王汝賢、二水手上〕

王汝賢　呔！何处船只，敢来金鰲禁地，私搶鄢夫人、汪小姐？好好留下，放你过去。

戚夫人　嘡！水賊听者！我乃鎮海大將軍戚繼光，前来剿尔巢穴。好好抛戈跪降，饒尔不死！

王汝賢　原来你就是戚繼光，正要拿你，看槍！

〔开打。王汝賢、戚夫人架住。四水兵、四女兵，秦氏、汪彩霞下。戚夫人下〕

王汝賢　啊，戚繼光的船只怎么行得如此迅速？竟自如飞而去。众將官！

四海卒　有！

王汝賢　掌稳篷舵，紧紧追赶！

四海卒　啊！

〔同下〕

第　八　場

胡　宁　走啊！(上)

　　　　(唱)含父仇我豈肯埋名穩姓，

　　　　　恨煞那赵文华誤国讒臣。

俺、胡宁，字寿春。先父宗宪公，总督閩浙軍务，被欽差赵文华参奏，拿問进京，賜药而死。奉旨將俺世襲子爵革去。俺想哭坟守墓，不过是庸人小量。

若能揚名显亲，洗白父寃，史冊流芳，方为大孝。故尔俺將巾挂劍，欲投宁波軍前立功，以繼父志，不想一路辛苦，肚內飢餓，如何是好？

顧　慥　（內）咳！

胡　宁　哎呀妙啊，那旁来一汉子，手中所捧似是飯食。等他到来要些充飢便了。正是：人生無別恨，最苦是飢寒。

〔顧慥扮乞丐捧沙鍋上〕

顧　慥　咳，老天哪老天！

（唱）可嘆这循环里天公报应，

平日里享荣华今日受貧。

富貴客成乞丐說与誰信，

胡　宁　請了！

（唱）借重你碗中飯度我飢人，

啊大兄，請你把这碗菜飯，送我充飢如何？

顧　慥　呃，大哥使不得，聖人云："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况且这是些殘茶剩飯，更不可食！

胡　宁　咳，大兄，我已"三月不知肉味"了。將就些，都吃得下去。

顧　慥　呃呃，使不得，"途有餓莩，豈可狗彘食人食，而不知儉？"

胡　宁　哇！

（唱）窮途中求一餐救人要紧，

为什么用四書借題駡人。

俺作个伍子胥乞食一頓，（搶食介）

顧　慥　哎呀大哥，"君子食無求飽"，請嘴上留情。

胡　宁　哈哈哈……

（唱）果然是飽暖后人有精神，

啊大兄，多謝了！

顧　憒　呀呸！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伤廉。”你怎么强取其来？“可以与，可以無与，与伤惠。”我岂肯平白施舍？而且穷途中的一碗飯，你怎么竟“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这样吃个干淨，好狠心的忘八羔子！

胡　宁　呸！你既会讀書，怎么就忘了子曰“君子周急不济富”？俺想一客不煩二主，再借重你身上这件衣服，做个路费，好去投軍。

顧　憒　哎呀哎呀，这更胡說了！你要往哪里去投軍，却来剝我的衣服？

胡　宁　听了！

（唱）俺胡宁显宦家挂印本領，

遭風浪今要去宁波投軍。

借重你破藍衫暫且御冷，（剝顧憒衣介）

顧　憒　哎呀哎呀，好哥哥，好哥哥，“惻隐之心，人皆有之”！

胡　宁　請了！

（唱）有一日再相逢答报千金。（下）

顧　憒　哎呀，好忘八羔子，竟成了“水滸傳”的李逵了！

（唱）这是我时不济走了敗运，

遇着他不講理蠢子蛮行。

咳，顧憒啊顧憒！你在淳安好好，为什么要来寻找馮蓮芳这个八敗星君？弄得“穷斯濫矣”，还被打劫，眞是恨事！本要赶上前去，打这强盗一頓，拼了性命出气。不过孟子又說：“可以死，可以無死，

死伤勇。"咳！如今缺少衣食，这却眞要我討飯了。但是我在家中讀書，都怕高声伤了"正气"、如今怎么会叫街？也罢！讓我来試試嗓子亮亮音調看看。(嗽介，喊花子腔)聖人云："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乐，賢哉回也！"学生顧慥，淳安人氏，"昔日無驕，今日無諂"，不过"在陈絕粮"，"莫能兴"已耳。伏乞"窈窕淑女"，言念"君子好逑"，哈哈哈……还是有音調，可矣可矣，我就是这样叫化起来吧！

馮蓮芳　(內)众兵丁！

众　(內)有！

馮蓮芳　(內)开道！

众　(內)啊！

顧　慥　哎呀妙啊，我剛亮熟喉嚨，那旁就有些兵役人馬来了。等他們到来，我就照这样一喊叫，他等必然可憐于我。正是：盜賊豈無士君子，乞丐原来有丈夫。就站在这里，等着喊叫。

〔八小軍、四旗夫、四槍手、張情、罗王、四轎夫、馮蓮芳上，一大群随上〕

馮蓮芳　(唱)講人情講出了軍功五品，

眞果是显威風福至心灵。

旌旗展鎮海口如花似錦，

顧　慥　学生顧慥，"昔日無驕，今日無諂"，不过"在陈絕粮，莫能兴"——

馮蓮芳　啊！

(唱)叫花子却好像顧家郎君。

馮蓮芳　伏乞"窈窕淑女"，言念"君子好逑"——

馮蓮芳　哎呀，这个叫化子好像顧慥啊！張情！

張　情　有。

馮蓮芳　你去問問那个叫花子叫什么名字，哪兒的人？快去。

張　情　是。呔！你这叫花子是哪里人氏？叫什么名字？

顧　慥　学生顧慥，乃淳安人氏，"昔日無驕，今日無諂"，不过"在陈絕粮""莫能兴"——

張　情　是个瘋子。念的是些什么呀？

顧　慥　（大声）顧慥，淳安人！

張　情　这就是啦。啓小姐：他叫顧慥，淳安县人。

馮蓮芳　哎呀！（跳下椅轎介）

（唱）听一言吓得我渾身冷汗，

　　你緣何来到此做此营生？

顧　慥　（背供介）哎呀、你、你、你、你是我妻馮蓮芳么？

馮蓮芳　咳，蠢天杀的呀！

（唱）这行为又可憐又是可恨，（解衣与顧慥披介）

众　　啊，这是什么人？

馮蓮芳　（唱）玷辱了斯文体怒火如焚。

顧　慥　哎呀呀呀，阿弥陀佛！可找到你了！

馮蓮芳　哎呀，你、你、你、你为什么要跑了来丟我的臉哪？可气死我啦！

顧　慥　哎呀，你还說这个話呀？我好好的一个財主，自从与你当堂一拜，家私就被海寇搶去。洞房花燭，你又不肯成亲，帶着春秀一走。是我放心不下，好意赶来与你作伴，路上又被徐海劫住，要我做他的書記。是我偷空潛逃，又逢着一个蠢賊，叫做胡宁，

搶飯剝衣，几乎性命不保。这都是你害得我顚沛流离，怎么倒說我丢了你的臉了？眞是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众　　哦，原来是姑相公！

馮蓮芳　咳！我有我的事，又不是私奔改嫁．誰教你赶来的哪？

顧　慥　这是什么話？“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怎么我不該赶来？

馮蓮芳　夫妇是必要跟着跑的嗎？

顧　慥　古語有云：“夫唱妇隨”。

馮蓮芳　噢，因此你就在这街上唱歌来啦！

顧　慥　这也是我的际遇。請問你怎么在此地如此威武？

馮蓮芳　我的話，一时也說不完。只講如今，我蒙戚年伯暫賞軍功五品官銜，帶領乡兵一千名，前去鎭守海口，走馬上任。可巧遇着你这种体面臊我的臉！

顧　慥　哎呀呀，恭喜可賀！我如今是夫老爷了。（扯馮蓮芳介）敢請同行赴任。

馮蓮芳　咳！算了吧！你要同行，恐怕不能吧！

顧　慥　啊，你要再丢了我，只怕不能了！

馮蓮芳　咳，你这个人哪好不明白。自古道：上床夫妻，下床宾客。如今你我是出外求取功名的人，男女在一塊兒，那么尷尷尬尬的，成什么样子！

顧　慥　难道我就在街上要飯么？

馮蓮芳　我差人送你到海父台那兒居住，求他給你謀个功名怎么样哪？

顧　慥　啊！海父台在哪里？

馮蓮芳　調了鄞县，現在宁波城中。

顧　愷　既是海父台在这里，我便前去。只是舍不得你，如何是好？（拉扯馮蓮芳介）

馮蓮芳　哎喲，臊死我啦！快站开些！張情、罗玉！

張　情
罗　玉　在。

馮蓮芳　你夫妻二人誰有外衣，脫一件給顧老爷穿上，送他进城，交与海太爷，說我多多拜上，求他照应。

張　情
罗　玉　是。顧老爷請穿大衣。

顧　愷　哎呀我的活宝貝，你、你、你真能干哪！讓我穿了衣服再說。

馮蓮芳　咳，好肉麻喲！

〔張情与顧愷穿衣介，顧愷脫下甲扔与馮蓮芳介，馮蓮芳扔介〕

顧　愷　（唱）我顧愷眞果是大福大命，
八敗星換作了月德星君。
我越看我越爱娘子將軍，

馮蓮芳　咳！張情、罗玉、快領他走吧！

張　情　是。老爷走啊！

顧　愷　哎！
（唱）一时間实叫我难舍难分。

馮蓮芳　快走吧！

顧　愷　哎呀娘子，我好容易找着你了，不管討米要飯，我們还是在一起吧！

馮蓮芳　咳，好丧气！你不肯走？

顧　愷　不肯走！

馮蓮芳　張情、罗玉，替我把他拉着，讓我走！

張　情
罗　玉　啊！（扯顧愷介）

顧　愷　啊娘子，你不要走，不能走啊！

馮蓮芳　(唱)可笑你讀書人如此呆性，

絆住我女英雄却待怎生？

叫張情与罗玉送交县令，

众兵丁，快跟我走！

众　　啊！

〔顧愷奔馮蓮芳介〕

顧　愷　哎呀，你不要走，你不要走啊！

馮蓮芳　咳！

(唱)鎮海口事要紧各奔前程。

〔馮蓮芳領八小軍，四旗夫、四槍手、四轎夫、一大纛下〕

顧　愷　哎呀，她跑、跑、跑……了！

(唱)似这等無情义实在可恨，

不由我心慘凄珠泪飄零。(哭介)

哎呀我的心肝，你好狠心哪，竟丢下我跑了！(大哭介)

張　情
罗　玉　顧老爷你好呆呀，太太她是英雄人物，你就跟她去，也是討厭。不如到县里去見海太爷，倒可安心。等候太太功名成就，一同衣錦还乡，豈不是好？何必啼哭哪？

顧　愷　咳，說不得了，煩你二人引我到县里去見海太爷吧！

張　情
罗　玉　是。

顧　愷　(唱)我自幼讀詩書行为端正，

到今日被色迷难以为情。

且去見海剛峰求他照应，

蓮芳！娘子！好狠心的丫头！也罢！

我从今苦發奋男兒超群。

〔同下〕

第 九 場

〔四官兵引賈化上〕

賈　化　（唱）为將官数十年威風凛凛，

　　鎮海口今忽要迎拜釵裙。

俺、賈化。行伍出身，屡立战功。如今直做到鎮海大將軍标下前营把总，可算天恩祖德，奉令分防，鎮守海口。昨日忽然接得將軍檄文，新放軍功五品女將馮蓮芳前来鎮守此地，理当披挂迎接。

四官兵　老爷，我們是堂堂丈夫，去跪接女子，只恐被人笑話吧？

賈　化　我也是这样想。但是古来平陽公主、錦繖夫人，惊天动地，男子尚多怕她。看起来对女人須要恭敬。

四官兵　那是古来的事，今人怎么比得？

賈　化　且候馮蓮芳到来試看試看，便知好歹。

四官兵　这也說的是。請老爷帶刀伺候。

賈　化　旗帜招展，女將来也。

〔大吹打。八小軍、四旗夫、四槍手、四轎夫引馮蓮芳上，一大纛随上〕

賈　化　分防海口汛、前营把总賈化，迎接女老爷！

馮蓮芳　免！

〔众圓場，馮蓮芳坐介〕

賈　化　把总参！

馮蓮芳　請！

四官兵　馬步水陆兵丁叩見！

馮蓮芳　站立兩廂，听我吩咐！

四官兵　啊！

馮蓮芳　（詩）国家重海防，

女子圖無双；

虹霓三万丈，

半借太陽光。

賈总爷！

賈　化　在。

馮蓮芳　我瞧你这个年紀，营务中也算是老成練达，怎么这么不懂事哪？

賈　化　請教女老爷，把总怎么不懂事？

馮蓮芳　你听啊！为武將者，一要智、勇、仁、严，二要謹、愼、威、勤。現在海防乃是軍务重地，你虽是一个把总，也是朝廷七品官弁。既然奉命巡守地方，怎么海寇出沒，你却聞風退避，放賊往来，欲盖其罪，虛張声势，明为追寇，实乃縱賊，你只好瞒大將軍，怎能瞒得了我哪？我这个話說得是不是，你自己說吧！

賈　化　（背供介）哎呀，好明白！好厉害！眞是洞鑒肺腑。（向馮蓮芳）女老爷之言未尝不是。但海寇出沒，小队数千，大队数万，把总只帶五百弱兵，焉能对敌！

馮蓮芳　你这个話不但該杀，而且該剮！

賈　化　啊，怎么該剮？

馮蓮芳　兵法运用在人，做官弁心里一糊塗，必定誤尽天下蒼生，家国难保，豈不該剮？

賈　化　啊啊，何致如此！

馮蓮芳　你說兵力單薄。当初岳武穆八百背嵬軍，能破金兀

朮百万之众；刘琦以三百軍而败龙虎大王十万雄师。你可知“將在謀而不在勇，兵在精而不在多”？

賈　化　这是前輩古人，我如何比得？

馮蓮芳　啊！豈不聞夫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你食朝廷俸祿，有事之秋，必当舍死忘生，精忠报国。而且你連仪注称呼都不知道，怎么称我个“女老爷”？难怪廢弛营伍，失誤軍机。我是奉令前来防守，官职虽是將軍，僉署律法，当替国家認眞办事，既已說破你之深病，来！

八小軍　有。

馮蓮芳　將他綁出去斬首示众！

八小軍　啊！（綁賈化介）

賈　化　哎呀呀，把总还有話講！

馮蓮芳　有話講来！

賈　化　把总斬是該斬。只是將軍剛才到任，先斬自家之人，于軍不利。乞求开恩，戴罪立功。

馮蓮芳　你这話說得倒还可听。也罢，松綁！

八小軍　啊！（与賈化松綁介）

馮蓮芳　給你令箭一枝，命你速駕海船，出洋巡探賊寇情形，將功折罪，快去！

賈　化　叩謝將軍！（出介）哎呀呀，好厉害，吓死我也！（下）

馮蓮芳　众官兵！

四官兵　有。

馮蓮芳　我既奉令帶兵，你等休以女子輕視！

四官兵　我等不敢。

馮蓮芳　以后称我將軍或老爷都可以，不許加“女”字！

四官兵　是。

馮蓮芳　器械鮮明，刀劍鋒利，队伍整肃，船馬捷快，自有一定章程。我还有几句紧要言語，尔等听了！

四官兵　是。

馮蓮芳　（唱）有技艺趁此时施展本領，
韓蘄郎他也曾充当小軍。
能奋勇剿賊寇海防宁靜，
又何愁青史上不标姓名。

四官兵　謹遵軍令。

〔賈化上〕

賈　化　啓將軍：把总將要出洋，只見官船一只，飞奔而来，后面無数的賊船追赶。把总不敢輕放，特此报知。

馮蓮芳　官船先行，賊船后赶，这必是海寇鬧我到来，假充官船战败，劫共不备之計。

賈　化　想必如此。

馮蓮芳　你可帶兵五百名，乘船先行，到海套南岸埋伏，候我与賊交战，你便从賊船后面杀来，擂鼓吶喊助战，不可違誤！

賈　化　得令。众官兵！

四官兵　有！

賈　化　分撥五百名，随我埋伏去者！

四官兵　啊！

〔賈化、四官兵下〕

馮蓮芳　众兵丁！

众　　　有！

馮蓮芳　随我上船迎敌者！

众　　　啊！

〔众圓場〕

〔四水兵、四女兵、戚夫人、秦氏、汪彩霞上，会陣介〕

馮蓮芳　呔，来船休走！鎮海大將軍麾下女將馮蓮芳在此。好好投降，免尔一死！

戚夫人　（背供介）我老爷麾下，哪有什么女將，莫非納了妾了么？（向馮蓮芳）你旣是鎮海將軍麾下之兵，快与我劫杀后面来賊！

馮蓮芳　你到底姓甚名誰，居何官职？快快說来，候我定夺。

戚夫人　我乃戚大將軍正配夫人周氏，改妝剿賊而回。

馮蓮芳　喂呀，旣是戚伯母，快快开船过去，待我抵擋水賊。

戚夫人　众女兵，催船进口！

四女兵　啊！（下）

〔四水兵、四女兵、戚夫人、秦氏、汪彩霞下〕

〔四海卒、二海將、王汝賢、二水手上〕

馮蓮芳　哇！来賊住船，女將馮蓮芳在此！

王汝賢　啊！我久聞馮蓮芳这丫头之名。今日見面，倒也丰采可爱。呔！你且听道！我乃金鰲大將王汝賢，正少一个內助，天緣凑巧，你自己送来，哈哈哈！

馮蓮芳　呸！好賊子！你敢跳上我船，便是好汉！

王汝賢　哈哈！要俺跳过你船，别人不敢，俺王汝賢却是不怕。众水手，將船舵掌稳！

四海卒　啊！

王汝賢　俺来也！

〔王汝賢跳过船介、馮蓮芳乘势刺介〕

馮蓮芳　看槍！

〔王汝賢夺槍，馮蓮芳踢王汝賢落水介。王汝賢在水浮沉指点，恨欲杀介，馮蓮芳杀四海卒介，四海卒跳下，手摸介，蹲介〕

馮蓮芳　哎呀不好，这些海賊都跳下水去，須要防他鑿漏船底。

〔四海卒鑿船介〕

八小軍　不好啦，船底鑿穿啦，漏进水来啦。

馮蓮芳　快些用衣补漏。

八小軍　补漏不及。

〔众作船沉介。王汝賢、四海卒擒馮蓮芳原人介，二海將、王汝賢等上船介〕

王汝賢　哈哈哈！馮蓮芳，你也被俺擒住。众兵將，开船回島去者！

四海卒　啊！

〔同下〕

第八本

第一場

〔“六么令”牌子。四壯役、四皂役押王三、張矩、赵咏香上，海瑞上〕

海　瑞　讀書只說治民易，名成方曉为官难。

下官、海瑞。挽托鄢大人救了戚世兄，法場之上，又遇王三、張矩杀奸一案，詞中牽連水月庵老尼在內。我因張小姐、馮蓮芳俱住在彼，是要亲临前去查訊，免得誤事。左右，帶了人犯，水月庵去者！

四皂役
四壯役　啊！

海　瑞　（唱）想海瑞得成名詩書为本，

却因何艰难案接連横生？

水月庵又不得不去查訊，

若疏忽怕的是連累旁人。

〔同下〕

第二場

〔四人役、鄢懋卿上〕

鄢懋卿　（詩）人言富貴神仙景，

我說功名傀儡人；

不信請君回头看，

此身却是戏中人。

下官、鄢懋卿。只因赵文华奉旨祭海，改装嫖妓，致被海瑞所枷。我若不救，他性命休矣。只得認作我的表兄，求他开釋。可恨海瑞必要求我救了戚勇方可允准。今幸說得戚繼光放了戚勇。是我前来县衙，面会海瑞。左右，快快傳报！

四人役 啊！县役哪？鄢大人拜会，速速通报。

書　吏 (內)来了！(上)

承差蕭曹業，逢迎显耀官。

我家老爷不在衙中。

鄢懋卿 你家老爷哪里去了？

書　吏 为奸情一案，帶了人犯，往水月庵审問去了。

鄢懋卿 啊，那枷犯褚德呢？

書　吏 現在城隍庙內。

鄢懋卿 是了。去吧！

書　吏 是。(下)

鄢懋卿 哎呀，此枷不开，迟延誤事。不免到城隍庙將褚德帶往水月庵，逼着海瑞当面开放，免得迟誤。左右，帶路城隍庙！

四人役 啊！

鄢懋卿 正是：月滿則弓器滿傾，

玄机参透嘆紅塵；

賢良忠正获天福，

刻薄奸酸害自身。

〔同下〕

第 三 場

［楊珍上］

楊　珍　咳！

（念）良心要好，

善惡有报；

禍福無門，

惟人自召。

在下、楊珍。我們欽差大人家乡祭海，改裴嫖妓，偏偏撞着海瑞，他把我們大人跟王八給枷在一塊兒啦。这不是造孽太过，現実現报嗎？幸喜沒人知道眞名实姓。是我好容易买通了衙役，帶在城隍庙去啦。公館里天天有官員稟見，总說大人染病在床。我那伙計蔣玉張口結舌，又怕走漏風声。是我在此照应，兩地担險，好怕人哪！

（唱）平地波浪比海險，

滿腹心事对誰言！

［許四、赵文华上］

許　四　哎，老子悶極啦，要出去走走啦。

（唱）無緣故托着枷已經可恨，

为什么坐黑房不叫出門？

赵文华　哎呀呀大哥，你又要怎么样？

楊　珍　哎哎，房里坐着好好的，为什么又跑出来哪？

許　四　太爷枷我們，原为沿街示众。你說城隍庙僻靜，这也罢啦；誰知把我們蹲在这房里一坐，这不是叫我活在地獄受罪嗎？

赵文华　啊大哥，你平日原是縮着头怕見人的，今日帶了枷，

为何反要伸头露面，不怕人了，是何道理？

許　四　呸！往日当王八怕人，如今我是枷人，又是官人，还怕的什么？

〔二壯役上〕

二壯役　咳！你这个东西怎么胡比方，这么不安頓，房里坐不住，又滚出来鬧。就在这兒坐着，不許再动！

許　四　这兒坐，到底風涼。

馬守貞　（內）走啊！

〔馬守貞提籃上，官媒跟上〕

馬守貞　（唱）平白地起風波拆分鴛頸，
特地来送茶飯以表旧情。
許当家的在哪兒？

許　四　奶奶，我在这兒哪。

馬守貞　哎呀，我的当家的呀！

〔馬守貞哭介，鼻涕甩在赵文华面上介〕

赵文华　咳咳，这骯髒的东西，甩了我滿臉。

許　四　哎呀，我的奶奶呀！

赵文华　哎呀呀，大哥，你要怎么样啊？

楊　珍　大哥从容点兒！大哥从容点兒！

二壯役　咳，老实点兒！

〔許四、馬守貞哭介〕

二壯役　喂！官媒婆，你好不懂事！馬守貞是太爷發交給你看管的，你怎么把她引到这兒来鬧事？

馬守貞　哎呀二位呀，他虽然犯了法，可是我們夫妻一場。前来送飯，見他一面就回去，难道还不行嗎？

二壯役　胡說八道！快回去吧！

馬守貞　二位爷請息怒，我有句話說了就走。

二壯役　快說！

馬守貞　老四呀，你別犯毛包，我有句分別的話兒跟你說。

許　四　啊，什么分別的話？

馬守貞　太爷將我發交官媒，贖身从良。所以我給你送碗飯来吃。从此分别，我們就不能見面啦。

許　四　什么，就要分别啦？（跳介）

赵文华　哎呀大哥，不要跳啊，你要安頓些！

許　四　奶奶，你害了我啦。

馬守貞　咳，这是贓官赵文华那个忘八羔子害了我，才連累的害了你。

二壯役　咳！你們竟敢罵赵大人，要找死呀？

馬守貞　不是我罵他，告訴你二位——

二壯役　告訴什么？

馬守貞　我在十四岁上，是赵文华給破的身，言定娶我为妻。誰知他上京求得了功名，一去二十三載，杳無音信，哄得我痴心妄想，守着他来接我。前年才知道他作了大官啦，在严太师門下做了走狗。所以我一狠心仍操旧業，当妓女接客。你們猜这許四，去年是个干什么的？

二壯役　不过是个忘八唄。

馬守貞　什么，忘八？告訴你們吧：当初他也是騎馬坐車，听戏吃酒，耍耍耍鬧的人物。因在院中作嫖客，早晚欢乐，將錢花完啦，舍不得走，才做了忘八。

二壯役　噢，这就难怪他这么毛包啦，原来也是个闊公子改行，發标發慣啦。

許　四　告訴二位，我要不好發标，也不至于当忘八。

馬守貞　二位請想，要不是赵文华耽誤我二十三年，也不至

重操旧業，許四也不致当忘八。追根到底，还不是赵文华这个坏种忘八蛋害得我們嗎？

壯役甲　胡說！赵大人現在还乡祭海，已来行台，你們怎能这样胡言乱語哪？

壯役乙　对啦！你別在这兒大呼小叫連累我們啦，快走吧！

〔赵文华暗作鬼臉介〕

馬守貞　我去找那奸蛋赵文华去。老四呀！我这一走，从此跟你就無緣相見啦。

許　四　哎呀，那不就坑死我啦！

馬守貞　（唱）想紅塵死与生有甚要紧，
　　　　拼性命去罵那無义奸臣。
　　　　老四！

許　四　奶奶！

馬守貞　（唱）我和你兩載恩今日緣尽，

許　四　哎喲，我的媽呀！

馬守貞　罢！
　　　　（唱）从今后見面难兩下离分。（下）

許　四　哎呀，我的天哪，好不慘煞人也！

赵文华　咳，你安頓些吧！

〔四人役、鄢懋卿上〕

鄢懋卿　（唱）朋友誼担惊駭馳驅原应，
　　　　城隍庙只見他垢面惡形。

四人役　鄢大人有諭：傳枷犯县差来見。

二壯役　小人們参見大人。

鄢懋卿　县役！

二壯役　有。

鄢懋卿　这枷犯我已向你們太爷說情开釋，如今我往水月庵

去，尔等可領枷犯随我馬后，去見你家太爷，开釋之后，重重有賞。

二壯役　小人們恐太爷見責，不敢遵命。

鄢懋卿　嘟！难道我还不及你們太爷么？快帶了随行！

二壯役　是。

許　四　哎呀好大人，叩謝你老公侯万代。

〔許四忙叩头介，帶累赵文华亦叩头，羞介〕

鄢懋卿　哎呀不消不消。快扶起来。

二壯役　啊！

鄢懋卿　这个样兒，又坐不得轎，騎不得馬，又遮掩不得。咳！实無办法，只好步行了。县役，本院先行，你們可扶了他們到水月庵去，不可違誤！

二壯役　是。

鄢懋卿　(唱)开枷后有重賞决不失信，

水月庵休迟延忙忙随行。(扶赵文华介)

許　四　哈哈，要开枷啦。(欢跑介)我好乐也！

赵文华　啊，你这是怎么，要想上天么？

許　四　要开枷啦，不乐嗎？

赵文华　現今还戴着，开与不开尚难說定，你乐什么？

許　四　哎呀是呀，如此快往水月庵去吧！(跑介)

赵文华　哎呀大哥，慢些走啊！

楊　珍　咳，慢些走。

二壯役　忘八蛋，你給我好好的走吧！

許　四　知道啦！

(唱)此一去但願得开枷活命，

赵文华　你这个冒失鬼呀！

(唱)恐怕再惹大禍趁早收心。

許　四　領教領教，再不惹禍。請！

赵文华　走啊！

許　四　不敢不敢。大爷請！

二壯役　不要假斯文啦，走吧！

許　四　豈敢豈敢。請！

〔許四摆介，帶累赵文华亦摆介。众同下〕

第　四　場

〔徐摩云上〕

徐摩云　（唱）我只为情一点心緒不定，
　　　　　　来鄞县打枷犯險些露形。
　　　　俺、金鰲公主徐摩云。只因被戚繼光言語打动，改装前来宁波，私訪戚郎行为。不料誤碰枷犯与那馮家女子爭斗起来。聞她与戚繼光有亲，住在水月庵中。故此前来探听消息。一路問来，已到水月庵門首。看門兒半掩，待俺悄悄进去，一探便知。
　　　　（唱）探消息我这里悄悄而进，
　　　　　　問一問馮家女如何之人。（下）

第　五　場

〔張月嬌、春秀、通惠上〕

張月嬌　（唱）嘆光陰去不归白駒泡影，
　　　　　　住尼庵我倒也願意安心。

通　惠　小姐，我見你終日愁眉不展，請来这禪堂坐坐，叙談叙談如何？

張月嬌　我也正要与老师傅談談。啊春秀姐，你也坐下。

春　秀　小姐与我家小姐，姐妹相称，我怎么好坐下哪！

張月嬌　我乃落难之人，感蒙你家小姐垂爱，又承你遇事照拂，只管同坐，也好談心。

春　秀　如此告坐啦。

通　惠　請問小姐有何心事？

張月嬌　咳！只因家父被赵文华所参，斬于菜市。此寃未报，思想起来，好不伤心也！

〔徐摩云暗上、窃听介〕

張月嬌　（唱）我的父曾做过总督官任，
　　　　剿海寇頗算得功显奇能。
　　　　赵文华为欽差勒索怀恨，
　　　　参一本斬菜市尸首离分。

〔徐摩云聞听，發怒喊介〕

徐摩云　赵文华奸賊这等可恨！

〔通惠、張月嬌、春秀同惊介〕

通　惠
張月嬌　哎呀，这、这、这是什么人哪！
春　秀

徐摩云　（唱）听此言气得我火燒双鬢，
　　　　赵文华是何人害賢欺君？
　　　　遇着我管叫他龙泉断頸，

通　惠
張月嬌　啊，你到底是什么人，在此乱嚷？
春　秀

徐摩云　（唱）笑你們这三人無智無能。

春　秀　住啦！你到底兒是什么人？怎么輕輕悄悄走进庙来，在这山嚷怪叫？

徐摩云　你要問我么，来来来，随我到房里去告訴你。

春　秀　胡說！你想强奸人，那是万万不能！

徐摩云　咳！誰奸你？当家师傅領我进去細談細談。

通　惠　哎呀呀，阿弥陀佛，我也不敢同你进去。

徐摩云　啊怎么，你們都沒正經話說？

春　秀　呀呸！"男女授受不亲"。有什么話說，你敢在此撒野，那可是討打！

徐摩云　（背供介）哎呀，我竟忘了我是改了男裝的，这就难怪他們生气。（作尿急介）当家师傅！哪里是出恭的地方？

通　惠　哎呀呀，我这里是尼庵，你还不快与我滚出去！

徐摩云　哎！因为你这里是姑子庵，我才进来走动的。

春　秀　呸！好混賬的东西，快滚出去，别在这兒討打！

徐摩云　哎呀，我实在要走动啦，說不得借光借光。

通　惠　咳咳，使不得，快出去！

徐摩云　人有三急，就在你这后院吧。（奔下）

春　秀　这是哪兒来的这么个野种，讓我瞧瞧去，打他出去。

通　惠
張月嬌　你去不得。

春　秀　我不怕。你們在这兒等着，待我赶走这个賊羔子。（下）

通　惠　咳，羞人答答，这是哪里說起？小姐你不要走动啊！

張月嬌　是。

〔同下〕

第　六　場

〔四壯役、四皂役押王三、赵咏香、張炬上，海瑞上〕

海　瑞　（唱）在法場救活了戚勇性命，

为杀奸来尼庵审訊詳情。

庙門外下了馬众役随进，

〔張月嬌、通惠暗上〕

通　惠 張月嬌	海太爷来了！	貧尼通惠稽首！ 民女張月嬌万福！

海　瑞　（唱）張小姐与尼僧免礼平身。

小姐免礼，請坐。

張月嬌　恩公太爷在此，月嬌不敢坐。

海　瑞　旣是小姐謙退，且請迴避，本县还有公事訊問。

張月嬌　遵命！銜恩辞明府，避煩入禪房。（下）

〔徐摩云、春秀扭打上〕

海　瑞　啊！这是何人，敢来尼庵厮打？

众　役　咳！太爷在此！

徐摩云　好丫头！怎么人家走动，你也敢前来偷看？

春　秀　呸！好坏种！你怎么跑到我們庙里来便血来啦？

众　役　海太爷在此！

春　秀　哎呀，海太爷来啦。春秀給您請安啦！

海　瑞　你小姐不在庙中，你緣何与男子相打？

春　秀　哎呀太爷呀，我同張小姐、通惠师傅在这兒談心，这个东西輕輕悄悄地走进庙来，山嚷怪叫，忽然要到庙后头去走动。是我叫他出去。他不出去，反倒提了褲子与我混打。太爷，你瞧他講理不講理？

海　瑞　啊，你这人叫什么名字，緣何来此尼庵走动？

徐摩云　人有三急，我走动不走动，与你县官什么相干？

海　瑞　哇！

（唱）此乃是清靜地豈容含混，

对本县你竟敢唐突胡云？

惡光棍害良民便当拿問，

众　役　哦！

徐摩云　呸！

(唱)須防着俺宝劍它不饒人。

住了！难怪人言世路不平，都被贜官鬧坏。我孤身一人，偶尔入庙走动，便来拿問，人情天理，全不体貼，似你这等糊塗贜吏，須防俺腰下青鋒！

海　瑞　哈哈哈………世路不平，豺狼当道，自古有之。难怪你出言唐突，我也难以分辯。你且回轉，認認海瑞为人如何，拔劍未迟。

徐摩云　哈哈哈！俺又非鼠窃之輩，豈惧尔等？

海　瑞　啊哈哈哈……

徐摩云　为何發笑？

海　瑞　(唱)我笑你滿面月桃花相襯，

悬胆鼻柳叶眉目如朗星；

气昂昂显然是女中俠隐，

哈哈！哈哈！啊哈哈哈……

猜破她巧机关十有九分。

衙役們！

众　役　有。

海　瑞　尔等分几人把守庙門，不許閑人出入。若有人来，速速回禀。

四壯役　是。(下)

徐摩云　你便將俺封鎖在內，俺豈惧你！

海　瑞　你且席地少坐，看本县审件婚姻公事，再与你細談如何？

徐摩云　这有何妨？俺就坐下，看你审訊。

〔壯役甲上〕

壯役甲　啓老爷：馮姑娘差人送顧慥相公前来，求老爷照应。

海　瑞　啊，顧慥因何来此？請进来！

壯役甲　是。請顧相公进来！　(下)

〔顧慥、張情、罗玉上〕

顧　慥　幸离辛苦海，重拜旧甘棠。

　　　　啊老父台，顧慥拜見！

海　瑞　賢契少礼。

春　秀　相公，春秀叩头！

顧　慥　哎呀好丫头啊，你們这一場好跑啊！

春　秀　乃是小姐叫我跟着来的。

張　情　你們怎么跑到庙里来啦？

張　矩　好了，哥哥来了。

王　三　好啊，你是我妻子罗玉呀，好，你偷着嫁人啦。太爷，小人的媳妇就是她。

張　情　呸！我的媳妇，怎么說是你的媳妇？

赵咏香　哈哈，天杀的啊，你又討亲啦，把我放在哪兒呀？

徐摩云　这都是些什么事？看他怎样發落！

海　瑞　嗯！尔等不得罗唣，本县自有詳断。

罗　玉
王　三
張　情　是。
赵咏香

海　瑞　顧賢契因何到此？

顧　慥　学生因来找馮蓮芳，走至半途，路遇舍舅馮三元——

海　瑞　三元賢侄也来了么？

顧　慥　他是去海口贖取汪小姐的，离宁波不远，被徐海劫去。学生幸而脱逃。得遇馮蓮芳，差这張情、罗玉护送学生来見老父台，惟乞照拂！

海　瑞　原来如此。春秀，你可引你家相公到配殿談話，候我問完公事再講。

春　秀　是。

顧　慥　謝父台！

春　秀　相公，随我来。

〔春秀、顧慥下〕

海　瑞　王三！

王　三　有。

海　瑞　你在淳安赶驢好好，为何来到此地，奸淫妇女？

王　三　小人本是鄞县人，十五岁上聘定罗寡妇的女兒罗玉为妻，未曾过門，小人就同父亲往淳安县做买卖去啦。不想小人父亲身亡，小人那时就作赶驢营生，十年沒有音信。因此小人积攢了几兩銀子，回来找小人岳母娶亲。不想小人岳母帶着女兒在水月庵出家，做了姑子，不肯相認，說是罗玉被妖精纏繞，小人沒法子才販卖黃雀糊口。

海　瑞　通惠！

通　惠　貧尼在。

海　瑞　这王三旣是你的女婿，你女为何又改嫁他人？

通　惠　只因他出門十年，杳無音信，所以我女兒由馮蓮芳小姐作媒，嫁与这張情了。

赵咏香　好啊，你眞沒有良心啊！出門之后，一月不归，原来在外头瞞着我又討了老婆。这事求太爷作主！

海　瑞　嗯！不許多口！王三，你又因何被張矩赶杀呢？

王　三　小人挑着黃雀上街做买卖，打从張赵氏門口經过，忽然要小便，是她站在門口瞧見了我的黃雀，她叫我挑进去她包啦，我認为她是要买黃雀，誰知道她

一把抓着我不放。我們倆人正在不得开交的时候，这張矩提刀敲門，我們倆个吓坏啦，就越牆出来，才遇見太爷。

張　情　好淫妇，我一个月不在家，你就乱偸人！

海　瑞　嗯！你旣有妻室在家，为何又行另娶？

赵咏香　好，太爷問他！

海　瑞　不許多口！

張　情　小人名叫張情，也是書香人家，从小聘定慈谿县生員赵文华之女为妻，她叫咏香，近来小人岳父赵文华，作了严嵩門下的走狗，小人与他恩断义絕，所以与妻室不和，心中气悶，来至水月庵燒香。偶尔遇見这罗玉，調戏成奸，不料被馮蓮芳小姐道破机关，就命我二人成为夫妇，并非小人本心，求太爷格外施恩！

〔海瑞点头，想介〕

徐摩云　哈哈哈！这馮家女子与俺一样行为，倒也豪俠得紧。

〔海瑞点头，悟介〕

海　瑞　赵咏香，你旣为官門之女，有夫之妇，如何这等薄廉寡耻？

赵咏香　只因我父亲有信，差人前来接我夫妻进京，求取功名。不想我丈夫回書辱駡我父亲，因此恩断义絕，誓不往来。小妇人心甚不服，又加他出外，成月不归，以致心中愁悶，門前閑站，不料作出这件丑事，乞求寬容，感恩非淺。

海　瑞　哼！張矩又因何持刀杀人呢？

張　矩　小人因兄長張情常不在家，所以留心門戶。昨日見

小人嫂嫂叫王三买雀，只見其入，不見其出，一时激怒，持刀捕杀。

徐摩云　哼！这样稀糟官事，看你怎生判断！

海　瑞　听你四人口供，眞是天理报应，絲毫不爽。張情！

張　情　有。

海　瑞　古語云：我不淫人妇，人不淫我妻。你在庙中宣淫人妇，你家妻子焉能守节？天網恢恢，果报不差。

赵咏香　太爷說的对。

海　瑞　張情，你夫妻不睦，如今奸情敗露，已犯“七出”之条，你是休弃，还是領回？

張　情　小人与赵文华情义已絕，此女又犯奸淫，小人情願休弃，不願复好。

海　瑞　哈哈哈……倒也有些志气。王三！

王　三　在。

海　瑞　这罗玉你十年無信，也难怪她又改嫁，你今自己犯罪，欲待如何？

王　三　她既嫁人，我也情願不要。

〔海瑞看徐摩云介〕

海　瑞　嗯！你异服改裝庵院胡行，察顏观色，难以瞞我。想你这等行为，不圖私情，即为婚姻，倘遇酷吏，定遭毒手。本县今日准情論理，法外施仁，配个顚倒鴛鴦，叫你心領神会。

〔徐摩云惊介〕

張　情
罗　玉
王　三
赵咏香　求太爷天断！

海　瑞　按大明律載，和奸者杖八十、枷一月，犯妇听从本

夫去留。今罗玉、赵咏香犯奸，張情、王三兩願休弃，情所当然，法無免强。旣經休弃，自应听其擇配，听其擇配，不如寻旧，罗玉即配張情，赵咏香改嫁王三，事虽越乎法，情亦在于理。

張　情
罗　玉
王　三
赵咏香　叩謝太爷天恩厚德！

海　瑞　兩对夫妻，虽然情願顚倒，將錯就錯，但是貪淫犯奸，律例难逃。衙役！

四皂役　有。

海　瑞　將此四人押在庙門以外，各責三十大板，打完回話。

張　情
罗　玉
王　三
赵咏香　公私兩得，我們也情願領責。

四皂役　都下去吧。

〔四皂役帶張情、罗玉、王三、赵咏香下〕

海　瑞　張矩！

張　矩　在。

海　瑞　捉奸在理，持刀犯法，本应重責，念你未曾伤人，情犹可原。以后务当作个好人，去吧！

張　矩　謝太爷！哎呀，好官哪好官！（下）

海　瑞　通惠养女不教，念在出家之人，从寬免議。快去烹茶伺候顧相公去吧。

通　惠　是。（下）

海　瑞　啊，那一女子，你看四顧無人，快將你的眞情实事詳告与我，倘有用我之处，我必須尽力周全；若有

半字虛假，只恐臉上無光！

徐摩云　呀！

(唱)好一个賢县宰神明如鏡，

猜破了徐摩云暗里之情。

(背供介) 我滿怀心腹，被他一語道破。也罢！我且隐匿“金鰲”二字。只說民間子女为求婚姻来訪戚繼光，暫且回答，再圖脫身。(向海瑞)啊賢县宰，我心中隐情已被明公道破，只得实言相告。

海　瑞　好，快講实言。

徐摩云　听了！

(唱)我本是民間女自幼失姓，

一切的心腹事对你說明。

聞听得戚繼光將才人品，

海　瑞　啊！你是为戚大將軍而来？

徐摩云　(唱)慕名訪但不知傳言可眞？

海　瑞　呀！

(唱)听其言观其形心中自省，

必須要用机关留下此人。

原来你为戚繼光婚姻而来。这有何难？戚大將軍与本县素有交往，品行武艺可以不消寻訪。你既有归順之心，可將佩劍解下，交与本县，呈与戚大將軍亲視，以为如何？

徐摩云　遵命。劍哪劍，但願孤單而去，成双而回也！

(唱)想明府必然是言而有信，

又何妨贈宝劍作个証明。

〔徐摩云遞劍，海瑞接介〕

海　瑞　女俠士，你从今安心守份，这段姻緣交与我海剛峰

就是。

〔四皂役押張情、罗玉、王三、赵咏香上〕

四皂役　三十大板均已打完。

張　情
罗　玉
王　三
赵咏香　謝太爷責罰！

二壯役　（內）走啊！（跑上）

哎呀太爷：鄢大人硬把枷犯褚德、許四帶到此处，寻找老爷开枷。小人們回道不在庙中，他便大怒，打进庙里来啦。

海　瑞　哼！机密大事正在要紧，偏偏又来吵鬧，可厭哪可厭！

〔四人役、鄢懋卿、赵文华、許四、楊珍上〕

鄢懋卿　海剛峰！

（唱）大丈夫必須要言而有信，

　　情已講却緣何不釋舍亲？

海太爷，你、你、你眞無味！怎么叫我講情放了戚勇，你又不开釋褚德，躲到这庙中来审事，豈有此理！

海　瑞　大人且息雷霆，稍停片刻。卑职現有一件机密大事在此，审訊已畢，必然开放褚德。

鄢懋卿　一刻都不能挨，快快与我开放！

海　瑞　大人你好不明道理！

鄢懋卿　啊啊啊，海剛峰，难道你还敢持劍杀我么？

海　瑞　咳，鄢大人，你忒麻煩了！

（唱）公与私有緩急豈可概論，

　　为什么絮叨叨失却官箴？

王三！

王　三　有。

海　瑞　你將赵咏香領去，夫妇好生过活去吧。

王　三
赵咏香　謝青天太爷！

〔赵咏香看赵文华，赵文华低头、摇头介〕

王　三　走吧乖乖，一个枷犯，看他干什么？（下）

〔赵咏香伸舌头，作鬼脸介，下〕

鄢懋卿　海太爷，別事且擱一擱，把这褚德开釋了吧！

海　瑞　稍緩，即要釋放。張情、罗玉，你二人夫妇已定，即可回复馮小姐，說我留顧相公在衙，論詩作賦，叫他放心便了。

張　情
罗　玉　是。（下）

海　瑞　左右，將这人鎖了！

四皂役　啊！

徐摩云　住了！誰敢鎖俺？

海　瑞　哇！你休得强蛮横行，婚姻性命，已在我之掌握，且不言明，只說一字叫你知道。

徐摩云　哪一个字？

海　瑞　就是一个"徐"字。

徐摩云　（惊介）哎呀！

（唱）此一言道破了改裝情景，

海剛峰可算得天下奇人。

海　瑞　快鎖了！

徐摩云　哇！

（唱）俺本要打一个龙飞蛇隐，

海　瑞　住手！待本县自鎖。

徐摩云　海剛峰！

（唱）且念你是清官我自逃生。

〔四皂役拿徐摩云介，徐摩云打介，跑下。四皂役誤鎖鄢懋卿介〕

海　瑞　拿住了！拿住了！

鄢懋卿　我是鄢懋卿。

海　瑞　哎呀是鄢大人，那人呢？

四皂役　逃走啦！

海　瑞　快快追拿！

四皂役　去远啦。

海　瑞　鄢大人你害死我也！

鄢懋卿　怎么我倒害死了你？

海　瑞　咳，卑职虽未审出名姓，察言观色，却是徐海之女，被大人打鬧，趁空逃走，豈不可惜？

鄢懋卿　哎呀可惜！此时也說不得了。海太爷，求你把褚德放了吧！

海　瑞　来，將褚德、許四松枷！

四皂役　啊！跪上来！（与赵文华、許四松枷介）开枷已畢。

海　瑞　褚德，看你堂堂一表人物，若作正人君子，必然富貴。从今以后，当改过前非。去吧！

赵文华　哎呀，多謝太爷！

〔赵文华作鬼脸介，与楊珍下〕

海　瑞　来，將許四赶出去！

四皂役　快滚吧！

許　四　滚，我就滚。（翻筋斗下）

海　瑞　大人，令亲之枷已开，別無話說了，請回行轅吧。

鄢懋卿　海剛峰你將我鎖了一鎖，毆打一頓，难道罢了不成？

海　瑞　旣如此說，大人为枷犯小事吵鬧，以致海寇脫逃，还要恳大人捉还，卑职以便审办。

鄢懋卿　哎呀呀海太爷，我也沒有打伤，你也不要叫我捉賊，請了，少陪了！

海　瑞　奉送。

鄢懋卿　不敢，海太爷！

（唱）史書上称直臣龙圖寇准，

今大明又出了海瑞先生。

仰鴻才蒙指教改日拜請，

請了！

〔鄢懋卿、四人役下〕

海　瑞　（唱）恨此人跟着我鬧个不清。

請顧相公！

四皂役　請顧相公！

〔顧慥上〕

顧　慥　参見老父台！

海　瑞　賢契，你可在我衙中攻書，以圖上进。馮小姐之事，可以不必悬念。

顧　慥　多謝老父台厚意！

〔衙役甲上〕

衙役甲　啓太爷：方才大將軍兵丁来报，說馮蓮芳小姐孤舟出洋，被水寇鑿穿船底被擒，特請老爷前去議事。

海　瑞　啊，馮小姐被水寇捉去了？

衙役甲　正是。

顧　慥　哎呀！（昏倒介）

海　瑞　哎呀，賢契醒来，賢契醒来！左右，快快扶住！

衙役甲　顧相公醒来！

顧　慥　(唱)听一言只觉得神魂出境，

小姐！

海　瑞　賢契，保重要紧！

顧　慥　哎呀恩师啊！

(唱)可憐她义勇女有志佳人。(哭介)

〔四壯役上〕

四壯役　启太爷：欽差赵大人病体已痊，傳諭祭海起身，吩咐各官不必伺候。

海　瑞　欽差病痊祭海，别个不伺候到还可以，我乃首县，焉有不到之理？顧賢契休得悲伤，請到后衙居住，我設法相救小姐便了。

顧　慥　多謝老父台！(下)

海　瑞　通惠，好生看待張小姐与春秀，不可怠慢！

通　惠　是。

海　瑞　帶馬！

(唱)馮小姐是英雄难保性命，

誤送她这都是戚大將軍。

顧賢契到敝衙别圖上进，

帶馬！

我且至海神庙伺候大人。

〔同下〕

第　七　場

〔四官兵引賈化上〕

賈　化　(唱)奉將令領战船埋伏海島，

但不知馮小姐妙算可高。

俺、賈化。奉馮小姐將令，埋伏海島兩岸，要从賊

船之后杀出接应。来此已是外洋，怎么無有动静？

官兵甲　老爷，远处三帆，好似賊船向那孤島而去。

賈　化　既是賊船，你我須当悄悄跟去捉拿，快將篷舵打轉！

（唱）拿水賊須奋勇随行悄悄，

倘失机对不住女中英豪。

〔同下〕

第　八　場

〔徐摩云上〕

徐摩云　（唱）俺本是女中杰海上灵鳥，

險被他金鏈鎖幸脫籠牢。

且住！想俺徐摩云，为戚繼光一念之差，独入宁波，險被海瑞拿住，若不是鄢懋卿打開，怎能脫逃？、幸喜已出县城，不免迅速赶到海口，覓只小船，回归金鰲便了！

（唱）这是我情一点心錯用了，

悔不該扮男裝私离金鰲。

从今后須息念謹遵父教，

任他人美夫妻不羨鸞交。（下）

第　九　場

〔四海卒、二海將、馮蓮芳、王汝賢，二水手上〕

王汝賢　（唱）婚姻动天助俺擒住窈窕，

將战船且攏岸忙筑香巢。

众水軍，將船攏入孤島，上岸歇息者！

（唱）見孤峰含秀气綠石青草，（上岸介）

上山坡且搭营歇息辛劳。

众水軍，將馮蓮芳推了过来！

四海卒　啊！

馮蓮芳　哇！

（唱）尔本是魚蝦輩敢施計巧，

　　伤官兵罪不赦違犯天条。

王汝賢，既被尔擒，快快杀了我！

王汝賢　哈哈哈……馮蓮芳啊馮蓮芳！你在陆路英雄無敌，原該知足；怎么竟敢上船入海？若不是俺会水鑿穿船底，你何致被擒？今日求死只恐不能！劝你好好从俺，在海島快乐；如有半字支吾，俺便要用强了！

馮蓮芳　要做夫妻也沒有捆着的道理？你先給我松綁，咱們慢慢商量。

王汝賢　这也說得是。你縱有本領，在这海島之中也难逃走。松綁又有何妨？

〔王汝賢放馮蓮芳介，馮蓮芳拔劍杀王汝賢介〕

馮蓮芳　好水賊，看劍！

〔打介，四海卒鬧介，馮蓮芳敗下，王汝賢原人追下〕

四小軍　哎呀，这便怎好？

〔四官兵引賈化上〕

賈　化　賊船攏岸，快快跟上前去。哎呀这是我們的官兵啊！

四小軍　賈老爷来啦，快放我們吧！

賈　化　快些松綁，快些松綁！

〔四官兵与四小軍松綁介〕

賈　化　馮將軍呢？

四小軍　杀进海島去啦。

賈　化　快快杀上前去！

〔同下〕

第 十 場

〔馮蓮芳、王汝賢打上。四海卒追上。賈化原人上，杀死四海卒介，馮蓮芳擒王汝賢介〕

馮蓮芳　好野种，你也被我擒住啦，快給我綁起来！

四官兵
四小軍　啊！（綁王汝賢介）

賈　化　馮將軍受惊了！

馮蓮芳　哎呀，我这是头一回吃亏，喝了一肚子水，誰堤防这个坏杂种，在海里鑿穿船底哪？

賈　化　暫將他押了回去，見了大將軍也好报功。

馮蓮芳　慢着！

四小軍
四官兵　啊！

馮蓮芳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趁胜正好襲取金鰲島。只是你我兵力單薄，須要將这些被杀死的水賊衣服剝下来穿上，充作賊船，倘遇水寇，也好杀他个凑手不及。

王汝賢　啊，馮將軍，你要夺取金鰲，俺王汝賢情願改邪归正，投降引路。

馮蓮芳　你願投降，却是好意，但是难以憑信。且待夺了金鰲島，再放你不迟。

賈　化　馮將軍說得不錯。众兵丁！

四小軍
四官兵　有。

賈　化　快將死尸衣服剝了穿上，杀往金鰲島去者！

四小軍
四官兵　啊！

馮蓮芳　(唱)凡用兵須要他奇正顛倒，

　　充賊船堤防他水底蹊蹺。

　　快將这王汝賢紧紧綁好，

四小軍　啊！(押王汝賢上船介)

馮蓮芳　(唱)又只見一小舟飞馳波濤。

賈老爷，你看那波浪之中，来一小舟，必是賊船，須要小心堤防。

賈　化　待俺到船头問問，看他是誰。

馮蓮芳　須要小心。

賈　化　是。众水手，掌稳船舵，

〔徐摩云、二水手搖船上〕

徐摩云　(唱)在宁波得性命駕舟归島，

　　又忽見艨艟上兵是我曹。

哎呀妙啊！看此船兵卒，打着金鰲旗号，待俺問来。

呔！来船可是金鰲的兵將嗎？

賈　化　正是。你乃何人？

徐摩云　我乃金鰲公主，改裝去往宁波府公干而回，后面恐有追兵，尔等大船速速接应。

〔王汝賢惊介，馮蓮芳暗示賈化应介〕

賈　化　旣是公主，快請过船。

徐摩云　众水卒，將船靠攏！

二水手　啊！

〔二水手搭扶手介，徐摩云上賈化船介〕

王汝賢　公主休得上船，此乃宁波官兵馮蓮芳假充啊！

徐摩云　哎呀！

賈　化　女賊休走！

徐摩云　招打！

〔开打，賈化敗下〕

馮蓮芳　呔！馮蓮芳前来捉你！

〔打介，二水手下。王汝賢欲趁势跳水未能脫介，众兵捉徐摩云介〕

馮蓮芳　好丫头，你原来改裝在宁波与我相打，今天到底被我捉住啦。

徐摩云　馮蓮芳，我知你是个女中丈夫，今旣被你捉住，也算死得甘心，你就快杀了我吧！

馮蓮芳　哎喲，我的好妹妹，有智慧！有志气！你放心，不会害你的，先开船到金鰲島我們再談吧。众水手，將篷舵掌稳，夺取金鰲島去者！

(唱)这都是国家福神鬼暗保，

　　金鰲女改男裝引火自燒。

　　小丫头我和你自有計較，

徐摩云　請你杀了我倒干淨！

馮蓮芳　丫头！

(唱)借重你作質当好夺金鰲。

〔同下〕

第十一場

〔二礼生上，左右分立〕

左礼生　太常东典有不同，

右礼生　祭祀虔誠神必通；

左礼生　天地生人皆达礼，

右礼生　何須刻板問周公。

左礼生
右礼生　我乃贊礼生是也。

左礼生　可笑欽差大人赵文华，一到行台，即染病在床。今

忽痊愈，傳諭海神庙行香，不許一切官員陪祭，你我伺候！

〔幕内喝道介〕

右礼生　远远喝道之声，只見文武官員来也。

〔四兵丁、四衙役、宗礼、海瑞上〕

宗　礼　(唱)来彈压海神庙某奉將令，

海　瑞　(唱)又只見白茫茫海闊天青。

二礼生　礼生迎接。

海　瑞　小心伺候。呀！

(唱)观大海波茫茫何处是岸，

宗　礼　(唱)嘆人生空碌碌未免伤情。

海　瑞　宗將軍！

宗　礼　海太爷！

海　瑞　我想这赵大人一到行台便染病在床，病好就要祭海，祭了海就要回京复旨。此人性情令人莫測。

宗　礼　寅兄，你还不知此人逢迎势利，并非公廉之輩。我因奉戚大將軍之命，前来海神庙彈压，所以不得不来伺候。

海　瑞　傳言未必可信，且候一見便知。

宗　礼　正是。鑼声响亮，欽差来也。

海　瑞　众兵役人等，小心伺候！

众　　　是。

〔大吹打。二旗牌捧御賜表文上，八文堂引赵文华上，一伞夫随上〕

宗　礼　督标副將宗礼，奉大將軍令前来海神庙彈压，迎接欽差大人。

海　瑞　調署鄞县知县海瑞迎接大人。

赵文华　請起請起。本部堂欽命在身，不能叙談，尙祈恕罪。

左右，看香案伺候！

宗　礼
海　瑞　是。

〔海瑞看、惊、想介〕

礼　生　（念表）"大明嘉靖三十六年，春，三月，特遣工部侍郎赵文华，致祭于东南海神之前曰：宇宙洪开，乾坤浩蕩，率天下以仁为君，收横水同归于海。蕩云惊月，信乎神矣；楼蜃室蛟，允矣奇哉！合天履中，亦封禪于泰山；御世当陽，豈灭礼于碧壑？况乎魚蝦鼓浪，神灵默誅。东南之妖气，半已潜消；国家之祭典，宜加誠肃。用兹礼帛，惟神鑒享。"

〔二礼生贊三叩，起介〕

赵文华　海神在上，信官赵文华，恭奉当今天子之命，祭奉滄海，伏乞：海不揚波，鯨鯢潜形，神显灵祜，黎民安静。商賈艨艟蒙福，国家承平納度，弟子亦求庇祜祿位高升也。祭典已畢，吩咐起馬回朝！

海　瑞　啊大人，卑职有要言密禀。

赵文华　本部堂奉旨祭海，别無私言，請自尊重。左右，起馬回京！

八文堂　啊！

〔八文堂、二旗牌、赵文华、伞夫下。二礼生暗下〕

海　瑞　哎呀！

宗　礼　啊寅兄，怎么样了？

海　瑞　咳，此人去了！

（唱）这是我眼無珠心未細問，

既得之又放之自愧無能。

縱豺狼去当道越思越恨，

哎！

俺必須作一个張綱埋輪。

宗　祇　啊，却为何事？

海　瑞　咳，宗將軍，下官前日枷一閙娼犯人褚德，原来就是此人，难怪行台人役說他患病，不能出見，原来是被我枷号了。

宗　祇　禁声！（兩望介）啊寅兄，你乃聰明之人，切不可說破，以免生事招非。

海　瑞　却是为何？

宗　祇　他乃欽差祭海大臣，你既在妓院拿着，就該照直詳办，如今已將他放了，就該閉口藏舌才是。倘若傳揚出去，他說你無憑無据，汚蔑大臣，反有性命之憂。

海　瑞　此事我不寻他，他必来找我。

宗　祇　断乎不能，他这叫作啞子吃黄連——苦在心里。决無是非了。

海　瑞　咳，只是便宜了他。

报　子　（內）报！（上）

啓將軍、太爷：海口来了一船，乃是戚大將軍夫人，改裝攻剿金鰲回来。

宗　祇
海　瑞　再探！

报　子　啊！（下）

海　瑞　哎呀戚夫人回船。將軍，你当迎接，下官迴避了。

宗　祇　遵命。

〔四衙役引海瑞下〕

宗　祇　众兵丁，弓上弦，刀出鞘，迎接去者！

四兵丁　啊！

〔四水兵、四女兵、秦氏、汪彩霞、戚夫人上，一大纛旗随上〕

宗　礼　鎮海副將宗礼在此。来船攏岸，报名上来！

戚夫人　鎮海大將軍戚夫人改裝杀賊而回。

宗　礼　夫人回船，可曾遇着出巡官兵？

戚夫人　曾見女將馮蓮芳为救我船，杀賊落水。

宗　礼　有何憑証？

戚夫人　現有大將軍弓箭为憑。

宗　礼　既是夫人，請攏船上岸。

戚夫人　伺候了！

〔四水兵、四女兵、秦氏、汪彩霞、戚夫人、一大纛下。四衙役、海瑞上〕

宗　礼　海太爷，果然是戚夫人。末將要护送进署，只得少陪先行了。

海　瑞　將軍請！

宗　礼　請！

〔四兵丁、宗礼下〕

报　子　（內）报！（上）

啓太爷：徐海帶領水寇，从定海杀来，已近北岸。

海　瑞　啊，徐海帶水寇杀来了么？

报　子　是。

海　瑞　再去探听！

报　子　啊！（下）

海　瑞　哈哈哈……我正要去拿那徐海，今日他却送上門来，可算凑巧。衙役們，哪里有盔甲，拿一付来我穿。

四衙役　太爷乃是文职官員，要盔甲何用？

海　瑞　去捉那水寇徐海。

四衙役　太爷不要說笑話？

海　瑞　呸！你們知道什么？当初汉太守張綱匹馬訓說庶陵賊寇張英归降，以靖国乱。本县虽然官职卑微，忠心总是一样，豈惧徐海猖獗？快快取盔甲过来！

四衙役　太爷！盔甲营务中虽有，此刻实在难办，請太爷进城再講！

海　瑞　既無盔甲，尔等都随我前去拿賊。

四衙役　哎呀太爷，小人們实在不敢。太爷，不好啦，大队賊兵来啦，快快走吧！

海　瑞　不要惊慌，随我来。

四衙役　哎呀不好啦，賊兵已杀来啦，小人們要逃命进城去啦！（下）

海　瑞　你等不許乱跑。哎，豈有此理！竟自跑散了。啊你为何不走？

一衙役　小人見太爷忠肝义胆，舍命擒賊。小人一腔血气也要跟着太爷前去。

海　瑞　哈哈哈……好一个一腔血气，快快迎上賊队。

一衙役　是。

海　瑞　（唱）顧不得凶与險要入賊境，

　　　　大丈夫須要立盖世奇功。

〔同下〕

第十二場

〔八海卒、四海将、徐海上〕

报　子　（內）报！（上）

　　　　啓大王：鄞县知县海瑞匹馬前来，要見大王。

徐　海　啊，孤家因聞馮達芳入海，因此撤兵宁波。海瑞又如何匹馬前来？快去查探，可有兵將埋伏？

报　子　啊！（下）

徐　海　啊，他旣敢来，孤还避他不成？陆軍头目听令！

一海將　在！

徐　海　快將后队所搶的妓女傳了进来！

一海將　得令！呔！大王有令，將后队所帶妓女，傳进帳来！

〔四美女上〕

四美女　良賤無所辨，只有喜怒間。

大王在上，我等叩头！

徐　海　起来！

四美女　是。

徐　海　傳你等进帳非为别事，因鄞县知县海瑞，倔强不堪，少刻到来，孤家欲用韓熙載邮亭困陶谷美人之計。尔等須当替孤家降伏此人！

四美女　是。

徐　海　兩旁伺候！

四美女　是。

报　子　（內）报！（上）

启大王：打探得四面并無埋伏，海瑞只帶一人，已到营門。

徐　海　再去探来！

报　子　啊！（下）

徐　海　吩咐大开营門！

一海將　得令！呔！大开营門！

八海卒　啊！

〔一衙役、海瑞上。徐海迎接介〕

徐　海　海太爷！

海　瑞　徐海！

八海卒　嗅！

一衙役　呔！

徐　海　請！

〔众小圓場〕

徐　海　請坐！

海　瑞　坐了。

徐　海　淳安一別，殊深渴念。此来莫非助我乎？

海　瑞　嗯！正是前来助你速死！

徐　海　呃！何出此言？

海　瑞　待本县說与你听！

徐　海　請講！

海　瑞　听了！

(唱)我太祖除元乱奉天承运，
祖傳了数百載惜爱黎民。
大凡是海宇內皆要忠信，
自古道率土濱莫非王臣。
你今日作反叛伤害百姓，
上欺天下灭理不如畜生。
我特来劝足下早早归順，
可保个身安稳錦綉前程。

徐　海　哈哈哈……尊言未尝不是。孤已上虎背，終不能下。公旣然到来，亦难便回。众美人！

四美女　有。

徐　海　且請海太爷后帳飲酒安宿，明日再叙。

四美女　請海太爷后帳飲酒。

海　瑞　哇！哇！哇！后帳去作什么？

徐　海　快快扶了进去！

四美女　是。太爷快請！

海　瑞　呸！

(唱)降不降在此地一言而定！

与女子到后帳成何礼行？

〔四美女扯海瑞介〕

海　瑞　呃！

(唱)强拉扯失体統徐海忒蠢，

四美女　快請吧，快請吧！

海　瑞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

〔四美女扯海瑞下〕

一衙役　呔！

(唱)男女別須知道授受不亲。

呔！徐海，你怎叫你母、女拉扯俺太爷入內，成何体統？

徐　海　呸！好狗才！竟敢出言伤孤？左右，押在后帳！

八海卒　啊！(押一衙役下)

徐　海　海瑞呀海瑞！

(唱)你今日入牢籠休想逃遁，

孤作了汉高祖收买賢臣。

众將官，海瑞被留在营，尔等趁此机会，帶兵前去襲取宁波，不得迟誤！

四海將　得令！(下)

徐　海　众兵丁，紧守营門，孤家后帳劝降海瑞去了！

八海卒　啊！

徐　海　(唱)孤不作尹子奇斬杀凶狠，

爱忠良要学个上古賢君。

〔同下〕

第九本

第一場

〔二小軍、戚勇上〕

戚　勇　(唱)讀兵書十余載忠肝义胆，
　　　到今日才信得軍令如山。
　　　調齐了四鎮官鞭馬回轉，
　　　見严亲方免了命悬心担。

俺、戚勇。奉父严命，調丹山定海四鎮总兵官，齐赴轅門进剿水寇徐海。幸喜各鎮兵將俱已啓程，俺不免飞馬回报便了！

(唱)恨水賊扰黎民陆路滋蔓，
　　　兵將少缺縫多元戎为难。
　　　大丈夫趁此时拯救塗炭，
　　　方不負簪纓家食祿为官。

〔同下〕

第二場

〔刘显、兪大猷、盧堂、孙文炳上，四大鎧随上〕

刘　显　(点絳唇)志奋風云，
兪大猷　报国丹心；
盧　堂　显奇能，
孙文炳　平寇立勛，

刘　显
俞大猷
盧　堂
孙文炳　国家栋梁臣。俺——

刘　显　丹山鎮总兵、刘显。

俞大猷　严州鎮总兵、俞大猷。

盧　堂　定海鎮总兵、盧堂。

孙文炳　处州鎮总兵、孙文炳。

刘　显　諸位將軍請了！

俞大猷
盧　堂
孙文炳　請了，

刘　显　我等奉了戚大將軍之令，調赴宁波大营，进剿海寇，轅門鼓角，披挂进見。

俞大猷
盧　堂
孙文炳　請！

〔同下〕

第　三　場

〔八文堂、戚勇、戚繼光上〕

戚繼光　（引）憂国憂民，恨鱷魚，波浪海濱。

（詩）为將当思郭汾陽，
古今曲折最堪傷；
不因一股賊氛气，
怎見忠心日月光！

本督、戚繼光。海寇猖獗，心中焦灼。今各鎮兵齐，正好升帳調遣。戚勇，傳請各鎮大人进見！

戚　勇　遵命。吠！各鎮大人进見！

刘　显
俞大猷
盧　堂
孙文炳　（內）来也！（上）

大將軍在上，末將等參！

戚繼光　众位大人少礼。

刘　显
俞大猷
盧　堂
孙文炳　啊！

戚繼光　本督蒙聖恩节制各鎮，剿捕海賊，各軍因何来迟？

孙文炳　末將前因患病，不能起床，故尔迟滯。

戚繼光　啊，患病迟誤，情有可原。因何修書阻止各鎮兵將不动，是何理也？

孙文炳　末將因小將軍到来無有文憑，不敢妄动，又恐其中有假，所以致書各鎮，却是实情。

戚繼光　哇！戚勇乃本督亲子，世襲男爵，軍务紧急，你自己畏縮不前，豈可致書別人按兵不举，貽誤軍机？本应按兵法斬首，念在同寅之份，暫且解任，靜候聖旨，去吧！

孙文炳　是。（出介）可惱啊可惱！（下）

报　子　（內）报！（上）

啓大將軍：叶宗滿暗襲处州。鄞县海太爷去說徐海，被留賊营。今徐海同叶宗滿賊兵十万，来圍宁波，特此报知。

戚繼光　再探！

报　子　啊！（下）

戚繼光　啊，叶宗滿何許人物，竟然襲了处州？海瑞如何这等冒失，竟敢孤身前去說賊？忠則忠矣，智則不

智，可惜呀可惜！

刘　显
俞大猷　海知县自取其死，命难保矣。今徐海、叶宗滿賊兵
盧　堂

十万，来圍宁波，如何攻剿？請令定夺。

戚繼光　处州救已不及，且退賊兵，再議收复。戚勇听令！

戚　勇　在！

戚繼光　帶兵一千，直冲賊营，我自前来接应。只許上前，不許退后，違令者斬！

戚　勇　得令！（下）

〔宗禮上〕

宗　禮　啓大將軍：末將宗禮奉令伺候祭海，彈压地方，已送欽差回京。中途接来夫人，护送回衙，特此繳令。

戚繼光　好，將軍辛苦。处州总兵印信暫由宗將軍护理，本督一面保奏升补。

宗　禮　謝元帅！

戚繼光　暫換盔甲。

宗　禮　是。（換盔甲介）

戚繼光　刘、俞、盧、宗四位大人听令！

刘　显
俞大猷
盧　堂　在！
宗　禮

戚繼光　各帶本标兵將，二队接应，分途圍剿，不得有誤！

刘　显
俞大猷
盧　堂　得令！（下）
宗　禮

报　子　（內）报！（上）

啓大將軍：夫人已到轅門。

戚繼光　吩咐有請！

报　子　啊！有請！（下）

〔四女兵、戚夫人、秦氏、汪彩霞上〕

戚繼光　夫人辛苦了！

戚夫人　有劳挂心。

戚繼光　啊，此二位何人也？

戚夫人　乃我之义女。

戚繼光　啊！夫人从何而得？

戚夫人　此时也不暇細談。女兒們，拜見义父！

秦　氏
汪彩霞　是。义父大人在上，女兒拜見。

戚繼光　哈哈哈……不消。夫人，請帶女兒后堂歇息。我要出城剿賊，回来再叙。

戚夫人　如此我到后堂盼望捷音，請！

〔戚夫人、秦氏、汪彩霞、四女兵下〕

戚繼光　傳外委李兴进見！

一文堂　李兴进見！

〔李兴上〕

李　兴　受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李兴叩头！

戚繼光　相随本督出陣杀賊，得功重賞。

李　兴　是。

戚繼光　众將官，

众　　　有！

戚繼光　起兵前往！（下）

众　　　啊！

〔同下〕

第　四　場

〔八海卒、四海將、叶宗滿引徐海上〕

徐　海　俺、徐海。且喜叶將軍襲了处州城池，帶領大兵特此来取宁波。叶將軍听令！

叶宗滿　在！

徐　海　帶兵五千，攻打头陣！

叶宗滿　得令！（下）

徐　海　众兵將！

众　　　有！

徐　海　奋勇当先！

众　　　啊！

〔同下〕

第　五　場

〔八海卒、叶宗滿上，八官兵、戚勇上〕

戚　勇　来將通名！

叶宗滿　俺乃徐海大王麾下先鋒叶宗滿是也。

戚　勇　水賊，光天化日之下，何敢如此猖獗，还不下馬受死！

叶宗滿　呔！馬前小將通名交战！

戚　勇　俺乃鎮海大將軍公子、世襲男爵戚勇是也。

叶宗滿　呀呀呸！我道戚繼光亲来接战，尔乃碌碌之輩，看杖！

戚　勇　看槍！

〔开打。叶宗滿原人敗下，戚勇原人追下〕

第 六 場

〔八海卒、四海將、徐海上〕

徐　海　叶宗滿攻打头陣，惟恐有失，故此前来相助。众兵將，杀！

众　　　啊！

〔牌子，同下〕

第 七 場

〔八官兵、刘显、俞大猷、盧堂、宗礼上〕

刘　显
俞大猷
盧　堂
宗　礼　我等奉令二队接应，杀上前去者！

〔牌子，同下〕

第 八 場

〔戚勇原人，叶宗滿原人杀上。戚勇原人敗下，叶宗滿原人追下〕

〔徐海原人上，刘显原人上，杀介。刘显原人敗下〕

八海卒　戚勇敗走。

徐　海　不必追赶，海瑞現在我营，孤家要回营劝其归降，以成大事。叶將軍，帶領大兵，鎮住海口，以防戚繼光攻打！

叶宗滿　得令！

〔分下〕

第 九 場

〔四大鎧、李兴、戚繼光上〕

戚繼光　（唱）只見这海岸旁征云滚滚，

旌旗乱血腥起喊杀連声。

众兵將快催馬前往接应，

众　啊！

戚繼光　（唱）因何故鸞鈴响敗回官軍？

〔戚勇、刘显原人上〕

戚　勇　哎呀爹爹，賊兵势大，前軍已失。爹爹須当退保城池！

刘　显
俞大猷
盧　堂
宗　禮　哎呀元帅，小將軍头陣退回，末將等二队势不能擋，乞元帅恕罪！

戚繼光　嘟！好逆子！水賊猖獗，出沒难測，幸得天遣其来，正好趁此扫除凈尽，尔竟敢畏縮退回，要你何用！

（唱）为父的蒙君恩掌此帅印，

恨不能片刻間便把賊平。

尔何敢在头陣惧死違令，

罢！

斬兒首与皇家警戒三軍。（拔劍斬戚勇介）

刘　显
俞大猷
盧　堂
宗　禮　老元帅，末將等督兵不力，望乞恕罪立功！

戚繼光　軍务紧急之际，难以容情，列位失机，国法何辞？本帅念在軍兴旁午，暂留一綫之情，起来听令！

刘　显
俞大猷
盧　堂
宗　禮　謝元帅！

戚繼光　众將官！

众　有！

戚繼光　本督軍令如山，尔等須当努力上前，剿洗賊寇，無論大小將官再有回首而退者，以戚勇为例。就此上前擒賊！

众　啊！

〔"急三槍"牌子。八海卒、四海特。叶宗滿上〕

戚繼光　呔！来寇可是徐海？

叶宗滿　非也！俺乃金鰲大王麾下大將叶宗滿是也。你可是戚繼光？

戚繼光　旣知是本督，为何不下馬受死？

叶宗滿　你若不死，兩浙难得，俺特来取你的首級。

戚繼光　好逆賊！李兴，与我擒来！

李　兴　得令！呔！叶宗滿你还認得我嗎？

叶宗滿　啊，你怎么反了？

李　兴　呸！老子如今不作賊啦，看棍吧！

〔开打，叶宗滿原人敗下，刘显原人追下〕

戚繼光　叶宗滿逃走，李兴听令！

李　兴　在！

戚繼光　帶領大兵同四鎭总兵急速追赶！

李　兴　得令！（下）

戚繼光　众將官！

众　有！

戚繼光　收兵进城！

众　啊！

〔同下〕

第 十 場

〔四丫环、戚夫人上〕

戚夫人　(唱)自海上入节堂心神不定，

　　　　但願得大將軍得胜回城。

　　　　且談訴別后的許多光景，

　　　　夫榮貴子孝賢同乐升平。

〔二旗牌、戚繼光上。二旗牌下〕

戚繼光　(唱)虽然是为国家軍务要紧，

　　　　回轅門不由得自觉寒心。

戚夫人　老爷回来了？

戚繼光　回来了。

戚夫人　恭喜老爷得了胜仗。

戚繼光　咳，何喜之有？

戚夫人　啊！老爷既得胜仗，杀退賊兵，如何还这般焦惱，却是何故？

戚繼光　哎呀夫人，咳，罢了啊罢了！

戚夫人　老爷为何欲言又止？

戚繼光　哎呀夫人哪！此事不得不說了，戚勇战敗而还，畏死脫逃，我斬之矣！

戚夫人　啊，你說什么？

戚繼光　戚勇被我斬了！

戚夫人　戚勇是当眞斬了？

戚繼光　正是。

戚夫人　哎呀！(暈倒介)

戚繼光　夫人醒来！

戚夫人　(唱)听此言眞令我心骨皆冷，

戚勇！我兒！哎呀，老蠢才啊！

这是你沽名誉故意而行。

細想起老蠢才实实可恨，

罢！

我和你拼一死断送殘生！（扯戚繼光撞介）

戚繼光　哎呀夫人哪！

(唱)家事小国事大忠心为本，

我并非斬孩兒釣誉沽名。

望夫人休伤悲保身要紧，

戚夫人　咳，老蠢才呀！

(唱)你安心做絕戶刻薄寡恩。

老蠢才，我来問你，滿营兵將，豈無可用之才，何至必要戚勇头陣？这就是你有意致他于死！自古道：虎毒不食子。你的心比狠虎还毒也！

戚繼光　夫人差矣！戚勇乃世襲男爵，而且自幼曉暢軍机，国家有事，正当出力报效，临陣退縮，不斬不足鼓励將士，夫人三思！

戚夫人　老蠢才，你旣安心斬子，我也拼着作个絕戶，你想納妾生子，只恐万万不能！

(唱)虎狠毒不食子何况人性，

从今后你休想納妾安宁。

陪着你作絕戶有甚要紧？

老蠢才！

也休想續香烟过繼螟蛉！

戚繼光　咳，夫人哪！

(唱)我今日受皇封官居一品，

哪有个不納妾圖生子孙？

望夫人恕此理不必爭論，

戚夫人　呸！

(唱)論此理可見你斬子有心。

老奴才呀，听你之言，竟是有意斬子，以圖娶妾了。罢！

(唱)既是你圖娶妾假申軍令，

我与你有什么夫妻之情？

怒冲冲与老奴拼了性命，(扯戚繼光碰介)

老奴才！

戚繼光　咳，何必如此？

戚夫人　呸！

(唱)这也是前世寃今世死生。(碰介)

戚繼光　哎呀，夫人哪！

(唱)且松手休失了夫妻情份，

我豈肯为納妾故斬亲生。

〔二丫环上〕

二丫环　(唱)后房中二小姐涕泪自尽，

急忙忙到堂前报与夫人。

老爷、夫人，大事不好啦！

戚繼光
戚夫人　啊！何事惊慌？

二丫环　后房二位小姐啼啼哭哭，商量着要寻自尽哪。

戚繼光　啊，这是为了何事？

戚夫人　哎呀这还了得！老蠢才，你且小心伺候，我去看了女兒們，再来与你講話，哎，兒呀！

(唱)可惜我英雄兒为国丧命，

我暂且到內房去看女身。

〔戚夫人、六丫环下〕

戚繼光　咳！

(唱)这是我一时錯本不該应，

臨陣上斬戚勇难以問心。

咳！看起来这都是我之过錯，难怪夫人动怒。如今她的什么义女，又要自尽，不知为了何事，我且进去帮助夫人劝解劝解，以見我的好处，或可买动夫人心轉，也未可知，就是这个主意。

(唱)欲买她心意轉进內問訊，

把义女且認作我之亲生。（下）

第十一場

〔一头目、一水手、馮三元上〕

馮三元　(唱)好一个徐大王义气深远，

收金銀竟許我夫妻团圓。

駕小舟冲風浪前来孤燕，

煩头目快寻覓人在哪边。

头　目　馮相公，到了孤燕島。

馮三元　汪小姐在哪里，有劳头目寻請！

头　目　是。汪小姐，你家相公前来接你，快快出来！

馮三元　啊表妹，愚兄在此。

头　目　啊汪小姐！汪小姐！哎呀哪里去了？哪里去了？哎呀馮相公，汪小姐不見了

馮三元　啊，不見了！

头　目　連鄢大人的夫人也不見了！

馮三元　哎，小姐呀！

(唱)我表妹因何故寻覓不見？

好叫人心如醉珠泪漣漣。

大胆的水賊！徐海將我金銀收下，命你引我到孤燕島来接汪小姐，如今为何不見？你們这般水賊，伤天害理，通同隐瞞，該当何罪！

头　目　呔！馮三元，休得出口伤人！汪彩霞本在孤燕島中居住，此时找寻不見，或許我家公主接上金鰲去了，你何必無理乱言？

馮三元　既然如此，你我回到金鰲島去找。

头　目　这倒使得。水手，轉舵金鰲島去者！

馮三元　有劳了！

（唱）誠所謂仗义气情重一点，

送金銀入海島辛苦万千。

但願得金鰲島相逢如願，

謝海神作合我夫妻团圓。

〔同下〕

第十二場

〔八小軍、二水手擒王汝賢、徐摩云上，馮蓮芳上〕

馮蓮芳　（唱）这豈非馮蓮芳时来运到，

国家福擒住了水中怪妖。

众兵丁齐努力篷舵掌好，

这高山莫非是賊穴金鰲。

一小軍　啓將軍：来此已是金鰲島。

馮蓮芳　靠岸休动！

八小軍　啊！

馮蓮芳　王汝賢！

王汝賢　作什么？

馮蓮芳　你先前說，情願降我，引上金鰲島。如今已到此地。你若眞心归順，引我上岸，叫开关門，便是你的进身之功；如不肯降，我就拿你这顆首級祭旗！

王汝賢　待俺叫开关門。

徐摩云　呔！王汝賢，你眞忘恩負义嗎？

馮蓮芳　呃，妹妹，你錯啦，人生天地之間，須要通权达变。当初錢鏐王霸占錢塘，得知赵太祖正統天下，亦献降表。今你父叛逆海上，已經違犯天条。如今正好改过自新，投降天朝，以贖尔父之罪，方为大孝之人。况且我敬你爱你，此乃千古难逢之事，你須斟酌，不可自誤！

徐摩云　呀！

(唱)馮蓮芳此言語深中病竅，

可算得当世的巾幗英豪。

俺今日須借他归降为妙，

女將軍！

馮蓮芳　妹妹！

徐摩云　(唱)望提拔求生全恩德天高。

馮蓮芳　哎呀妹妹呀，待我松綁。(与徐摩云松綁介)

(唱)你今日知权变脫离莽草，

願和你結一个刎頸之交。

妹妹，你眞是明白，从此我們倆人結为刎頸之交，你意如何？

徐摩云　深感厚爱。

馮蓮芳　豈敢豈敢！王汝賢你可願降？

王汝賢　公主已經归順，俺有何辞？

馮蓮芳　旣願归降，左右，松綁！

王汝賢　謝馮將軍！

馮蓮芳　趁此叫关，就是二位的功劳。

王汝賢
徐摩云　如此一同上岸。

馮蓮芳　众兵丁，小心上岸！

众　啊！

馮蓮芳　（唱）入虎穴进龙潭小心防保，

好一座美关山險而又高。

王汝賢，上前叫关！

王汝賢　是。呔！关上听者！俺王汝賢保护公主回島，快快开关。

〔四海將上〕

四海將　原来是王將軍送公主回来，快快开关！（开关介）

〔八小軍、王汝賢、馮蓮芳、徐摩云进介，入座介。四海將叩拜介〕

馮蓮芳　众兵將，我等已入金鰲島，敢有刺杀一人者，即刻斬首示众！

八小軍　啊！

馮蓮芳　王汝賢，將此事告訴他們！

王汝賢　是。众头目听者！俺同公主蒙馮將軍提拔，今已归降。如有不遵者，即时斬首！

四海將　我等情願归降。

王汝賢　俱願归順。

馮蓮芳　王汝賢听令！

王汝賢　在！

馮蓮芳　軍法不誅降者。旣已归降，便是皇家之人。尔可孤舟前往各处小島招降立功。俺必詳明大將軍保奏，

赦罪封官，快快去吧。

王汝賢　得令！（下）

馮蓮芳　妹妹，你坐下！

徐摩云　告坐。

馮蓮芳　你我既成刎頸之交，当將心腹布露。請問你为什么改裝去到宁波，說与我听。

徐摩云　女將軍听了！

（唱）都只为戚繼光求劫金鰲，

一語合去宁波欲求鸞交。

水月庵訪賢姐海瑞知曉，

留宝劍作贈定我却潛逃。

馮蓮芳　你原来是为戚年伯去的。这么說起来，你是我的年伯母啦。

徐摩云　取笑了。

馮蓮芳　你既把宝劍留与海瑞作媒，他非失信之人，必有办法。这件事全交給我啦，保你成就。

徐摩云　此乃小事。我父身犯大逆，統兵海上，我又不孝，私献金鰲，种种苦情，务望女英雄大力成全才好！

馮蓮芳　你尽管放心，我决不負你。

徐摩云　如此感謝不尽。

报　子　（內）报！（上）

啓將軍：关外有馮三元相公，前来找寻汪小姐。

馮蓮芳　我兄弟到啦，快快請进！

报　子　是。有請馮相公进关！（下）

〔馮三元上〕

馮三元　（唱）受尽了風波險又来金島，

啊！

入关来却緣何人馬天朝？

放大胆上前去寻問姑表，

馮蓮芳　果然是我兄弟。啊兄弟！

馮三元　啊！

(唱)为什么我姐姐挂甲悬刀？

姐姐，你緣何戎裝在此？

馮蓮芳　你且坐下，我說給你听。

馮三元　是。

馮蓮芳　我蒙戚年伯暫賞軍功五品官銜，如今已得金鰲島。你却因何来此，說与我听。

馮三元　我是送金銀与徐海来贖表妹的。

馮蓮芳　啊賢妹，可知汪小姐今在何处？

徐摩云　聞得此女貞烈，我父認为义女。因恐男女不清，同什么鄒夫人一并送在孤燕島居住。如今找寻不見，想必投水死啦。

馮三元　哎呀，表妹呀！

(唱)实指望迎轉还同归偕老，

又誰知我無福你赴波濤。

論情义我豈能苟活欢笑，

罢！

倒不如寻一死相見陰曹。

馮蓮芳　哎呀，兄弟呀！

(唱)仗情义死相殉事理原小，

豈不是断絕了馮家根苗。

兄弟，亏你还是个讀書人，豈不知死有重如泰山，輕如鴻毛？你今为妻子而死，以絕祖宗血胤，是个什么人哪？快快替我回到宁波，报与戚年伯，說我

已得了金鰲海島，叫他好生招降徐海，这也算是你的一次功劳。申奏朝廷能得一官半职，也好給祖宗增光。

馮三元　姐姐之言甚是。哎，賢妹呀！

馮蓮芳　左右，撥快船一只，送馮相公宁波去者！

八小軍　啊！

馮三元　如此兄弟拜別了。賢妹呀！

(唱)賢姐姐她一言痴情断了，

赴宁波見年伯求立功劳。

(二小軍、馮三元下)

馮蓮芳　(唱)可憐他書呆气实为可笑，

賢妹！

徐麼云　女將軍！

馮蓮芳　(唱)看起来男兒汉还不及吾曹。

报　子　(內)报！(上)

啓將軍：大事不好了！

馮蓮芳　啊，什么事这么大惊小怪的？

报　子　島外来了一个怪物，头有山大，口如城門，刀箭不能伤，請令定夺。

馮蓮芳　再探！

报　子　啊！(下)

馮蓮芳　啊賢妹，哪有怪物头有山大，口如城門，刀箭俱不能伤的，这是什么东西呀？

徐麼云　我同女將軍关前一看，再作商量。

馮蓮芳　这也說得是。众兵將，多帶弓箭，随我前往！

(唱)却不知何怪物敢来作耗，

同賢妹出关外远远一瞧。

徐摩云　請！

〔同下〕

第十三場

〔二丫环、秦氏、汪彩霞上〕

秦　氏　(唱)在海島已經是風霜受尽，
　　　　实指望認义母夫妻圓成。
　　　　又誰知进帅府不提不問，

汪彩霞　夫人！
　　　　(唱)好一似乐昌女身入侯門。
　　　　咳，夫人哪，实指望义母相救，成全你我归宗。豈知拘留在此家中，仍是音信不通。这便怎好？

秦　氏　告訴你：咱們承义母救回，諸事原望照拂成全；誰想义父临陣斬子，义母嚎啕大哭，豈不把你我的事就擱起来啦？

汪彩霞　擱起你我还是小事。听說夫人还要寻死自尽呢！

〔二丫环引戚夫人上〕

戚夫人　(唱)哭亲生憐义女珠泪难忍，
　　　　且再到画閣中解劝痴情。
　　　　啊二女兒，昨日我再三相劝，今日又为甚啼啼哭哭？

秦　氏
汪彩霞　咳，义母，想我們在海上已拼一死，不想被义母救回，指望回家骨肉团圓，豈知身入侯門，因此終日憂悶。

戚夫人　哎呀，原来你們为此伤悲。此事容易。我必成全你們。但事要作得美滿，方不負我救你們的一片好心。

秦　氏
汪彩霞　全仗义母！

戚夫人　丫环，快請老爷进房！

丫环甲　老爷已在門外。

戚夫人　快請进来！

丫环甲　是。夫人有請老爷！

〔戚繼光上〕

戚繼光　（唱）进內房耳不聞喧鬧声信，
見夫人且施礼問其底情。
夫人！

秦　氏
汪彩霞　爹爹万福！

戚繼光　女兒因甚啼哭？

戚夫人　啊老奴，你来了么？

戚繼光　特来解劝女兒們来了。

戚夫人　你也不用假惺惺，如今我这兩个女兒你也可杀了，倒也干淨！

戚繼光　哎呀，夫人說起笑話来了。人豈是可以乱杀的？

戚夫人　既不是，須要給她找个富貴清高門戶，嫁她二人。

戚繼光　这却容易，不知要的誰家？

〔秦氏、汪彩霞羞介〕

戚夫人　聞听鄢懋卿現在失亲，他还算个富貴之人，我要將这大女兒許嫁于他。

戚繼光　是是。即刻差人前去說媒。

戚夫人　我还聞听淳安县秀才馮三元是个飽学清高之人，尙未婚配，要將这个小女兒配他。这兩件事你可能办？

戚繼光　能办能办。馮三元乃是我的年侄，管保一說就准。

戚夫人　休要夸口，且說定了再和你講話。

〔旗牌上〕

旗　牌　飽学旧家子，拜謁节鉞門。

丫环姐！

丫环甲　干什么？

旗　牌　啓禀老爷，今有淳安县秀才馮三元，自海上而来，有軍务大事面禀。

丫环甲　你等着。啓老爷：淳安县秀才馮三元自海上而来，有軍务大事面禀。

戚繼光　知道了。說我出堂相見。

丫环甲　是。（向旗牌）老爷出堂相見。

旗　牌　是。（下）

戚繼光　夫人，才說馮三元，馮三元就到了，可算天凑其緣。待我出去面談婚事，一面差人前去与鄢懋卿說媒，招他为婿便了。

戚夫人　嗯，有劳費心。

戚繼光　咳，夫人哪！

（唱）想义女如亲生我必从命，

出外堂見馮郎幷說懋卿。（下）

戚夫人　（唱）这老奴作事毒心原可悯，

我女兒团圓事諒可放心。

女兒們，你义父已出堂料理去了，保你夫妻团聚。且随我到花厅散步去吧！

秦　氏
汪彩霞　是。有劳义母大人厚情。

戚夫人　咳，戚勇兒呀！

（唱）可惜了十余載养育教訓，
　　一旦間空碌碌赴了幽冥。
〔同下〕

第十四場

〔胡宁掛劍上〕

胡　宁　（唱）一路間商賈稀無有来往，
　　宁波城遭賊困四野兵荒。
俺、胡宁。前来投軍效力，因無路費，剝了那顧慥的衣服，以作食用。誰知时运不济，偏偏染病数日，幸已痊愈。适才过一酒家，是俺吃得大醉，看前面有座营盤，想必是哪一鎮兵將扎营在此，俺不免趁着酒兴，闖上前去，投营报效便了！
（唱）要作个栋梁臣千秋名將，
　　必須要奋勇志男兒自强。（下）

第十五場

〔四美女、海瑞上〕

海　瑞　（唱）我国家載复恩令人嘆想，
　　恨海寇害黎民扰乱猖狂。
　　我今日入賊营拼着命丧，
啊！
　　为什么徐海賊不来商量？
四美女　海太爷，想你不过是一个穷知县，如今大王封你为丞相，有我們歌童舞女相陪，朝欢暮乐，何等不好？請你細思細想！
海　瑞　哼，你們死活不知，大兵已到，尔等死在目前，还

敢多口！

四美女　太爷既不耐烦，且同我們进去快乐快乐。（扯海瑞介）

海　瑞　哇！豈有此理！海太爷豈是美色能动的？

四美女　动动这又何妨哪？

海　瑞　呸！

（唱）可恨你淫賤輩全不打量，

海剛峰豈是那貪色兒郎？

快叫那徐海賊急速进帳，

若迟延必放火焚燒一光！

〔四海将引徐海上〕

徐　海　（唱）只听得宝帳內一陣吵嚷，

啊！

海老爷却因何怒坐一旁。

海　瑞　好徐海呀，来得正好，你休想用美人計戏弄本县。若知时务，快快随我进城投降，保你不死！

徐　海　尔等暫且退下！

四美女　是。（下）

徐　海　啊，海太爷，請息怒，坐下再講。

海　瑞　坐下也好。有何話講？

徐　海　咳，孤家非是不从你归降，因为严嵩父子当朝，天下黎民切齿，孤家起兵，原欲清除君側奸惡，此亦实言，足下何不諒之？

海　瑞　徐海，你言語欺哄世人，正乃曹操之奸也！你且洗心滌虑，本县將国家恩德，君臣名份，說与你听，当就醒悟了。

徐　海　你且講来！

海　瑞　你且听了！

（唱）开天地有人生才成世上，
分君臣論正教礼乐綱常。
堯舜禹周秦汉我都不講，
也不說魏蜀吳梁晉隋唐。
自宋朝与辽金爭战来往，
元世祖忽必烈应运称强。
傳及于順帝时酒色斲丧，
激反了天下兵百姓灾殃。
那时节干戈乱妻离子丧，
鷄犬無水火多天下荒荒。
我太祖起义师扫除孽党，
行仁德設礼义極救万方。
二百年載复恩天高地广，
大凡是有心人須报君王。
你好似当年的反叛友諒，
豈不知到后来無有下場。
我劝你把雄心从今釋放，
归朝廷还保个豪杰名揚。

徐　海　足下之言未为不是，容我三思而行。

海　瑞　好啊，快快打算。

报　子　（內）报！（上）
启大王：营外来一汉子，名叫胡宁。醉眼朦朧，硬闖大营，众將攔擋不住，他說是前来投軍的。

徐　海　旣是投軍之人，叫他进来問話。

报　子　呔！大王有旨，旣是投軍之人，不必攔阻，引他进見。

〔四海卒、胡宁上〕

海　瑞　豈有此理！竟有人前来投賊。

胡　宁　(唱)醉矇矓闖进了节鉞营帳，

哪一位总兵官会会何妨。

大人你既領众軍，理当謙恭下士，如何不許报效入营，是何理也？

徐　海　啊，你既来投軍，当知营务規矩。如何酒醉混闖，你且說是何等样人，姓甚名誰？孤家酌量收用。

胡　宁　在下乃前任浙閩总督胡宗宪長子胡宁，特此前来报效杀賊。

徐　海　你既是將門之子，却与誰家有仇，投順孤家，欲杀哪个？

胡　宁　俺乃世襲男爵，并無与誰有仇，不过欲繼先父之志，进营奏效，扫除水寇徐海，以报国恩耳。

徐　海　嗯！这人酒醉未醒，来投孤家营中，却又当面說孤，眞是無用的醉汉，赶了出去！

海　瑞　啊，你是胡公子，怎么前来賊营作甚？

胡　宁　呸！誰来賊营，你乃何人？

海　瑞　我乃鄞县知县海瑞，来此順說徐海的。

胡　宁　啊，此乃何人？

海　瑞　他便是水寇徐海。

胡　宁　哎呀！

(唱)醉矇矓我只說官兵篷帳，

豈知是誤入了水寇营房。

趁此时拼一个斬蛟胆量，

擒水寇报朝廷青史留芳。

秉忠心拔佩劍水賊何往，(扯徐海介)

四海將　呔！休得动

胡　宁　哇！

海　瑞　誰敢上前，就杀哪个。

胡　宁　（唱）俺劝你休逞雄急早归降。

水賊急早归降便罢，倘有半点忸怩，吃俺一劍！

徐　海　啊胡公子，休得动手，容我思之。

胡　宁　快快說来！如若迟延，拚个一死，先將你剁成肉醬！

海　瑞　好啊，有智量！如若不然，我拚你一死，杀却水賊！

徐　海　哎呀，这竟是單刀赴会，曹沫劫齐的故事了。胡公子且請放手，我願投降。

海　瑞　哎，放不得，放不得，要他把兵符令箭献出，大小头目叩头归顺，方可放手。

胡　宁　是。徐海快快献出兵符令箭！

徐　海　是。大小头目听者！

四海將　啊！

徐　海　快將兵符令箭呈上！

四海將　啊！

四海將
四海卒　兵符令箭在此。

海　瑞　众头目听者！你主徐海今已归降，尔等須当俯首听命。倘如違拗，先將徐海斬首示众！

〔四倭將欲动手介、胡宁扯徐海欲斬介〕

胡　宁　看劍！

徐　海　公子住手。众兵將，我等盤踞海上終非了局。今得海太爷、胡公子劝降，尔等須当順从，切勿違犯！

四海將
四海卒　我等俱願归順。（叩头介）

海　瑞　既然投降，各安身心，听候戚大將軍奏明賞賜。

四海將
四海卒　多謝鴻恩!

徐　海　众軍已降，这該由我說話了。

海　瑞　胡公子暫可松手。

胡　宁　是。(放徐海介)

徐　海　咳，此眞乃天叫我归降也。

〔叶宗滿上〕

叶宗滿　(唱)气冲冲步踉蹌忙入营帳，

軍前事失机宜奏与大王。

徐　海　好，叶將軍回来了。

海　瑞　叶宗滿来得正好。

叶宗滿　啊，大王为何这等模样?

徐　海　今蒙海太爷劝諭，已降朝廷。你可随我归順，去見戚大將軍!

叶宗滿　俺叶宗滿原是好人，被馮蓮芳羞辱，所以致此。大王既已归順，俺也情願归降。

海　瑞　好，識时务者可称俊杰。如此你二人快帶了刑具，随我去見戚大將軍。

徐　海　啊，原說赦却無罪，因何又帶刑具?

海　瑞　咳，此乃国家法度，見了大將軍，自然优禮相待。

徐　海
叶宗滿　如此上了鎖鏈。(帶刑具介)

〔刘显原人上，圍介〕

四海將　啓大王：四鎮官兵，將营盤团团圍住。

徐　海　我已归降，官兵圍营，海太爷当如何調停?

海　瑞　傳話出去，說我海瑞在此，請統兵官进营相見，大兵休得乱动!

胡　宁　是。呔!海太爷吩咐，徐大王已降，只請統兵官进

見，大兵不許乱动！

刘　显
俞大猷
盧　堂
宗　礼　啊！（进見介）海太爷！

海　瑞　众位將軍，徐海已經归降，一同押赴宁波。請！正是：

自古英雄夢黃粱，
人生須求名流芳。
今后海上無波浪，
万民乐業庆堯唐。

〔同下〕

第十本

第一場

〔四人役、鄒懋卿上〕

鄒懋卿　(引)职主鹽政，失結髮，一去不归。

(詩)古往今来食祿难，

小民無事談为官；

倘然一点不到处，

就被高人冷眼看。

下官、鄒懋卿。在这宁波巡鹽已畢，軍务扰乱，正欲起程回省；忽有戚大將軍妻弟前来作媒，說大將軍有一义女，生得美而且賢，聞得下官失偶，意欲招我为婿。我想夫人虽被海寇劫去，未詳生死如何，豈能負义重婚？無奈周先生說得天花乱墜，不覚心动，故此允許前往招贅。左右！

四人役　有！

鄒懋卿　插花披紅，前往大將軍衙門招亲去者！

四人役　啊！

〔吹打。鄒懋卿插花披紅介〕

鄒懋卿　打道轅門！

四人役　啊！

〔“六么令”牌子，同下〕

第二場

〔四旗牌、戚繼光上〕

戚繼光　(引)軍务匆忙，偏逢着，婚姻魔障，

(詩)鼕鼕战鼓鬧軍門，

妇女無智乱主婚；

李益宋紅情各别，

看来負义笑懋卿。

本督、戚繼光。昨聞李兴战敗叶宗滿，賊兵將退。我夫人欲要差人去至鄢懋卿那里招他为婿，眞是笑話。幸得馮三元来报，馮蓮芳擒得王汝賢，得了金鰲島，此一大喜事也。是我强逼馮三元为婿，留在書房相待。一面差官前去代替馮蓮芳回来。只是李兴追赶叶宗滿，未見捷音，甚为悬念。

〔李兴上〕

李　兴　鉄甲剿賊夺紅旗，飞馬回报大將軍。

参見元帅！

戚繼光　罢了。

李　兴　末將奉令追赶叶宗滿，直抵賊营，不想遇見海太爷說降倭寇，押着徐海等前来投順，已到轅門。

戚繼光　啊，海知县押了徐海，前来投順么？

李　兴　正是。

戚繼光　吩咐开門！

李　兴　是。吩咐开門。

众　　　(內)啊！

〔大吹打。八文堂，刘显、俞大猷、盧堂、宗礼上，参見介〕

戚繼光　众將听者！鄞县知县海瑞，說降徐海，押在轅門，

尔等小心伺候！

刘　显
俞大猷
盧　堂
宗　礼　是。

戚繼光　有請海太爷！

李　兴　有請海太爷。

〔海瑞持符上，胡宁押徐海、叶宗滿上〕

海　瑞　胡公子，請押徐海等轅門少站。

胡　宁　是。

〔胡宁、徐海、叶宗滿下〕

戚繼光　海太爷說降巨寇，功莫大焉，可敬可賀！

海　瑞　聖上洪福，大將軍威望，海瑞何功之有？

戚繼光　請坐！

海　瑞　告坐。

戚繼光　請問先生，那徐海如何便能投順？請道其詳！

海　瑞　卑职單身闖入賊营，曉以忠义，正在糾紛之际，幸得前任浙閩总督胡宗宪大人的公子胡宁，冲入賊营擒住徐海，因此夺了賊的兵符印信，統众归降老元戎，眞乃天子之洪福也！

(唱)身無有縛鷄力兵机不通，
　　只知道食俸祿报国尽忠。
　　虽然是仗口舌說降賊众，
　　憑智勇还得記胡宁之功。

戚繼光　啊哈哈哈……县尊此举，眞乃汉之張綱也。

(唱)浩然气塞乾坤莫敌之勇，
　　妖魔氛解化了胜我元戎。

李兴傳令：胡宁押了徐海等进見！

李　兴　是。呔！大將軍有令：胡宁押着徐海等进見！

众　　（內）啊！

〔胡宁押徐海、叶宗滿上，参見介〕

徐　海　金鰲徐海帶領叶宗滿等水卒十万，前来投順，望大將軍容納恕罪！

戚繼光　足下旣知天命，去邪归正，本督自当申奏朝廷，尔等恭候恩旨。

徐　海　多謝大將軍！

戚繼光　盧、宗二位大人！

盧　堂
宗　祁　在。

戚繼光　引了徐將軍客厅居住，听候聖旨。

盧　堂
宗　祁　得令。

徐　海
叶宗滿　多謝大將軍！

〔盧堂、宗祁引徐海、叶宗滿下〕

戚繼光　胡宁，令尊大人秉忠效国，竟遭不白之宼，幸得賢侄如此忠勇，得繼父志，非但功名不朽，而且洗清令亲之宼，請在館舍听候聖旨。

胡　宁　多謝大將軍！

（唱）从今日洗凈了先君之痛，
　　到客館候聖旨耀祖荣宗。（下）

〔二小軍引馮蓮芳上〕

馮蓮芳　（唱）奉將令离金鰲旌旗遮拥，
　　进轅門上节堂参見元戎。

年伯在上，馮蓮芳奉命而回，繳令参見！

戚繼光　賢侄女少礼，可將王汝賢如何归順，金鰲如何攻

破，面說我听。

馮蓮芳　年伯容禀。

〔“駐馬听”上段牌子〕

戚繼光　賢侄女生擒王汝賢，夺获金鰲島，眞乃女中豪杰。却又如何看見异兽，是何怪物？

馮蓮芳　异兽不是怪物，侄女正在金鰲島，小軍报道：海上来一怪物头如山大，口似城門，刀箭不入。侄女聞得此信，也觉惧怕。出外一看，紅光圍繞，半空中听得太上老君言道：此兽名曰白澤，唐汉之間曾經出世，乃天下太平干戈宁靜之象。話將說完！那白澤便大吼一声而去。

〔“駐馬听”下半段牌子〕

戚繼光　原来有此吉兆，海上从此太平矣。徐摩云業已投降，王汝賢今又归顺，賢侄女功成已定，可入內衙与年伯母相見，容奏封賞。

馮蓮芳　謝年伯！（下）

戚繼光　海上軍功告竣，有煩海先生將此情由，代封一本，方好申奏朝廷。

海　瑞　遵命。

〔牌子。海瑞修本介〕

海　瑞　請大將軍观覽。

〔戚繼光看本介，“园林好”牌子〕

戚繼光　書得剴切詳明，就此奉申。左右，傳执奏官上堂！

一文堂　执奏官上堂！

〔执奏官上〕

执奏官　执奏官参見大人。

戚繼光　伺候拜本。

〔吹打。众三叩首介，执奏官背本上馬介，下。衙役上〕

衙　役　啓太爷：大事不好啦！

海　瑞　啊，什么事情？

衙　役　顧慥相公在衙中寻死。

海　瑞　快去看守，說我就回。

衙　役　是。（下）

戚繼光　啊，哪个顧慥相公？

海　瑞　就是方才本上所提者，乃馮蓮芳之佳偶。

戚繼光　啊，既是馮小姐之佳偶，因甚寻死？

海　瑞　卑职也不知其情，要回衙一看。

戚繼光　如此請便。

海　瑞　告辞！

戚繼光　奉送！

〔海瑞下〕

戚繼光　（唱）將在謀而兵在精，
　　　　　　君王宵旰臣劳神。
　　　　　　十年海上遭凶患，
　　　　　　一旦成功报太平。

〔分下〕

第　三　場

〔二丫环、戚夫人、秦氏、汪彩霞上〕

戚夫人　（唱）这几日悶懨懨自覚染病，
　　　　　　为的是想戚勇悲惨在心。
　　　　　　虽然間二女婿兩家說允，
　　　　　　無奈何痛姣兒短了精神。

秦　氏
汪彩霞　母亲請坐。

〔二丫环引馮蓮芳上〕

馮蓮芳　(唱)节堂上拜領了年伯之命，

　　　　　　进后堂来叩見鎮海夫人。

二丫环　馮小姐来啦。

戚夫人　有請！

馮蓮芳　(唱)到內院果然是如花似錦，

　　　　　　見伯母忙下拜敬問安宁。

　　　　伯母請上，待侄女拜見！

戚夫人　豈敢！有劳相救之恩，尚未道謝，焉敢当拜？請行常禮吧。

馮蓮芳　如此遵命。

戚夫人　有禮相还。

汪彩霞　表姊見禮。

馮蓮芳　(惊介)啊，彩霞表妹，你因何在此？

汪彩霞　一言难尽，請坐細談。

馮蓮芳　啊，这位是誰？

戚夫人　鄒大人正配秦夫人。

馮蓮芳　哎呀，久仰啊久仰！

秦　氏　小姐見禮！

馮蓮芳　豈敢豈敢！

戚夫人　請坐！

馮蓮芳　告坐。請問表妹被劫海上，到底因何来此哪？

汪彩霞　姐姐呀！

　　　　(唱)自那日被徐海劫搶無信，

　　　　　　又幸得住孤島待如亲生。

　　　　　　因同这鄒夫人悲切顧影，

　　　　　　遇着我戚义母帶轉轅門。

馮蓮芳　啊，原来是年伯母相救回来的。請問伯母，为何形容憔悴？

戚夫人　咳！只因戚勇被斬，心中憂悶所致。

馮蓮芳　啊！世兄被何人所杀？

戚夫人　就是你那年伯沽名釣誉，临陣而斬。

馮蓮芳　哎，可惜，可憐！年伯竟不顧恤無子了嗎？

戚夫人　我已無出，拼了陪他作个絕戶吧，叫他休想納妾求嗣。

馮蓮芳　（背供介）哎呀，听此口气，年伯要納妾恐不能啦。只是徐摩云我已允她代为說亲，成全年伯这段姻緣，要是生育正好接他戚氏后代，誰想伯母口气如此！啊喝有啦。这件事必得与海父台商量，叫他設法便了。啊，我表妹多承年伯母厚恩，救了性命，望乞送她回去吧，以免我家姑父、姑母悬念。

戚夫人　本应送她二位回去，我因認了义女，要她們招贅兩个女婿，在衙內完婚，以尽母女之义。

馮蓮芳　伯母，汪表妹已許我兄弟馮三元啦，难以另配。

戚夫人　我已知道，鄒夫人还是鄒大人，汪彩霞还是馮三元，不过瞞着你年伯并鄒、馮二位以試其心，洞房花燭之时，見面一笑以为乐耳。

馮蓮芳　伯母高才雅趣，侄女亦不敢泄露。

戚夫人　小姐之言甚是。

馮蓮芳　告辞！

戚夫人　賢侄女正好在此居住，何必他往？

馮蓮芳　侄女有一义妹，乃前任总督張經之女，住在水月庵中，我意欲前往探望探望，再来侍奉伯母。

戚夫人　如此，賢侄女請便！

馮蓮芳　告辞。

　　　　（唱）辞別了賢伯母表妹暫等，

　　　　　　去見那海剛峰暗中媒婚。（下）

戚夫人　（唱）可爱她志气高女中英俊，

　　　　　　又比我所行为强了几分。

　　　　〔院子上〕

院　子　启夫人：老爷退堂，請夫人花厅叙話。

戚夫人　知道了。女兒們随我来！

秦　氏
汪彩霞　是。

戚夫人　（唱）旣靳子失恩义何又相請？

秦　氏
汪彩霞　（唱）且同去見义父必有所云。

　　　　〔同下〕

第　四　場

　　　　〔顧慥、門子上〕

顧　慥　（唱）相思病只覚得十分沉重，

　　　　　　为的是馮蓮芳总在心中。

　　　　　　曾記得花燭时她將我哄，

　　　　　　到今日未見面巫山云封。

門　子　相公安頓些吧，太爷回来，观之不雅。

顧　慥　多嘴！誰要你管！

　　　　〔四衙役引海瑞上〕

海　瑞　（唱）辞別了大將軍飞馬回县，

　　　　　　进衙內看顧慥何等容顏。

顧　慥　哎呀，好了好了，老师回来了！

海　瑞　因聞你得了重病，特来相看。

顧　愷　門生聞得老父台被困賊營，馮蓮芳被难海上，故此得下一个相思病，不覺胡言乱語，手之舞之。今見老父台回衙，这病似乎好了一半。

海　瑞　怎么好了一半？

顧　愷　还有一半，要等馮蓮芳重完花燭，方可痊愈。

海　瑞　哈哈哈……馮小姐已經得胜立功，此事交与我保你完叙。

顧　愷　多謝老父台！

〔差人上〕

差　人　啓老爷：馮小姐拜会。

顧　愷　馮蓮芳小姐来了？

差　人　是。

顧　愷　快快請进来！

海　瑞　哈哈哈……說我有請！

差　人　是。有請馮小姐！（下）

〔張情、罗玉、馮蓮芳上〕

馮蓮芳　（唱）水月庵拜过了月姣之面，

　　　　来琴堂再拜会清官大賢。

海　瑞　啊小姐！

馮蓮芳　（唱）容蓮芳謝教誨叩謝恩典。

海　瑞　哎呀，岂敢岂敢！小姐請起！

顧　愷　小姐，你想煞我也！卑人在这里陪叩了。

馮蓮芳　咳！

　　　　（唱）誰要你陪跪拜乱語胡言。

海　瑞　小姐請坐！

馮蓮芳　告坐。

顧　愷　小姐坐稳，海父台的椅子是行貨，不結实的，怕跌

坏了你呀。

馮蓮芳　多管閑事！

顧　慥　哈哈哈！我好乐哉！我好乐哉！

海　瑞　不知小姐降临，有罪有罪。

馮蓮芳　好說好說。我一則是来給海父台道謝請安，二則是有一件要紧的事，来求海父台成全。

顧　慥　莫不是要我洞房花燭？

馮蓮芳　呸！你还想什么？

海　瑞　哈哈哈！这也是必办之事，难怪顧賢契多言。請問何事？

馮蓮芳　只因戚年伯临陣斬子，中年乏嗣，欲納一妾，以圖生長，又恐戚伯母不允，故此特来求父台周全此事。

顧　慥　咳！正所謂黃花女兒作媒——自身难保。你我的正事还未周全，何必管人家閑事？

馮蓮芳　咳，你怎么这么爱說話？

海　瑞　此亦好事，顧賢契不必攔阻。但是难得福厚女子与他为妾。

馮蓮芳　有倒有一个，海父台担些沉重，方可成就。

顧　慥　戚大將軍討妾，怎么要海父台担些沉重？啊，是了，想是要海父台去驗看他有紅無紅？

海　瑞　呃！不要胡說。請問小姐作妾者何人，因何要我担待？

馮蓮芳　有密言相告。

〔馮蓮芳与海瑞耳語介〕

顧　慥　这是件什么事？奇怪呀奇怪！

馮蓮芳　海父台以为何如？

海　瑞　（搖头介）此人我亦見过，留宝劍一口为聘，小姐今欲

成全其事，好是好，只是反叛賊寇之女，若不奏聞，有关国法，大將軍未必肯从。

馮蓮芳　以前既应允于她，今改了名姓，諒不知覚。

海　瑞　旣然如此，我想大將軍斬子，威振海上，东南数千里之遙，一时太平，就是收一犯女为妾，以求后裔，諒不为过。也罢！拼着干系，成全忠臣便了。

馮蓮芳　好啊，多謝海父台！

顧　慥　啊，父台替別人出力，我的亲事呢？

海　瑞　啊，馮小姐現今在此，还要什么亲事？

顧　慥　哎呀我的好父台，虽然在此，不肯成亲，这还要求父台帮助劝劝！

馮蓮芳　咳，你怎么这么不知羞耻，一味胡說！

海　瑞　哈哈哈！情之所鍾，难怪难怪。顧賢契此事交与了我，不必性急。

顧　慥　謝父台！

馮蓮芳　咳，为妻子磕头，真不怕人笑話？

海　瑞　岂敢！請起請起。

顧　慥　什么話哪？先謝媒人，上炕必成。

馮蓮芳　这事已妥，还有一事相求。

海　瑞　又有何事？

馮蓮芳　就是水月庵居住的張月嬌小姐，宦家之女，孤身無依，也要求父台作主，擇个正人君子，宜室宜家，此德不淺。

海　瑞　小姐不言，我亦在心。今有前任浙閩总督胡宗宪的公子胡宁，少年英俊，尙未婚配。我去与大將軍商議，就將張月姣小姐与他为婚，你意如何？

馮蓮芳　好，总督公子配总督小姐，門当戶对，还有何說？

就是这样，煩父台速办周全，我今告辞，往將軍衙門去也。

海　瑞　奉送！

顧　慥　哎呀，小姐你又要去了，到底几时完成花燭啊？

馮蓮芳　顧慥，你呀，怎叫这么个名字？連人都慥坏啦。

顧　慥　聖人云："言顧行，行顧言，君子何不慥慥尔。"这个名字难道坏了么？

馮蓮芳　你这个名字眞恨極了我啦！

（唱）世間人沒有你这般可厭，

辞父台我自去跨馬加鞭。（下）

顧　慥　咳，又跑了！

（唱）来如雨去如風形同閃电，

海　瑞　賢契！

（唱）且放心数日內保你团圓。

賢契不必性急，可同我往大將軍衙門去，保你洞房花燭。

顧　慥　啊父台，引我到大將軍衙內，保我与她洞房花燭？

海　瑞　正是。

顧　慥　哎呀我的好父台，願你一万代是我的老师。

海　瑞　哈哈哈……請啊！

（唱）她是个女丈夫迟恐有变，

須快去成花燭再休迟延。

〔同下〕

第　五　場

〔四文堂、四青袍、林潤上〕

林　潤　（詩）海不揚波报太平，

九重丹詔沐皇恩；

文官加級看風雅，

武將封侯享耀宗。

下官、黄門給事林潤。只因东南海寇平定，奉旨馳往封賞。左右，催促前行！

众　　啊！

〔同下〕

第　六　場

〔二旗牌、戚繼光上〕

戚繼光　（詩）虽然报国立功名，

無子焉能不动心！

納妾原来非本意，

节堂今改錦綉春。

本督因斬戚勇，甚憂無后。海瑞与馮蓮芳劝我納妾，我恐夫人不允，惹禍生事。海瑞出了个主意，叫我大开节堂，招鄢懋卿、馮三元、胡宁、顧慥为婿，入贅衙中。还有顧慥使女名叫春秀，將她配与李兴为妻，我却趁这热鬧之际納妾，哈哈哈！妙倒是件妙事，只怕匆匆之間，他二人未必办妥。且待回音再作道理。

〔海瑞、馮蓮芳上〕

海　瑞　行見玉堂文燕喜，

馮蓮芳　臥看牽牛織女星。

海　瑞　卑职参見！

馮蓮芳　侄女拜見。

戚繼光　請坐！

海　瑞
馮蓮芳　告坐。

戚繼光　所办之事如何？

馮蓮芳　不要年伯費心，海父台一一料理齐备。

戚繼光　啊賢侄女，倘若你伯母知道，吵閙起来，如何是好？

馮蓮芳　四五处成婚，伯母吃喜酒也吃糊塗啦，哪兒还能知道伯父納妾哪？就是伯母知道，木已成舟，还能退出去不成嗎？

戚繼光　好却好，請問海先生到底是誰家女子？說与我知，我好放心。

海　瑞　此女来历馮小姐全知，卑职实在未詳底細。

戚繼光　賢侄女，到底何等人家之女？

馮蓮芳　来头也不小，其人美而且賢，年伯可就不用問啦。他本不願为妾，是我再三劝說，現藏在衙內，少时拜堂，年伯必須优礼相待。

戚繼光　那个自然。

海　瑞　众人已齐，馮小姐也是今日重完花燭，卑职早已安排好了。

戚繼光　哈哈哈！賢侄女也去收拾收拾，好做新人，不然我也就不納妾了。

馮蓮芳　咳，眞是累贅事情！（下）

戚繼光　哈哈哈！好个有志气、有才能的女子！有煩海老夫子把这些新郎請入內堂。

〔大吹打。鄢懋卿、馮三元、胡宁、李兴、顧楷上〕

鄢懋卿　站着站着！你們跟着走，难道也是新郎么？

胡　宁　豈敢！正是。

馮三元　奇了！

胡　宁　請問李兴跟着俺走，难道也是新郎么？

李　兴　不敢！也是。

胡　宁　这眞奇了！

李　兴　請問顧相公跟着我們跑，也算新貴人嗎？

顧　慥　豈敢！必正必正的新貴人。你們想是請来陪新亲，吃喜酒的？

鄢懋卿
胡　宁
馮三元
李　兴　豈有此理！怎么我們是陪亲的？且見大將軍問問，看看到底誰是新郎。請！岳父大人在上，小婿等拜揖！

戚繼光　列位少礼。今乃上吉之期，賀喜列位乘龙騎鳳。

鄢懋卿
胡　宁
馮三元
李　兴
顧　慥　得倚泰山，实为万幸。但五人幷进，莫非戏耍取笑？

〔儐相暗上〕

戚繼光　各有姻緣，豈可戏言？儐相，依次贊礼。

儐　相　是。伏以：

　　易曰乾坤定矣，

　　詩云鐘鼓乐之；

　　乘龙跨鳳古典，

　　举案齐眉如斯。

請新貴交拜！

〔二丫环攙秦氏上〕

鄢懋卿　啊，到底哪位先拜？

海　瑞　請鄢大人交拜。

鄢懋卿　有僭了！（与秦氏交拜介）

〔鄢懋卿、秦氏、二丫环下〕

〔二丫环攙汪彩霞上〕

海　瑞　請三元賢侄交拜。

馮三元　遵命！（与汪彩霞交拜介）

〔馮三元、汪彩霞、二丫环下〕

〔二丫环攙張月嬌上〕

海　瑞　請胡宁賢侄交拜。

胡　宁　遵命。（与張月嬌交拜介）

〔胡宁、張月嬌、二丫环下〕

顧　慥　父台我呢？

海　瑞　不要性急，自要請馮小姐来的。

〔二丫环攙春秀上〕

顧　慥　这个必定是我了，我好乐也。小姐你是不怕人的，盖头不用遮了。（揭盖头介，春秀作羞介）哎呀父台，不、不、不是馮蓮芳。春秀，誰叫你掉换我的馮小姐？

海　瑞　呃！这是春秀，你站开些，讓李把总交拜。

顧　慥　是是是。

海　瑞　李把总請拜。

李　兴　多謝太爷！（与春秀交拜介）

〔李兴、春秀、二丫环下〕

顧　慥　这該輪到我了。

〔二丫环引徐摩云上〕

丫　环　馮小姐說，請大將軍受礼！

海　瑞　是是是。請大將軍受礼！

戚繼光　有劳大媒！

〔徐摩云拜介，戚繼光半礼还介〕

戚繼光　海先生，失陪了！

〔徐摩云、戚繼光、二丫环下〕

顧　慥　完了。父台！我呢？

海　瑞　你看来也。

〔二丫环攙馮蓮芳上〕

海　瑞　賢契这回該是你了。

顧　慥　这是門生义务，自然無辞。（与馮蓮芳拜介）

馮蓮芳　这个怪悶得慌的。（揭盖巾介）有句話要向海父台問問。

海　瑞　請問何事？

顧　慥　啊啊，又是什么事，想来遮掩？

馮蓮芳　煩請父台，陪着这个累墜吃杯喜酒，我还要到各房里調度調度。

〔馮蓮芳下，二丫环随下〕

顧　慥　哎呀呀，她又跑了啊！

海　瑞　啊賢契，这些新人內里多是她安排的，所以不得不去調度調度。你請回到洞房，管保你今夜一定完成百年之好。

顧　慥　这是要求父台作主的啊！

海　瑞　哈哈哈！笑話了。請吧！

〔同下〕

第七場

〔二丫环引戚夫人上〕

戚夫人　（唱）想人生好比那白駒过影，

須做个同偕老孝子賢孙。

豈料我中年时遭此不幸，

把一个有用兒平白命傾。

咳，自斬戚勇以来，心神恍惚，坐臥不宁，所以女兒們招贅之事，俱托馮蓮芳在此料理。刻下想必拜堂已畢，怎么不見老爷进来？

丫　环　夫人还不知道哪，我家大人也在一同納妾，此时正在洞房哪。

戚夫人　啊！

（唱）听此話怒滿怀咽喉气哽，

这老奴却原来如此薄情。

侍女們帶兵杖随我去問，（脫衣，拿刀介）

是何人敢風騷誘此負心！

〔同下〕

第　八　場

〔二丫环攙秦氏上，半遮蓋巾坐介，鄢懋卿上〕

鄢懋卿　請問夫人，大將軍的侄女何其多也，夫人却是第几位？請道其詳！

秦　氏　家叔無嗣，侄女却有四五位。姐妹中数我居長，芳名阿寿，素慕鴻才，願結絲蘿。

鄢懋卿　啊，夫人怎么也是名喚阿寿，这倒奇了！

秦　氏　阿寿之名，何奇之有？

鄢懋卿　奇也不奇，这也罢了。我今已为戚家之婿，夫人何必半遮玉貌，做此羞态？

秦　氏　不羞别事，羞你無情！

鄢懋卿　何見下官無情？

秦　氏　啊，你忘却原配秦夫人，今又入贅戚家，豈不是無

情？

鄒懋卿　哎呀夫人哪，实不相瞞，前妻秦氏系被海寇劫搶，杳無音訊。故此大將軍將小姐招贅下官，夫人何必多疑？

秦　氏　你看我是誰？（揭蓋巾介）

鄒懋卿　哎呀，你、你、你、不是我的夫人秦氏么？

秦　氏　你好負心啊！

（唱）自古道糟糠妻患难同享，

你一旦圖富貴竟把奴忘。

有何顏重相亲自去思想，

不由我悲切切泪珠几行。

鄒懋卿　哎呀夫人哪！

（唱）幷非是我無情混行狂妄，（跪介）

求夫人恕此心原宥衷腸。

求夫人鑒原我心！

〔秦氏哭介，不理，側身伏介。四丫环引戚夫人上〕

戚夫人　（唱）怒冲冲寻老奴帶了兵杖，

認不清結花燭誰的洞房。

窗檽內老蠢才跪求無狀，

豈有此理！这老奴竟跪求成亲，可笑可恨！

且进去拼一个我死他亡！

〔戚夫人进，打鄒懋卿倒介〕

鄒懋卿　哎呀呀，这是哪个？为何打起我来了？

戚夫人　好蠢才，你这样無情無义，难道还不該打么？

秦　氏　原来是义母，替我打这个蠢才出出气，打的好，請义母重重的打！

戚夫人　这老奴走在你房中来了么？这更可惡了！（打鄒懋卿

介）

鄢懋卿　我虽負义，你家設成圈套招我入贅，望乞暫恕！

戚夫人　啊，你是鄢大人么？

鄢懋卿　正是。

戚夫人　哎呀打錯了。望你夫妻从此和睦，不可見怪，我去找那老奴去了。

（唱）找老奴錯惊了巫山云蕩，

叫侍女前引路去尋別房。

〔四丫环引戚夫人下〕

鄢懋卿　哎呀！

（唱）平白地屈打我遭逢魔障，

請夫人你看我兩腿受伤。

哎呀夫人，我的打已挨完了，你还不可憐我么？

秦　氏　咳，老爷呀！

（唱）这都是你为人作事太强，

天降灾夫妻們百种禍殃。

鄢懋卿　請問夫人，因何到此？

秦　氏　（唱）且随我到后帳細細言講，

鄢懋卿　哈哈哈，我好僥幸也！

秦　氏　（唱）赴巫山訴离情同榻共床。

〔同下〕

第　九　場

〔二丫环攙徐摩云上〕

徐摩云　（唱）嘆古今紅顏女多遭不幸，

細思量可惜我徐氏摩云。

也只为情一点失了金鼎，

对不住老严亲成此婚姻。

〔戚繼光上〕

戚繼光　(唱)求子嗣方納妾欲裔留根，

但不知此女子貌可超群。

行悄悄进洞房杯飲合巹，

怕的是夫人知打碎醋瓶。

新人見礼！

徐摩云　啊，你是何人？

戚繼光　哈哈哈！下官就是戚繼光。

〔徐摩云惊介〕

徐摩云　啊，你当眞是戚繼光？

戚繼光　哈哈哈！大將軍婚礼，豈能假冒不成？

徐摩云　哎呀，不好了！

(唱)錯中他牢籠計移花射影，

海船上洞房中兩样身形。

此时間进也难退也含恨，

也罢！

倒不如学一个烈女归陰。(拿劍欲自刎介)

戚繼光　哎呀，这却为何？(夺劍介)

(唱)有什么委屈事何必自刎，

且放劍休性急細說分明。

哎呀新人哪，有什么委屈之事，只管明言，行止听憑尊意，何必寻此短見？

徐摩云　咳，我徐摩云称尊海島，曾見官船一人，自称大將軍戚繼光，欲来問聘，因我执意留心，所以被馮蓮芳一語便允，今見足下，并非前日船上所見之人，如今只求一死，了我痴情也！

（唱）前日是今日非自羞自恨，

不短見活人世却待怎生？

戚繼光　哎呀！

（唱）听她言好一似黃粱初醒，

他原来是金鰲徐氏摩云。

哎呀呀，这还了得么？馮蓮芳！好冒失！把个逆犯女兒与我婚配，改名换姓，要我納她作妾，大胆哪大胆！

徐摩云　咳！我好苦哇！（哭介）

戚繼光　咳，看她花容月貌，举止大方，倒是一个厚福之人。想此刻若然关雎雅爱，將来必然螽斯衍庆。我現無后，何妨收之，再行奏明，亦不为罪，就是这个主意。啊新人，下官有句良言，不知听与不听？

徐摩云　請教。

戚繼光　你在海上舟中見者，必是我夫人改装，打着我的旗号，自然道我的名姓，被你誤認。如今木已成舟，事难反悔矣。况且我夫人不能生育，你若生得一男半女，豈不是誥封夫人，何必拘泥短見？

徐摩云　咳，摩云哪摩云！

（唱）你前日在金鰲威風凜凜，

一时間为情迷跳入紅塵。

到如今我只得低头愧命，（拜介）

望大人垂青睞莫恥小星。

戚繼光　（唱）这都是三生緣数有前定，

解劝你休疑慮尽管放心。

且請飲三杯，安宿了吧。

〔四丫环引戚夫人上〕

戚夫人　(唱)那房中这房中寻查無影，(向內望介)

好了！

原来在小書齋如此开心。(进門打戚繼光介)

哇！好老奴，招打！

戚繼光
徐摩云　哎呀！

戚夫人　啊，你不是金鰲海島的女寇么？

徐摩云　正是奴家。

戚夫人　哎呀，这便怎么处？

戚繼光　夫人不用动气，我本不欲納妾，今情願認罰，只是不可作踐此女。

戚夫人　你旣知罪，侍女們，与我按下去打！

三丫环　是。(打戚繼光介)

一丫环　哎呀不好，我去报与外边兒，好来相救。

戚夫人　(唱)斬戚勇先怀了納妾之心，

三丫环　一五！

戚夫人　(唱)所以你今日里偷着成亲。

三丫环　一十！

戚夫人　(唱)打你个假惺惺故意恭敬，

三丫环　十五！

戚夫人　(唱)为什么犯王章收納罪人。

三丫环　二十！

徐摩云　請住手！(跪护戚繼光介)

戚繼光　哎喲喲！

徐摩云　(唱)这都是奴不是願把罪領，

望夫人饒恕了鎮海大臣。

戚夫人　咳！

（唱）大凡事須当要以理而行，

再責他四十棍未为薄情。

打！

〔馮蓮芳上〕

馮蓮芳　（唱）打將軍惊动了总兵四鎮，

匆忙忙請伯母且息雷霆。

哎呀伯母啊，休要动手，四鎮总兵聞得年伯受杖，鼓噪而进，都在公堂要見大將軍。請年伯快快出去，撫慰各官，迟恐誤事。

戚夫人　咳，我非是怕人鼓噪，只是这奴才的臉面要紧。使女們，放他去吧。

戚繼光　哎呀呀，多謝夫人！

戚夫人　你快出去安慰各官，摩云由我照管，你快去吧！

戚繼光　是，遵命。

（唱）我只为求子嗣杖头痛忍，

大將軍今日里扫地斯文。（下）

馮蓮芳　伯母！

（唱）望恕我作事差未曾告稟，

徐摩云　（唱）生和死求夫人趁早施行。

戚夫人　咳，賢妹、侄女請起！

馮蓮芳
徐摩云　謝伯母
夫人！

戚夫人　这都是那老蠢才的不是，所以有此吵鬧。此番打他，是怀恨其惡心杀子。我已拚着做个絕戶，旣有賢妹这段姻緣，想来天不絕我戚門之后。賢妹尽管放心，同馮侄女到我房中叙談。

馮蓮芳
徐摩云　是。

戚夫人　（唱）憂絕嗣賢侄女所为是正，
我豈肯潑醋讒誤了夫君。
到上房飲喜酒賢妹同請，

馮蓮芳
徐摩云　（唱）謝夫人通賢达超古絕今。

〔同下〕

第　十　場

〔海瑞上〕

海　瑞　（唱）在書房飲喜酒忽听喧嚷，
大將軍受妻杖失了夫綱。
下官正在書房飲酒，忽听报道，大將軍被夫人杖責，惊动四鎮官兵轅門鼓噪，我只得站立公堂，与他攔止。
（唱）因小事激变了四鎮兵將，
安撫他急忙忙站立公堂。

〔刘显、俞大猷、盧堂、宗礼上〕

刘　显
俞大猷
盧　堂
宗　礼　（唱）豈有那大將軍反受妻杖，
特此来調理这夫妻綱常。

海　瑞　列位大人何事如此喧嚷？

刘　显
俞大猷
盧　堂
宗　礼　聞听大將軍为納妾受杖，夫人未免悍潑無知，特此

请見面問。

海　瑞　未見眞实，列公豈能冒昧？

刘　显
俞大猷
盧　堂
宗　礼　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事若不眞，我等何故来此？

海　瑞　我已稟請大將軍，想必来也。

〔戚繼光上〕

戚繼光　（唱）惧內人汉朝有画眉張敞，
　　　　出內堂見四鎮这有何妨。

刘　显
俞大猷
盧　堂
宗　礼　大將軍出来了。

戚繼光　列位大人緣何鼓噪？

刘　显
俞大猷
盧　堂
宗　礼　末將等聞得大將軍被夫人見侮，特此进內救护，以安强悍。

戚繼光　哈哈哈！有劳列位费心，受杖却是有的，都因我納妾之过，如今已無事了。

刘　显
俞大猷
盧　堂
宗　礼　豈有此理！大將軍功盖寰宇，哪有納妾受杖之理？末將等甚为不服。

戚繼光　自古道：不孝有三，無后为大。我为無后而納妾，虽稍受杖，得續子嗣，却又何妨。况大汉張敞有云：閨門之事，何干朝廷？伏乞列位諒之！

海　瑞　是啊，大將軍为圖后嗣，所以受杖者，为保前程。列公亦当体諒此情。

刘　显
兪大猷
盧　堂
宗　礼　我等此来，本为保护，大將軍無有伤損，末將等又何敢多言。

戚繼光　有劳憐爱。

〔中軍上〕

中　軍　啓大將軍：今有欽差林大人奉旨前来封賞，头站信到，叫將折內所有官員內眷人等傳齐，候旨宣讀。

戚繼光　如此你可快快傳知各官員內眷人等，齐聚接旨。

中　軍　是。（下）

戚繼光　哈哈哈，列位！

刘　显
兪大猷
盧　堂
宗　礼　大將軍！

戚繼光　今日节堂春漾，正是喜乐景象。如今詔書又到，愈見重喜，列位齐聚，我等一同接旨便了。

刘　显
兪大猷
盧　堂
宗　礼　遵命。

〔中軍上〕

中　軍　开門接旨。

〔四文堂、四青袍引林潤上〕

戚繼光　戚繼光帶領各鎮將官，迎接欽差大人。

林　潤　豈敢！大將軍折內有名官員內眷人等可曾傳齐？

戚繼光　齐来伺候。

林　潤　上堂听宣！

戚繼光　快請列位接旨！

〔鄢懋卿、秦氏、馮三元、汪彩霞、胡宁、張月嬌、李兴、春秀、戚夫人、徐摩云上〕

林　潤　聖旨下，跪！

众　　　万岁！

林　潤　皇帝詔曰："东南水賊滋事，宵旰悬望捷音，茲尔大將軍戚繼光奏报乱平，海上宁謐，实慰朕怀。虽托天之庇佑，亦將臣之用力，功保山河，勛扶社稷。徐海、王汝賢、叶宗滿、李兴等本应加誅，念既投順，朕体好生之德，免列死罪，交与戚繼光留于行伍，以守备千把試用，將功折罪。其余匪徒，按等安插。戚繼光加恩賞給太子太保銜，欽賜世襲，又临陣斬子，忠义可嘉，絕嗣为慘，所奏徐海之女徐摩云着賞賜戚繼光为妾，以肇螽斯之庆。其妻周氏出征海上，頗有勤劳，着封一品夫人。加賜威勇將軍职銜。馮蓮芳襲取金鰲，实为女中英俊，封为武懿將軍，二品夫人。其弟馮三元，其夫顧慥，俱加恩賜举人，一体会試。胡宁乃胡宗宪之子，着复世襲男爵。張經着礼部恤封追贈。海瑞着自行来京，以戶部主事升用。鄢懋卿官声平常，着解任来京。其余出力人等，命戚繼光查明复奏，再加恩賞，朕亲書义勇忠貞四字以嘉元戎，以励功臣，欽此。"謝恩！

众　　　万万岁！

林　潤　請过聖旨。

戚繼光　香案供奉。有劳大人远路跋涉，备得太平酒宴，請

賞同乐。

林　潤　应得敬賀。

众　　　請！

(詩)四海升平天地寬，

五彩轎輿起波瀾；

忠奸良莠教人看。

賢愚二字不一般。

（同下）

（劇終）

統一書号：10071·281
定　　价：(7) 1.10元